Albert Maltz

A LONG DAY IN A SHORT LIFE

根据作者原稿译出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580　字数332,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4 $\frac{7}{16}$　插页3

1956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册

定价(6) 1.50元

給

我的小女凱瑟琳，
我对你的爱既厚且深。
在你成年的时候，
这世界將大有改進。

“人是一切事物的中心，
一切事物为人而存在，
诗和世界其他一切东西
都直接或間接服务于
人的英勇而崇高的進化。”

瓦尔特·惠特曼

“你有你应有的权利，
我有我应有的权利。
对於这生命之樹
我們都有一份权利。”

“黑人的圣歌”

目　次

第 一 章　伏洛依德·瓦尔尼……………………………1
第 二 章　綠依·威尔逊……………………………23
第 三 章　我們的住所……………………………54
第 四 章　彼得逊夫妇……………………………85
第 五 章　查尔斯·赫閔……………………………118
第 六 章　獄中的时間……………………………149
第 七 章　商談……………………………186
第 八 章　早上十点鐘……………………………217
第 九 章　法官……………………………244
第 十 章　星期一的一頓豆食……………………………263
第十一章　会客窗前的情景……………………………287
第十二章　街头和田野中的智慧……………………………308
第十三章　午后的难挨的时刻……………………………345
第十四章　喝鷄尾酒的时候……………………………376
第十五章　監獄里的小夜曲……………………………405
第十六章　螢火虫……………………………433

第 一 章

伏洛依德·瓦尔尼

在一九四六年十月这一天的破曉时分，一重湿漉漉的霧气沉甸甸地籠罩在華盛頓的街道上。由于夜間很热，霧从敞着的窗子浸進了臥室，使得潮湿的人体夜來所冒的汗水，又添上了一層湿气。可是，尽管如此悶热，大多数公民——不論是安心的还是不安心的——都睡得挺熟。

区看守所里的人犯也在熟睡。不过，他們既是社会的迷途之子，他們睡觉的时候便受到一羣訓練有素的監护人的看管——每幢牢房里有每幢牢房的看守，外牆的高高的角樓上有武裝的警衛，总管理处里也有值夜的獄吏。

狭义地說，这座看守所里的人犯，比这城市的某些自由公民睡得还要好些——那些自由公民是五七人一間、三五人一床地睡在敬霍的貧民窟窩棚里的。这首都的中心看守所，設計現代化、清潔衛生、管理有方。它一天到晚安頓着、飼养着、監管着一千一百名处于各种不同審判程序的人犯。有些是剛剛被捕的人，还未經審訊，也許全然無辜，然而由于付不起保释金却被拘留着；另外一些人已經審判、定罪，正押在这里，听候往監獄轉移；还有一些在看守所里干活的犯人，他們在縫衣室、洗衣作、廚房、

医療所、办公室和倉庫里作工，刑期自一年至終身不等，服刑期間一直住在这里。这个看守所既然設計得很合乎科学，管理得也很合乎科学，因此也就沒有人越獄潛逃，甚至很少有人作此打算。每个囚犯在層層的禁錮中——在那幢鋼和石的龐大建筑物里，这是指定給他的牢房，在那个鋼和石的長方塊塊的房子里，这是指定給他的豎筒①，在那間鋼骨水泥的洞洞里，这是指定給他的囚室——生活，吃飯，睡覚，等侍。沒有一个人能隨自己的心意，从这重重的束縛里自由地走出去。

第八四四二一号囚犯，一个旅館廚师和糕点面包师，呻吟了一陣，在他的舖位上不安地扭动着，醒过來了。他的睡眠被夢魅打断，双手汗水淋漓，心里扑通扑通直跳。他靜靜地躺了一会兒，盼望重新入睡，可是接着却嘆了口气，睜开了眼睛。当他看見囚室前面的鉄欄杆时，他帶着悲痛和激憤的心情，不自覚地想道："本來是件意外事故，本來是自衞嘛，他們为什么就是不能理解呢？"

这对伏洛依德·瓦尔尼已經不是个新思想，他簡直沒有意識到这个思想掠过了他的腦海。在他系身縲紲的六个月里，过去有多少个清晨，每当他头一眼看到囚室鉄欄杆的时候，总是激起他內心發出同样的呼喊！实际上，这呼喊所表达的并不只是抗議。这呼喊是他想要扭轉时間的悲切的热望，是他想要借一种什么魔法重新經歷他那殺人的一段时間的痛苦願望。可是現在，正如以前的許多清晨一样，鉄欄杆黯淡的閃光只提醒了他，时間和死亡是永远不能扭轉的，而陪審团已經裁决他犯了故殺罪。

---

① 牢房甬道的俗称。

这时候，还不到早晨五点鐘，整幢牢房分外沉静，表面上彷彿杳無生气。虽然有好些人在打鼾，这个在睡夢中咳嗽，那个在翻身嘆气，可是一切声响都立刻被这囚窟陰比的建筑物的空曠的寂靜所吸收、所吞沒了。瓦尔尼感到絕望地孤独，感到自己已經被一个生疏的宇宙所遺棄——这是因他作夢而帶來的感情。

瓦尔尼夢見他赤身裸体地在一片廣闊荒野的硬土上躺着，胳臂和腿都被捆在鉄樁子上。一只形似兀鷹的討厭的大鳥，睜着一对貪得無厭的老人似的狡黠的眼睛，在他的头頂上盤旋。瓦尔尼知道这只大鳥卽將用尖嘴利爪撕裂他的軀体，殘酷無情地啄食他的血肉之軀，可是他却毫無自衛的力量。正当那大鳥向他猛扑下來的时候，他驚醒了。

这夢做得倒是恰逢其会。这卽將來臨的新的一天，对于大多数人並沒有什么了不起的重要性，可是对于瓦尔尼却是判决日。再过个把鐘头，武裝警衛就会把他押解到区法院去。到了那兒，他就会被帶到曾經主審过他的案子的法官面前，而这个身穿黑袍、冷淡無情的陌生人，就会对他宣判。假如判决不公——比如，他就明知陪審团的裁决是不公的——他本人却將無可奈何。他从來沒有蓄意殺人这个事实是無足輕重的。那人的妻子在跟他是什么关系的問題上撒了謊，或者說，他瓦尔尼以前从來沒有犯过法——这些事实也都改变不了法官的判决。無論判决的結果怎样，要改变那个判决却不是他力所能及的。

正是这种孑然無助的狀态，使得瓦尔尼心情最为沉重。他現在是三十歲，而打十歲起，他就开始在这个社会上东奔西闖，尋找自己的生路了。通过艰难困苦，他已經能够独立营生；不知不覺地，他同时也养成了一种不信任旁人的固执态度。不管他过去的处境怎样，他从來还沒有落到如今这样一种可怕的地位，在这

种地位上，他自己的才智和毅力都無法施展，他必須完全听憑別人的擺佈。

想到他將站在法官面前的那副情景，瓦尔尼开始在他的舖位上不安地折騰起來。从他躺着的地方，好象通过一架攝影机的鏡头似的，他可以看到整幢牢房的一小部分，那景象也不能說不帶有某种冷酷沉郁的美。夜色和蒙朧的电灯光融混在一起，在鋼板的朴素的綫条和光滑的平面上，在开關干凈的地板和監獄的外牆上搖晃閃耀，具有画中那种优美的濃淡分明的色調。不过，身处其境的瓦尔尼，除了自己被囚禁的淒慘狀况而外，对一切都視而不見。他所見到的是把他局限在囚室里的毫不容情的鉄欄杆；再过去五呎，是一大片把他局限在囚室前面过道上的粗鉄絲網；再过去二十呎，是那堵把他局限在这幢牢房里的石牆。忽然間，他眼前的景象似乎太無法忍受了，于是他的思想滑進了幻想的境界。他象一个嘴里啣着塊糖的小孩似的，心滿意足地躺在那兒，从一个永不会实现的夢想里吸取欢乐和滋养。

在兩星期前，在陪審团裁決他犯故殺罪的那可怕的一刻以前，瓦尔尼的生活里是很少有时間去从事空想的。他的全部精力和思想一直都集中在怎样進行申辯这一具体問題上。整整有五个月，他天天跟他的同室难友約翰·罗特尔討論他的案情，一有机会也跟別的难友討論，甚至在熄了灯，禁止談話以后，还跟想象中的人物商談。沒有哪一丁点兒証据他沒有反复斟酌过一千遍；沒有哪一件对他有利的、由任何一位难友編造出來的論据，他沒有向他的律师重复地談过；和殺人罪有关的刑法，他也沒有哪一方面沒有鑽研过。他知道，以正当自衞为理由，他一定会被开释——卽或由于陪審团的某种大錯，頂多也只会被判个比較輕点的过失殺人罪。他知道自己根本沒有立意要殺人，而且使另外一人丧生，

他也觉得很痛苦，陪審团当然会明白那是一次意外事故的。

然而陪審团并沒有明白这一点。裁决是故殺罪，从那一刻起，瓦尔尼就完全变成另外一种人了。除了偶尔对約翰·罗特尔狠狠地發几句牢騷之外，他已經絕口不提他的案子了。以前，他总是兴致勃勃地去参加娛乐活动或是出去“放風兒”①，好跟別人碰碰面；现在他只有吃飯才离开他的囚室。一天的大部分时間，他都躺在自己的舖位上——楞头楞腦，默默不語，沉迷在夢幻里。他情不自禁地，也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在做些什么，总是用大部分时間去重溫他一生的經歷，从那里面編造出一串串無窮無尽、五彩繽紛的自我欺騙的景象。从他悲慘的童年記憶里，他往往会想象出一个截然不同的家庭，想象出他有一个他所摯爱的母親，一个純屬虛構的、理想化了的父親。躺在舖上，他会想象着自己象从未曾有过的那样去上学，享受着种种从來享受不到的特权，跟一些傾心于他的漂亮女人狂热地恋爱，并且在一些他根本一無所知的了不起的專門职業里獲得了成就。可是有一种白日夢他做得最多，因为这与落到他头上來的横禍有密切的关联。这就是他跟他的情人傑妮的关系——他曾經对她不忠实，而她也把他遺棄了。现在，在离判决只有几个鐘头的这个时刻，瓦尔尼正在精心地虛構一幅有关他和傑妮的美妙的幻景。

他看到高高的法官席上坐着一位和藹可親的法官，他听到一个富于同情的声音在說……“你犯罪的具体情况……你战时服役的优異成績……你作为一个良好公民的过去的歷史……所有这些都使我得到一个結論：你并不是一个具有犯罪意圖的人，你不应該坐牢。为此，我一面判决你应得为期最短的十年徒刑，一面在

① 囚犯室外活动的俗称。

此准許緩期执行。現在你可以离开法院了。”

多幸福啊！法庭的观众都鼓掌欢呼！傑妮的眼睛閃射着光輝，她的甜蜜可爱的臉龐洋溢着爱情。她会張开双臂把他摟住，脫口喊出：“親爱的，現在我們再也不会分开了！”

“是的，”他会回答說，“再也不分开了。你我应該成家，生兒育女。我永远不会再看别的女人一眼了，我要永远爱你，親爱的！”

这是一个囚徒的幻想——反复循环、不可抑制的苦痛的幻想！象他的大多数别的夢想一样，这个夢想也因为它本身的脆弱性而破滅了。傑妮今天早上是不会到法院去的，因为她跟他已經吹了。他已經对傑妮失貞，由于跟另一个男人的老婆睡了几个鐘头的觉而背棄了他們完美的爱情，从他被捕的时刻起，傑妮就拋棄他了。他既不会有傑妮，也不会得到緩刑！法律对故殺罪这类案情是不准緩刑的，今天早晨他絕無办法可以獲得自由，啊，老天爺，这样的事怎么会落到他身上來啊？

瓦尔尼哼了一声。他痛苦地沉思着：在坐牢的这六个月里，他已經理解自由这兩个字的意义了。除了囚犯之外，誰又会明白自由是什么意义呢？你要是跟大街上的普通人去談，他会以为你指的是言論自由或其它类似的無聊东西呢。可是你去跟个囚犯談談吧……老天爺！每天都跟前一天一模一样，也跟后天、大后天一样，空虛的日子，灰暗的日子，同一时刻起床，同一时刻吃飯，同一时刻睡觉。看見的是同样的牆壁，同样的鉄柵杆，同样的灰溜溜的臉。永远看不到一个女人，永远看不到女人的生动活潑的美，也听不到女人的声音。永远看不到从街上跑过的孩子，看不到花園里的花朵，樹上的綠叶。总是同样的飯食，同样淡而無味的討厭的伙食，同样的石板地，同样的站隊时的隊形。人的心中

除了一片槁木死灰，除了無窮無尽、毫無变化的时間而外，別的一無所有。

这就是你坐牢的时候他們从你那里夺走的东西——按照唯一能使人生有味的生活方式去生活的权利。他这份兒罪，得受到何年何月为止呢？

另外一个人会解答这个問題！一个陌生人会告訴像瓦尔尼，告訴他得在監獄里待多少年。

突然間，瓦尔尼的喉嚨緊縮了起来；一陣象打冷战似的哆嗦震撼着他的軀体。法官可以判他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多。刑法上說，故殺罪可以判十年至無期徒刑——听憑那該死的法官願意給你多少就是多少！要是判上二十年，他可怎么办呢？

瓦尔尼咬着嘴唇，在舖上翻了个身，跟他自己說，別再那么傻了。他已經受过審判的痛苦，受过可能被判死刑的痛苦，也并沒有垮台呀。檢察官本來告他犯了謀殺罪，有三个星期的光景，他一直有坐电椅的危險，他帶着手銬，在那兒可怕地整整坐了十六个鐘头，等候陪審团的裁决，可是所有这些他都忍受过來了。現在他为什么要那样害怕呢？法官至多可能判他十五年。他知道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人家曾經叫他考慮，只要他願意申請服罪，放棄陪審团的審訊，就只判他十五年徒刑。他并沒有申請服罪，因为他是無辜的，不过現在他們也不能再延長他的刑期呀！

不，他暗自斷定說，焦心是沒有理由的。他过去的歷史是那样良好，徒刑准会是最短的一种，只有十年。在服滿刑期的三分之一——四十个月以后，他就有資格請求假釋出獄。假釋的請求也一定会被批准，因为他会成为一个模范犯人。他既然已經在獄里待了六个月，那么全部就只剩下三十四个月了。这些歲月將是難受的——比他以前所必須經歷的任何事情都会更为难受，但是

他一定会挺过去。到他二十三歲的时候，他就可以出去了。

順着这条道道兒往下想，瓦尔尼又开始作起夢来了——那是囚犯們惯做的关于曾經有过的最幸福的生活的夢、关于將來会有的最幸福的生活的夢，其实这些全都是蜜糖、玫瑰和美丽的謊話。

他想象他又回到旅館去做原來的工作了。他簡直象能嗅到烤爐里的热蛋卷兒的香气，能看到自己手上粘滿了面粉似的。傑妮現在待在家里，不再出去干活兒了。他們已經結了婚，还生了个小女兒，孩子的赤褐色的头髮跟她的一样。他們时而好似在随着如夢的音乐跳舞，时而又好似一起上了床，親近而幸福，彼此又温柔又甜蜜，在親吻之間窃窃私語，笑着，無憂無慮。哦，傑妮，傑妮，他在想，我們在一起的时候多好啊，我是真心爱你的，我才不理会另外那个女人呢……可是在他面前的却是灰爐、謊話和鉄欄杆！

这时，在他下面的那个舖位上，他的同牢难友开始柔和地、象嘆息似地打起鼾來。他陰郁地想道：約翰·罗特尔真是个爱打呼嚕的人。罗特尔倒是一个老好人，一个正派人，可是自从罗特尔关進來以后，他就沒有睡过一宿好覺。石牆，别人的鼾声——在未來無数的白天黑夜里，这就是他的家啊。

瓦尔尼把臉埋進皺皺巴巴的枕头，聞到一股消毒剂的陈腐难聞的气味。他开始低声哭泣起來，心里納悶陪審团究竟为什么，为什么不能理解他。他不是个罪犯，他一輩子从沒有伤害过任何人。不管是誰吧，要是别人拿刀子向他刺，他会怎么办呢？一个人当然有权利自衛呀！他根本沒有蓄意殺人。

那是一个意外事故啊——他真想对天大叫，但是却沒有作声。他是八四四二一号囚犯，大叫是禁止的。

現在已經是清晨五点鐘了。在丙字第一幢牢房的西監簡

里—— 这个监筒只收留临时犯人 ——应该是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候了。在这幢有五层楼的牢房的头一层，一个看守走到嵌在墙壁里的一块镀板前面。他看了看錶，然后依次按一排电钮，这样开始了他清晨的急奏曲。于是电灯光照遍了外墙和各層牢房間的那塊長方形的大空隙；过了一会兒，每个囚室前面过道天花板上的一盏电灯 —— 一个罩在鉄絲網里的禿灯泡 —— 也亮了；再过一些时候，每間囚室里也都明光閃亮，不碎玻璃板后面的墙灯都打开了。

白天就以这种方式宣佈到來了。剛剛还是夜晚，可是現在已是白天。囚室里有些人还很想繼續睡下去，或者还有些人象瓦尔尼那样，害怕这一天的來臨，但这些都無补于事；不管他們心理上有沒有准备，白天業已宣佈到來；到了指定的时間，就会开早飯、午飯、晚飯，到了指定的时間，电灯又会熄滅，而現在，犯人們都接到了醒來的命令。

在一〇二号囚室，一个名叫埃迪·奎恩的四十七八歲的人，带着突然迸發的想喝酒的慾望，脫离了睡眠狀态。他对着囚室的鉄欄杆凝視了一会兒，然后，因为他很有点幽默感，就对自己嘲笑起來。他在自己的舖位上坐直了身子，兩条瘦腿搭拉在鋪緣上，点着了一枝烟。过了一会兒，他看了看空着的下鋪，用半高不低的声音咕嚕着說：“我想得一点不錯——老婆放假出去还沒回來呢！”他一面抽着烟，一面咧着嘴微笑，欣賞着自己的这个小小的笑話，耐着性子等待酒癮过去。

在隔离看守黑人的第四層牢房上，另外有个名叫艾薩克·瑞夫斯的中年人，也在愁眉苦臉地瞪着他的囚室的鉄欄杆。白天的时候，瑞夫斯总是故意努力使心情保持輕松。不过清早对于他却是难过的时辰。他是一个手藝很高明的石匠，一个热爱工作的人，并且很以自己作为一个小建筑公司所有主所獲得的那种成就而自

豪。监獄生活的閒散，比單純被禁閉的苦楚更使他觉得难熬，他常爱微帶着幽默地說："所得税，所得税！聖經里哪兒說过一个人非繳所得税不可呀？"

在第一層牢房里，瓦尔尼已經跳下了他的舖位，穿好了一半衣服。对象他这样預定要上法庭的人，早餐开得比别人要早些。他的同室难友望着他的匆忙动作，用一只胳臂肘支起身子，照他清早抽烟时的習慣，咳了几声，平静地說："早呀，伙計。你觉得怎么样？"

这样的問題，平时只会引起对方以監牢里常說的輕薄話來作答；对于大多数别人，瓦尔尼往往也只会报以替自己壯胆的玩笑。但是罗特尔是个很有同情心的人，瓦尔尼在跟他親密相处的几个月中，已經对他有了一定的信任。他有气無力地咧着嘴笑了一笑，嘟囔着說："我眞吓得够嗆，強尼①。"

罗特尔怀着滿腔的同情瞅着他，沒有說話。罗特尔一生中也曾經有三次站在法官面前听候判决；他对那滋味有着入骨三分的体会。

"我这兒有那么一股奇怪的感觉，"瓦尔尼指着他的胸口說，"好象有根神經松了勁似的。瞧，我的手倒沒有打顫，可是我心里已經哆嗦起來了。你有过这种感觉嗎？"

"我想，也有过差不多的感觉。"

"就象打仗的时候上陣的那股勁。島上一万挺日本人的机关槍，好象都在冲着我开火似的。"瓦尔尼愁眉苦臉地格格地笑着說。"今天早上我可眞愉快。我作了一些惡夢。"

"我打鼾把你吵醒了吧？"

---

① 約翰的暱称。

"不完全是。我睡得挺不錯。我只是耽心那該死的法官会把我一筆勾銷了。"

"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的，你瞧着吧，"罗特尔强作欢笑地說，正象他过去一星期里曾再三說过的那样。"我现在馬上就能确定你会得到什么样的判决。"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兒。罗特尔从舖位上起來，开始穿衣服。瓦尔尼一面看着他，一面輕輕地問："你怎么样，強尼？也許今天你那案子也会有个信兒了吧，呃？"

"现在是随便哪个月、哪个星期、哪一天都可能有信兒了，"罗特尔輕描淡寫地回答說。他一只手摸着两天沒刮的鬍子，把眼光从瓦尔尼身上轉到囚室的鉄栅杆上。他并不是在想他的案子，而是在想他的妻子和两个小孩，他自觉对他們犯了重罪。这一刻，他們都可能还在睡覚。那長着長長的睫毛和乳白色皮膚的男孩，那爱把棕色的假狗熊紧偎着臉的小女孩，还有他的妻子，他的耐心、勇敢、忠实的妻子——他們全都与他和他的悲慘的过去緊連在一起了。"爸爸病还沒有好嗎？他还不能从那个医院里回來嗎？那他什么时候回來呢？"

也許今天，也許明天，也許永远不回去了。北卡罗來納州的法律对待案情重大的夜間盜窃罪是很嚴厉的，給它的刑罰是死刑。杜哈姆城① 本來要求把罗特尔傳去審判，可是罗特尔正在爭取不引渡。所以，也許是今天回去，孩子們，也許就永远回不去了。

"除非事到臨头，我是不操那份兒心的，"罗特尔突然宣佈說。他在瓦尔尼胳臂上親暱地拍了一下。"你也别操心，伙計。我們倆都会安然無事的。"

---

① 北卡罗來納州北部的一个城市。

这话两人誰也不信，但是監獄生活，正象别的任何一种生活一样，也要求有它自己的一套规矩。在这样的一个早晨，只能說这样的話。

在整个西監筒，夜的幽靜正被犯人翻身下舖的嘈雜声响所驅散。接着便开始傳來这地方所特有的許多声音。最先是水管的响声——非得使劲按把手，才能放水的柱塞唧筒的开关声；自來水嘩嘩地流入污水槽和便桶有力的吸水声。过不了多久，每層牢房就开始傳出一片所不與字眼的低語，一片从囚室里發出來、又消失在空洞的飯堂里的低沉的男人的欷歔声，这就是監獄里的談話了。这种低弱的喊喊喳喳的細語，很少被高吭的談話声或笑声打断过，也从來沒有被口哨声或歌声打断过；因为那些声音虽然在一切人的动作中原屬平常，在这里却是被禁止的，違犯了就要受到处分。

最后，在起床約十分鐘后，就会听到一支完全是監獄生活才有的不协調的小夜曲，一片鏗鏘的金屬声——一片鉄門乒乒乓乓地开开关关的巨大震响。这种声音在别的城市的别的監獄里也有，但在大地上任何别的地方都听不到。除了第二層死牢之外，在所有各層牢房里，这是一些囚犯开始干雜役工作的时候了。不論打开的只是一扇囚室的門，或者同时是好几个囚室的門，在整个監筒里誰也沒法不听見那意味着一扇門被打开了的鋼鉄的沉重的磨礙声，或是那关門时的刺耳的嘎嘎声。監筒里的每个人都在那兒等待一扇鉄門砰的关上时的那种特有的断然不容更改的声音，都在那兒等待門内的鎖象厄运臨头似的咔嗒一下扣緊的声音，都在那兒等待最后从外牆和屋頂傳來的粗厉的回声。一个人也許在監牢里只待一天，因而發現这种声响是何等特出地擾人心緒；他也許已經老于監獄生活，習以为常，因而覚得这种声音不足为奇；

但是沒有誰能对它充耳不聞，或者完全把它从意識里驅除掉。

五点过十分的时候，第一層牢房里有兩个犯人离开了他們的囚室，开始他們一天的工作。看守們所以选中这兩人——約翰·罗特尔和埃迪·奎恩——去担任特別工作，是因为他們都是已經熟悉監牢日常生活的老囚犯，因为他們表現一貫良好，同时也是因为他們都机灵懂事。在罗特尔和奎恩这方面，他們接受这个雜役的差事，倒不是因为想要討好上峯——他們并不是那一路人——而是因为他們因而可以得到兩种特权：那就是每天可以去洗一次淋浴，并且在一天較好的时間里走出自己的囚室。

当他們在囚室前面封閉起來的甬道里碰見的时候，照例总是要大講一通兩个人都觉得有味的廢話。他們都是老于坐監的行家，知道有意識地跟时間搏斗和使时間輕快地溜过是多么重要。

"早呀，罗特尔太太，"奎恩用一种裝出來的假腔說，"你休息得很好吧？"

"不好，宝貝，簡直坏透了。在一頓丰盛的大餐之后，又吃了那么些考究的甜食，总是我的胃消受不了，特別是他們又加了那么些鮮奶油！我一夜到天亮都在打飽嗝！"

"再說，你的腸胃又那么敏感——咳，多饞、多饞、多饞啊！"奎恩用絕技把嘴里的上牢副假牙从上顎舐出來，使得假牙猙獰可怖地龇在兩瓣嘴唇中間；他用舌头使勁把它弄得喀嗒直响，过了一会又啪嗒一声將它舐回原处。

他們彼此咧着嘴相对而笑，兩个人都以自己所能想到的最好方式來迎接这新的一天，他們都在狠狠地跟时間搏斗，心里明白，要就是战勝，要就是被征服。不过，他們每个人的臉上都已經掛上了部分失敗的伤痕——那些苦难的日夜和苦难的歲月所留下的

烙印。罗特尔是兩人中比較年輕的一个，他中等身材，由于臉色焦黃、头髮稀疏、姿态醜陋、兩肩下垂、肚皮松癟，看上去比他的三十八歲的年紀要顯得老一些。不过实際上他的身体也倒还強壯，精神也还飽滿。他是一个机敏和相当刻苦自学的人。由于原來职業而被称为"理髮师傅"的奎恩，面孔在十几年前的一次翻車事故中給毁了。他的左边脖子和下巴頦上有一片难看的火燒的伤疤，除此之外，右眼还有一塊肌肉被割断了，以致眼球朝着短粗粗的鼻子斜視着，样子又滑稽又討厭。可是，从奎恩的言談举止里，别人絕对看不出他对于自己的相貌感到怎样的痛苦和沮丧。他親切，愉快，健談，从來不訴苦。

兩个朋友并肩走到甬道的尽头。值班的官長就站在鉄門的那边。罗特尔一路上放低了声音說："哦，叫我不舒服的并不是我的腸胃，奎恩太太，倒是我屁股上的靜脈炎。"然后，他提高了嗓門說："你早，西蒙斯先生。"

"一百二十四号的瓦尔尼和一百一十二号的裴德要上法院。去叫他們准备好，"那看守平淡安靜地对他說說。他是个闊肩膀的大个子，年紀在四十五歲左右，上唇上留着一抹又厚又黑的鬍子。不論他作为父親、丈夫、公民是个什么样子，他在工作中却是嚴格遵守联邦監獄規章的——这就是說，他对犯人說話时声調平和，做事不摻雜个人意气，他要求服从。不过，除去克尽照管犯人的职責之外，他对他所管理的人們，比之一个看門人对他所看管的貨棧里的大头菜，不見得更为关心。

"是，官長，"罗特尔說。

"就是，"奎恩說。

兩个人以敏捷的步伐走回甬道，罗特尔一面走，一面重新撿起他們談心的話头，好象話头从來沒有被打断过似的。"奎恩太

太，又是星期一，又是洗衣服的日子了。我可以从你那兒借几个晾衣服用的夾子嗎？”

“随便什么时候都行，罗特尔太太。我是贊成親睦相处，互通有無的，这才合乎基督教的精神。你沒有一杯威斯忌酒能讓我在早餐前解解癮吧，宝貝？”

“哦，怎么沒有，要大杯的还是要小杯的？”

“那飾賜福給你，來个大杯吧！”

兩人相对地格格地笑着，在一一二号囚室前面分了手。罗特尔站在那兒，奎恩繼續順着甬道走去。別人称为乔治亞小伙子的哈尔·裘德，正站在一一二号里首的洗臉盆前面，在用冷水揩洗他的肌肉結实的精光的身子，一面兴高采烈地跟他的同室难友談話。夜里很热，在这層低于地面的最底層的牢房里，一向总是有些潮湿的。但管裘德头晚曾經洗过淋浴，刮过臉——这是給予第二天要上法庭的犯人的特权——他醒來时还是滿身大汗了。“当然不能臭哄哄的上法院去，对不对？”他正在根据他的乖張的潔癖，对同室难友这样說。“特别是一个女法官坐在上面对我宣判，更不能那样。非得香噴噴地走去，像一朵小花兒似的，非得表示尊敬才行！”

他的年歲比較大的同室难友正在患重伤風，用沉濁的鼻音低声說：“听你說吧，你这小花朵兒。你为什么不开導她怎样釀造私酒，也許她会跟你合伙搞生意呢！”

“嘿，乔治亞小伙子，”罗特尔喊道，“快点，拿上你的袜子。上司叫你出去！”

“睬他个上司，”裘德微微回轉身子說，“我才不着急哩。今天我反正撈不着好事兒。再說，我非得对那位女法官表示尊敬，非得象朵香噴噴的小花兒似地上那兒去不可。”他象饑狠似地咧

着嘴对罗特尔笑了笑，然后往洗臉盆里吐了口唾沫。

“好吧，那你就别忙吧，”罗特尔和顏悅色地說，“吃不上早飯的可是你这傻瓜，不是我。”

“我才不会吃不上早飯呢，”裘德咧开嘴一笑，反駁說，“法律規定，除非先叫一个人吃飽，是不能給他判罪的，法律就是这么規定的。”

“对，对，”罗特尔嗤笑地说，“我就听你的吧！”他移动脚步，走到下一間囚室跟前，囚牢的鉄欄杆后面站着一位前美國財政部的僱員。他用一种办例行公事的口吻說：“你看完昨天晚上的‘明星报’了嗎？等会兒我拿我的‘郵报’跟你交換。”

“就这么办吧！你有沒有剪指甲的鉗子？”

“沒有，可是我知道誰有，我替你借去。”罗特尔一面用折着的报紙拍着大腿，一面逍遙自在地顺着甬道走，去看他的同室难友准备得怎么样了。

瓦尔尼已經穿好了衣服。不过，他心情十分緊張，老打不好他的蝴蝶結，打上又拆开，拆开又打上。埃迪·奎恩站在过道里，正在用一种亲切的、差不多是溫柔的口吻跟他說話。他很喜欢瓦尔尼，他也能体会一个人在判決日心里是个什么滋味。

“我要跟你說的正是这一点，伙計。有些法官是很有人性的，你以为法官們都是鉄石心腸嗎？偶尔你也会碰到个真格兒天公地道的法官呢。”

“老天爺，我可真希望今天碰上的这个法官是个講公道的人，”瓦尔尼神經緊張地說。

“现在你的模样看起來是滿漂亮了，”奎恩继續往下說，“模样漂亮对你总会有帮助的。你可以把你战时服役的成績告訴他。你可以說明你以前从來沒有被捕过。你可以跟他談談那些你生活

的老母親。他一定会判你最低的徒刑的。”

“我媽早就死了！”

“你总有个老姑媽什么的吧？”

“我什么親人也沒有。”

“那就跟他說你是个孤兒好了。你往那兒一站，來一个痛心的自白。就說你当时喝醉了酒。这种事兒，誰都可能碰上的。法官們也喝酒呀。他媽的，他們有些个人才眞是泡死在酒缸里的酒鬼呢。你說对不对？”他問剛剛走过來的罗特尔。

“对！”罗特尔附和着說，“試試这个办法倒不坏，伏洛依德。”他走進囚室，为的是把剛借來的报紙塞在枕头底下。“从前在阿特蘭塔城①，有个跟我在一起待过的水手，用刀子扎了另外一个水手。你們都知道，什么也抵不上海軍的軍法審判那么凶，对不对？”

“沒有比那更凶的了，您佬，”奎恩插嘴說。“眞凶得够嗆。”

“他本來都只等上絞架了，”罗特尔接着往下說，“可是他們只判了他二十年，因为他是喝醉酒的时候扎了人家的。”

“你怎么从來沒告訴过我这个案子呀？”瓦尔尼兴致勃勃地問。

“我忘記了。”

“你懂得了吧？”奎恩說。“你可以向法官發誓，說你当时喝醉了。那对你一定有好处。”

“你們能保險我在判决前会有机会跟他講話嗎？”瓦尔尼激动地問。“天知道，我可眞想講兩句。我眞有話要說，我給判得多不公道啊！”

“你，或是你的律师，在判决之前，总会有講話的权利的，”

---

① 乔治亚州的首府。

奎恩劝他說，“你听我的劝沒錯，小伙子——别跟他講什么‘不公道’，他不会听那一套的。他会說那是陪審团的事情。你要是指出你的战时服役成績和这一类的东西，那效果会好一些的。”

“老天爺！我够多倒霉呀！”瓦尔尼痛心地大声說。“我根本不是罪犯，我这辈子連人家一个銅子也沒偷过。那根本是自衛，陪審团简直是又聾，又啞，又瞎！”

“你会从輕發落的，小伙子，别着急，”罗特尔說。

“我这蝴蝶結打得怎么样？兩边平衡嗎？看起來我还过得去吧？”

“漂亮極了——简直是一副紳士派头，”奎恩懇切地回答說。

瓦尔尼看上去真是滿有紳士气派，简直是个商業界利运亨通的青年人的打扮。他穿一身头一天在看守所的縫衣室里燙得筆挺的定制的时髦藍西裝；左上襟的小口袋里插一条絲質白手絹。虽然这时候他由于焦急而臉色蒼白，但是仍不失为一个漂亮的、風度翩翩的人物——金黄的头髮，魁梧的体格，白皙的皮膚，碧藍清澄的眼睛。在他的瀟洒的外表上沒有任何东西能洩漏出他的身世；沒有任何东西洩漏出他是田納西州一个妓女生下的野种，一个自幼無人管教，或是打十歲起就离开他母親的家、而后完全自己闖出生路來的人。现在，他的仪表是任何一个犯了故殺罪而臨判決的人所能有的最好的仪表了。

“你准备好了嗎，小伙子？”罗特尔問。

“准备是准备好了，可并不乐意，”瓦尔尼不帶勁地故作幽默地回答說。

罗特尔拍了他的肩膀一下；他們互相握了握手。“是你去吃早飯的时候了，”罗特尔說，接着兩个人假裝精神勃勃地离开囚室，往前走去。奎恩跟在他們后面，向瓦尔尼喊道：“你的烟卷

兒够抽嗎？”

“够！”

“放心吧！”

李恩一面瞅着他們倆走开，一面暗自想道：“眞是一对兒！一个今天可能判無期徒刑，另外一个可能進毒气室。相形之下，我这短短的三年徒刑还算不坏呢，是吧？”他在一一二号前面站住，这时哈尔·裘德正在里面結一根花哨的領結，于是他狡黠地問道：“你要上哪兒去，乔治亞？为什么要这么打扮起來呀？”

“去找个甜蜜的娘兒們，老兄，你說怎么样？”

“乔治亞小伙子，”他的同室难友帶着濃厚的鼻音插嘴說，“你今天倒一定会找着点东西，可保險找不着娘兒們。”

三个人都津津有味地大笑起來。李恩說：“你准备好了嗎？”

“好啦！去跟那管事的上司說吧，我热辣辣的就等判决哩！”

“乔治亞，你說，世界上最少的东西是什么？”

“最少的？你这是什么意思？”

“最小的。”

“我怎么知道。也許是魚籽吧？”

“不对——是蚊子的卵子上面的虱子蛋！”

几个人又大笑一陣。李恩向甬道那头喊道：“行了，西蒙斯先生，你可以來开一一二号的門了。”

“祝你运气好，小花朵兒！”裘德的同室难友說。

“謝謝你，臭草！”

甬道尽头傳來了帶鎖鏈的曲柄开鎖器的鄉鄉声，当看守們只开一間囚室的門的时候，就用这家什。裘德面前的鉄栅杆門开始滑進旁边的凹槽，碰到凹槽頂头的时候，發出了响亮的鏘鏘声。裘德一脚跨出來，鉄門又克瑯克瑯地滑了回去，当它重新鎖牢的

时候，外墙和屋顶上就傳來了鉄和鉄相碰的響亮的回声。

"喂，乔治帶，"奎恩象諷心懷話似地跟他說，"要是今天你在法庭上扒了人家的口袋，分給我一个銖，行不行？"

"要是我能在法庭上扒人家的口袋，那我可比现在有出息多了！"雲德一面格格地笑着，一面逍遥自在順着甬道走去，向鉄欄杆后面的一連串的人臉招手，輕飄飄地喊道："再見吧，你們这些囚犯，我讓我那白髮蒼蒼的老爹給保出去了；他为了籌措保釋金，把我保出來，把他的貓窩都押出去啦！你們大伙兒吃早飯的时候，我可在喝我的第一杯啤酒了。"

一个充滿嘲笑的声音在他背后叫道："我們听到你說的那些話了，乔治帶小伙子。叫那女法官給你判个無期徒刑算了吧！"

离开早飯还有半个鐘头，犯人們一面在那兒等着，一面用閒談來消磨时間。虽然天时还早，时間已經是出現在每个囚室里的一个妖魔了；从犯人剛一醒过來的那一刻开始，时間就在他的舖板上坐定了下來；时間也从墙壁上凝視着他。

为了消磨时間，一一六号里年歲比較大的那个犯人对他的年輕的同室难友說："对于随便哪个想熬过刑期的人，我只能劝他一句話，就是永远别信任狗子①。"

"当然，这我知道，"对方回答說，真的，他在前一天和大前天早上都已經听过这样的劝告了。

"不管怎么說，哪一种人才会在監獄系統里找活兒干呀？"年紀大些的那个用一种單調無味的口气問。"那种人根本算不得人！在外面混不到飯吃，才跑來搶这份兒把别人鎖在牢里的晦气錢！"

---

① 犯人对獄中看守的称呼。

“說得真对！”

“还偷看別人的信件！这是人干的事嗎？”

“当然不是。”

“信我的話沒錯——下流里挑出來的頂頂下流的胚子，監獄看守就是这路貨色！”

“你說得真对……”

在一一〇号里，一个从西弗吉尼亞州來的偷汽車的犯人兴致冲冲地大声說：“嘿！我可真餓了！今天早飯不知道吃些什么。”

他的同室难友过去是財政部的雇員，一向靠政府給他的薪俸过得还不錯，现在沒好气地說道：“不管是什么，反正比狗食都不如！”

“嘿，你真是發瘋了。这兒的吃食也还过得去。并不太坏。”

“不太坏？我跟你說吧，連我的狗都不肯吃这种东西！”

“你真該跟我一起在那士維尔①的苦役隊里待一待的，我剛从那兒來。整整十四个月，一天兩頓，尽吃豆子和陈面包。我在那兒瘦了六十磅。从一百八落到一百二，差点兒沒送命。”

“所以这兒对你就顯得好多了，是不是？可是这还是比狗食不如！”

兩个人閒着無事地爭論着，消磨着时間。

埃迪·金恩对約翰·罗特尔說道：“你猜瓦尔尼会判多長的时間？”

“可能被判十五到二十年，也許甚至二十五年。”

“你別瘋了。他这不过是头一回犯法。我說十年。”

罗特尔照他特有的方式笑了起來，这是一种象在喉嚨管里漱

① 田納西州的首府。

口似的格格的笑声，好象由于某种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秘密原因，他把大部分笑声都憋在他的胸膛里了似的。"犯的是故杀罪，死者是个闊佬，所有的报紙又都把審判新聞登在头一版上，能只判十年？你願意跟我拿烟卷兒打賭他只判十年嗎？"

"老天爺！"奎恩大声說，"你眞这么想嗎？二十年？我要是給判上那么久，我非瘋了不可，說什么我也不会去服刑的！"

"那你为什么一直在服刑呢？你这个酒鬼！"罗特尔親热地嘲笑他，"喝醉了关上十天，然后放出去兩禮拜。再喝醉了关上三十天，再放出去四天。你从六歲起，准就是这个样子吧，是不是？要是把坐牢的日子都加在一塊堆兒，你准已經服了二十年的刑了！"

"你这个下賤的私开保險箱的賊，"奎恩反唇相譏地說道，"我在梅勒尔大旅館当二号理髮师的时候，你在阿特蘭塔黄麻工厂能挣八分錢一点鐘就挺美的了。不管怎么說，我算戒酒了。"

"那你出去喝什么呢——喝鞋油嗎？"

'伙計，我可死心塌地地戒了，你沒听見我說嗎？站在你面前的是个意志堅強的人。我有我北方佬的媽的那份骨气，还有我愛尔蘭父親的那股子毅力，我蒙受过费城第一長老会的聖恩，在那兒当过唱詩班領唱的歌童。所以，只要我說戒了酒，那就是戒定了！"

"哦——，现在我明白了！"罗特尔哄然大笑地回答說。"你是說現在你沒有淹死在酒缸里，因为政府暂时制止了你。你想說的是这个意思吧？"

他們和和气气地爭論着这个問題。他們在消磨时間，同时也在抑制他們私心里的那股喧囂奔迸的焦慮、羞辱和渴望的隱秘的激流。尽管在監牢里已經戒了兩个月酒，奎恩仍然拚命地想喝它一盅兒，他一面痛恨自己的軟弱，一面眞巴不得，巴不得在早飯

的时候能喝到一杯咖啡。罗特尔呢，他是个热爱自己的妻子兒女和家庭生活的人，現在他跟他們已經分别了三个月，他腦子里不斷地在想："那个法官今天一定会作出他的判决，我有这么一种感覺！要是他把我送回桂哈姆去，那可只有死路一条了。那种審判呀，比对黑人的私刑好不了多少。老天爺！要是我信教的話，我还可以为这事兒祈禱一通！不过真要有上帝的話，他准会知道我沒干过那椿搶案的。他准会知道我一直是多么賣勁地干活，愛徳和孩子們是怎样全靠我养活的。"

"喂，強尼，"奎恩想解悶地說道，"你听过那个有二十二个老婆的摩門教徒①的故事嗎？"

"沒听过，"罗特尔說，急于想大笑一場，"他怎么样？"

第二章

慧依·威尔逊

在这清晨的时刻，看守所的新犯收容处里，有三个犯人正在經歷一切進入懲戒所的新客人所必經的净身仪式和手續。他們由警察分局的两个便衣警察押送着，在五点以前來到这里。送他們來的时候，警察分局有一点意見，就是說这三个人曾参加过一場嚴重的街头毆斗事件，最好把兩个白人分别監禁在兩層不同的牢房上。

"我眞不明白，"点收新犯人的獄官輕輕地說。"你的意思是

① 一八三〇年約瑟·史密斯在美国創立的一种以一夫多妻制为特征的基督教派。

說，發生过一次毆斗事件，而兩个白人当中有一个是帮着那个黑鬼的？”

“嗯——就是那家伙——年紀大些的那个。”

“居然有这种事！好吧，我去打个招呼。”

仍然帶着手銬的犯人們，正坐在前面的小屋里，这間小屋是用鉄絲網与办手續的屋子的其余部分隔开來的。三个犯人分坐在三条板凳上，另外那个便衣警察站在旁边守着他們。三个人全都恭靡不振，臉上帶着疲倦的神色。他們在警察分局里已經待了三十个鐘头，今天早晨四点鐘就被叫醒，这已經是被看押的第二个晚上了。他們睡眼蒙矓、蓬头垢面，怎么說也不象喜欢鬧事生端的人。

点收犯人的獄官普拉吉尔和另一个监獄看守，从敞着的門口走進了前面小屋。普拉吉尔把犯人一个个嚴厉地輪番瞅了好一会兒。然后他用軟中帶硬的低低的声音，簡短地、平靜地对他們說：“我听說你們几个家伙打过架。那当然是你們自己的事。可是上这兒來，那可就是我們的事了。在这个看守所里，可不准打架。在这兒，打架的人就要关‘黑洞’，說关就关。你們听明白了嗎？”

犯人們都点了点头，虽然他們当中沒有一个人知道“黑洞”是什么东西；普拉吉尔瞪了他們一眼。他將近五十歲，身体笨重，眼光冷酷，面孔粗大。他的职責是讓新來的犯人馬上明白在这里是权威至上、一切都与外面不同。他喜欢自己的这种职务，执行的时候津津有味。

“好吧，”他对兩个便衣警察說，“你們可以把他們的手銬打开了。”他大步地走到門口，站在那里等待着。当便衣警察拿掉了手銬，一切都准备就緒的时候，他就从拴在腰帶上的一只鉄环上，取下一串沉重的鑰匙，从中选出一个，打开了鉄門。“再見吧，”

他和蔼地說，"跟前边办公室說一声，这几个人大概过三十分鐘就会过去。"

"行……再見吧。"

普拉吉尔鎖上門，把鑰匙串到圈上，說話的神气又变得簡慢起來："好吧，你們几个家伙，站起來。把口袋里所有的东西全掏出來，放在你們坐的板凳上。然后把口袋里子翻到外面，讓我看一看。"

三个犯人开始照着吩咐做了。

"要是你們想吃早飯，动作就得放快点，"普拉吉尔补充說。他站在那兒看着他們，一只手插在他的寬寬的軍用皮帶上。"把里面的那个口袋整个翻出來，"他命令那个年輕的黑人……"行了，现在，除了鞋袜之外，把衣服全部脫干凈！"

当犯人們脫衣服的时候，普拉吉尔对他的助手說："你跟丙字三号牢房打过电話了嗎？"

"是，官長，打过了。"

"那么，他們人在哪兒呐？"他指的是那几个專給新來的犯人照象、取指紋或是帮助办理其他手續的獄中囚犯。

"你要我再打一次电話嗎？"

"再打一次吧。"

他的助手罗希大踏步地走到电話机跟前，可是却沒有动手去打电話。有人在开新犯收容处另一头的那道通各幢牢房的鉄門上的鎖。門向后面轉去，四个穿獄中藍制服的犯人走進來，鉄門隨即又鎖上了。

"办三份收監令，"罗希对他們說，"快准备，听見了嗎？这兒是他們材料的副本。快点，听見了嗎？"

听他吩咐的四个人当中，有一个只点了点头，沒有說話，其

余几个連头也沒有点，但是都动手干起工作來。他們都是判長期徒刑的犯人，作这种工作已經有些年头了。

在前面的小屋里，新收監的犯人都已經脫去了衣服。肯拉吉尔把他們的材料按姓名字母的先后順序排列起來，問道："你們当中誰是阿特·巴洛？"

一个坐在最前面板凳上的金髮碧眼、兩頰紅潤的十九歲青年应声回答說："是我。"

"过來。把你的东西全拿上。你們兩个坐在原处别动。"

巴洛站起來的时候，趁势轉过身去。他是一个高高的、体格健壯的青年，相貌本來挺好，但是却給一張坏脾气的噘着的嘴弄得有些減色。他根本沒有理睬那个黑人，只向那中年的白人作了个幼稚下流的手势，把一只手的大拇指夾在另一只手的兩个指头中間。然后，他做做咧嘴一笑，就走出去了。

肯拉吉尔正高坐在一張高寫字台前面的圓凳上。他伸着一根又粗又短的食指。"把你口袋里的东西放在这兒。除了手帕之外、把你的衣服都放在那里面。"

他指的是罗希用手撑开的一只帆布袋。帆布袋上已經掛了有巴洛的名字和號号的标簽。

"这眞是对付一套考究西装的好法子！"那个金髮碧眼的青年說道。他以前从來沒有坐过監，但是对于他的自尊心說來，現在他对这件事采取淡然置之的态度是很必要的。"我什么时候才能取回來呀？"

"等你离开这里、或者上法院去的时候，"罗希回答說。他倒沒有补充說，衣服將要經过蒸洗，借此消滅任何可能存在的虫子，等到还給巴洛的时候，就会有一股在相当时期內發散不掉的古怪气味留在上面。

"过这边來！"普拉吉尔說，"把你的錢从皮包里掏出來！"他忙着把巴洛的財物登記在一張必須填寫的表格上：一只連同金表帶的格茹恩牌手表；一个刻有姓名第一个字母的不銹鋼的打火机；一串鑰匙；一把指甲鉗子。他把这些东西跟空錢包一起封進了一个呂宋紙口袋里。他指着一条手絹和一把梳子說："把这些随身帶去。"然后他撿起一包已經半空的烟卷兒，熟練地把它扔到十呎以外的一張桌子上去。新犯人是禁止携帶烟卷進看守所來的，怕的是烟卷里含有大麻叶面① 和其他的违禁品。这种規定事实上是对普拉吉尔大开了方便之門，因为他是个烟癮很大的人。最后他开始点巴洛的錢。

"八十六塊四毛五。"他在一張收条上寫下了數目，然后說："在这兒簽个字。"

"我們沒办法留几个錢嗎？一个人要是想買点烟卷兒怎么办？"

"要是上小賣部買东西，可以从这筆錢里扣支。拿上你的收条吧。现在从这些樓梯下去洗个淋浴。那兒有一个犯人会給你一条毛巾和衣服的。下去吧。"

在他們可以私下談談話的那几分鐘里，前面小屋里的兩个犯人正在進行緊張的談話。虽然他們在那場剧烈的街头毆斗里曾經并肩作战，但是兩人并不相識；而且在警察分局里的时候兩人也是分別关在兩間囚室里的。巴洛剛一走出去，那个年輕的黑人——一个十八歲的結实青年——馬上就急急忙忙地談起話來。同时，尽管明令禁止，他仍然向前跨了一条板凳，直接坐在那个中

① 一种北美洲產的大麻干叶子的粉末，有麻醉性，通常搧在香烟上抽。

年白人的背后。

"喂，先生，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真不知道該怎么謝你才好！你真是偉大，我想你簡直算是救了我的命。"

另外那个人微微轉过头來，他愁眉苦臉，略微有点生硬地回答說："嗯……他們对你那样干法本來很不对嘛！"

"我非常抱歉，你为这件事居然招了麻煩。"

年紀大些的那个人作了个鬼臉，直截了当地說："可不是嗎！"然后他沮喪地补上一句說："不过你招的麻煩比我还大，小伙子。那些警察正想整你一家伙呢！"

"你說的是什么意思？"

"他們正在那兒編一套誣告我們俩的瞎話。不过他們特意要整的可是你。"

"你怎么知道的？"

"他們里头的一个人跟我这么說的，一个便衣警察。"

"他怎么会告訴你的呀？"年輕的黑人馬上起了疑心，問道。

沉默了片刻，接着那人用一种疏远冷淡的口气回答說："因为他們想叫我离开这城市——他們不願意我出庭作証。他們說要是我搭头一班長途汽車回家，他們就会把我放走。"

"原來是这样呀！"

那个中年的白人象傾吐心事一样，突然以一种急促不安的語調說了起來："他們准备好好地誣賴你一通哩！你知道这个叫巴洛的家伙帶的那把刀子嗎？哼，那把刀子已經無影無踪了，沒有一个警察說是見过那刀子。看样子，叫你一脚給送進医院去的那家伙，他老头子在警察局满有势力。那个便衣警察說他們会关你五年。"

"什么？那真是發瘋了！他們逮捕我的理由是——妨碍治安嫌

疑'，就是这么大一回事。他們怎么能——"

"那是星期六晚上的事，"年紀大些的那一个打断了他的話。"昨天下午那个便衣警察給我談的就不一样了。他說你踢伤的那个家伙，因为下巴骨碎了，现在已經進医院去啦。他說——"

"听我說，"那青年插嘴說，"我們非得設法找个机会談談不可，在这兒沒有时間了。眼前我需要知道的是你准备怎么办？你知道那場毆斗是怎么一回事。你眼前站在什么立場？"

"呸！我他媽的怎么知道呀？"年紀大些的那人突然生气地回答說。"我并不比你更知道我是站在什么立場。我从第特律城那么老远跑到这兒來，本來是准备参加我外甥女的婚礼的。可瞧瞧，现在我落到什么境地來了！我可不是專來找麻煩的呀！"

"湯瑪斯·麥克皮克！"傳來了普拉吉尔的沙沙的声音。"拿上你的东西，快点！"

那青年名叫慧依·威尔遜，他望着那年紀大些的人走出去，突然悻悻地想道："好呀，打这会兒起，就來个'抓黑鬼'的玩意兒吧！他媽的，那班狗雜种！他們可抓不住我。五年呢——我的老天爺！"

他因为震怒、激憤和茫然不知所措，开始顫抖起來。在过去的三十个鐘头里，他好似遭到一次地震，他的正常生活給連根拔起來了；他遭到了暴力、伤害和恐怖的襲击；他被捕，关進了監牢，不能与外界通信息。现在又來了这当头一棒——人家正在編造他犯了什么嚴重的罪行，而他又不能肯定那个白人会不会挺起腰板來支持他。"我他媽的怎么知道呀？"麥克皮克曾經这样說。"我并不比你更知道我是站在什么立場。"

可是他威尔遜却很知道自己站在哪兒。又有一个黑人嚐到了被白人蹂躏的滋味，又有一个"下賤的黑小子"受到了管教，好

叫他守本分啦。

他坐在那里颤抖着，紧紧地握着拳头。

在某种意义上讲，威尔逊的被捕也可以說是偶然的。假如他上星期六晚上沒有跟一个女朋友去看电影，或者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回家，那么，什么事情都不会發生。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那天的街头毆斗和他的被捕，又都是美國生活場景里的自然现象，自然得和尋常得就象天空、空气或一个民間傳說一样。

全部經过是这样的：慧依·威尔逊已經十八歲了，他本來是到城市里來，保可能为自己尋找一个前程的。他从他的父母那里，得到了無窮的愛、崇高的理想和对自己的信心——但就是沒有得到錢，因为他的父母沒有錢可以給他。所以年輕的的慧依只得白天工作，夜晚上学，扣紧每个銅子，使勁鞭策自己，心里怀着种种偉大的夢想。听起來，这好象是某个多少有些熟悉的故事的开头，不过，还有别的事在后头。

在这个首都的城市里，曾經有过那么一个——也是許多当中的一个——不許任何黑皮膚的人居住的区域。这本來也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情。不过，随着时間的推移，这个区里發生了一些变化；由于要尋求生活空間，黑人漸漸進入了白人区，有人搬進，有人搬出，直到最后，这个区的大部分便都变成“黑人”区了——这就是說，这个区成了黑人可以在里面居住而不受暴力攻击或法律制裁的几个人口稠密的区域之一。

可是，这个过去的“白人”区里的中学却偏偏仍然只收白人。或者，不如說，是当局存心使它保持着这个样子。即使是住在与学校同一条街上的黑人学生，也不准進去。他們被隔离到离这里还有相当一段路的他們“自己”的中学里去。

碰巧那个“白人”中学有許多空位子，缺少学生，而“黑人”中学却挤得無以复加。有些学生，象慧依一样，不得不从家里走得更远一些，到一个叫做学校附設部——实际上只是一个改裝的貨棧——去上学。这种情况，对于黑人社会，同时对于白人社会中的某些人，却顯得荒謬絕倫，可以肯定說是不公道，而且也頗有些不够民主的。因此有人就开始掀起运动，來糾正这种形势。

于是有些人开了許多会，作了許多公开的演說。报紙上也發表了一些社論，有的贊成，有的反对，还有些公民委員会去造訪了当局大員，但都無补于事。对于有色人种的限制依然存在。此外，还發生了一些为人熟知的暴行事件。有許多黑人青年經过那所“白人”中学，到自己学校去的时候，遭到了一羣羣白人学生的攻击和毆打。

不过，尽管如此，黑人社会却不願安于現狀，运动繼續了下去。于是，上星期六下午，在双方爭执的那个学校里外，就同时举行了一次示威和反示威。校園里集結了一些白人，其中有学生，也有成年的大人，他們全部都激烈地主張学校必須保持原狀。他們当中有一个就是那面色紅潤的十九歲的年輕人阿特·巴洛。在外面的人行道上則排着黑人的糾察隊，里面也夾雜有些白人。这批人同样激烈地主張这所学校应該准許住在本区的任何学生入学。由于慧依·威尔遜是糾察隊的一个隊長，同时又是一个高大壯实的小伙子，因此他特别受到了巴洛的注意。

那一天的示威总算沒有动武，因为有一隊警察在場監視，这些警察曾經接到指令，不管他們本人的見解如何，他們都必須在那里維持秩序。不过，当天晚上，慧依看完一場电影正往家走，阿特·巴洛和三个朋友剛剛要去参加一个晚会，双方在路上碰到了。

就这样，演出了一場普通的街头毆斗，这原是美國生活中的一个普通的老毛病。一个黑人夜里在一条昏暗的街上被白人毒打一頓，扔在那里流血或死掉，本是一件見慣不驚的事情，簡直已經成了民間傳說的一部分。所以慧依·威尔遜也可能落个这样的下場。

事情所以沒有象这样，是因为來了另外一个白人，一个矮蹲蹲的、中年的第特律城的居民，他到華盛頓來是为了參加他外甥女的婚礼。这个人对于慧依·威尔遜和他的前途，现在有了莫大的重要性。

慧依一面在前面小屋里等候，一面想着麦克皮克的情形，捉摸着自己对于他的感情，細細咀嚼着他的一言一行的內在涵义。他非常不放心麦克皮克，可是他又觉得自己的这种不放心一部分是沒有根据的。麦克皮克連認也不認得他，居然为他參加了一場毆斗，帮着他跟其他的白人对敌。能作这种豪举的，一定是个正直人無疑。問題是——今天早晨麦克皮克不再知道他自己是站在什么立場上了。

为什么会不知道呢？为什么他的态度有了顯著的变化呢？星期六晚上他非常友好、看上去也很以他自己的行为自豪的。現在他却冷淡起來，硬梆梆的象塊木头，那份兒溫和劲也不見了。可是他又沒有接受那便衣警察的提議，所以，这一切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慧依通过鉄絲網瞅着麦克皮克。关于这个白人的一些事情，現在已經透过他的思想，進入他的感情和直觉的罅隙中去了。比方說吧，麦克皮克說話的方式，完全就是南方大老粗的口气。慧依曾經替一些長相和說話都象麦克皮克的農場主摘过菓子，那些

人付給他少得可憐的工資，还要連哄帶騙地剋扣他。他知道，光从这样一些形亦就对人作出結論，那是不大聪明的——可是，在家鄉的时候，有多少个星期六下午，他曾經看到象麦克皮克这种类型的人，跑到舖子里去買东西——他們都是些从亞伯馬尔縣区來的粗脖頸、嚼烟草的山里人，都是些从荒山上來的不識字的威士忌酒釀造人，他們当中有許許多多都是三K党和仇視黑人的。这个人曾經把他从一頓毒打和比毒打更糟的命运里拯救出來，这是不消說的。他知道这一点，而且为此異常感激，可是他也知道麦克皮克并沒有使自己对他產生那种应有的信任。所以他觉得簡直摸不着头腦。

麦克皮克跟普拉吉尔談話的声音提高了一点，慧依馬上凝神細听。他听見他們在談什么箱子和衣服，但是听不清那个獄官的回答。麦克皮克顯出了怒容。他的粗糙的臉繃了起來，分明是在尽力克制自己不要發作。"約摸五十歲的一个人，"慧依在心里沉思着，"差不多跟爸一般年紀。当初对值班的巡官說他在福特公司干活——不知道他干的是什么活。"

普拉吉尔轉过身來招了招手，于是慧依站了起來。他赶緊拿住他的衣服、裝着兩張一元票的破皮包和斷了好几个齒兒的梳子。当他走到办公桌跟前的时候，普拉吉尔离开了一会兒，閒步走到通往淋浴室去的楼梯口，向下面咆哮道："下面怎么搞的，怎么那么慢？"一个声音回答說："就上來了！"

"那班混蛋警察，"麦克皮克对慧依咬着耳朵說。"他們把我的箱子擱在那个警察分局里了，我最好的衣服都在那里头，可是他們沒把它給送过來！"

"你問过这个官長怎么才能拿过來嗎？"

"問他頂个屁用！光跟我說保管放心，看他們給不給送过來。"

巴洛在楼梯口出现了，现在他穿上了藍布襯衫和長褲，淡黄头髮梳得整整齐齐，淋浴过以后，臉上紅光閃亮的。普拉吉尔說："到那边去按手印去！"然后又对麦克皮克說："下去洗你的淋浴……不，等一等，我还要問你一点事情。"

普拉吉尔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牙籤，开始在牙縫中間戳来戳去，麦克皮克在一边等着他，这样沉默了很長一段时間。普拉吉尔对那場街头毆斗觉得很好奇，可是他不知道怎样發問才合適。他的最初的好奇心，由于听到麦克皮克的南方口音，很快就激增了起來，現在看到他們俩光着身子并排站在一起，又進一步受到了刺激。他在尋思：假如威尔逊是个膚色較淡、眉清目秀、头髮很長的人，麦克皮克也許还可能認錯了他。但是威尔逊恰巧是普拉吉尔認为低劣的那个种族的一个漂亮标本——深銅色的皮膚，头髮很短，緊緊地卷着，粗眉大眼，帶着明顯的黑人的特征。普拉吉尔簡直不能理解，为什么麦克皮克这样一个白种南方人，竟会跟他搞在一起。

"你們倆原來挺熟嗎？"他突然問麦克皮克

麦克皮克搖了搖头，魏依看得出他体态和臉色都变得不自在起來。

"你是哪兒人？"

"第特律。"

"你的口音可是南方的。"

"我是在乔治亞州長大的。"

"乔治亞，呃？"普拉吉尔玩弄了一会他的牙籤。"那你怎么会卷進这場毆斗的呢？"

麦克皮克在答話之前停了一下。然后他細声細气、面色和緩地回答道："我喜欢打架。差不多每个星期六晚上，我都要找一場

厉害的架打一打。”

普拉吉尔的脸一下子紅起來了。他把牙籤一扔。“下去洗你的淋浴！快点！”他把注意力轉到威尔逊身上。“把你的貴重东西擱在这兒，衣服放進那边的帆布袋。”

慧依很客气地說道：“官長，我可以問你一件事嗎？”

“什么事？”

“我在这兒怎样才能見到一位大夫？在警察分局的时候，他們不給請。”

“你有什么毛病？”

“我打架受了伤——尾骶骨疼得厉害，我想我有一条肋骨不是給打断了，就是給打碎了。”

“你眼睛可真是賽过X光呀，呃？”普拉吉尔問。“你怎么会知道你的肋骨现在是什么样子？”

慧依的回答很慢，沒有一点意气，好象对方的問話里不含什么恶意似的。“因为我呼吸的时候有些痛。”

普拉吉尔哼了一声，問道：“这一片紅腫是怎么搞的？”他指着慧依的腰部，那周圍有一圈抓破的伤痕。

“这是在警察分局里叫臭虫給咬的。”

“我可从來沒見过这样的臭虫疤。”

“我对于臭虫特別过敏。”

“嗯，你的麻煩事兒可真不少，小子，是不是？”普拉吉尔覚得挺有趣地說。“到了囚室之后，你可以去登記看病。现在快走吧！”

“我今天上午准能看到大夫嗎？”

普拉吉尔臉上现出了一副刻薄的、帶敌意的神情。“你多半会看到，多半，可是我說不准，也管不着。要是你这号人不想受

伤，那你就該别找人打架。現在少廢話，别問那么多的問題，把你的衣服塞進那个帆布袋里去。”

有片刻工夫，慧依站在那里沒有动。他的黑眼睛里火星直冒。然后他轉过身去，按照吩咐行事。

淋浴室非常之大，干干淨淨，一塵不染。慧依走下楼梯的时候，心里不禁别扭地想：“多好，多好的一座監獄啊！他們讓華盛頓的一半黑人过着連澡盆都沒有的生活，可是落到了这地方，他們却給你最好的設备——热水，白磁磚，連一个蟑螂都看不見。”

正对着淋浴室那間屋里，放着一条板凳，上面堆着一些衣服和毛巾。充当雜役的囚犯是个瘦長的白头髮的黑人。他正在一叠藍布長褲里尽力替麦克皮克找一条合適的褲子。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麦克皮克是个身材在中等以下，肩膀寬闊，已經在發胖的肌肉發达的人。適合他的腿長的褲子，对他的肥大的腰身又太小了。当慧依走近的时候，他擺出一副滑稽姿势，埋怨地說道：“看來我得赤身露体地在監獄里过日子了。我这个喝啤酒喝大了的肚子真碍事。”

雜役一面笑着，一面又扔給他一条褲子。“試試这条吧。要是腰身合適，你最好还是卷起褲腿兒湊合穿吧。”然后他对慧依說：“嗐，伙計，你这可憐虫！不論誰落到这地方來，誰就是可憐虫了。把你的褂子和那些破爛兒放下，脫下鞋袜去洗个澡吧。”

麦克皮克一面生拉活扯地穿上褲腿長了一呎多的褲子，一面微帶親切意味地說道：“看我这副样子，小伙子，你不会想到从前我的身材也跟你一样瘦吧？这都是我那老伴作的飯，把我吃成这样子的。”

慧依向他笑了一笑，对这人突然感到分外親切。“給我时間，

我也会胖起來的。不管怎么，我倒等着在这所監牢里吃好飯食哩！”

那雜役哄然大笑起來。“你說得对！我待在这兒眞的就为这个。吃的是我从來沒吃过的上好垃圾！”

“嘿！底下的人快点！”上面傳來了普拉吉尔的声音。

向淋浴室走去的时候，瑟依冷靜地想道：“他的确跟星期六晚上不一样了，可是我还是覺不到他有什么种族偏見。有那种偏見，总是可以感觉出來的。”他开始怀疑自己对麥克皮克缺乏信任，会不会只是由于自己对于任何一个白人，特別是一个南方的白人存着戒心的緣故。麥克皮克一直是挺不錯的——不过即使他是个黑人，他也不会下了監獄反而覺得高兴呀。監獄終究是監獄，麥克皮克有权利为此感到不舒服的啊。

这样一想，就使他安心了不少。当他看着麥克皮克走上樓梯的时候，他在心里納悶，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經把心里的感激向他說淸楚了。他受了那人多大的恩惠啊！要是沒有他，他現在也許已經進了医院，或者已經死掉了。不管麥克皮克以后采取怎样的行动，这一点是应該記住的。事实上，瑟依在心里暗自想道，这是一次畢生难忘的教訓。你可以在歷史教科書里讀到，菲得列克·道格拉斯①在廢奴运动中有着一些忠貞不渝的白人盟友，再不然，你也可以在科察隊里找到一些白人跟你并肩行动。但是，当你躺在地上遭受拳打脚踢，頂上有一把刀子和一張殺气騰騰的白人面孔在对你乱晃，而这时你却被另外一个白人救了出來——当你有了这样的經驗以后，这种認識就会更加深刻、就会深刻得多。这

---

① 菲得列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 1817—1895），美國反奴隸制的黑人領袖。

是一种可以储存在脑子和心灵里以备將來之用的經驗。

慧依閉上眼睛，抬头去洗淋浴。热水对于他的酸痛緊張的身体好象是一剂止痛的良藥。他在热水里面松弛下來，停止了思索，不自觉地突然産生了一种沮丧寂寞的心情。有片刻工夫，他不复是一个准备以自己的力量去对付这个世界的殘酷命运的十八歲的年輕人，而是一个迫不及待地需要安慰的八歲小孩了。他想要有一个鐘头的时間跟他的家人团聚；他想要告訴他們过去發生的这一切事情，被他們緊緊地拥抱，看見他們充滿愛意的面孔。

可是，这种情緒差不多立刻就消失了。他开始想到他的哥哥傑甫，想知道他正在干什么。被捕后的第二天早晨，他們曾經允許他給他哥哥打了个电話，傑甫当时說他馬上就会到警察分局去。他一定已經去过了，但是他們沒有准許他跟他談話。这件事頗有可疑之处，跟麥克皮克警告他的評昭的問題正相符合。可是，不管警察局的人向傑甫怎样撒謊造謠，傑甫是絕不会相信他們的。他一定是利用了昨天的剩下的时間設法去找律師去了。十之八九，他也已經給家里人打了电报，問他們能不能筹出一笔保釋金來了。

想到这一点，慧依不禁有点畏縮起來。对于他家里的人，特别是他的母親，这会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啊！她是那样一心想使自己的家庭受人尊重。他們要去向朋友們談起，說他們的慧依進了監獄，想想真是可怕。"哦，他媽的，"他突然想道，"为什么星期六那天我沒生病，或者在讀書什么的，使得我根本就不能去参加糾察隊呢？我本來一切都挺順利的。那个遭天殺的巴洛！多倒霉啊！瞧現在鬧成什么样了？突然間就要坐五年監獄——不过那是靠不住的！他們只是想吓唬吓唬我罢了。我可不必隨便受他們吓唬，我又不是小娃娃！老天爺！讓我碰上这种禍事，就象往

我腦袋里碰个釘子似的！”

现在，他往身上擦肥皂，这动作在平日早晨是照例要做的，做着做着就使一切都顯得正常起來，于是慧依發生了一种希望的玄想，覚得自己已經出獄回家去了。好象正是早晨七点鐘，他在吃着平常的早点——一个橙子，一些麦片粥和一杯牛奶。靠着糖罐翻开放着的，是他的几何学課本或是西班牙文法書，不久他就会把这些書挾在胳肢窩底下，走到公共汽車站去，八点鐘，他就会坐車到國会北街和H街的站口，進入政府印刷局。在上班之前，他还会有十五分鐘讀書的时間：

“Dónde se habla español?”

“Se habla español en muchos paises, en——”①

…… 充当雜役的那个犯人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緒。“嘿，伙計，普拉吉尔先生对你会不高兴的。你的事沒有办完，他就吃不成早飯。我也是一样。所以还是快点洗完吧！”

慧依关上冷水管，勉强离开了蓮蓬头。他在擦干身子的时候，發覚另外那个人正在右里古怪地聚精会神地瞅着他。他也盯了他一眼，看見他長着滿头灰白的硬头髮，一張憔悴的、焦黃的臉，和瘦脖子上有一条長長的疤痕。

“那些是什么东西呀？”对方問。

“臭虫咬的。”他开始在那片紅疱上擦些肥皂，这是他从他母親那里学到的家庭治療法。

停了一会，那个雜役用帶有伤感的羡慕的口气說：“你的身体

① 西班牙文，大意是：
“什么地方說西班牙語？”
“許多國家都說西班牙語，在——”

可算倒楣，伙計。你这辈子准能有些作为。我的身体向来就弱。我想这也許是我一事無成的緣故吧。我从來沒有信心。”

慧依好奇地瞅着他，不知該說什么才好。

“光是身为罪人就够受罪的了，”对方悲切地継續說，“哪里还抗得住外帶身体衰弱，你說是不是？我本來应該生就一副頂呱呱的头腦的，可是也沒有 只有个二等或是三等的腦袋。老天爺不管从哪方面都虧待了我，所以我就索性不上教堂了。”

慧依覚得有回答的必要，可是对于这些乱七八糟的思想，又不知怎样表示态度才对，只好問：“你在这兒有多久啦？”

“十二年了，伙計，要是我表现得好，还得待八年，要是闹不好，就得待十八年。直到现在为止，我干得还不錯，將來怎么样可难說。在这种地方，一个人并不是經常能控制住自己的神經的。有些时候，真气悶得够嗆！”

慧依点点头，微微打了一个冷顫。

“过这边來吧，这样我好給你裝备衣服。喂，伙計，他們为什么把你抓來的，是什么罪名？”

“不知道。我跟人家打了一場架，他們就以妨碍治安的嫌疑抓了我，可是我听說他們现在又在捏造另外的什么罪名了。一个人究竟怎么才能弄清楚自己給安上了什么罪名呢？”

“那很容易，”他扔給慧依一件短袖藍布襯衣和一条褲子。“你去樓上問那个替你取指紋的人，他会有你的材料。他虽然在管事，可是很和气。”

“謝謝你，我一定要去問問他。你那兒有大一号的襯衣嗎？”

“什么号碼的襯衣都有，伙計。因为到这兒來的可憐虫是各种号碼都有的。喂——”他放低了声音，眼睛朝四下里張望了一下，看看那兩个獄官是不是在監視他們——“我在你手絹里头放

了三支烟卷。你捡起來的时候留神一点，别掉了。”

“真謝謝你了。不过我并不抽烟。”

“不管怎么样，还是拿上吧，伙計。送給别人也好。总会有人想烟抽想得要命的。”

“好吧。”

“你那些衣裳合身嗎？”

“当然，我想挺合身。”

“再見，伙計，心放寬一些！”

慧依瞅着那个人，自己也感到了他已經服过刑的那十二个年头和未來的那許多年的可怕的重担，同时对于口袋里的三支烟卷和烟卷所代表的兄弟之誼——一个黑人給另一个遭了难的黑人的慰藉——不勝感嘆。“謝謝你，我一定寬心，”他感激地說，在走上楼梯的时候，他觉得比剛才堅強，而且也不那么孤独了。

慧依按手印的时候，肯拉吉尔一直站在旁边緊緊地監視着他，他直到他把手指上的墨水擦掉的时候，才找到机会跟另外那个犯人說話。他輕輕地說：“楼下的那个人告訴我，你可能知道告的我什么罪名。”

“我还沒有看。問那个給你照象的人吧。現在就过去。”

管照象的那个人在慧依头上套了一条鍊子，把一塊刻有他的監号和入獄日期等字样的木牌，挂到他身上。他机械地說，“坐下。身子坐直。对直瞅着鏡头。”

虽然直挺挺坐着的时候肋骨很疼，慧依还是照吩咐做了，然后他就問他的罪名是什么。

“沒注意。現在别动了，别說話……好，照完了。現在把臉側到一边兒去。坐直了。把下巴抬起來一点，别动……好，照完

了！到那边去吧。問問他，他拿着你的材料！”

“就象一剖二的半塊牛肉似的，”慧依又生气又好笑地想道，“就象傑瑞常常用鈎子掛起，要我去推，要‘紅眼’掮上載重汽車的一剖二的半塊牛肉似的！”

“坐下吧，威尔遜，”坐在打字机后面的那个淡茶色头髮的年輕犯人說。“本名，慧依。有沒有父名？”

“沒有……喂，伙計，你这兒有我的收監材料嗎？”

“有的。你最近一次过生日是几歲？”

“十八……我所以問到我的材料，是因为我还不知道拘留我的罪名是什么。”

那个人一面嘀嘀嗒嗒地打着字，一面說道：“等一会兒我就告訴你。你住哪里？”

“西北区，拉蒙街，甲四一二号。”

那个办事員四下瞧了一眼，看有沒有看守在場，其实他并不必要这样作，因为他就是告訴了威尔遜他所要知道的那点情况，也不算越軌；可是出于習慣，他仍然四面張望了一望。在他的右手边，薄拉吉尔正懶洋洋地坐在一張办公桌上，一面剔牙齒，一面抽着巴洛的烟卷兒。在他左手边，罗希正站在通向牢房去的那条甬道里，監視巴洛和麦克皮克。办事員把住址打了下來，然后瞅了瞅打字机旁边的一張材料。“你是在工作还是在上学？”

“也工作，也上学。”

“他們告你三个罪名：酗酒、拒捕、以致命凶器狙击他人。你在哪兒工作？”

威尔遜不相信地用眼睛瞪着他。

“你在哪兒工作？”

“你能肯定拿的是我的材料嗎？”

"他媽的，告訴我你在哪兒工作，行不行？"办事員悄悄地說，"我非得叫这个打字机一直打下去不可，要不，他就要过來查究了。"

"政府印刷局。"

"地址？"

"國会北街和H街口。"

"当然这是你的材料——慧依·威尔遜，黑人……你作什么工作？"

"信差……上面說过用的是什么凶器嗎？"

"光說是凶器。"

"这簡直是發了瘋。我根本什么武器也沒帶。"

"在警察局里發生的瘋事可多着哩……你上什么学校？"

"卡尔多佐高中……夜校。喂，你可知道他們給那兩个人按的什么罪名嗎？"

"等会我再看看……如有死亡情事，應該通知什么親屬？"

"我想得通知我父親吧。"

"姓名、地址？"

"湯瑪斯·威尔遜……弗吉尼亞州，夏洛蒂斯維尔城，佩基街一六九号。"

办事員敲着鉛字鍵盤，把打好的表格从滚軸上取下來，然后沙沙地翻了一些材料，飛快地說："巴洛的罪名是妨碍治安行为；麥克皮克的罪名是狙击人身、妨碍治安行为、拒捕。"然后他大声喊道："普拉吉尔先生，好了，他可以走了，"接着，他又向慧依眯了眯眼睛，笑了一笑，作为后者对他点头致謝的回答。

那个点收犯人的獄官对慧依說道："到那边去，跟另外那兩个人待在一起，"然后他拿起了电話筒。

和前面的小屋一样，出口的过道也是用鋼絲網把它和接收新來的人犯的那塊地方隔开的。慧依故意在麦克皮克身旁坐下。巴洛正坐在他們对面的凳子上，罗希则站在过道出口的門边。

麦克皮克有点悶悶不乐地对慧依說："洗了那个澡，倒叫我觉得一身新似的，可是我真希望我和我这伙感是在别处就好了。"

"你以前坐过牢嗎？"

"沒有。"

"我也沒有。"

巴洛开口說話了。他帶着心滿意足的神气，平静地对他們說："你們兩个里头，至少有一个且得在監牢里待一陣子哩！也許兩个都得待。"

麦克皮克和威尔逊兩人都轉过臉去，瞪眼望着他。他們立刻变得嚴峻，同时面孔也板了起來。他們本來一直在竭力地不理会这里有他这个人。

巴洛帶若得意洋洋的心情，很小心地对麦克皮克說："我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就要从这兒出去。要是你乐意的話，你也可以出去。"

"誰要听你講話？"麦克皮克冷冰冰地輕蔑地回答說。"你还不趁早住嘴！"

"也許你是願意跟他一样判上五年吧？"

麦克皮克对威尔逊說道："你以前認識这个王八蛋嗎？"

"算了吧，你們这些家伙，不許作声了，"罗希打断了他們的話，"誰也不許再講話。"

巴洛帶着深深的憤懣，輕声問道："官長，你們这个看守所里，白人和黑人是分开禁閉的，是不是？瞧那家伙的样子倒象个

白人；可是我想他也許有黑鬼血統。”

一陣激憤的顫慄掠过慧依·威尔遜的全身，但是他沒有动彈。在他有生以來的十八年中，他已經学会了生存所必需的鍛鍊，学会了碰到恶意时自我控制的能力，这是一切黑人的自古有之的一种特性。他知道巴洛是想在这白人看守所里的一个白人看守面前，激起他的性子，他决定不受他的刺激；可是他的身子却不由得直抖，臉上也罩上了一層灰黯的顏色。

这时麦克皮克說話了，他不是冲着巴洛，而是冲着那个看守說的。他的样子一本正經，声調非常粗厉。“要是那个狗娘养的再說一句話，我就摇掉他的狗牙，叫他自己嚥下肚去！”

罗希猛然伸出一根指头，警告說：“你們要是在这兒打架，那你們可要后悔的！”

“那就要看你了，”麦克皮克直率地回答說，“我已經跟你說过啦！要是你不願意打起架來，你就得在这兒主持公道！”

有一刹那工夫，那看守用驚詫和惱怒的眼光瞪了麦克皮克一眼。然后，他从自己的利益着眼，估計了一下整个的形势，于是用权威的口吻說道：“誰先开口講話，誰就要受处分。你們全都給我住嘴！”

在隨之而來的充滿敌意的沉默中，慧依·威尔遜在麦克皮克臉上看到了一种使他驚奇不置的东西。麦克皮克的五官是肥实粗大的，在平靜的时候，他的臉上簡直沒有什么表情。可是現在，当他瞪着巴洛的时候，他的神色表現了如此露骨的憎恨，簡直叫慧依大吃一驚。他本來以为麦克皮克只是一个正直的人，上星期六晚上是受了正义感的推动的。現在他突然开始怀疑，这个人在种族問題上不見得沒有自己的純真的感情，而在他的行动后面，除了人道之外，也不見得沒有自觉的思想。

他們在沉默中都坐了好几分鐘。然后傳來了一把沉重的鑰匙的开鎖声，于是通向牢房的那扇鉄門嘩的一下打开了。一个警衛走了進來，身后跟着五六个准备上法院的人，其中包括伏洛依德·瓦尔尼和哈尔·裘德。瓦尔尼的臉色緊張而又蒼白，他根本沒有注意新來的犯人；但是裘德，在从他們面前走过的时候，却笑嘻嘻地咧着嘴，咕噜着說："早呀，先生們、眞是个上絞架的可愛的早晨，是不是？"

在門口，另外一个警衛对罗希說道："这些就是新來的犯人嗎？"

"是的。"

"我們走吧。"

"好，我們走吧，"罗希重复着說。"你們兩个走在前头，"然后他又对巴洛說："不許講話。"

他們走進了一条象洞穴似的長甬道，当鉄門在他們身后鎖起來的时候，他們在那里停了一下。他們默默地一直走到第二道門口。那个新來的警衛問道："你們几个人里头，有誰以前坐过監嗎？"

三个人都搖了搖头。

"好吧，那么我现在就告訴你們監獄的規章。"他好象是一个待厭了的博物館的向導似的不感兴趣地說："無論什么时候都得在囚室里保持清潔。出去'放風兒'的时候，不許靠近围牆，要离牆远一点。在囚室里可以談話，但是不准吹口哨或唱歌。跟同一囚室的另一犯人打架或者發生性关系，都是犯規的。这兩条不管犯了哪一条，都会加長刑期。官長叫你們作什么就得作什么。最重要的是吃飯！在这兒，不想吃的东西，可以不吃。走到飯車跟前的时候，可以告訴掌瓢的要'少点'，或者'不多不少'，或者'多点'。要是他給的比你們要的多了，那就跟他說拿回去一点。可是得記

作：只要是盛到盤子里的东西，一离开飯車，就非吃完不可。在这兒，我們不許浪費。这是很重要的。你們还有問題嗎？”

三个人都保持着沉默。

“得啦，”那个警衛說，“你們遵守这些規章好了，准出不了錯兒。在这兒，我們对待任何人都一視同仁。”他打开了門上的鎖，揮手叫他們繼續往前走，自己却在原处留了下来。他們穿門而过，罗希跟了上去，門在后面砰地一声关上了。

现在，在丙字一号牢房南条監筒前面的那塊狹長地帶上，突然來了一次由監獄当局布置專为捉拿帶夾帶的精明鬼的意外搜查。西監筒的看守長西蒙斯从他的办公桌后面站起來，把自來水筆插進了前胸的小口袋，用一种若無其事的口吻問：“你們这些家伙有誰身上帶着不应該帶的东西嗎？”

瑟依·威尔逊感到渾身發热——他口袋里有三根烟卷兒。“咳！淋浴室里的那家伙真正是！”他生气地想道，“已經有十二年的坐牢經驗，可是他作的人情反而坑了人！”

“怎么样？”西蒙斯問。然后，他毫不等待地就說：“把衣服脫去，全脫光！把衣服扔在面前。鞋袜也脫掉。”

瑟依在拚命轉动腦筋，但是毫無办法。他沮丧地意識到自己完全無能为力。“那家伙眞給我來了个开市大吉！”他厭惡而憤慨地暗想。

等他們都脫光了的时候，西蒙斯說道：“轉过身去。弯下腰。双手把嘴扒开。”

他們遵命照办，讓人家檢查有沒有私帶麻醉品。他們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望着兩个看守搜索他們的皮鞋，每一只鞋都經过仔細檢查，看鞋跟、鞋底有沒有作假，在地板上敲打，看鞋尖里是不是藏得有違禁品。然后輪到他們的袜子，一只只都从里翻到外；

他們的襯衫也都抖了又抖，袖筒和前胸口袋也都受到了檢查；最后輪到了他們的鞋子。

“哩，瞧吧，”西蒙斯說，“讓我們在这兒找到了什么。”兩个看守先瞅了瞅烟卷兒，然后看着慧依。西蒙斯好笑又好气地說道：“这世界上到处都有精明鬼。所以最后才有那么些个落到这兒來。”

罗希問道：“你从哪兒弄到这些烟卷的？”

“撿着的。”慧依腰部周圍的那些紅疱开始火辣辣地燒起來了。

“在哪兒？”

“在一条板凳上。”

“什么板凳？”

“就是我們到这兒來以前坐的那条板凳。”

“不对，你絕不是在那兒撿的！”罗希先生怒不可遏地打断他的話，慧依·威尔遜意識到他这种說法实际上是責难罗希的失职。“当时我就在那兒，你根本沒有在那兒撿着他媽的什么烟卷兒！是哪一个犯人給你的，多半是淋浴室里的那个黑人，是不是？

“不是，官長，他沒有給我。”

“算了吧，你这家伙，”西蒙斯插嘴說，“你不必撒謊了。可是从現在起，你就在里面待着了。你还是少惹麻煩为妙。得啦，你們这些人，快穿上衣服吧。”

穿衣服的时候，慧依看到麦克皮克在隱隱發笑，自己也就对他微笑了一笑。他私下決定，在这次坐牢的时間內，再也不能惹这类麻煩了；从現在起，他一定得嚴守規則。

“巴洛！”西蒙斯看着一本花名册說，“你到三一八号去。麦克皮克到一三〇号。威尔遜到四三〇号。走吧。”

現在已經是早晨五点四十五分，三个犯人既已洗过澡、登了記、按过手印、照了象，就算是正式收監了。

这时候，伏洛依德·瓦尔尼正坐在接待室的一張長凳上，等候看守所的囚車到來。判决的时間逐漸接近了，但是眼前他倒暫时擺脫了焦慮。他周圍的人都在拚命抽烟，神經緊張地聊天，象絡于恐慌中的人那样，說些俏皮話和粗言脏語，互相安慰；但是瓦尔尼却安靜地坐在一旁，沉浸在遐想里。他正在編造一个关于他自己和他的情人傑妮·威尔奇的愉快的故事。正象平日一样，他的夢也是从一定的事实开始的。

在他被捕前不久的一个晚上，他差一点就要向傑妮求婚了。然而他沒有。激起他这种冲动的那股長縮的感情，是他們之間一場口角的結果。那次口角本身并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可是对他們倆的影响却非常深刻。

傑妮·威尔奇是个漂亮的年輕女人，心地厚道，性情耿直。她在大战期間結过一次婚，結局很糟，但那并沒有破坏她在結婚問題上的乐观情緒，或者使她害怕重新追求爱情。她在生活里最最需要的东西，就是能有一个終生摯爱的男人，而且跟他生兒育女。她和瓦尔尼初初接触的时候，就被他深深吸引，尽管象她曾坦率地告訴过他的那样：他是容易引人喜爱，但却难于理解的。很顯然，他的內心中有些思想感情的范圍，是他不願意或不能够輕易与人相共的。可是，既然逐漸爱上了他，既然感覚到了他本性上的正直与可爱，她对他的隱諱也就并不过于担心。她知道他是值得喜爱的一个人，她相信自己終究会完全理解他，她也相信他現在已經顯然信任她，他会漸漸更加完全信任她。在他們相爱几个月之后，她已經知道如果他向自己求婚，自己一定会答应的。

她希望如此，但又感到他还在犹豫不决，因此她只有等待着，瓦尔尼对婚姻問題持一种取笑的态度，使她意識到他与其說是对她、还不如說是对婚姻的本身存有戒心。他往往会拿她的姐姐來說："那是种什么生活呀！除非僱上一个臨时看孩子的人，就别想出去玩一个晚上！"有一次，談到傑妮的离婚事件时，他輕描淡寫地說："我知道你不願意那种事情再發生第二次了。"也有些时候，他会突然表露自己的感情——在她看來，这种感情顯然很親密，但并不完整，那他就会說："我們不是挺痛快嗎，親爱的？天知道，我多么喜欢跟你在一起啊。象我們这样隨时到市中心区玩玩，——沒有一点責任，但我們高兴，爱怎么就怎么，不是挺好玩嗎？"

傑妮也跟他一样喜欢这样一起玩玩，作他的情人，但是她知道男女之間既已接近，就該結为夫妇，有个固定的关系，不然不会有好結果。她漸漸理解到，瓦尔尼嘴里常說的"好玩"，对她并不具有象对他所有的那种意义。在她姐姐家的小客廳里过一个晚上，隨着收音机上的音乐跳跳舞，喝点可口可乐，她觉得滿有意思，可是对于瓦尔尼，这样的晚上却很乏味。他渴望过灯火輝煌、金迷紙醉的生活，他渴望乐隊喧囂的夜总会、大旅館里的余兴表演这些他力所不能及的东西。虽然作为一个工人，他的工資还不算少，但他畢竟不过是一个旅館厨房里的二把手的厨师，在傑妮看來，他爱在一晚上的娛乐中花上十塊、十五塊甚至二十塊钱，而且覺得滿有味道，这是与他很不相称的。为了能穿上几套闊气的訂做的西裝，他寧可住在一間寒傖的帶家具出租的小房間里；为了能够"好玩"，他寧可在發薪之前常常向人借貸。

在傑妮二十五歲生日的那一天——后來証明这是他倆最后的一次約会——他們为这个拌了嘴。因为那一天傍晚很悶热，瓦尔

尼把她帶到蘭若姆大飯店，为的是他們可以在那里的花園草坪上吃飯跳舞。那天他弄了一束她喜欢的梔子花，并且是坐出租的小汽車，而不是象尋常那样搭公共汽車去的，最后，还要了一瓶值十三塊錢的進口香檳酒——这使傑妮起了一陣覺得过于奢侈的不快之感。傑妮懂得她得在飯桌跟前服侍多少个鐘头才能挣到这个数目，如果用这筆錢買一件毛衣，她可以穿上多少年。她也知道，第二天瓦尔尼就会躲开他的房东，賴着不付房租。对于这样一件于她的欢乐完全不必要、跟他們生活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相合的举动，她禁不住提出了抗議。“哎，親爱的，听我說，”她說道，“求求你，快把那侍者叫回來吧！啤酒或者是姜汁啤酒对我就跟香檳一样好。”

“嘿，嘿，”他回答道，“今天是你的生日呀。別着急，玩个痛快吧。”

“親爱的，我现在就挺痛快啦——可是花十三塊錢，僅僅因为瓶子里会冒些气泡……”

“听我說，傑妮，”他微帶正經地說道，“錢不过是張紙罢了。要是不用它來買点好处，它自己是沒有一点好处的。明天我要是給一輛出租汽車撞死——我睡在棺材里还能拿十三塊錢去買什么呢？我是打算活个痛快的。”

“可是誰活着尽想第二天就会死呀！你从海軍陸战隊退伍出來的时候，对前途不是有个打算嗎？你为了要当上廚师还進过学校呢。”

“不錯，那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那会替我搞到一些东西，那会使我搞到现在的地位。也許你是想叫我把錢花在別的姑娘身上吧？”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伏洛依德。”然后，因为她老实，

她又說："听我說，親爱的，我想問你一件事情。"

"老天爺，你長得眞逗人爱！什么事？"

"我看菜單上有一种國產的香檳，便宜多了——你当初为什么不要这种酒呢？你到現在都还不知道我的嗜好嗎？"

"当然知道。可今天是你的生日，不是嗎？一年就这么一次。"

"伏洛依德，"她帶着情意，一本正經地說："我可要說一句你不爱听的話了。我不認为你要那种香檳是为了叫我高兴。你連問也沒有問过我要不要它。我想你这么作，跟我姐姐的孩子站在鏡子前面鼓起胳臂上的肌肉，有同样的理由，——因为揮霍金錢叫你觉着自己了不起。"

听了她的評語，他登时气得滿臉通紅，也不管說的話是否合乎邏輯，劈头便回駁道："好啊，好啊，从現在起只能請你吃一包花生米或是一杯白开水就行了——那多有意思！"

"不是这么說，伏洛依德，我不是——"

"我知道你的意思，"他打断她的話說，"攒点錢，免得在年老力衰不能工作的时候去住貧民院。攒点錢，好生八个孩子，而且把他們一个个都送上大学。可就是把我放在哪兒呢？我一生大部分时間都他媽的活得猪狗不如——老天爺，現在可別再給我的脖子套上帶鈕皮帶了，可別再用清規戒律來管制我了，我受不了，我想要从生活里找点乐趣！"

在这一刹那，她突然理解了以前只模模糊糊意識到的他內心里的某种东西——那就是，在他那傲然独立的丈夫气概后面，不知怎样却藏着一种不滿足和惶惶不安的心情。于是她伤心徹骨地暗自想道："他是不会跟我結婚的，他会害怕家庭的累贅。他并不是眞心爱我，我不过是暫时好玩的东西，跟那瓶香檳一样。"

当时她对他的那一瞥刺痛了他的心。那一瞥里含着痛苦和失

望，含着对他的惋惜和憐憫，同时也含着深刻而親切的諒解。瓦尔尼感觉五内俱裂，喉头梗塞，眞想双手抱住她，把自己的腦袋貼在她的胸膛上，尽情痛哭一場，跟她說："爱我吧，傑妮，爱我吧，嫁給我吧，永远别抛棄我！"那是一种奔騰若狂、令人癱軟無力的冲动，發自他的肺腑，使他迷乱、痛苦而又驚駭。当然，一个男人是不能象这样去向一个女人求婚，不能象个孩子似地帶着眼淚去求婚的，所以一定是有点什么不对头，一定是他喝醉了，他必須重新好好考慮。所以他一句話也沒有說出口。

瓦尔尼已經象可能深切地爱上任何女人那样，逐漸爱上了傑妮。可是，每当想到結婚，他心里总觉得有点不自在。他往往就会暗想："要是搞不好怎么办呢？那我可就給絆住，可就得付贍养费了。"他又会問自己："我怎么知道这是眞的呢？也許明天我会碰見另外一个女孩子，我又会爱上她的。眞他媽的天知道——傑妮說她爱我，可是她当初不也自以为爱上了另外那个家伙嗎，后來还不是离了婚！"

正是由于这种不自在的感觉，他以前一直沒有向她求婚；由于他紊乱的情緒，躊躇莫决，这天晚上他也沒有向她求婚。他所最最需要的东西——一个女人的無保留的、全心全意的爱情——他又不敢接受。他坐在那个大飯店的草坪上把这件事擱了起來，跟自己說："你喝醉了，你需要重新好好考慮。"

现在，六个月之后，他倒是在重新考慮这件事了，但是想法却已截然不同。傑妮的面孔活灵活現地展現在他眼前，帶着同样的那副痛苦和諒解的神情，但他已經不再感到迷乱，不再感到驚惶了。相反，他所感到的是一个人在肯定地爱上了别人、也肯定地为人所爱时所能感到的那种心滿意足的心情。傑妮是爱他的，而他不知怎么，却用話伤了她的心，这实在不是他的初意，也是

他所不能忍受的。他在幻想里凝视着她，自己想象着說，是啊，他願意娶她为妻——他願意娶这个待人親切、眼睛明澈、笑声爽朗、赤褐色头髮整整齐齐地編成辮子的姑娘为妻；这个苗条的、举止端庄的姑娘，穿着她自己做的衣裳总是顯得那样整潔、漂亮、清爽；跑進厨房往大磁盤里盛东西的时候总是那样輕捷、麻利……而她在黑暗中轉向他，热烈地、敏感地吻着他，苗条的身子随着他的……而向后一弯的时候，她又是那样的甜蜜柔軟。

"傑妮，"他在幻想中說，"我爱你，親爱的。我全心全意地爱你，需要你，屬于你，我也要你屬于我。你願意跟我結婚嗎，傑妮？"

"哦，願意，"她說，眼睛里含着淚珠，而她的眼睛盼着流星，嘴唇也在微微顫动。于是那一晚他們在新婚的欢乐中狂舞，随着爱情的脈搏的跳动而緊偎着身子热烈地狂舞——而他跟另外一个女人去睡覺的事情，則全然是一場恶夢；既然有了傑妮，他何必要那样作呢？

"好了，你們这些人，"普拉吉尔說，"站起來，排成双行。"

瓦尔尼跟别的犯人一起站了起來。

第三章

我們的住所

強尼·罗特尔，执行着他那一層牢房的雜役职务，逍遥自在地順着甬道走去，在一〇八号囚室門口停了下來。他說："郵差來了……你媽媽給你寄來的包裹，"然后給囚室里的一个人扔進去一条肥皂，这个人因为妨碍治安行为和狙击警察罪正在听候判

决。

"謝謝你，伙計。我們今天能'放風兒'嗎？"

"还不知道呢，上司还沒有告訴我"他接着走到一一二号跟前。里面有一个年紀相当大的瘦瘦的騐光師，因为与十六歲以下的幼女發生性关系而可能被判五至十五年徒刑，正在患重伤風症。罗特尔說道："郵差來了……你媽媽給你寄來的掛号信，"然后从鉄欄杆中間塞進去一卷手紙

"謝謝，我領承你这份人情，我的鼻涕流得象割开了口的糖树似的。"

"你要不要我替你登記去看病？"

"不用了，謝謝你。我昨天剛看过。你站上兩个鐘头的隊等着，他們給你的只是一片阿斯匹林。不过要是你不断給我手紙，我倒眞是感謝。"

"那行，"罗特尔說，然后轉身回到一一〇号，把剪指甲的鉸子交給了那因为接受賄賂而判三年徒刑的前財政部僱員。他說："得交十塊錢押金，要是不还鉸子的話，小心我扭断你的胳臂！"

"兩分鐘以后就还你。喂，強尼……"

"什么事？"

"那个法官給你判决了沒有？"

"我想他也許是等着我老死在这兒咧。"

罗特尔干完了这些差活兒之后，就信步走到一三〇号去結識那剛剛关進來的犯人。新來的人总是有趣的：跟他們总有新鮮的話可談，他們能帮忙消磨时間。

"你早，"他对麦克皮克說，"啊，我明白了，你是特意赶到这兒來吃早飯的！你吃雞蛋喜欢老点还是嫩点？要是廚房里雞蛋缺少的話，吃雞你沒有意見吧？"

躺在下舖上的麦克皮克站起来，微微咧着嘴一笑，走了过来。拘在这囚室里的只有他一个犯人。“要是沒有鸡吃怎么样呢？”

“那呀，那你就非吃平常的食不可了。我叫罗特尔，我是这一層牢房的‘下地兒的’①。你的名字叫什么？”

“我叫麦克皮克。‘下地兒的’是管什么的呀？”

“你大概从來沒坐过監吧？”

“沒坐过。”

“‘下地兒的’就管这兒該做的許多事情。比方說，我看見你沒有毯子盖或者沒有褥子垫，你跟我一說，我就去跟狗子說，明白嗎？你既是新來的犯人，我还可以給你解答問題，告訴你这兒的規矩，給你自当法律顧問。你在到小賣部去買东西之前，要借几支烟卷抽抽嗎？”

“謝謝你，我不抽烟。”

“那可真棒，这样倒叫大伙兒日子好过些。”

“我告訴你我要点什么吧。”

“什么？”

“我想要点子火柴棍嚼嚼。这是我不嚼烟草之后养成的習慣。”

“我一向不知道一个人怎么居然能嚼烟草，”罗特尔說，一面遞給他一把火柴棍。“我試过一回，結果哇哇吐掉了。”

“我自己从前也不嚼烟草，”麦克皮克解釋說，“我上癮的是鼻烟，可是那叫我的胃不舒服，”他把一根火柴棍塞進嘴巴，用牙齒一咬，說道，“謝謝，劳你駕了。”

“我劝你一件事，”罗特尔自告奋勇地說，“別象你剛才那样

---

① 旧監獄中对充当雜役的囚犯的称呼。

躺在舖位上。得把鞋脫掉。要是讓狗子碰見你穿着鞋那么躺着，你恐怕得挨罰。他們沒有告訴你这一点嗎？”

“沒有。”

“他們跟你談过吃飯的規矩嗎？”

“說是得把东西吃得干干净净。”

“他們滿頂興的呢！再劝你一件事吧——要是你出了錯兒，讓狗子給抓住了，那你就給他來一套‘是，官長，是，官長’的把戲。裝得卑恭卑敬，那你也許不会太倒霉。在这里要处得好，倒也不难。”

“好吧——噢，在警察分局的时候，他們跟我說我会給帶到一个審查官面前受審。这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受預審。審查官跟法官差不多。只要是联邦警察局逮捕的人，就都由他來審查証据。然后由他來决定究竟是开释，还是送法院。是他管替你取保和別的諸如此类的事情。”

“可是我怎么会是联邦審理的案子呢？”麥克皮克抗議說。“我不过是打了一場架，就是这么点事兒。”

“在華盛頓这兒打的嗎？”

“不錯。”

“那就变成联邦案子了。要是你住在巴的摩尔，在那兒打了架，那就算是市審案件。在这兒，在華盛頓，不管犯了什么事，都算是联邦案子。明白嗎？”

“我本來不知道，我是从第特律來的。那么他們什么时候才能帶人去見審查官呢？”

“慢不了。你是什么时候被捕的？”

“星期六晚上。”

“明后天吧。你請了律师嗎？”

"沒有。"

"其实在審訊官面前倒不一定需要律师，不过有一个也不碍事。"

"哼，我才不乐意花錢請律师哩！"

"从來也沒有誰乐意，"罗特尔咧着嘴，帶着淡淡的笑容說。"可是有时候，你却不得不把金牙取下來，拿到当舖里去当錢來請一个好律师，就跟我一样。你的罪名是什么——是不是妨碍治安行为，狙击他人？"

"我还沒有确实知道哩！"

"嗯，不管是什么，"罗特尔从一个可能進毒气室的人的地位說，"你沒有什么要着急的。"

"我要着急的事多着哩，多着哩，"麦克皮克愁眉苦臉地說，"我利用假期，从顓特律老远地跑來参加我外甥女的婚礼，可瞧瞧我现在落到什么地方來了！我姐姐可指望着我去哩，婚礼就在这个星期六。"

"噢，"罗特尔突然失去了兴趣，嘟囔着說。他开始想起他的已經三月不見的孩子們，想起他的正在向朋友借錢和請求救济的妻子——于是他明白自己已經听够这个新犯人的話，听够他的所謂煩惱了。"好吧，待会見。"他开始挪动脚步走了。

"喂，"麦克皮克喊道。

"什么事？"

"他們把我裝着最好衣服的那只箱子擱在警察分局里，还沒有送过來。你知道有什么办法能取回來嗎？"

"他們給你收条沒有？"

"沒有。"

"那你八成是拿不回來了。警察分局里的那班警察，簡直是

明火执杖的強盗、他們也偷了你的錢吧？”

“沒有。”

“我想那是因为你当时沒有喝醉。他們对醉鬼的腰包向來是不放过的。”

“老天爺，我眞气死了！”麦克皮克突然直率地怒不可遏地說。“这件事，我非吵它个翻天复地不可。我要告他媽的警察抓錯了人！不管怎么說，根本就不該逮捕我！”

“啊，老兄，你要告就告，我并不反对，”罗特尔輕声回答說，“我完全明白你感觉到的是什么滋味。”然后他毫無笑容地走开了。

在再往上走三層的牢房上，慧依·威尔逊变成了众人注意的中心。藍囚衣外面全都罩着白色飯堂短衫的六个黑人囚犯，正圍着他討論他的案情。这六个人现时是这幢牢房第四層上的僅有的住客，也是整个監牢全部的黑人。由于侍候丙字第一幢牢房的白种犯人吃飯是他們的工作，慧依來的时候，正赶上他們在过道上吊兒郎当地閑逛，等候叫他們下去的命令。使慧依狼狽的，是他們大伙立刻一齐擁到了他的面前。

慧依本來沒有想过他在監牢里会遇到什么样的人物，他一直在提防，怕落到坏人堆里。他們問了他一个老一套的問題：“他們为什么抓你來的？”——他解释得有些生硬，頗帶一些防范的意思。可是他却立刻詫異地發现，他碰到的原來全是朋友。不管这些人作为單独的个人是什么样子，不管他們是犯了什么法，他們听了他的事情以后的反应，都無異于他自己的兄弟、父親或是任何其他的黑人。他們都很憤慨，对他都表示关心，而且毫無保留地跟他站在一起。原來他們当中有几个人已經知道了那个学校問

題的斗爭；有一个叫艾薩克·瑞夫斯的自动說，他的女兒也到那个貨棧里去上过課。他是个头髮灰白、精神勃勃的五十出头的人，看起來頗受其他几个人的尊敬，"他們往你身上胡謅罪名，絕不是他媽的偶然的，"他帶着感情和憤恨說，"那些白种王八蛋可有一大堆办法保持他們的权势哩！誣蔑象你这样一个年輕黑人，也是在学校里維持隔离黑人的一个办法，他們誣賴一个黑人的时候，心里总是那么打算的。"

"哼，"另一个叫班恩·魏尔曼的补上一句，他是个年約二十八九、身高六呎二吋、由于艰苦的体力劳动而渾身筋肉突起的高大健壯的漢子。"白种闊大叔絕不是隨便抽鞭子的。他可是先瞅准了，才抽下來的，照准了你的屁股，就跟抽驢子一样。他可清楚該怎么拾掇你，才能叫你往东，你不敢往西。"

对所有这些人，这是从他們的生活的經驗中得出來的一条十分明顯的結論，但这个結論是根本的，它还要求用語言來表达。对于悬依說，这是一种保証：甚至在这些囚犯当中，他也找到了眞正的朋友，他可以信賴他們的理解力，向他們征求意見。

不可避免地，各种关于麥克皮克的問題都向他提了出來。这个南方白人的动机和性格，成了他們兴奋的揣测和意見微微分歧的原因。

"我可眞想跟他握握手，"一个名叫斯蜿丁的人大声說。他是个年近四十的稍嫌肥胖、但很結棍的人，他的口音顯示出他是在北方長大和受教育的，"我实在佩服这样的白人。"

"說什么佩服，我連屁股上的臭汗也不屑給任何一个白人！"另外一个相貌古怪的矮子尖酸地插嘴說，"他多半是喝醉了酒，自己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他沒有喝醉，他知道他干的是什么事！"悬依說。

"那他准是个傻瓜！反正我只知道一个白人除非已經死翘，就絕不能相信他。等他死了，我才相信他，哈哈！"

"别瞎扯啦，班哲明，你眞是个鄉下大老粗，"瑞夫斯親热地說，"你根本不知道世界上在發生什么事情。难道你从來不看报紙？你沒听見威尔遜說，跟他一起站在示威糾察隊里的也有白人嗎？我們眞有些白人好朋友哩！"

"听我說，"慧依打斷了他的話，"有一件我老想不通的事兒，我眞想弄个明白。他們能說我当初帶了什么武器呢？我身上連个銼指甲的銼子都沒有！"

"你說得眞够天眞，"魏尔曼吃驚地插嘴說。他伸出兩只下力的人的指头粗大的手，做着手势。"他們会变出一把剃刀、一只手槍或者任何他們想要的东西來的。你还不知道警察是怎么对付我們的嗎？"

"怎么，当然知道，"慧依回答說，"我不是那个意思。給我加的罪名是帶着几件凶器，意思是說还不止一件，所以我想弄个明白。这对于我的案情是很重要的一面。"

"我敢打賭說我知道！"那个矮子班哲明用权威的口吻說。他有三十五六歲，不过五呎二吋高，兩只斜得很凶的斜視眼帶着眼鏡。"你不是一脚踢在一个家伙的臉上，把他踢昏过去了嗎？你不是这么說的嗎？

"不錯。"

"你把他踢伤了沒有？"

"听說他現在在医院里，下巴骨斷了。"

班哲明帶着勝利和自滿的情緒，格格地大笑起來。"就跟我想的一样。那班警察根本不用捏造你，說你帶了什么捏造的武器。你知道刑法上是怎么說的嗎？刑法上說，'要是一个人在打架的时

候用了他的脚，比方說，踹着了别人的身体，那他的脚就可以算是致命的武器。他的拳头不算，可他的脚就算 因为你用脚踢人、能跟用棍子打人一样厉害。”

一些人發出了驚訝和表示不相信的叫声。慈依問道：“你能肯定是这样嗎？”

班哲明成年后的生活，多半是在監獄，而不是在自由中度过的。这时他帶着优越感笑着回答道：“我不光是肯定，而且我知道！誰要是願意为这个跟我賭烟卷兒，我乐意多输少贏——就說十对一吧。”

虽然别人都知道班哲明是个爱撒瀰天大謊、而且自己还往往把那些謊話信以为眞的人，但他竟敢下这样懸殊的賭注，倒叫人不敢小看了他——因为囚犯是从来不乱花烟卷兒的。那一堆人因为都在思索这个問題，所以沉默了一会兒。然后，他們当中的一个人突然大笑起来。他叫阿尔弗瑞斯·蒂尔曼，是一个褐皮膚的漂亮年輕人。“瞧瞧这兒，”他指着慈依的脚說。他用一只手拍着腦袋，裝出一副滑稽的害怕的神气。“瞧瞧这些凶惡的武器！噻，这眞是我有生以来見过的最狠毒的武器啦！我敢打賭，它們至少是十四号的，眞是十足的致命的凶器！”他笑弯了腰。“我想法律是把你抓住了，威尔逊。你趁早去申請服罪吧！你准得坐一陣子牢。”

“他媽的，蒂尔曼，你簡直是个大傻瓜，”斯鮑丁生气地喝住了他。“一个黑人受了誣賴，你他媽的有什么值得这样好笑的呀！”

蒂尔曼止住了笑，詫異地回答說，“这有什么！不过这双脚难道沒有什么好笑嗎？”他又开始笑了。“我可以想象，到了法庭上会是一个什么情景。法官会問：‘証据在哪兒？凶器在哪兒？’

威尔逊就会跟他說，'嗯，就在这兒，法官先生。'然后他就会把那些凶器端到法官面前。法官就会說，'把这些凶器拿走，真臭死人！'"

另外有几个人也跟着笑了，但是斯鮑丁却带着露骨的厭惡神情，扭过头去；懿依倒沒有因为蒂尔曼拿他取笑而感觉惱怒，他怀疑这兩人中間是否还有其他的嫌隙。

斯鮑丁問道："麦克皮克这个白人怎么样？你还知道他别的情况嗎？"

"除了已經告訴你的之外，我也不知道什么了。他們一直是把我們倆分开看守的。"

"你最好弄弄清楚，看他上了法庭是不是还会跟你站在一起。"

"我也知道这点呀。可是我怎么才能有机会跟他談話呢？在这地方，有沒有个什么时間，黑人和白人可以碰在一起？"

"当然有——等到了停屍所的时候。"蒂尔曼又搭訕着說，"他們还蓋不起兩个停屍所。"他張大了嘴，不出声地笑着。

"麦克皮克在哪兒呐？"那个經驗丰富的老囚犯班哲明問道。"是哪一幢牢房，哪一条過衕？你知道嗎？"

"就在这幢牢房，就在楼下第一層。"

"那就好办了。等会兒我們要下去待候吃早飯。你馬上就可以跟他談話。"

"我可以私下跟他待一些时候嗎？"

"那怎么行？但是你可以跟他講几句話。"

"我需要跟他多講一些！"

"你在这兒是不会有机会的，威尔逊，"斯鮑丁說。他講話的时候面帶輕蔑。"他們在这兒把膚色的界綫划得可清楚啦！我們分开吃飯，分开睡觉，分开到不同的娛乐室和放風兒的操場上

去。当局处心積虑地不讓我們越份，就連在監牢里，他們也不願意叫我們生什么妄想，絕不願意！”

“除非是在停屍所里，”蒂尔曼又插嘴說，“别忘了停屍所！”

“噢，别扯那一套啦！”斯鲍丁帶着怨恨地对他喝道。“这是一件正經事。你为什么对每件事情都得胡調一通？”

“瞎，要是連笑也不許我笑，我还不如死翹拉倒哩！”蒂尔曼反駁說，“瞧你老是愁眉不展的，你准是半截身子早已入了土。想到这一層，我眞覺得你今天臉色比昨天难看多了。瞧你越自以为了不起，就越死得快。大掌櫃，大好佬，呀，眞了不起，了不起，我眞叫你給折磨死了！”

“算了吧！”斯鲍丁說，“你叫我笑得連屁股都發疼，蒂尔曼！”

“我想我知道你怎么才能跟那个白人談上話，”这个建議是从一个直到現在还沒有吭过声的人輕輕地、犹豫不决地發出來的，他站在这一堆人靠后一点的地方，好象不完全屬于他們一伙似的。瑟欣觉得他臉上神情的憂伤和悲慘簡直是他从未見过的。从他的瘦瘪的、猪肝色的臉上，从他差不多掉光了牙齒的嘴巴的裂隙里，从他以厚的眼鏡后面的怯生生的眼睛里，在在都顯現出他所經歷过的那些貧困、潦倒、徒劳無功的歲月的痕迹。

“怎么办？”

“去看病去！我因为害痔瘡，所以差不多哪天都得去看病。有时候能等上一个鐘头，兩个鐘头。他們黑人都坐在那边的一間大屋子里，黑人跟白人混在一起。那你乐意談多久就談多久。”

“你眞有兩下子，芬奈尔蒂，你算沒白長腦袋！”斯鲍丁熱情地大声說，“我本來也应該想到这点的，我前天剛去看过病。是啊，去看病的时候你眞能跟他談話，威尔逊！”

那个叫芬奈尔蒂的人帶着非常高兴的神气、又羞怯又殷切地

說："我还能再給你出个主意。他們在楼下排队看病的时候，有些人排在前头，有些人排在后头。你去跟这个白人說，叫他跟你一起往后头排。然后，等你們出了那道大門，你們的队就会跟从东監筒那边來的一队匯合在一起。那时候，你們就得抓緊机会，也掉到那新來的一队的尾巴后头去。这一点要是办到了，那你們就会是最后被大夫叫進去的人，談話的时間也就很長了。"

慧依一面凝視着这个人，一面暗想自己卽使進了監獄，也并不是孤独的，一些黑人的手已經伸出來帮助他了。在淋浴室里，那是一个被毀掉了的長期囚徒；現在，他們是包括这个看去象被生活践踏得丧魂失魄的家伙在內的一个整体。这个人虽然很伤心，并且系身囹圄，可是并沒有沮丧到不能伸手去援助一个遭白种警察誣陷的黑人青年的程度。慧依深深受到了感动，他对芬奈尔蒂說道："謝謝你，这眞是个好办法，对我眞解决問題。"可是他还想說得多些，想說："我眞替你难过，先生。我不懂你为什么会在这里，我要是能帮助你，我一定乐意尽力的。"

从甬道前面，突然傳來一声呼喊："下地兒的！时候到了，下來吧！"

"就來了！"班哲明喊着說，然后对其余的人低声补了一句："他告訴我們是时候了。今天早飯准晚了二十分鐘，我都餓死了！"

慧依問道："我跟你們一起去嗎？"

"当然跟我們一起去，除非你不想吃飯。我替你从狗子那兒去要一件飯堂的白罩褂兒。"

"我得干活嗎？"

那管雜役的矮个子帶着一副覺得好笑和諷刺的表情，抬头盯着慧依。他用一种激帶倨傲的神气問道："这是怎么回事呀，学生子，你以前从來沒有干过活嗎？你是埃塞俄比亚的小皇太子嗎？"

蒂尔曼迸發出一陣哄笑声。"往后退避退避，伙計們，有皇儲聖駕在此。"他把手伸給慧依。"得瞻天容，三生有幸，殿下。"

慧依不睬他伸出來的手，又羞又惱，酸溜溜地回答班哲明說："听我說，我根本沒有那个意思。我不过是說我新來乍到，而且——"

"而且你又那么討厭干活，"蒂尔曼打断了他的話。"那沒关系，太子殿下，我們懂得皇室的铃貴。我給你揩揩屁股好吧？"

"哦，老天爺，"慧依喝道，"別來这套，好不好？要是我得干活，我干活就是了。难道不許人家問問嗎？"

"嘿，你們那边怎么搞的，快走呀！"看守从这層牢房的另一头喊道。

班哲明咧着嘴笑着說："我去給你找件飯堂白罩衫，学生子。下楼去吧，囚犯們！"

艾薩克·瑞夫斯下樓梯的时候，跟慧依并排走着。他微微一笑說："你跟他們太認真了，威尔逊，在这兒誰跟誰都能鬧着玩兒的。除此以外我們能做的事实在太少了。誰要是糟蹋你，你就回敬他好了。"

"好吧，当然可以，"慧依表示同意說，可是他仍然有些着惱和不舒服。他曾經受到这些人如此热誠的欢迎，现在他覚得他們突然轉而对他怀着惡意，就不免大吃一驚。

"他們并沒有什么惡意，"瑞夫斯添了一句。

"誰会关照我該干什么事呢？"

"班哲明会关照你的。給人家遞遞面包或者是端端咖啡，不会有什么吃力的事兒。"

"听我說，"慧依說道，"在警察分局的时候，有个家伙跟我說，我会給关進一幢只有我們自己人的牢房。怎么我們現在跟一

些白鬼纏在一起了？”

“哦，黑人的牢房全都客滿了，”瑞夫斯解释說，“我們是人口过剩啦，所以他們給我們在这兒另辟了一所牢房。”

“哦，是这么回事，不过你們怎么会干上这种活兒——怎么会侍候人家吃飯的呢？是你們自己要求的嗎？”

“祗說，才不是哩。是人家叫我們干的。”

“你們非干不可嗎？”

瑞夫斯緊緊地瞅着慧依。“大概是非干不可吧，除非我們想找麻煩——監牢可不是个找麻煩的好地方。”

“要是他們把膚色的界綫划得这么清楚，那为什么不叫黑人侍候黑人，白人侍候白人呢？为什么我們得当这些白鬼的听差呢？”

“說得当然对，不过我可以告訴你，我为什么不为这种事兒跟他們爭長論短，”年紀大些的那一个說。“因为这对我們也有点好处，能使我們日子过得好一些。”

“怎么会呢？”

“我們能設法多弄点吃的，在这种地方，这很关重要。我們还能每天洗个淋浴，这可真不錯。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能有机会到处走动走动，干点活兒。这才是最大的好处。你只要讓人家給鎖上一天，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也許是吧，”慧依嘟噥着說，“不过我不喜欢这种硬逼着干的差事！”

“我还不是一样不喜欢，不过我是这么个看法：瞅准了机会，該斗的事情，就斗它一家伙；千万别为了每一件别的要做的事情自己惱火。你眼前要跟警察斗都还來不及，同时又要去跟監獄头子找岔兒，那可就傻了。”

“也許是吧。”

“小伙子，我們黑人爬的可是一座大山。我們一边爬、一边还得活下去。就拿我現在的情形來說吧——我給判了三年徒刑。我当然願意坐完一年之后就得到假释。要是不行的話，我当然也想减刑八个月。只要是可能，我决不想留在监獄里。我要出去！”

“当然，你說得对！”現在他們已經走到最下一層樓梯了，慰依問道，“我跟那个白人說話的时候，用不用提防看守？說話算犯規嗎？”

“不算，不过現在你先别找他談。等我們在东監衙待候人家吃完早飯回來的时候再說。現在他們都在着急巴望我們去了。”

慰依眞想問他：“象你这样的人在監獄里待着干什么啊？你并不象一个犯罪的人，”但是他太怕羞，就沒有問。而他对这个和蔼的中年人却突然迸發出一股热情，高声說道：“在这种地方能碰到一些够朋友的人，可眞叫人打心眼兒里覺着好受。我眞感謝你們所有的人。”

瑞夫斯微笑了一下，他的答复虽然含蓄，却帶着痛恨。“威尔遜，我已經有三个成人的兒子了，他們都是好孩子，他們当中随便誰都可能跟你一样叫人栽上个罪名，关到这兒來的。我們黑人彼此需要做朋友。你說是不是？呢？”

这时候，伏洛依德·瓦尔尼和哈尔·裘德在几个警衛的監视下，一个人的左手腕跟另一个人的右手腕銬在一起，正在朝着監獄的囚車走去。此外还有十來个上了手銬的黑种和白种的犯人，跟在他們后面。“这眞是个上跑馬場去的好天气，”裘德大声說，“我已經選上了我知道要跑头名的馬兒，也買好了馬票啦。可是他媽的这輛出租汽車的窗子上干嘛要装上鉄欄杆呀，我眞是弄不明白！”他兴高采烈地笑着，一面瞅着瓦尔尼，希望他对他能报以

欣賞的一笑。但是瓦尔尼并沒有笑，他就用胳臂肘兒推一推他，粗声粗气地說："放心吧，兄弟，你不会給絞死，沒什么可着急的。"

瓦尔尼皺了皺眉头，保持緘默。等監獄大門打开，大汽車彎上大街的时候，裘德就坐直了身子，神采飛揚地說："喂，我們倆互助一下吧，伙計。你从那边往外瞅，我从这边往外瞅。誰要是先看見一个漂亮姑娘，就赶快告訴另外一个。你說行不行？"

瓦尔尼点点头，愁眉苦臉地笑了一下。他不由自主地想到，就象現在可能看見一个迷人的女人一样，他曾經偶然在一家旅館的酒吧間里碰到过一个女人，正是对那个女人的粗心的情慾，使他上了这輛囚車，戴上了这些手銬，落到了今天的可怕的下場。他深深吸了口气，然后長歎了一声。空气里有着一絲清爽的涼意。夜霧已經从街道上升起，但是天空仍然霧靄迷蒙，清早的太陽，顏色也慘淡而悲涼。

"他媽的，老半天了，除了一个送牛奶的，什么人也沒見，"过了一会兒，裘德嬉皮笑臉地抱怨說。"伙計，你在瞅嗎？"

"嗯——嗯。"

"唉，我可眞想在那个老婊子法官給我判刑以前能看見一个漂亮姑娘。一个人至少总得有这点兒运气才象話，是不是？"

瓦尔尼哼了一声。他的心在想着别的事情——在想着与这輛囚車相隔二十年的事情。他的思想回到了一个六月的早晨，一个十歲的男孩正在順着一条土道兒往前走。在他背后的，是他曾經称为家的那所兩間屋的窩棚和他曾經叫作母親的那个女人；还有那些記不清面貌的男人，他們脫去上衣，在他母親的肥屁股上拍一巴掌，然后就把他打發出去玩耍，或是叫他从后門跑到雜貨舖去買一夸尔的酒。那个灰黯的早晨，当他从家里跑出來的时候，

他曾經因为恐惧和孤独而哭过 可是就連那个时刻也強似現在，因为那时他并非完全是無依無靠的。就連在新几內亞战役中日本迫击炮彈在四面开花的那个痛苦时刻，也強似現在；就連听見跟他躲在同一战壕里的伙伴的尖叫声，看見了他的鮮血淋淋的軀体和断了的胳臂的时候，也还強似現在，因为当时他也并不是一点办法沒有的！

"嗄，快瞧那边，"当囚車拐了个大弯的时候，哈尔·裴德突然叫起来。"那眞是我見过的最漂亮的娘們兒！光瞧她那圓滚滚的屁股就够受用的了！"

"眞該死，閉嘴！"瓦尔尼叫了起来，他沒有意識到自己仍然在想着二十年前，看見門口有一个咧牙笑着的男人，用一个十歲的孩子已經懂得了的話对他的母親說："你好，太太；我想我找对了地址，在这兒能搞到好肉吧？"

他当时听懂了这句話的意思，可还有許多事情他并不懂得，也永远不想去懂得。他自知命苦，但他却不想去理解他母親的苦命。甚至就在現在，在成年之后，他想起她也只有厭惡。他从来沒有想到，他母親原先也是个天眞無邪的孩子，或者想到，对于象她那样一个在十六歲上就被她所鍾情的小伙子誘姦、背弃、遺棄了的不識字的農村姑娘，人們应該給予同情。他只知道自己流过的眼淚和受过的羞辱，却不能估量她的眼淚和羞辱；他只知道她对待他的那种冷漠的态度，却忽略了她在她父母、情人和整个社会手里所受到的冷淡。

囚車从靜悄悄的街上疾駛而过，瓦尔尼閉上了眼睛。他开始夢想一个慈悲的法官，他一定会可憐他，理解他，释放他。

西監倚底層牢房的犯人，都在傾听着一种为大家所欢迎的响

声——从他們这層牢房另一heads傳來的一陣热鬧的金屬碰击声，这表明那边已經做完早飯，端飯菜用的托盤正在被人們堆在一起，不一会兒，一羣伙夫帶着他們的全套家什，在食堂鉄絲網外边出現了：推着一輛蒸笼的飯車，端着裝滿面包和洋鉄杯子的托盤，还推着一車大碟子。慧依·威尔逊由于肋骨上受了伤，得到其他人的照顧，只拿着那只随着每頓飯而來的郵箱。

西蒙斯打开了大鉄門上的鎖，一羣黑人随即穿門而入。当他們推着、拿着他們的东西，經过一段一百呎長的距离，走向飯堂最里的一头去的时候，第一層牢房囚室里的犯人都压低了嗓門，向他們叫喊——“喂，吃什么？……又是什么滑水？”这是那不可或缺的、一天三次的問訊，平常得到的回答总是多少有些猥褻的、異想天开的笑話。但是在这个早晨，早飯开得迟了些，班哲明只說了声“麥皮粥跟土豆兒”就算完了。

走在蒂尔曼身旁的慧依·威尔逊問道：“我把这郵箱往哪兒擱呀？”

蒂尔曼指着隔开飯堂和过道的鉄絲網中間的一扇敞着的門。“放在这兒，放在最后那間囚室前面。他們就是从那兒出來吃飯的。”

“那正是麥克皮克的囚室呀！我去跟他談談好不好？”

“当然可以，不过記住——不管你跟他說什么，隔壁的白鬼們都会听見的。”

“我不能走到过道那头去，悄悄地跟他說嗎？”

“該死，那絕不行——你只要踩上过道，那看守就会跟你搗麻煩。我們只能待在鉄絲網这一边。”

“好吧，謝謝你的指点。”慧依迈着快步走到那敞开着的門口，放下了郵箱。麥克皮克正在他囚室的最里的一头，背着門，坐

手。一一八号的两个犯人站在鉄闌杆前面，瞧着开早飯。"喂，"慧依輕聲地叫着，"麥克皮克先生。"

麥克皮克扭轉身子，有点客套地笑了一笑，走向前來，一面仍然在往手上搽肥皂。他帶着一种慧依觉察得出的拘謹說道："你好嗎，小伙子？"

"我還好，你呢？"

"当然不乐意給关在鉄籠子里。簡直叫我起雞皮疙瘩。"

"是啊……你知道我肋骨上受的那塊伤吧？今天上午，等挨上看病的时間，我想去瞧瞧大夫。"

麥克皮克点点头。

"哦，你闹头痛，"慧依接着說，"为什么不也去看看病呢？"麥克皮克臉上顯出了一副不解的神气，他剛要回答，慧依就打断了他的話："这層牢房都在同一个时間去看病，我那一層跟你这一層一样。"

麥克皮克臉上的狐疑的神情变成了一抹淡淡的笑容。"我明白了，"他說。

"你跟这層牢房的雜役說你要去瞧大夫，好嗎？"

麥克皮克点点头。"我想我得說一声吧。"

"好極了，等会兒見吧！"慧依心里着实舒坦，飛快地走到飯車跟前。麥克皮克的态度仍然叫他不安，但是重要的一步已經完成了。而且，麥克皮克願意跟他碰头，也就証明他現在还是他的伙伴。

"你談的結果怎么样？"艾薩克·瑞夫斯問，一面在把一堆碟子叠起來。

"不坏。他答应跟我碰头。"

"那可太好啦，这样的白人我可真乐意結識結識。喂，你干嘛

老是在搔痒啊，孩子？長了虱子嗎？”

“沒有。是在警察分局里讓臭虫咬的，全都腫了。痒得要命。”

“搔着只会更坏的。”

“我知道。我竭力想不搔。可是不知不觉就搔起來了。这兒有臭虫嗎？”

“沒有，先生，”瑞夫斯咧着嘴，微笑着說。“这兒可是个頂呱呱的講衛生的地方，干凈得跟侍屍所一样。得啦，我們走吧，管开飯的官長來了。”

監獄里每开一頓飯，根据行政当局的命令，都必須在飯前來一套仪式。飯堂的最末后的一張桌子上，擺着兩个木头盒子。一个木盒里放的是十五只大調料瓶子，里面裝着鹽和胡椒，監督开飯的獄官富尔的职責就在于査点它們。班哲明站在他的旁边伺候着，于是他就动手数点起來。在东監筒开早飯的前后，他都这样数过，这里开完早飯以后，他还会再数一遍的。

第二个木盒里放的是洋鉄匙，这是准許犯人使用的唯一的食具。富尔把这些东西往桌上一倒，一五一十地数了起來，先在一个小本子上寫下总数，然后又摑回盒子里去。他向班哲明点了点头，班哲明就提起兩个木盒，向飯車走去。然后富尔就对这一層牢房的看守西蒙斯打一个手势。飯前的謝恩式既已做完，于是联邦的食品就可以开始享用了。

登时，第一層牢房囚室的鉄門都嘩啦啦齐声縮回了凹槽，二十六个犯人同时从里面跨到圍着鉄絲網的过道上來。一股生活的洪流也突然跟着他們湧出來了。剎那間，一种節日的喜慶气氛瀰漫了这層牢房，好象这羣人要动身出去野餐似的。他們大都穿着監獄的藍色囚衣，但也有一些人穿着他們自己的衣服。后一种人，

是在开審和判决期間保釋出去，現在准备很快轉移到大監獄去的。不过，他們的外表在一点上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全都髯子八碴，沒有刮臉。洗淋浴和剃髯子的机会，一星期只有兩次。

当犯人們挤來挤去，向前挪动，开始排成一个單行的时候，过道上有一陣子熙熙攘攘，話音比平时嘈雜，看上去很乱。从头天晚上关進囚室的时候起就被分开了十二个鐘头的朋友們，現在都赶緊設法互相寒暄，交談几句，有人在作善意的惡作劇，也有人發出快活的笑声。但不一会兒，囚室的鉄門砰然关緊，排着的長隊开始往前移动，犯人也就漸漸比較安靜了。他們只要一踏進飯堂，談話就是被禁止的。

在隊伍的前头，強尼·罗特尔和埃迪·奎恩正在行使他們作为这一層牢房的雜役的特权，隊伍蜿蜒地穿过橫隔过道的鉄絲網上的門，穿過飯堂的石板地。象罗特尔那样的有信要寄的人，就把信擲進門口的木箱，象奎恩那样的沒信可寄的人，就心里渴盼着能有个可以投寄信件的親人。罗特尔走到飯桌跟前，拿起一个鋼种盤子、一把湯匙、一只洋鉄杯子和一个洋鉄碗。他帶着一个已經預先知道吃过許多次的淡而無味的飯食的人的那种冷漠态度，对艾薩克·瑞夫斯說了声“少些”，然后端出盤子，等着給舀上一勺炸土豆。他对杜威·斯鮑丁說了声“不多不少”，就在洋鉄碗里得到了一勺份量適度的麦皮粥，緊跟着，蒂尔曼給他澆了一匙子撇去了奶油的清牛奶。他对芬奈尔蒂說声“一片”，就拿到一片面包，对威尔逊說了声“不要”，就謝絕了一剁蘋果醬。最后一个人是班楂明，專倒那被称作“咖啡”的滚熱的液体。輪到奎恩的时候，他急急忙忙地跟蒂尔曼咬了咬耳朵：“那是甲級奶油嗎？衛生不衛生？消过毒沒有？”

“才沒有那么回事哩！掉在里面的蒼蠅倒是消了毒了，”蒂尔

叠顶了他一句，說的也是悄悄話。

兩人咧着嘴相对笑了一笑，奎恩走过去的时候，又嗤嗒嗤嗒地把他的假牙舐得直响。

跟在后面的麥克皮克，并沒有留意到站在飯車后面的每一个伙夫都在津津有味地打量着他，他走到芬奈尔蒂跟前，說了声"四片"，因为他是个很能吃面包的人，但却吃驚地發現那个陌生的黑人向他搖了搖头。"面包非常硬实，你最好别拿那么些，"芬奈尔蒂悄悄地說。他拿出兩片，飛快地对身边的慧依瞥了一眼。慧依正在掌管蘋果醬，赶紧点头表示同意。麥克皮克輕輕地道了謝，接过那兩片面包，一面disc自納罕，一面跟着其他的人走了。在富尔梅共留神的眼睛的監視下，他們排着隊走到一張窄面兒的鋼板桌旁边，坐到釘在桌子后面、能够自动掀起的座位上。麥克皮克用調羹把蘋果醬抹到一片面包上去，咬了一口，嚼了嚼，嚥了下去——心里就明白了。"可真帮了我一手，"他不勝感激地想道，同时也明白了为什么会發生了剛才的事。

不一会兒，第三層牢房的囚室鉄門敞开了。当上面的囚徒站好了隊，隔着鉄絲網朝三十呎以下的地方注視着，看早飯吃的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只听見一片脚步声和突然發出的談話声。在飯堂的地面上，第一層牢房的犯人們并沒有抬起头來探望。他們弓着身子，扑在自己的盤子上，狼吞虎嚥地吃着，只看見一桌五个人，五把調羹，五个俯着的腦袋瓜兒。第三層牢房的一隊犯人，的得的得地从几節鉄枚梯走下來，默不作声，就排着隊走到飯車跟前。

乔治·班哲明一步跨到慧依·威尔逊背后，低声說道："找出跟你打架的那个人來吧。"慧依半轉过身子，点了点头，一面繼續給人舀着蘋果醬。班哲明佇留在他身边。不一会兒，慧依悄声

說道："就在那后头，金黄头发、臉色挺白的那个就是。"

"矮子后面的那个？"

"就是他。"

班哲明靜悄悄地、毫不打眼地从芬奈尔蒂身边走到斯魏丁那兒，又走到瑞夫斯那兒，对他們每个人都輕輕地說了一句："金黄头髮、臉色挺白、在矮子后面的那个。"他根本用不着再說什么别的話。当巴洛走到飯車前面的时候，艾薩克·瑞夫斯說道："多点还是少点？"巴洛因为肚子挺餓，就說："多点，"其实他的答話并不会影响他会得到多少份量。伺候开飯的那些黑人从瑟依那里知道巴洛是在第三層牢房里，他們早就商量好怎样欢迎他了。他們已經决定，只要能够有办法，就給他的盤子里盛上一份多得無法对付的吃食。巴洛比他們所預料的要好办些。正当瑞夫斯替他舀东西的时候，他一眼瞅見了瑟依·威尔逊，注意力早已不在吃食上了。結果，他絲毫沒有留意到，他已經接过去足够兩条餓漢吃饱的一堆土豆，一碗盛得滿滿的麥皮粥和四片面包。当瑟依不动声色地啪地舀了份量頗多的一剩蘋果醬在他的盤子上的时候，巴洛以未免太高一些的声音說道："五年以后你还是会站在这个地方的。"然后，他咧嘴，笑着，心里洋洋自得轉过身去，正好臉对臉地碰上了富尔。

"你到这兒多久了？"

"今天早上剛來。"

"吃飯的时候不准講話。記住！"

巴洛点点头；于是，富尔微微做了一个权威的手势，揮手叫他坐到座位上去。

吃飯的时候是禁止談話的，然而嘴角唇边还是断断續續地輕

声地吐出些一言半語，头并沒有动，嘴唇也差不多沒有动彈，然而却在進行着某种談話。

余恩对麥克皮克說道："我可有个意見。今天早上他們忘記拿橘子汁來了。"

麥克皮克瞪眼看着他，咧开嘴一笑，喃喃地說："不見得吧。"

強尼·罗特尔用自己的胳臂肘兒輕輕蹭了蹭奎恩的胳臂肘兒。指着他們的咖啡，嘟囔着說："今天的蔻蔻真香啊！"

"我还只当这是香茶哩！"

"你連蔻蔻和茶都分不清嗎？"

"監牢里的咖啡可难分清！"

有一个犯人悄声对另外一个犯人說："我拿的土豆太多了——你要点嗎？"

"好吧。"

兩人都瞟了富尔一眼，正赶上他背冲着他們。于是土豆从一个盤子飛快地傳到了另一个盤子。

富尔是背冲着他們，但是一般地講，他看見、听見、知道的事情，要比犯人們意識到的多得多。他并非不知道看守所的規章守則，可是他不象許多看守，他心里对于这些規章守則倒有一点通融的余地。只要談話是限于窃窃私語，只要食物的交換不太頻繁、不太刺目，他就不加注意。不过，今天早晨，他的注意力却被关死刑犯的第二層牢房吸引住了。目前那里只关了三个犯人，三个人各关在一間囚室里，可是从其中的一間里，却开始傳出了对話的声音。这是大家叫作"瘋迈克"的死囚牢的那个最老的住客在講話，他有四十五歲，人很肥胖，呆里呆气，白白的胖臉上生着一个小小的塌鼻子。他在那一間囚室里已經关了兩年了，案子一直在法庭上懸而未决，因此他养成了一种跟自己談話的可憐

的本領 他把这些对話進行了相当長的一段时間，好象他那囚室里有兩个、三个、四个人，每个人都在用一种不同的腔調說話，表現着一种不同的情緒似的。下面飯堂里的人听不清这些对話的字句，但是那些尖声說出來的骯髒話，那些爭論和蠢笑的声音，却使他們乐不可支。誰也不懂为什么不把这样一个明擺着的瘋子送到联邦監獄的精神病院去，反而关在这里等着处电刑。他們都可憐他，但是也認为他挺有趣——在監獄里，象他这样的能供消遣的人还是滿稀罕的

可是，有一个人却并不覺得可乐 巴洛來吃飯的时候本來餓得厉害，但是他剛打算掉盤子上一半的食物，就恍然大悟自己舀得太多了，转回一想，他記得并沒有跟誰說过要面包，更別提是四片了，现在正是这些面包要了他的命，麦皮粥和土豆还勉强能吃下去，虽然土豆的份量比他能香噴噴地吃完的要多得多；但是那面包，却根本無法对付——淡而無味、粘呼呼的，簡直是他所吃过的面包里的最硬实、最飽人的一种了。他从他的同室难友那里得知，吃飯的規矩是毫無通融余地的——誰要是剩了东西，就会受到在"黑牢"里关禁閉的处分。焦急之下，他解开了褲子上的鈕扣，集中精力一勺兒、一勺兒地往下塞，保管一口比一口更难下咽。最后，还剩下兩片面包和三分之一的土豆，他知道已經到了他的絕对限度了——再吃一口，就会吐出來。他想到"黑牢"，瞪眼看着他的盤子，額头上直冒冷汗。他一面用眼睛盯住富尔，一面用胳臂肘輕輕碰一碰坐在他身旁的同室难友，气急敗坏地低声問："我盛的太多了——怎么办啊？"

"揣在口袋里吧！"

顯然只能这样解决，可是巴洛事先并沒有想到，所以他滿怀感謝地瞅了那人一眼。富尔正在前面几个桌子上檢查头一層囚室

犯人的盤子。巴洛急忙抓住一片面包，塞進了口袋。緊接着又是第二片，这时，他一面巴不得能多有时間，一面把一勺土豆倒在左手里，伸在桌面底下等着。

如果富尔暫时还沒有發現巴洛在搞什么花招兒的話，其他的人可是看見了。乔治·班哲明和杜威·斯施丁，一人提着大桶，一人拿着勺子，正在順着一排排桌子走着，問有沒有人还要添点咖啡。他們走得非常之慢，因为他們正在津津有味地望着巴洛。另外几个照管开飯的犯人已經坐下來吃飯，位置不那么如意，所以不能看到这場好戲。看守所的規矩限定他們只能坐在远离白人囚犯飯桌的桌子上，所以他們都在巴洛背后好几排的地方。尽管如此，身材高大的伯恩·魏尔曼，由于坐在靠牆根过道的一个位子上，就能大略地看到坐在同一条过道上的巴洛。"面包塞進口袋里去了，"他跟瑞夫斯咬着耳朵說，"現在輪上土豆了。"这好消息，一个人一个人地傳开了，消息到了哪里，欢乐就到了哪里。突然間，他們的得意心情更增加了。班哲明从里面那条过道經过的时候，虽然誰也沒有叫他那样作，却還自給巴洛的杯子倒滿了咖啡。正在聚精会神地处理他的土豆的巴洛，登时大叫一声，但是已經太晚了……"別倒啦！……真該死！我根本沒有要！"

"那边干什么？"富尔回轉身子，嚴厉地問。

"他又給我倒上咖啡啦，我根本沒有要！"

"你問过他嗎？"

"当然沒問过！"

"那你干嘛要給他倒呢？"

班哲明彬彬有礼地回答道："唉，官長，他可是問过我呀。他說：'給我滿滿倒上一杯。'"他面不改色地盯着巴洛，可是在他的斜視眼里却有一道叫人看了不会認不出的閃光。

巴洛这时恍然大悟了。那四片面包的来由，那堆得象山高的土豆的來由，現在全都清楚了。他暴跳如雷地發作起來："这是那个該死的黑鬼在搗鬼！"

"住嘴！"富尔喝断了他的話，"不許再講了！你可以不喝咖啡，但是得把飯吃完。"

巴洛真想大吼一声，把滿腔怒火發洩出來。土豆只剩下不多一点了，但是一想到得把它吃光，他就覺得噁心。他汗流浹背，硬撐着不叫自己吐出來，繼續把已經凉了因此也特别油膩的土豆塞進嘴里去咀嚼。富尔在等着他，望着他，他每嚥一口都需要拿出他的全部决心来。在他那一桌，所有他周圍的人早吃完了，也都在望着他。巴洛又塞進一口，覺得吃下去的东西直往上冒，但仍使勁咽了下去。

最后总算是吃完了。盤子里干干凈凈，他胸中作嘔，精疲力竭，睁大了眼睛怀恨地瞪着它。一直到这个时候，富尔才走开。

在前边的那些桌子上，头一層牢房的雜役們正在把調羹和作料瓶交給在他們右手的最后一人。班哲明把作料瓶集中起来的时候，富尔在旁边監視和点数。班哲明又搬同来了第二个木箱。富尔看了一眼成扇形地放在第一張桌最后一个人面前的五只調羹。他用一根食指作了一个手势——一个小小的、帶权威性的手势。班哲明把調羹擱進了木箱的时候，調羹發出了玎玲玎玲的响声。伙夫与監督开飯的职員于是又走到第二張桌子旁边。富尔数了五只調羹，用他的食指作了手势，調羹又擱進了木箱。他們繼續这样，一直走到那排桌子的尽头。

在第一排，罗特尔悄声对奎恩說道："我一直沒鬧明白……干嘛要在这些調羹上找这份兒麻煩。一个人要是想找刀子的話，他

可以拿好些东西当刀子的，难道他們連这也不明白？”

“他們大概是不願叫人太容易吧。”

“可是他們却允許你在小賣部買烟草呀。裝烟草的瓶子上的玻璃不能当刀子嗎？”

“得啦，別割我的脖子啦！”

富尔一回到第一張桌子，兩人就默不作声了。富尔打了一个手势。犯人們一面站起來，一面啪地將五張活凳子翻回去。他們先横着从桌后面走出來，然后排着隊，朝他們那一層牢房的門口走去。第一層牢房的囚犯一排排地跟着他們走了進去。等他們回到了囚室，鉄門轟然一声关緊之后，富尔就开始打發第三層牢房的人回去。

走上楼梯的时候，巴洛的同牢伙伴嬉皮笑臉地說道：“你惹了一身麻煩，呃？我一看見你的盤子，就知道你拿得太多了。”

“你不懂得，”巴洛气憤填膺地說。“那些該死的黑鬼整了我一家伙。他們里头有一个叫威尔遜，就是跟我打架的那个雜种。他們是存心給我盛得滿滿的。他們想叫我進‘黑牢’。”

“眞有这种事？”

“老天在上，就算我作完这件事就馬上死掉，我也非抓住那个黑鬼王八蛋不可。我要宰了他！”

“你怎么会讓他們整你呢？你長着眼睛的呀！你沒看見他們給你盛了多少嗎？”

“正是这个問題，他們把我整着了。我想当时我是瞅威尔遜去了吧。”

他的同室伙伴笑了。“做得眞够圓滑。不过，你总算脫了身。”

“我要脫了身才怪呢，”巴洛在他們跨進囚室的時候回答說，“整得我象条病狗似的。”

"躺下吧，那样会帮助你消化。"

"我把这些废物扔掉了馬上就躺。"他走到抽水馬桶旁边，开始把口袋里压成粘糊糊的土豆和面包抖出來。

他的同室伙伴闊然大笑了一声，問道："你怎么不把它留着在晚上宵夜啊？"

說时迟，那时快，巴洛哇的一声，跪倒在地上，就叶起來了。

"咳，我的老天爺，"他的伙伴抑制不住一种象看喜剧的感觉，說道："他本來說肚子餓了，去飽吃了一頓，然后可又全吐出來了。人與能浪费啊！"

下面，勝利的心情甜蜜地逗留在伙夫們中間久久不散。乔治·斑哲明得到大伙的衷心祝賀，因为他是这一套計划的拟定人，这件事使得他喜笑顏开。阿尔弗瑞斯·蒂尔曼兴之所至，詩趣大發，立即作了一个快板：

从前有人……叫巴洛，
專門爱吃燉土豆。
那回他來坐監牢，
我們叫他吃了个夠；
現在他对燉土豆，
再也沒法去消受。誰啊？
就是那个……巴洛！

強斯鮑丁听了这个快板都大笑不止，尽管他对蒂尔曼一向怀有怨恨。在这問題上，他們有着一个盖过一切分歧的共同目标。

对于慧侬·威尔逊，这个事件也很使他滿足；但是他的感情是混雜的，他知道这是为什么。多年以前，当他第一次被人叫作"骯髒的黑鬼"，当他开始第一次追究生活問題的时候——那时他

不过是一个四歲的孩子，鼻子流着血，一只眼睛被石头砸腫了，滿心痛楚、困惑，問着"为什么？"——即使在那时候，他的父親也不肯讓他只拿白人的惡毒心腸作为解釋。对于一个黑皮膚的孩子，这是个很难理解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人們的許多行为都証明許多宣言是虛伪的；在这个世界上，連博愛之主，耶穌基督的教堂，对于黑、白两种人都是分設的；在这个世界上，許多跟黑人同样貧困，同样受压迫的白人，本身却又是殘酷的压迫者；这样的世界，怎么去理解呢？可是慧侬在自己的家里，却从來沒有象在別人家里那样听見过这种狂野的喊声："白人都是下作的，因为他們天生就下作！我寧肯相信一条响尾蛇，也絕不相信一个白人，他們里头沒有一个不是該遭天打雷劈的！上帝給我們的是黑皮膚，可給他們的却是黑心腸！"

不管說这种話的是朋友、鄰居、还是自己的孩子，慧侬的父親听了都会嚴厉地大声說："不对，您哪。这不是实在的！从來沒有誰天生就是坏人的，从來沒有！要是一个黑孩子長大变成了坏人，那是因为人家待他待坏了，要不然就是人家教了他坏事情，再不然就是沒有好好教养。要是一个白种孩子長大了，仇恨我們黑人，对我們刻薄、狠心，那是因为人家把他教成那个样子的，他自己知道什么好歹！可他絕不是天生就刻薄狠心的，絕不是的。上帝絕不会叫任何人心里帶着仇恨到世上來的。"

無数夜晚，当他們一家人在廚房里团团坐定，由他哥哥高声朗讀他們訂的黑人週报"諾弗克新聞導报"的时候，慧侬就一面提出問題，一面琢磨着別人的答話。"当然，一个人可以有仇恨，"他父親往往会这样說。"一个人要是不痛恨坏事，也算不上是个人了。我所主張的不过是：要是一个人，特別是一个黑人，心里除了仇恨以外什么也沒有，要是他对人性沒有理解，对上帝恩典沒

有信心，那他简直就迷失方向了。因为那样的人，对自己的子女前途絕不会抱有希望，也不会覺着这个世界有一天总会变得比眼前好。唉，真可憐。那他就跟掉在醋缸里似的，成了个泡在自己仇恨里的人了，那还不抵死了干凈呢。"

慧依渐渐相信了这些話——在後提时代是通过他父親的信条和对人情的洞察力；到后來則是借助于良師益友，书籍閱歷，通过更为复雜的方式。多年以來，他已經領悟到种族歧視的經济根源。領悟到了这种經济根源，了解到了白人从"黑鬼"这兩个字、从被克扣工資的黑种工人的血汗里曾榨出了多少錢，只不过給他父親所意識到的眞理增加了內容——那就是說：黑人受苦的原因，并不在于白人原本具有什么固定不变的、生理上的恶毒心腸，而是在于他們貪圖現款利潤。而这种貪慾，他最后慢慢明白，是曾經被种族主义的教条、压制性的法律、兩面派的道德标准和被索下的公道这些迷障所掩护和保엔着的。在这些迷障的深处，逃不出迷障發生的时間和空間的白人的心，也無往不变得偏狭和恶毒了。慧依早在少年时代，就已經开始理解了一点这类事情。他曾經給他明知是三K党的白种農場主摘过果子，他看到过他們对待自己家人或白种鄰居的那种和善。現在仔細回想起來，慧依慢慢地比較能够了解，那些人的落后、他們的讓別人灌輸進去的偏見、以及他們本人求生的艱苦掙扎，是怎样地足以使他們对黑人变得如此殘暴。他瞧不起他們的为人，他害怕他們——可是他也了解他們，甚至多少还可憐他們。比方現在吧，只要他的感情允許，他也覺得应該去諒解巴洛。可是他的感情不允許他去諒解。回想父親的教誨，提醒自己說巴洛并不是生來就心怀种族歧視，正象那个当雜役的黑人班哲明并非天生就是个明火执杖的強盗，或者他自己的祖母并非生來就是为了在三十九歲上害肺病死去那

样——所有这些，都是挺对的。不过，眼前他真正想要作的，却是把巴洛揍成肉酱。他并沒有真正想諒解他的愿望。

慧依对自己承認了这一点的时候，他父親的影象突然在他眼前顯現了——很峻的瘦臉，热情的眼睛，灰黢黢的黑皮肤，細高个子。那張嚴峻的臉在向他微笑，于是慧依心里感到了一种温暖，他在內心里悄悄地說："别替我操心，爸！我真气得够嗆、吓得也够嗆，不过我一定能挺过去的。"

伙夫們已經吃完了飯；飯車、鉄桶、盤子，又都送了出去。現在是早晨六点二十分，看守所的日常生活照常开始了。

第 四 章

彼得遜夫妇

在清晨的这一时刻，联邦法院的大門还緊緊关着，里面的走廊也闃無声息。还得再过几个鐘头，这座三層楼的大楼才会出現成羣的焦急的親屬、律师、保人、衙吏和凑热闹的观众。不过，尽管如此，在这座大楼的地下室里，有一些警官和法警却已經上班，而在一扇鎖着的鉄門后边，也已經有一些人正在越來越焦急地等待着判决、出庭、或是受審。

那被人称作"牛圈"的寬闊的拘留室，一向是以空空洞洞、毫無裝飾著称的。靠着三面墙壁，有几条木凳，这就是它的全部設备。这是一間相当凄厉陰慘的屋子，但就它的用途來說，是很適当的。在这里，曾經坐过好几代的犯人，每人都好象在鉄路上的小車站里似的，有着自己的时間表。人來人往，都沒有留下他

們过往的痕迹。每个新來的人都凝視着这些骯髒的牆壁，尋思說："我是落到这兒來了，从这兒我还会落到哪里去呢？唉，求求你，老天爺，也叫我轉轉运吧！"伏洛依德・瓦尔尼現在就这么想着，明天、后天將要到这兒來的犯人，也会这么想的。

等待，这可是件苦事兒，所以人們就苦苦地聊天、苦苦地抽烟，或者，象瓦尔尼那样，苦苦地默坐在那里。虽然为时尙早，他們当中有些人已經吃过了午飯——这就是說，已經吃掉了看守所給他們准备的那兩塊像工資料的夾心面包。不到十点鐘，法院是不会开庭的，除非等到下午五点，也不会再有什么东西可吃，然而他們的飢餓是由恐懼而生，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瓦尔尼正在听哈尔・裘德对人伙兒高声講他的故事。虽然裘德是个职業扒手，他可是以在乔治亞州的山区里釀造私酒开始他的劳动生活的，他爱吹他的犯法的軼事——不論是眞是假。

"就是嘛，"他在说，"那个漆黑的晚上，我們正冲着那口燒鍋走哩！我身上背着足有二百磅的一口袋麦片，我爸背着二百磅的一口袋白糖。我們冲着那山坳坳走了还沒有五分鐘，眞欠揍，一道手电筒的亮光就朝我爸臉上打了个正着，还有一道亮光就打在我臉上。'犯法的难逃！'有一个家伙喚了一声。'你們拿着这些个白糖和麦片干什么？''做酸泡菜呀！'我爸馬上就回了他。哎，老天爺，那才眞叫有趣哩！'去做酸泡菜！'不过他們却始終沒發現我們的那口燒鍋；我們把它美美地藏在一个雞窩里了。"

"那回你坐了牢沒有？"听众里有一个人問。

"那还能不坐？"裘德回答說，轟然大笑了一声，好象被判徒刑也是这笑話的一部分似的。"我只撮了三个月，因为那是初犯，而且我才十八歲。可是我爸却是第四回叫人家逮住了，他們判了他整整五年，他后來就死在里面啦！"

“你倒說說，販私酒到底能賺多少錢哪？”一个黑人囚犯帶着明顯的作買賣的兴趣問他。

“可真是頂呱呱的好買賣哩，”裴德起勁地回答。“只要有一口小小的燒鍋，一星期能賺他个一百、一百五的。法院当然能抓住一些倒霉蛋，不过大概也是五个里头抓住一个吧。”

“那你怎么又洗手不干呢？”另外那个人頗帶狐疑地問。

“釀酒可是件苦活兒，跟你說吧！得整夜在深山老林里象条老驢似地傻干。我可乐意輕松一些。”

瓦尔尼听了这些話，暗自尋思道：“我并不怕干苦活兒，我可从來沒有投机倒把地搞过錢呀，他媽的，我跟这些人在这兒一起混什么啊？”

瓦尔尼当然知道，要是他把这个問題大声提出來，那会是荒謬可笑的。他所以会到这兒來，是因为他打死了一个人。但是对他來說，那不过是个表面的理由罢了。他已經逐漸感到，他的生活里有着某种神秘的东西，某种巨大的、不祥的东西。他既不信鬼，也不敬神——可是在这个宇宙里，却好象有着一些什么凶險的力量，歷久惡毒地干涉他的努力，把他象浪濤上的一塊軟木塞似地拋來卷去。当然还有一些别的人也生來命苦，命苦的并非他一个，但不知怎的，别人总能凑合着掌握自己的命运，獲得成就，而他却始終做不到这一步。从十歲起，他就牛馬不如地下死勁干活兒，可是他在哪一点上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呢？簡直可以說不能——他总是被甩在生活外面，从外头往里張望！在經济恐慌的时候，别人还有穩穩当当的飯碗，他却是那些到处碰壁的人中間的一个——“沒有空位子，伙計。”战爭來了，别人都平平安安地过了关，可是倒运的瓦尔尼最后却落在医院里了。有多少男人跟别人的老婆睡了覚，自己玩了个痛快，也就沒事人兒似地混过去

了，可是瓦尔尼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碰上的是一个瘋子似的丈夫，一个咬人一口、入骨三分的母狗似的女人，再加上一个不能理解他打死人是意外事故的糊涂透頂的陪審团——这就是他的命！他一辈子都是这个样子——可是究竟为了什么、怎么搞的、有什么理由会变成这样子呢？正象有些人說的，他也許是賊星照命，生不逢辰吧。他并不相信星数命运，并不相信任何超自然的东西——可是对于落在他头上的种种禍事，总得有个解釋啊！总有一种什么东西把他和彼得遜太太捏合到一起，总有一种他身外的什么力量用这样的一种邪惡手段陷害了他呀。如果不是一种什么本命星宿从他出生的时候起就照定了他，他媽的，那会是什么呢？

每次想到这个節骨眼兒，瓦尔尼的思想就紊乱起來。在他和彼得遜太太之間展开的这幕悲剧里，意外和巧合象在任何事件中一样，当然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不过，瓦尔尼本人的为人，却是使他落到这个法院里來的更带决定性的因素。只因为他是一个盲目的人，所以他不能洞悉这一点。

有一次，在他稀有的肯于暴露自己心事的一刹那中，他曾經对傑妮·威尔奇說，"你知道嗎？我觉得我一辈子好象都在追求一件找不到的东西似的。"

"什么东西？"她曾經追問。

"問題就在这兒，我自己也不知道。"

他不知道，而且也永远不会知道，如果有誰告訴他，說他在內心深处是个孤僻多疑的人，說他对于旁人和自己都缺乏信心，那他是不会理解的。在傑妮生日的那天，他給她買了進口貨的香檳酒，但这并不能使他們任何一个人感到滿足。

她过生日那个夜晚，結局很坏。虽然吵嘴之后兩人又和好如

初，但是瓦尔尼却是帶着滿心的不高兴回去的，傑妮也弄得头痛腦脹。次晨，他去上工的时候，發現她沒有去。实际上，他从此再也就沒有見过她了。那晚他本來动身要到她家里去的，可是沒有去成。

瓦尔尼有一种習慣，就是下工之后要在隨便哪一家飯店的酒吧間里喝上一杯混合酒。他倒不是一个貪杯好酒之徒，他所需要的并不是酒本身。虽然在他想对傑妮解釋他的这种感情的时候，他总覺得难以为情，但他却完全明白自己想追求的那种滿足——那种使自己感到終于能够躋身于富裕階層的感覺。当他步入一家漂亮旅館的酒吧間、跟里面的别的人居于平等地位、找一个座位坐下、叫來酒的时候，在他心里萌生出來的那种自以为已有成就的深切的感覺，簡直是美妙得难以言喻的。能够坐在那里——能够跟殷实的有錢人、軍官、政府官員以及他們的女人，那些光彩奪目的、衣飾精美的女人，同坐在一間屋子里，这本身就是一种勝利。他对傑妮也沒办法解說清楚，为什么他那样喜欢帶她到这种地方去，为什么当一个侍者对他說“是，先生，馬上就來”的时候，她原有的美貌在他眼里就会格外增添風韻。

就这样，在四月的一个黄昏，瓦尔尼步入了一家酒吧間，偶然碰上了一个年近三十歲的漂亮女人，这女人就是命里注定要來斷送瓦尔尼的一生的。可是，正如瓦尔尼到这里來原是偶然的一样，海蕊埃特·彼得逊独自一人跑到这个旅館酒吧間里來也是偶然的。她是一个不快乐的女人，最近养成了一种爱到这类地方間逛解悶的習慣。結婚虽已十年，还有一个六歲的女兒，她却只算得是她丈夫的嬖妾，而不象是他的妻子——她被他佔有，但并不被他所爱；被他使用，但僅在表面上受到重視。她的丈夫是一个紡織工厂主，一个相貌堂堂、气势洶洶、身体強壯、精力充沛的

人。同时他也有着強烈的自我中心傾向，生气的时候跟小孩子一样暴躁，貪得無餍，并且帶着瘋狂的佔有慾。凡是屬于他的东西，他都视若珍宝，这并非由于他从东西的本質上珍爱它，而是因为东西是他的。至于他的妻子是否比他的汽車、他的釣魚用具、或者一片上好的房地產对他更重要一些，海蕊坎特是从來沒測究竟的。她倒確鑿地知道，他想佔有的不僅是她，而是他所碰到的每一个肯于順从的女人。

如果她是个比較富于独立精神的女人，如果她不那么懼怕她的丈夫，也許她早已要求离婚了。但她为人既是現在的样子，于是她就設法以自己和别人的私通來报复他与别人的通姦，天長日久，她逐渐从与她身份相当的人的私相往还，進而發展到与陌生人肆無忌憚地胡搞，这天晚上，碰到的就是伏洛依德·瓦尔尼。海蕊坎特是跟她丈夫和孩子一起到華盛頓來过复活節的假期的。她的孩子正在他們所租的一套旅館房間里熟睡，由一个侍女充当保姆；她的丈夫正在爭取和政府簽訂一个合同，这一晚出去不回來了。这正是她常常利用的那一类可乘的机会。

对于彼得遜太太这样的女人，瓦尔尼根本是不会想到要去主动追求的。她的容貌举止中有着那么一种优雅的風度，对他說來，这就把她放到另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花花世界里去了。虽然他自信仪表还不坏——因为他把几个月的積蓄都傾囊花在一頂新呢帽、一件新大衣和一套定制的西裝上了——但他不过剛剛才闖進这个生活的圈子里，总还觉得自己是这里一个不順眼的客人。尽管如此，他在那拥挤的酒吧間里却馬上敏銳地注意到了她的容顏俊俏的鄰座，而当她授他以机会的时候，他也就很高兴地跟她閒聊起來。他听她說，她是來自費城的一个剛剛离了婚的人，要在这个城市待上短短的几天。他也以同样的誠实告訴她說，他是一

家旅館的經理兼股东。一个鐘头之后，他俩就坐上一輛出租的小汽車，到他的寓所去了。

假如彼得遜太太有她随便委身于一个陌生人的不可告人的理由的話，那么瓦尔尼也有他欣然承受的必然的需要，那絕不僅是一个男性对于一个自願的女性的动情而已。在他那被剝夺了一切权利的、漂泊流浪的青年时代、以及后來在海軍陸战隊里当兵的那些年月，象彼得遜太太这种無法接近的女人，一直是只从报紙的社交欄和銀幕上向他嫵媚誘人地凝視的。彼得遜太太是个上流仕女，本來屬于比他幸运的别的男人的；可是現在，这种一向燃燒起他的好奇心和慾望的光彩夺目的天生尤物，却垂手可得了。

他們双方都为各自得到的东西而感到滿意。彼得遜太太并沒有因为發現他住在一个公寓里一間家具簡陋的屋子而感到沮丧。她早已猜到，他并不是他所自我介紹的那种身份，但这点只为他們的这段風流插話增添了情趣。瓦尔尼跟她調情的时候是貪婪而健壯的，她也报以放蕩的淫态，这种淫蕩，那一瞬間在她看來，彷彿成了她一生所真正需要的爱情的適当的代用品。

瓦尔尼对于这次經驗也感到了深深滿足。他在自己的眼睛里，似乎提高了地位，也增加了身份。彼得遜太太將要离去的时候，他問了她下次幽会的日期。她不肯洩露任何会連累她自己的东西。由于想試試他对这样一个女人——这女人，他連姓名都不知道——究竟有多大的魅力，他把自己的姓名和工作的旅館都告訴了她，然后不以为意地說，如果她願意，她可以随时打电話找他。

兩天之后的早晨，她給他來了电話。那时大約是早晨十点鐘，她請他到他們第一次相見的那个旅館的一間房子里去。瓦尔尼洋洋得意，建議在下工之后相見。彼得遜太太答称她就要离开这个

城市；假如他想跟她会面，非得就去不可，他答应立刻就去。于是他以家中有人生病为借口，向旅館的主管部門請准了假。

当瓦尔尼抵达那个旅館的时候，他馬上明白了彼得遜太太在她自己的婚姻狀况問題上，以前是撒了謊。很明顯，沒有哪个單身妇女会租用毗連相通的兩間臥室的。彼得遜太太对此置之一笑，然后承認她确系有夫之妇。她解釋說，她的丈夫和女兒这一整天都待在凡儂山①，她現在需要瓦尔尼，此时此地就需要他，难道他不高兴嗎？哦，当然高兴——他回答說，不过他們为什么不能到他的公寓里去呢？她以脫掉自己的長外衣作为答复。瓦尔尼心中忖量，他可算得是跟一个發瘋的、不顧死活的女人糾上了，但是他并沒有抽身走开。征服这样一个女人实在太使他心滿意足了。

在瓦尔尼心灵的最深处，他相信生活是他的敌人，总在跟他作对，总在背叛他。生活里的这种事情，他已經碰到过那么多次，現在他簡直將它視为当然了。正由于这个緣故，当他听到一声出于恐怖的粗嗄的叫声、回头看見在毗連着的那間臥室門口站着一个男人的时候，他是一半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甚至一点也沒有吃驚的。

彼得遜先生恰恰在这当口回到旅館里來，自然是个偶然事件。在去遊覽乔治·華盛頓墓地的途中，他女兒的耳朵突然發痛，于是他就折了回來。由于他的妻子是以身体不適为理由才沒有伴隨他們同去的，所以他就經过孩子住的那間屋子進入了他們的一套房間，踮着脚尖悄悄地走到門口，看她睡着了沒有。当他發現眼前的景象时，他簡直气瘋了。

尽管彼得遜自己多年來过着淫佚放縱的性生活，他却認为他

① 乔治·華盛頓的住处和葬地，位於波多麥克河上，是華盛頓附近的名勝之一。

的婚姻是很美滿的。关于他妻子的不貞，他一無所知。他們的結合是屬于那种类型的——在这种結合里，一切表面的礼節都遵行無误，一切都循規蹈矩，一絲不苟，除了爱情之外，什么也不短缺。假如說彼得遜是注意到了最近他妻子时常情緒陰暗、动輒暗自哭泣的話，那么他也只是把这归咎于女性心理的神秘性，既沒有觉得不安，也沒有加以关心。他在發現自己婚姻上的財產遭到侵犯时憤怒得發了狂，这在本質上眞是具有尖刻的喜剧因素。經过一刹那無法忍受的痛苦之后，他失去了理性的控制，頓起殺机。他想殺的不僅是瓦尔尼，他也想殺他的妻子。

瓦尔尼后來得知，另外还有一件湊巧的事情，那就是房間里恰好有一件武器。彼得遜有一个同行伙友，这人是一个运动家和武器收藏家。前一天，他曾給他的这位伙友買了一件古玩——一把刀柄上嵌着宝石、刀刃弯曲而沉重的古尔卡式刀。现在彼得遜猛然記起了它，就一蹤穿过房間，到了放刀的梳妆台的抽屜旁边。

彼得遜是个身材高大的漢子，体格異常健壯，但他却沒有使用武器的經驗。等到他拿出了刀、扭轉身子的时候，瓦尔尼已經从床上跳起來，在房中央擺好架勢等着他了。瓦尔尼虽然驚惶万狀，但却以一个受过短兵相接的战斗訓練的老兵的那种技術，自动地行动起來。当彼得遜向他猛扑过來，左手高举着那把沉重的刀，准备往下砍的时候，他并沒有后退，反倒迅捷地跳上前去，用自己的前臂攔住对方揮着刀的那条胳臂，同时用另一只手緊緊扣住了对方的手腕。有片刻工夫，兩人勢均力敌，相持不下。然后，瓦尔尼突然使勁把彼得遜往后一摔，就把他打翻在地，把他的肩胛骨打脫了臼。

彼得遜慘叫了一声。那是一只动物在暴怒和肉体的痛楚中的沙啞的咆哮。可是，差不多就在他的身子碰到地板的同一刹那，

他已經翻身跪立了起來。那把刀已經从他手里跌落到后面去了。他看到了它，并且看見自己离它比瓦尔尼离它近一些。"别碰它！"瓦尔尼喊道。可是就在那一刹那，彼得逊扑上前去，用他的那只沒有脫臼的手抓住了刀子。

也就在这一瞬間，瓦尔尼自己——不是由于"命运"，也不是由于偶然性——决定了自己的前途。彼得逊手里虽然拿到了那把刀子，但是他却处于嚴重的不利地位，而且还倒在地板上。瓦尔尼本來可以去跟他扭打，抢下他的刀子。但他沒有这样作。当彼得逊挣扎着站穩脚跟、轉过身來的时候，瓦尔尼却打了他。那是以"柔道"的拳法，用張开的手掌的外緣，对准喉核的势如刀劈的猛烈的一击。

后來，在審判过程中，檢察官堅持說那一击是存心的——說那是居心叵測，蓄意伤人或殺人的。这当然并非實情。在那一刻，瓦尔尼并不比一个激怒而驚恐的小孩隨手抓起任何順手能抓到的东西——不管是一塊面包、一个牛奶瓶或是一把餐刀——向一个叫他生气的人擲去更加怀有恶意。但尽管如此，那一击却是致命的。它打破了彼得逊的喉管，使他的气管内部出了血。他一时喘不过气來，摔倒了，咳了几声，几分鐘后就断气身死。

瓦尔尼还不知道自己打死了人；他認为那人不过是昏厥过去而已。彼得逊是面孔扑地倒下的，一只胳臂擋住了臉。瓦尔尼当时只有一个思想，就是赶快溜之大吉，所以他并沒有停下來檢查后果。

从她丈夫露面的时刻起，海蕊埃特·彼得逊还沒有叫过一声，也沒有从床上起來。在茫然不知所措的昏乱中，她望着瓦尔尼匆忙披上衣服，嘟囔了一声"他不会出什么事的"，就从房間里跑了出去。直到她的本來站在与此毗連的那間屋子門口的六歲的女

後，开始对她慘叫的时候，她才清醒过來。

頃刻間，她就到了丈夫身旁。她把他翻了一个个兒，發現他面色鉄青，形容可怖；此外，还有一灘血滲入了地毯。她張皇失措地打了电話去找医生。

不久，警察应召而至了，但是这时彼得孫太太已把經过情形編好一套謊話，借以在社会面前保护她自己的声名。她所以要出此一举，并非对瓦尔尼心怀恶意，也毫無伤害他的用心。她信口雌黄，任性地說是有一个全然不識的陌生人曾对她这貞潔的賢妻良母使用暴力、不过她忽略了一件事实，那就是瓦尔尼的大衣和帽子仍然留在她的房間中，上面都綉有他的縮寫的名字。

对于瓦尔尼，这是自从他認識彼得遜太太以來的又一樁倒霉的偶然事件，但是一个軟弱的、苦痛不堪的女人竟可編出一个完子戲剧性的強姦故事而不肯承認自己的不貞，这就絕非偶然了。

她把事情的經过說成这样：她說她的丈夫和孩子大約在早晨十点半鐘离开旅館，到凡儂山去旅行。她自己由于头疼留在家中。半个鐘头之后，她感到稍微好些，就穿上衣服走了出去，原想去吸些新鮮空气。不过，在旅館的甬道里，她突然头昏眼花，顯然是暈过去了。直到她在床上醒來为止，以前發生的事她都毫無印象。她醒來的时候，發現房里站着一个素不相識的男人。他向她解釋說，他在甬道上發現她不省人事，在她的錢袋里找到一把房門鑰匙，接着就把她抱進了房間。然后，不等她开口，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小折刀，用刀尖对准她的咽喉說，如果她胆敢喊叫，就刺死她。她再一次昏厥了过去。她說，在那男人跟她在一起的那段时間，她屡次甦醒又屡次暈倒过去。这段时間究竟有多長，她說不确切。她只知道他姦污了她不止一次，而每当她清醒过來求他快走的时候，他就用那把小刀威脅她。

在她给警察局的親筆簽字的口供書上，彼得遜太太供認，当她丈夫出現的时候，她倒是神志清醒的。她多少是按照实际情况复述了兩个男人之間的搏斗。她的口供的这一部分，得到了她的孩子的支持，这孩子在法庭上成为一个激动人心的証人，她描述了她父親和一个赤身裸体的陌生人之間所進行的駭人的毆斗。事实上，这孩子眼淚汪汪地指認瓦尔尼为罪犯的那一刻，是整个審判过程中的一个高潮。

彼得遜太太的謊話缺得相当任性，但是并沒有人提出反証。造成令人信服的氛圍的，还有她在上流社会的地位。她和她的丈夫都是巴的摩尔的殷实人家的子女，兩口子以前被人認为感情弥篤。除此之外，身为紡織工厂主的查尔斯·彼得遜，在商業界中的生前友好又为数甚多。到处众口一詞，都称道他是一个性情愉快、待人和蔼、絕無暴虐傾向的人物。

第二天早晨瓦尔尼就被捕了。他按分期付款办法購買衣服的那家服飾店，留有他受僱的地点。那一天，他虽然知道自己把大衣和帽子都留在彼得遜住的那套房間里，他还是照常去上工。他設想查尔斯·彼得遜只不过是受了点伤，不歐到自己有什么危險。在他看來，彼得遜夫妇为了避免流言蜚語，很可能对这件事保持緘默。当他以強姦和謀殺的罪名被捕时，他簡直手足無措了。起初，他試圖抵賴認識这女人，而这一点后來却被用作他的罪証，正象他从出事地点逃走这件事也被用來作为他的罪証一样。当別人拿那件大衣和那頂帽子跟他对証的时候，他否認它們是他的东西。当人家問他头天早晨請假到哪里去了，問他生病的親戚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他陷入了惶恐万狀的沉默。最后，他禁不住哭起來了。他承認他确实認得彼得遜太太，并且把事情的經过告訴了那些便衣警察。

十天之后，瓦尔尼就以殺人罪被控訴了。虽然在起訴書中并沒有包括強姦的罪名，但那仍然是他審判过程里的中心問題。假如瓦尔尼的律师乔治·孔斯能够証明在發生凶案之前他們这一对男女已經成为情人，那么，瓦尔尼到旅館房間去是得到彼得遜太太的同意这一節，就会是很清楚的事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和查尔斯·彼得遜的决死搏斗是出于自衛这一点，也就会比較明白了。不过，孔斯在这一問題上却拿不出具体的証据來。酒吧間的侍者关于他們兩人的記憶已經非常模糊，不足以說服陪審团，旅館的看門人也是什么都想不起。曾經把这一对情人送往瓦尔尼的公寓的那輛出租汽車的司机，也始終無法找到。

由于缺乏这些关鍵性的証据中的任何一項，瓦尔尼說姦妇是心甘情愿的这一論点，整个說來并沒有为陪審团所接受。另一方面，彼得遜太太的口供也有不近情理的地方。她講的強姦的故事，在下列事实上很难得到佐証，那就是：她的衣服并沒有被撕破，她本人也并未受伤，而且，最重要的是，男方竟有足够的时間安然脫去自己的衣服。被告律师也指出，那天早晨瓦尔尼曾照常去上工，但在接到一次电話之后就离去了。彼得遜太太住的旅館里并沒有登記她打过这次电話，因为她是防范着她的丈夫，跑到休息室的公用电話棚里去打的。尽管如此，瓦尔尼离开工作后不久就在彼得遜的房間里出现，这兩件事之間不無奇怪的巧合。

因为陪審团的委員們在这一問題上意見有分歧——九个断定是通姦，三个断定是強姦——于是驗尸官的無可置辯的医術上的証明就具有了头等的重要性了。驗尸的結果証明，彼得遜的左肩是在他死去以前就脫了臼的，这对瓦尔尼大为不利。起訴人辯称，既然任何負有这种伤的人在体力搏斗中实际上都会变得無能为力，那么，進行攻击的人对他進一步加以致命的伤害，必然是出于

自衛以外的其他理由。除此之外，起訴人还說明以前在海軍陸战隊服过役的瓦尔尼，是受过"柔道"的訓練的。起訴人請來了一位專家出庭作証說，凡是受过这种訓練的人，都知道人体上有哪几处要害。咽喉——或者叫作喉核的那个地方，就是要害之一。冲着这地方加以猛击，特别是用手掌的边緣去猛击，那就会打死人。

这一点比别的論点更使人認为瓦尔尼是罪有应得的。他提出申訴，說他只是盲目地信手砍了过去，并無击中咽喉的企圖，但是这申訴却沒有被接受。陪審团認为，那一击的本身就不必要，因此不能作情有可原的誤殺論。

但是还有一个关鍵性的問題有待解决——那就是瓦尔尼当时是否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冲动。正是在这个問題上，孔斯尽了最大的努力为他進行辯护。因为陪審团的任务是决定瓦尔尼殺人罪在法律上的性質。孔斯盼望能爭取作出無意中誤殺这样的裁决，可是代表政府起訴的联邦檢察官，却想証明：即使是臨时起意，也是蓄意殺人，因此，罪名应該是謀殺。

孔斯基于他对这个案子的深厚的信念，在辯护的时候提起了有关殺人罪的法律。——不管是謀殺还是故殺，在謀殺罪里有一个主要的要素，那就是預謀。什么叫做預謀呢？——他問。那就是缺乏正当原由或借口而对别人有意加以伤害。而誤殺当然完全是另一回事。开汽車的人如果不当心，压死了过往的行人，就犯了誤殺罪，但那絕不是謀殺，因为預謀的因素并不存在。同样，当两个人由于爭吵而在激动之下殴斗起來，一人被殺的时候，这也不算謀殺，而是誤殺。在任何突然引起不可控制的激动，發生未曾預料到的殺伤后果的情况下，法律都拒絕承認謀殺的概念。难道瓦尔尼不正是这种情况嗎？甚至彼得森太太也曾供称，她丈夫的襲击是突如其來而且來势凶猛的，此外他还攜有一件致命武

器，而瓦尔尼却是赤手空拳的。他問道：陪審团中的任何一位委員如果处于瓦尔尼的地位，难道不会吓得糊里糊塗，陷入不可控制的恐懼和激动嗎？

最后，为了尽力弥补瓦尔尼辩护案中的最大弱点，孔斯对驗尸官的証明進行了反駁。彼得遜的左肩确实脫了臼，可是他却用右手握住了刀呀！因此，难道能够認为，在他的肩膀受伤以后，他对瓦尔尼就不具有先前那样大的危险性了嗎？危险性当然是不会減少多少的！瓦尔尼仍然处于生死关头，仍然对拿着武器要殺他的那人怕得要命。难道可以合理地認为，处于那种情况下的人竟会保持鎮靜，竟会从容不迫、行动謹愼嗎？在那种情况下的人，是会毫不思索地保衛自己的，他会盲目地动手，而有时很不幸就会打死人。但这只是误殺，絕不是有預謀的謀殺，而法律条文所以寫成現在这个样子，正是为了可以有迴旋余地，把这类情形包括進去。

孔斯就这样深信不疑和雄辯地陈述着他的論点，瓦尔尼則以滿心感激傾听着他。可是这时候，联邦檢察官却提出了致命的反駁。他提醒陪審团說，在彼得遜受伤倒地的时候，曾經發生了兩件事。第一件是他跪立了起來，去找尋那把刀。第二件是瓦尔尼叫喊："別碰它！"

这种警告意味着什么呢？——他問道。說这句話的人难道是陷于不可控制的激动狀态的嗎？当然不是的。在这种情况下的人，本來可以把彼得遜推倒，跟他扭打一場，或者作出随便什么別的事情來保衛自己。这样的人顯然还能够控制自己，如果他还受过"柔道"的訓練，他更应該能够瞄准他的下手之处。伏洛侬德·瓦尔尼实际上是可以瞄准的！对准咽喉的那一击是需要瞄准和深思熟慮的，一个人不会碰巧就打中那里。假如不是存心殺人，

那也是出于预謀，出于一种使人身受重伤的願望 檢察官也引用了法律条文："設若間有足以使人冷靜之时間，使理智得有恢复常态之机会，則此种殺人不复为誤殺，而应以謀殺論！"

瓦尔尼听着这些話，心中不禁震顫、泣血，真想对天呼号，說他那一击实非有意，說他当时害怕得根本不能思索，甚至連他曾經喊过"別殛它！"这句話都記不得了。最后，他再也承受不住自己的感情，也就不再听下去了。

这是一件棘手的案子，要作出决定很不容易，陪審团有一段时間对这个案件持有分歧意見。第一次投票表决时，兩个陪審員（接受了強姦的假設）認为是謀殺，五个認为是故殺，五个認为是誤殺。过了几个鐘头，票数是八票說是故殺，四票說是誤殺。最后，在十六个鐘头之后，陪審团的全体委員，与其說是由于信念一致，不如說是由于疲劳和混乱，結果达成了决議。罪名定为故殺，于是瓦尔尼就应服十年徒刑至無期徒刑了。

在審判过程的每一步，海蓮坎特·彼得遜都在暗自思量，瓦尔尼会逃过坐監的命运的。起初，她也相信他打死人是个意外事故，因此本來不想牽連到他。当这点已經办不到的时候，她就給自己开脫說，假管她編造了強姦的故事，他仍然会被認为無辜，借此來撫慰自己有罪的良心。在他被判罪之后，她想承認真情已經太晚了；那时她已經对她的口供宣过誓，再要翻悔，就連自己也要犯伪証罪了。除此之外，她也开始暗自思量，瓦尔尼至少有一部分罪过，因为他作得太过火了，他并無必要作那最后的致命的一击。因此，假如他被判处短期徒刑，也并不是完全不公，而且，她也許可以想出些什么办法，等他释放之后，以不署名方式匯些錢給他。

这样，一对在多方面說來都很陌生的男女，萍水相逢，就被他們自己的心灵和以往生活的貧乏所陷害了。既然不能控告死人生前有違夫道，所以人們就看不到彼得遜和瓦尔尼一同站在被告席里。当然也不能去追究一个田納西州僱農的罪过，这个僱農先誘姦了一个不識字的十六歲的姑娘，随后又把他們的孩子棄之不顧。只有瓦尔尼一个人受到了控告，因为是他的手打死了人，因为从他投入的那个社会的莽原里，沒有一个証人站出來为他辯护，而在那个社会里，他曾經学会了渴望一切他力所不能及的东西——一頂綉有縮寫姓名的呢帽，一輛凱迪拉克牌汽車，和一个光彩夺目的妍丽女人。

可是现在，瓦尔尼却被判了故殺罪，当他坐在拘留室里，等着要去受一个与他素昧平生的人判他徒刑的时候，他不由嚇得汗流浹背了。和一切被判决了的犯人一样，他無微不至地細想着那坏了事的令人心悸的一刻，那致命的、不可挽回的轉捩点。为什么他要去打彼得遜，而不去繳他的械，把他按倒在地板上，或者随便做一件許許多多别的可能做的事呢？为什么，出于偶然，他竟作了如此准确和置人于死命的一击呢？

瓦尔尼在内心深处意識到了这个問題的答案，但他从來沒有对自己明說出來。隐藏在这偶然事件背后的，是他三十年來的激憤——一个生活得很苦的人对于那些老是生活得很优裕的人所怀的惱怒；是他对于一个因为恨自己的丈夫而誘他入彀的女人所怀的惱怒，当初，如果她肯到他自己的公寓去，他們本來是可以安然無事的；是他对于那突然回來的丈夫的惱怒；是他对于同是那样高雅、出身名門和富有，而彼此竟不能相互滿足的他們两个人所怀的惱怒；是他童年和青年时代積累下來的宿怨——在那些年代，他曾經在嚴寒的冬夜里發着抖，走过那样多的城鎮，以痛苦

的孤独眼光凝視过那样多的灯火輝煌的窗口。所有这些想揹，都深深埋藏在瓦尔尼的心里，他能感覺到它們。但这是一种人們常常自己意識到、而不能完全理解的思想認識。他只能对自己說，他并無干坏事的意圖，而这是千眞万确的。于是他就象这样呆坐在拘留室里，不断地問自己一个苦惱的問題："要是我眞是上帝造的，那他媽的这一辈子他什么时候照管过我呢？"

可是他和海斐埃特成为这样的人，并不是上帝造就的。

在丙字第一幢牢房里，所有的人手这会兒都正在干活兒。監獄当局指定早飯后的一小时，必須用在清潔衛生工作上。管他政府倒台也好，全國起了風暴也好，每天早晨七点三十五分，总要進行第一次的清点和檢查。

在西監简的食堂里，照管开飯的黑人囚犯們正在刷洗桌子，把大片的地板拖抹干淨。在所有的囚室里，床鋪都要按軍隊中的格式叠好，污水池都要擦洗干淨，牆壁和鐵欄杆都要抹得一塵不染。犯人在小賣部購買的少許私人物品，也都理得整整齐齐。除此之外，有一个由六个犯人組成的小隊，在罗特尔和奎恩的監督下，正在打扫这層牢房的过道。这六个人都是志願干活的雜役，他們覺得每天能兩次去扫、抹、擦上四十分鐘，是一种特权。他們用这种劳动獲得了几項报酬——給他們的閉塞單調的例圄生活打打岔，跟同室难友以外的别人談談天，还有，就是每天可以洗一次淋浴。当工作小隊里的任何人有調动的时候，总会有志願的犯人來頂替他們的職务。

在干活的嘈雜声音中，有一种經常不断的、听不眞字眼兒的低語声，这就是監獄中的談話了；它时常被咳嗽声、被压低了的笑声、或是被偶尔傳來的抽水馬桶的冲水声所打断。也就在这个

时候，不同囚室之間的物品交換开始了。站在一間囚室門口犄角里的一个人，会把一件东西遞給隔壁囚房門口犄角里的看不見的鄰居，兩只手伸到室处，碰在一起，互相交换了。監獄規則并不禁止这种事情，所以，一天到晚，总有那么一种貿易和交換在進行。一二六号里的一位因为蓄意強姦、对人身進行攻击而判二十年徒刑的住客，在把他和一二八号隔开的那塊鉄板上敲了几下。这暗号毫無例外地总是会受到尊重的，于是一二八号里的那个麻醉品的吸食者就走到牆边去，也砰砰敲了几声作答，然后冲着过道说道："你要什么？"

"你能借給我兩支、三支、四支烟卷兒嗎？"

"你說'借'怎么講呀？光是这个星期，你打我这兒拿的烟卷兒就不止一盒了，我也沒見有什么烟卷兒还回來。你以为我是自动售烟机嗎？"

"我告訴过你啦——我在等我兄弟寄滙票來，我会还你錢的。"

"对，可是小賣部要到星期三才开門，我也短烟抽。我只能給你一支。"

"好吧，謝謝你！"（其实他原來想弄到手的，也就是一支。）

一一六号囚室里有一只手在牆壁上砰砰扣了几声，于是一一四号就有人伸手敲牆作答。一一六号問有沒有人有多余的信封和郵票，一一四号回答道："他媽的，沒办法！我們这家邮政局窮干啦！"于是一一六号又自动地去敲一一八号的牆。

这里的人既然都同处于被剝夺者的平等地位，他們有什么东西就大家分享，彼此借貸，完全不象在外面的狗咬狗的"自由"中的那种样子。他們每个人都嘗过最初入獄时被剝夺了一切私人財產的那种苦味。新犯人非得等申請到一本購買証，赶上販賣的时間才能買东西，不然的話，就休想買一只牙刷、一張邮票、一支

烟卷兒。正因为这緣故，任何一个拥有存款收据的新犯人，都会得到別的犯人的貸款；而進來坐監又沒有本錢的人，便只好靠人施舍，日子就难过一些。

在整个一層牢房里，正在來回交換着僅身裸純的人看來很珍貴的五花八門的东西：报紙、烟草、用來卷烟卷兒的橡皮管；自來水筆、紙張；从一个朋友递給另外一个朋友的便条，悄悄兒傳着的笑話，擦身用的除臭水。由于这是星期一的早晨，烟卷兒的存貨越來越少，而想抽烟的癮头兒却上升到每週兩次的高峯。某些犯人攜帶的小瓶除臭水，也开始在潔癖比較深的人中間傳來傳去，因为还是兩天前洗过淋浴的，还要兩天才能洗下一次淋浴。罗特尔拿着一只指甲鉸子从一一〇号走到一〇四号；一二〇号又从一二二号借了一支鉛筆；一一四号和一一二号交換了滑稽画报。看守所里的交易进行得十分兴旺。

阿弗瑞斯·蒂尔曼正在悠閒熟練地拖着地板，边拖边走，來到了这一層牢房的鉄絲網边，低声对埃迪·金恩叫道：“喂，理髮师傅，有烟卷兒抽嗎？”金恩正在發手紙，轉过身來，眼睛从蒂尔曼的头頂上瞟过去，好象并沒有看見他这个人似的。他問道：“誰跟我說話來着？”

“得啦，理髮师傅，把你那特等烟給我一支吧。”

“你先逗我笑一笑。”

長得非常漂亮的蒂尔曼，具有天生的喜劇演員的灵活的五官。他鼓起腮帮子，好象兩腮是橡皮作的似的，然后斗起兩眼，扭动着耳朵。金恩一面哈哈大笑，一面同样回敬了一套把戲，把上額上的假牙舐出嘴外，用舌头弄得啪嗒啪嗒直响，同时伸手到貼胸口袋里去掏他的香烟筒，他的“特等烟”是他自己用烟斗和香烟

的烟草，混合卷成的，香烟的烟草來自他每天从別的犯人那里搜集起來的烟屁股；最終的產品就变成一种極其強烈的烟卷兒。他通过鉄絲網送过一支卷得很利落的烟卷兒．蒂尔曼說了声"謝謝，伙計"，然后学着小丑的动作，就把烟卷兒插進耳朵眼里去了。随后，他朝前迅速瞟了一眼，看这一層牢房的看守是否瞧見了他們，問道："給我一張航空郵票行吧，好朋友？"

"怎么啦？你看我的样子象美國政府还是怎么的？"

"那倒不，可是你眞象个自由世界里的銀行家、汽油大王什么的。"

"那当然，"朵恩回答說，他开始学着用一种他自以为黑人常用的口音說話。"我忙得不可开交，又他媽的这么有地位，簡直不屑搭理你这种蠢物。"他拿着一卷手紙，指手划脚地說："你看不見这些都是我的跟錢嗎？"他笑着走了。

蒂尔曼咧着嘴笑了一笑，又重新去抹地板。他扮小丑是有目的的。他上星期五剛進看守所，所以还沒有領到購買証。虽然和他同住一層牢房的伙伴們都尽力拿烟卷兒接济他，但是一小撮人的烟卷兒究竟有限，特別当他們知道他手头并不寬綽，休想要他还債，因此就更难使他滿足了。因此，斷了兩天烟癮之后，蒂尔曼就在打扫过道的时間里，做起了他所謂"耍白鬼的把戲"。办法就是講些猥褻的故事，到处插科打諢，扮演丑角和耍別的种种花样，結果他在第一層牢房里取得了"玩雜耍兒的"的綽号。这样作，他倒是弄到了不少烟卷兒，但同时——虽然他自己还沒有意識到——也招惹了他的同伴們的敌視。蒂尔曼認为他扮小丑不过是一种从他所瞧不起的白人那里挤出东西來的有效办法，但是別的黑人的看法却完全不同。杜威·斯鮑丁特別感到憤懑，他对艾隆克·瑞夫斯咬着耳朵說："昨晚上我不是告訴过你了嗎？眞是

个名符其实的給白种闊人叔舐屁眼的家伙，我眞想踢掉他的大牙。"

"别这么生气啦，"年紀大些的瑞夫斯說，一面皺起眉头。"你跟我談过以后，我一直在想这个問題。小賣部是星期三开門。我自己既然不抽烟，我就一天給他買一包算啦。这点錢我还出得起。"

"可是星期三以前怎么办呢？也許因为他是你同屋的伙伴，所以你不願意跟他撕破臉吧。可是我要叫他这么鬼混下去，那才怪哩！"

"得啦，别着急，"瑞夫斯重复着說。"我去跟他談談。他只不过是个孩子罢了。"

"他不过是个該死的天生奴才。还不止是烟卷兒这件事。他就是喜欢在白人面前去扮那种黑鬼的丑角。你瞧瞧这会兒他在干什么吧！"

在大監的那一头，蒂尔曼拖着拖着地板，就住了手，他又逗引了李恩的注意。他把烟卷兒点着的一头放在嘴里，巧妙地假裝他正在嚼着它。不僅是李恩，就連李恩后面一排囚室里的犯人，都报以哄笑。蒂尔曼連忙說道："那張航空郵票什么时候給呀，大老板？"

李恩假裝輕蔑地說："瞧你說的，你要張郵票派什么用場？你又不会寫信。"

"我知道我不会，"蒂尔曼頂嘴說。"我不过是想看看上面的画兒罢了。"

"那你就逗我笑一笑。"

"剛剛不是逗过了嗎？"

"再來一个。"

蒂尔曼向前瞟了一眼，迅速地恢复了拖地板的动作，"要是我再逗你笑一笑，你就給我一張三分的邮票，行嗎？"

"行。"

"好吧。反正我要的只是一張三分錢的邮票。"

奎恩笑出了声來，

"給我邮票呀，理髮師傅。"

"先逗我笑一笑。"

"你剛才不是已經笑过了嗎？"

"那只算笑了兩成半。喂，玩雜耍兒的，你說——你究竟怎么会落到这里來的？"

"你是問我什么罪名，是吧？"

"对。"

"根本沒有罪名。"

"得啦——快說吧。"

"真是这样！"蒂尔曼放慢了拖地板的动作。"你沒听說过我碰到的那些事兒？"

"什么事兒？"

"一星期前，是星期六晚上，我出去想找个窰姐兒玩玩。地址是打一个朋友那兒要來的，他說那是他見过的最干淨的地方了。到了門口兒，門上有个小紅灯。我瞧瞧手里拿的地址——地址一点也不錯。"蒂尔曼停下了拖地板的工作，走到食堂的鉄絲網边，作了个手势。"我敲了敲門。沒人答理。又敲了一遍。"他象做戲似地頓了一頓，"大門开了，一个漂亮的白人朝外張望。說：'你找誰？'我說，'找个粉头。'他說：'那就把你的头伸進來吧。'"蒂尔曼掌心朝上，伸出一双手。"于是我就落到这里來了。这不过是一件找錯了地址的公案。现在这些混蛋雜种却不叫我走了。"

笑声从好几間囚室里飄蕩了出來、

"烟卷兒呢?"蒂尔曼問,一面慌忙朝食堂前头瞟了一眼。"誰給我一支?我逗你們笑过了,不是嗎?"

一一二号囚室有了反响,一支香烟經过奎恩的手遞給了蒂尔曼;一一〇号里有一个犯人,从鐵絲網的窟窿里,又准确地擲出來了一支。蒂尔曼說了声"謝謝,先生們",把烟卷兒一边一支插進了兩个耳朵眼里,繼續拖他的地板。突然,他以一个成功的演員的安閒神气,叫道:"你們都知道这家伙的情况嗎?你們都得加点小心,他可是个危險人物呢。"蒂尔曼指的是正在附近擦下一张桌子的慧依·威尔遜,威尔遜抬头望了一下,仍旧繼續干他的活兒。

"是啊,老天爺,这家伙可眞是个危險人物,"蒂尔曼用一副滑稽相津津有味地接着說下去,"他所以被关到这里來,是因为他用兩件致命武器狙击別人——不是一件,而是兩件。"

"他到底干了什么啦?"从一間囚室里傳來了一个声音。

"用他的兩件武器把一个人弄了个半死。一件还不够,硬是用的兩件!把人家給送進医院去了。"

"什么样的武器啊?"奎恩問,等着下文。

"好小子,把你的武器給他們看看。"蒂尔曼說。

慧依掉过臉去,一声不响,他对于这种要把他在白人面前当作笑柄來耍的企圖,感到很丢臉,也很气憤,他不知道該怎么办,也不知該說些什么才好。

"來吧,別害臊了,"蒂尔曼堅持說。"他們都等着看你隨身帶的那些致命武器兒。"

慧依猛然在桌面上捶了一下,抬起眼睛,任性地發作了。他勃然大怒地說:"你干嘛不來舐舐我的屁眼?"他干完了活兒,走

到食堂的前头去，象别人一样，交回了他的除垢粉和抹布。

“你們知道他的兩件武器是什么嗎？”蒂尔曼不舒服地笑了笑，向第一層牢房的白人解釋說“就是他那双脚！他把一个家伙踢得人事不知，送到医院去了。他的脚的号碼，怕是我見过的最大的了。他的起訴書里寫着：‘以兩件致命凶器狙击他人。’这可是千真万确的——天知道。喂，理髮师傅，把那張邮票給我拿来，好不好，將軍大人？”他开玩笑地行了个軍礼，然后閒散地踱到食堂前头，將拖把象槍似地搁在肩膀上，逗人發笑。慧依·威尔逊正跟着別的等开飯的犯人往楼梯那边走去，他从蒂尔曼身边走过的时候，眼睛只是望着屋頂。

“你他媽的派头怎么这么大？”蒂尔曼从嘴角里狠狠地問他。慧依沒有理他。他在最后一間囚室面前站住，讓別人走到前头去，然后低低地叫了一声。正在里面來回走动的麥克皮克，走到鉄欄杆跟前來，从嘴里取出了正嚼着的火柴棍，用一种担憂的、煩躁的神情說：“年輕人，我已經登記去看病了。”

“好極了。你故意落在那隊人的后头，好不好？他們告訴我，要是这么办，就能多有一点时間談話。”

“好吧，一定。你干这个活兒，对你肋骨上的伤怎么样？”

“我做得很慢，并不太难受。只是在深呼吸的时候才有点疼。”

“我想你不会有什么骨头碎在里面了吧。”

“我希望沒有。你有——”当蒂尔曼走过的时候，慧依頓了一頓。蒂尔曼瞪眼望着他，漂亮的面孔，由于气憤在扭动着；慧依輕蔑地回瞪了他一眼。“你有沒有再听到你衣服的消息？”

“什么也沒听說。”

“我回去問問我那一層牢房的人。他們也許想得出一个主意。”

"那我可太感謝了 "

"喂——以前我忘記告訴你了；你的具体罪名是狙击——"

"嘿，站在那兒的！"这是西蒙斯的声音，他站在三十碼外的食堂門口，伸着一根手指头。"上楼去！"他的声音很高，是命令式的，要求人們服从。于是慧依走了。

在第四層牢房上，囚室的門剛剛砰地一声关好，一陣气冲冲的談話就开始了。慧依被指定和尤金·芬奈尔蒂一起住在最后的一間囚室里；旁边是蒂尔曼和艾薩克·瑞夫斯，再过去是斯鮑丁和魏尔曼。因为他們都在离这一層值班的獄官較远的那一头，所以蒂尔曼覚得可以自由說話。"嘿，你这个新來的——威尔遜，"他喊道。他站在鉄欄杆面前，兩手抓緊了欄杆。"我要跟你談談。"

走到囚室門前去的不止慧依一人，另外几个黑人囚犯也去了。他們都知道方才在楼底下發生了什么事情。

"你有什么事？"慧依冷冷地問。

"你究竟是什么居心？"

"什么事什么居心？"

"他媽的，你当然知道是什么事情——你为什么要在那些白人面前叫我当場出丑！"

慧依还沒有來得及答話，斯鮑丁就从那边的囚室里插進嘴來："噢，他怎么叫你出丑的？"

"我叫他把脚擱出來給他們看，他就叫我舐他的屁眼！"蒂尔曼怒不可遏地說。

"这兩天你不是尽在替白人干这个嗎？"斯鮑丁狠狠地刺他。"要是你舐白人的屁眼舐得那么高兴，那威尔遜的又有什么不好呢？"

"我才沒有舐誰的屁眼哩!"蒂尔曼叫了起來。"不管是白的、黑的，还是綠的!"

"听你說得真好听!其实是到处裝瘋賣傻——扮演丑角，在第一層牢房給那些該死的白人爛料当奴才，好叫人家給你烟卷兒抽!"

"我不过利用他們一下罢了，"蒂尔曼暴跳如雷地反駁道。"我能从一个白人手里挤出点什么东西，我就逗着他玩玩兒。这有什么不对?你以为我喜欢他們嗎?他們当中，不管哪一个該死的家伙，我都恨透了——可是我利用他們!"

"你沒有利用着他們，他們倒利用了你了。他們把你当成了一个逗着玩的小黑鬼。你正是他們所想要的那种黑人。"

"你这个天打雷劈的，住嘴!"蒂尔曼叫道。"我要把你踢得屁滚尿流!"

"你要踢誰——什么时候踢?"

"我知道你这种人!"蒂尔曼狂怒地接着說，"仗着有几个臭錢，就以为自己了不起，是个大人物了!風头人物斯鮑丁，黑人种族的偉大領袖，呃?他要叫誰干什么就得干什么!"

"住嘴——你——你簡直不是个黑人，"斯鮑丁輕蔑地喝止了他。"你不过是个讓白人耍着玩的傻瓜蛋罢了，你簡直是我們黑人的敗类!"

"你这个天打雷劈的，我要——"

从这層牢房的另外那一头，傳來了看守的喊声:"喂，那边安靜点!"

蒂尔曼馬上溜到囚室后头。他緊攥拳头，兩手發抖，一屁股坐到靠墙的一个坐位上。"那个臭狗娘养的，"他对他的同室难友瑞夫斯叫着，盼望得到他的支持。"他怎么敢这么跟我說話?"

瑞夫斯一声不响。他既不說一句同情的話，也不对事情加以評論，于是蒂尔曼立刻意識到事情不太对头了。“你是怎么搞的呀？”他悻悻地問。“你帮着他們嗎？”

瑞夫斯用一只手掠过他的毛蓬蓬的灰白头髮，保持着沉默，他的烏黑閃亮的眼睛，用一副充滿深厚憐憫的眼光盯着蒂尔曼，把年紀比較輕的蒂尔曼盯得很不安。在他們被嚴密囚禁的这三天里，蒂尔曼已經逐漸变得非常尊敬瑞夫斯了。瑞夫斯已經有一些象蒂尔曼这样年紀的兒子，他們在生活里都已經很有出息——蒂尔曼自己却还沒有那种出息，也永远不敢盼望会有。瑞夫斯好象是他从來不曾有过的父親，他是一个獨自謀生、工作賣勁、能照顧自己的有家室的男人。在这場爭吵中，他拚命想要瑞夫斯站在他的一边，因为这場爭吵深深触动了他，“你知道我沒有小賣部的購貨証，我总得想办法給自己搞点烟卷兒抽抽，对不对？”他用辯护的口气問。

“嗯……可是另外那几个人在尽量帮你的忙呀，”瑞夫斯提醒他一句。他也是不喜欢蒂尔曼最近的行为举止的，但是他知道小胡同貧民窟的那种粗野生活——蒂尔曼就出生在、現在仍然生活在这种环境里——所以对这青年感到同情。“难道他們沒有尽量帮你嗎？”他問。

“当然，可是不够呀！我抽烟抽得很凶。而且在这种地方，人的神經很容易緊張，所以就更得多抽了。从那些白种廢物那里擠点东西出來，有什么不对？”

瑞夫斯在斟酌用什么样的字句对他解釋才合適，所以默默地一言不發。

“他媽的，你心里有事吧。干嘛不說出來？”

“这兒的伙伴們对你說起不好听的話來了，”瑞夫斯慢吞吞地

回答說，"說你爱在楼底下那些白人面前装逗人發笑的小黑鬼。"

"誰說的？"蒂尔曼气势汹汹地問道。"是斯鮑丁——那个爱出風头的狗娘养的嗎？"

"我們大家——我也在內。"

"老天爺！"蒂尔曼迷惘地、激憤地叫着，"我簡直不懂。照你这么說，好象除我以外，再沒有別人跟那些該死的混蛋胡纏、从他們那里弄东西出来了似的。其实我們都这么办，不这么办不行！难道你从来沒有滿臉陪笑地跟个白雜种說过：'是，您佬'，其实，你心里却想說'睬你媽的'？再說，要是斯鮑丁得向警察局寒点堵人嘴巴的錢，难道他就不乐意交給那些白人巡警？"

瑞夫斯一面皺着眉头，考思着該怎么措詞，一面答道："一个黑人必須干什么是一回事，他怎么干又是一回事，还有他根本不必要干的，这就更是另一回事了。我們并沒有要你在这兒的看守对你下命令的时候冲他臉上吐唾沫。他說什么，你非照办不可。我們現在所談的，完全是不同的情况。"

"怎么个不同法？究竟哪点不同？"蒂尔曼問道。"就因为我弄到了我需要的一点东西，你們就罵我是該死的王八蛋了。可是你們給白种老板干活兒的时候，你們怎么办的呀？老天爺，我找着的头一件差事，就是給住在山羊胡同，离我和我媽住的地方只隔三个門兒的一个黑皮膚的窰姐兒干活。她老是派我跑到街上去給她拉客人。我那时才九歲，拉去一个黑人就給五分錢，拉去一个白人就給一毛。可是我們黑人处的这个世道不就是这么回事嗎？只能用我們非使不可的办法，去弄我們能够弄到手的东西。对那个窰姐兒說，那就是她能謀生的唯一办法。对我說，那就是我能去看場电影，或者去買塊糖吃的唯一办法。眼前的这件事又有什么不同呢？我需要烟卷兒，要是不能抽烟的話，我在这兒非

瘋了不可。”

瑞夫斯耐心地、但是带着平靜的执拗說，“你尽跟我頂嘴，孩子，可是你就不肯耐心想一想。你现在并不是九歲的小孩，你是大人了。假如楼下的那些白人說：‘要是你想要烟卷兒，你就跪下來叩六个响头！’那你干不干呢？”

“他媽的，你当然明白我不会干。”

“为什么不干呀？你需要烟卷兒需要得那么厉害，你为什么到这个限度就不干啦？”

蒂尔曼突然無法答对，就默不作声了。他聚精会神地凝視着年紀比他大些的那个人。

“孩子，你聽，”瑞夫斯恳切地接着說，“你非得站得远点兒，从旁边观察观察自己不可。你以为你佔了那些白人的便宜。可是你怎么佔着的呢？你跟他們并不是站在平等的地位，象你跟我要烟卷兒似的跟他們要。你跟他們开玩笑，也不是站在平等的基礎上。他們扔烟卷兒給你，就象他們扔花生米給动物園里的猴子一样。”

“你简直發瘋了。你錯得沒边兒了！”

“不，我沒有瘋。你乐意怎么暴跳就怎么暴跳吧，可是他們却都坐在楼底下說：‘所有的黑鬼都是那样子，就是在監獄里也是嘻嘻哈哈，挺高兴的，簡直沒長腦子，跟猴子似的。’你恰好給他們証明了这一点。”

“操你娘！”蒂尔曼气势汹汹地駡道。“操你們大家伙兒！我真不懂你們为什么要來整我，我可是不理这一套。我得去請求調个地方，我非这么办不可。”

“那就听便吧，”瑞夫斯一本正經地說。“不过，要是我处在你的地位，我可要自个兒好好想一想。你知道我并不是要打击你，

蒂尔曼 我满喜欢你，孩子。可是我認为你錯了。”

“我沒有錯！”蒂尔曼突然喝道，“一点錯兒也沒有。”

“要是他們把你从这兒調走，我会觉得很寂寞的。”瑞夫斯平靜地說。他弯下腰，在枕头底下摸索了一阵，找到了想要找的那个洋火盒，然后把里面裝的火柴倒在毛毯上。因为看守所沒有为臨时收監的犯人准备娛乐的东西，所以他就在一本拍紙簿的厚紙板背后，用火柴粗略地擺出一張棋盤，另外用寫了“R”和“B”字样的碎紙片充当棋子。“得啦，”他說，“下一盤怎么样？”

“我沒有錯，”蒂尔曼重复着說。“一点錯兒也沒有。”

“下一盤棋对我們俩都会有好处。”

“我不想下，”那年輕人嘟囔着說。“別管我吧。”

这时，象挂在看守所每一幢別的牢房里一样高高地挂在他們这一號筒的牆壁上的擴音喇叭，突然轟地一声發出了刺耳的命令：“大家注意！”总管理处的一个声音在說，“大家注意，所有單位現在都進行七点三十五分的人数清点！所有單位，都清点你們的人数！”于是他們的談話就停止了。

在所有各幢房子里，在所有各層牢房上，在工作室、医療处、洗衣作、縫衣室和厨房里，看守們都开始数起囚犯的人数來。每一个獄官都把他的数字打电話报告給总管理处，总数核对無誤之后，喇叭又轟响起來：“所有單位注意！清点完畢——清点完畢！”

早晨七点三十五分，各处都秩序井然，看守所的日常工作可以照常進行了。

在隔壁囚室里，慧依·威尔遜正在假裝小睡，好不必跟他的同室难友談話，但是实际上他并沒有睡着。正和任何新入獄的犯人一样，他不安地生活在兩个世界里。从他半睁开的眼睛里，他

可以看到面前的鉄棡杆，这对他是很难接受的东西。鉄棡杆無情地竖在那里，但他却受着一种不相信的感觉的愚弄。他好似被陣旋風卷入了另一世界，象在他素来爱讀的古典故事書里所描寫的小孩一样 在这鋼骨水泥的斗室中待着的，难道眞是他自己嗎？那"现实的"世界离得如此之近，还不如一个十八歲青年擲壘球所能擲到的那么远，然而在这些牆壁之內，存在的却完全是另一世界。只有一点和外面倒是相同的 慧依不無痛切之感地突然想到 那就是在这里同样也有不可踰越的种族界限、而当局者的面孔和平常一样，也是白色的。

黑与白，白与黑，他不快活地反复思索着 所有的新犯人很可能都难于立即習慣被禁閉的奇怪感覺；但是每个黑人却馬上就会意識到，監獄也是他經常生活在其中的那个歧視黑人的世界的一部分 不过是那熟悉的莽原中的一个更陰暗的地方罢了。比方說吧，任何一个白人都可以說他是住在城市里的，但是同一城市，对于一个黑人，却只是一个窩藏着猛獸的地方，这些猛獸可以随时向他襲来，而且这城市里会有許多区域是他所不能涉足的。"假如我是上帝的話，"慧依的哥哥，在他們都是小孩子的时候，常常这样說，"我要把所有的黑人都变成白人，把所有白人都变成黑人，换它一个月。哼，那就会教訓教訓他們了，那时他們对我們就会不同了。"

"对呀，"慧依现在暗自思量說；童年时代他們都曾希冀过这种奇迹的發生，他們甚至还偸偸地玩过一种遊戲，假裝他們都已变为白人，他們一起玩过的那些幼稚的遊戲，并不能使他認为他倆有什么过錯，但是希望奇迹發生的那个时代却是一去不返了。在过去的这一刻鐘里，他一直躺在这里跟自己玩一种遊戲——夢想着自己当初根本沒有参加过那个糾察隊、也从來沒有被捕。同

时，他也在更荒唐可笑地梦想，有那么一天，他会变成一个了不起的法官，而一个名叫巴洛的白人流氓会押解到他的面前來，他就会說，“我認識这个人，他是个地道的三K党　把他关起來，然后把門鎖的鑰匙扔掉！”

真是胡思乱想、荒謬絕倫；事实是他嚇坏了，并且为自己难过得要命　他現在对于身受凌辱所有的感覺，不下于他和他哥哥傑甫在不知天高地厚的孩提时代所有的感覺。不过，他現在已經十八歲了，已經到了懂得每个黑人必須懂得的事情的时候了，那就是：不必因为白人象以往对付过千千万万别的黑人那样，以一种特殊方式拿他來作为压迫对象而唉声嘆气，也不必因为他們用坐牢來威胁他、或者因为他可能丢掉職業并在学業上遭到挫折而痛哭流涕。他的父親因为是个黑人，从來沒有受过四年級以上的学校教育；他的叔父因为是个黑人，結果在路易西安那州的一个苦役隊里送了命；而跟他同名的他的曾祖父，因为是个黑人，并且竟敢为他的民族要求与白人平等的权利，結果在新奧尔良的街头被槍殺了——他，瑟依·威尔遜，是个什么人，怎敢妄想奇迹的發生，或者浪費时間去設想自己会被釋放出狱呢？还不頂設想自己能洗除自己的膚色还來得实际些哩！

“我自己的皮膚够多好！”瑟依怀着激烈的反感想道。象世界上那么多的黑人一样，地地道道的黑皮膚！那些三百五十年來剝削、凌辱、压迫他的民族，而且企圖繼續奴役他們的人，真該千刀万剮！他一定不唉声嘆气，他們絕不可能弄得他痛哭流零，而在他們关他五年、或只是五个星期以前，他們会知道他們和他非得你死我活地斗争一場不可！

瑟依微微笑了一笑，心里比較舒坦了一些。他翻了个身，好讓一边肋骨得到將息。他在心里納悶，想知道麥克皮克会怎么办，

想知道傑甫会怎样帮助他，想知道他的父母是否已經得知他被捕了。他的思緒飄忽游离、不着边际，随后，由于疲憊已極，他就睡着了。

慧依被一只手从梦中搖醒，他睁开眼睛，看見了他的同室难友芬奈尔蒂的面孔。

"孩子，醒醒吧，"芬奈尔蒂說，"快醒來！"

当慧依撑着身子坐起來的时候，囚室的鉄門砰着鉄槍打开了，他看到了这一層牢房的管雜役的囚犯班胥明正站在过道上。

"有人來看你，"班胥明叫道，"快走吧！"

"我能有时間洗个臉嗎？"

"哪有洗臉的时間，快走吧！"

"我敢打賭是我哥哥來了，"慧依帶着睡意朦朧的愉快心情說，一脚踏進了过道，"我往哪兒走？"

"下楼，到我們侍候开早飯的地方去。狗子拿着你的通行証。不过不会是你哥哥，从來沒有誰的家里人來得这么早的。"

第　五　章

查尔斯·赫闓

獄官西蒙斯对慧依·威尔逊說："喏，拿去吧，"随手遞給他一張通行証，上面蓋了"会客"的戳子，填了他的姓名、号碼、牢房号数和精确的会客时間。另外有一个警衛站在他旁边，等着押送他。这个人，慧依記得当天早上早一些时候曾經見过。

一扇牢固的鉄門打开了，他們走出去以后又立刻在他們背后

鎖上。他們經过了几節樓梯和一些樓梯之間的甬道，最后走進了一个小小的門廳。当一扇門在他們背后咔嚓一声关上的时候，他們就在这兒站住了。他們前面是那通往監獄管理处的門，門上齐眼睛那么高的地方有一个安了玻璃的小窺視窗。在他們的右边，另外还有一道鉄栅門，通往一条又短又窄的隧道似的走廊。那个警衛到现在为止，一直沒有說过一句話，这时按了按电鈴，朝右边的走廊打了一个手势。他咧着嘴笑了一笑，說道："这里就是你們会見家屬的地方。"

"在那里面嗎？"慧侬不能相信地問道。

"犯人都到那里面会客，"警衛解釋說，顯然覚得講起來很有趣味，好象这套設計精巧的机关使他欽羡不置似的。"你看見外牆上那些炮眼一样的玻璃窗嗎？你站在牆这边，你家里的人站在牆那边，你們可以用电話机通話。通話的时候，你們彼此都可以看得見，明白嗎？"

慧侬点点头，心里暗想，这不知是哪个短命鬼想出來的玩意兒。他問道："我现在上哪兒去呀？"

"上圓形大廳，这么早，准是律师來探監。"警衛又按了按电鈴，正在这时候，玻璃窺視窗后面出現了一对眼睛。鑰匙咔嗒咔嗒地响了一陣，那扇笨重的門打开了，慧侬的通行証受到了仔細的檢査。圓形大廳里的那个警衛說了一句："上那边去，"于是慧侬便跨進了一間天花板非常高的寬大的屋子。在老远的那一头，他看見他哥哥和一个陌生的中年人坐在一張桌子旁边，正热烈地談着話。除了那个警衛，屋子里再沒有别的人了。

慧侬眞沒有料到一看見哥哥就会难受得这么厉害。他覚得喉嚨里立刻象有什么东西梗住了，在那一刻工夫，他心里又为难又害怕，生怕自己情不自禁地大哭起來。这使他理会到，在他內心

深处，他实在远不如他自己所期望的那样鎮靜。他腦子里不禁發生了一个想法——“我眞是个胆小鬼”——可是他立刻就憤怒地把它从意識中推开。他过去不是，將來也不会是胆小鬼！

他走到离桌子还有一半路的时候，他們才注意到他。他看見他哥哥跳起來时臉上所顯出的那副温和的笑容和親切的表情，他心里覺得說不出的舒服。

傑甫·威尔遜是个瘦高个子，比慧依大六歲，他的輪廓清晰的臉相和久晒的皮膚，以及他臉上那副近乎嚴峻的正經表情，都非常象他們的父親。他們兄弟間的情誼很深，尽管慧依竭力想使自己完全独立自主，他仍然坦白地承認傑甫是他的师長。可是，在他对他哥哥所怀的愛意和尊敬里，也略帶一些忌妒的感情。傑甫曾經參过战，回來时是个軍官，現在又已經是大学法科一年級学生，在学校里一向所獲得的成績，是慧依永远不大能赶得上的。他覺得傑甫已經顯出了他的才能，而他自己究竟怎样却还有待于將來的考驗。

兄弟倆握手的那副神气，就象是已經有好几个月沒見面似的。傑甫用一只胳膊一把抱住慧依，說話的声調好象他感到輕松了許多似的：“老弟，看見你还是完完整整的一个人，我眞高兴。我还躭心你已經給他媽的打得爬不起來了呢。”

“我虽然給揍打了一頓，倒是还好。你不知道我覺得多么舒服——我的意思是說見到你很舒服，他們跟我說，时間这么早，不会有家屬來探監的。”

“我借了一个幌子進來的。那边的那位赫閔先生說我是他的助手。”

“他是个律师嗎？他行不行？他的名气怎么样？”慧依連忙悄悄地問。

"他很行，别操心。不过他是来这儿给我們出主意，不是來親手料理你的案子的。他在学校里教法律——我选了他一門課——他是'全國黑人福利促進会'的一个特約律师。"

"好極啦，我早就知道可以指望你的。"

"我們过去吧。"

赫閔人很瘦，年紀有五十七八歲，身段不高，禿头頂，皮膚黑得象巧克力似的。慧依一看見他，馬上就觉得他那嘴唇很薄的嘴，炯炯發亮的眼睛，以及弯弯的鈎鼻子，都使他活象一个老奸巨滑的家伙。那張臉本來是富于表情和聪穎的，可是不知怎的，看去有点叫人难于親近。

傑甫說："教授，这就是我弟弟，他們沒給人批得四分五裂，"赫閔一面站起來，一面草草地跟慧依握了握手。他說話非常之快，噼噼啪啪象放鞭炮一样，帶着平板的中西部口音。"你跟白人干上了，呃？"接着，他咧着嘴笑了笑，又說："这件事有什么了不得？坐下來吧，别着急。"

他們坐在大桌子的一头，赫閔从衣袋里掏出一支自來水筆和一个小筆記本。他对傑甫說："你跟他解說过我只是到这兒給你們出点主意的嗎？"

"說过了，先生。"傑甫遞給慧依一支烟卷兒，可是慧依却搖了搖头。

"我不过是教教書，做点上訴工作，别的沒有什么，"赫閔对慧依說。"因为你哥哥是我的学生，而且听說你也想上霍華德大学，我才想先來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再推荐一位律师。"

"先生，你肯到这兒來，我实在感謝，"慧依回答說。

赫閔領情地把头一点——慧依覺得他的动作就跟鳥兒啄虫子一模一样——接着，他帶着一副詭譎的神情，用一根細細的指头

指着慧依的胸膛，“本城的黑人律师，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我知道哪一个是第一流的，哪一个不是第一流的。我也知道那一帮除非一件案子能使他們賺錢出名，他們的胖屁股連挪也不肯挪动一下的投机取巧的家伙。我听說你沒有錢，而且依我看，你也用不着以为自己的案子会上头条新聞。我可以找个踏实的人來替你辯护，只要……”他頓了一頓，忽然用一副几乎帶着敌意的挑衅眼光盯着慧依——“只要你不是，象我跟你哥哥說过的，不是一个自己喝醉了酒，一味胆大妄为的傻瓜。要真是那样的話，你就自己去辯护好了，我用不着在你身上白费时間或是叫任何别的人來白费时間。”

慧依听了这番話，觉得很不痛快，心里暗想这家伙講起話來，与其說象个法科教授，不如說象第四層牢房上的那班犯人。他嘰嘰咕咕地說：“我的确不是那种人。”可是，接着他一眼看見他哥哥臉上的神情，就想起了一件事來：在这学期开学的时候，傑甫曾經对他談过他的一个講师，說那个講师愛用俚語，可是非常厉害，是他遇到过的最好的老师。

赫門說：“好吧，慧依，我們会弄明白的。我今天肯起一个大早，决不是無緣無故的。你的罪名——以致命凶器狙击他人——很嚴重。現在你还沒有被帶到審查官面前去受过預審吧？”

“还沒有，先生。”

“我也这么想，星期六晚上被捕的人不会这么早就受預審的。正是因为这个緣故，我才上这兒來。好，听我說，情况是这样的：受理你的案子的審查官有权撤銷警察对你的控告，也有权認可他們对你的控告，把你拘留起來等候大陪審团对你起訴。我們有权利在預審的时候請一些証人出庭，并且也有权利反問对方的証人。这些話都听明白了嗎？”

"听明白了，先生。"

"要是我們能推翻警察对你的控告，那么事情到那兒就可以了結，你就可以自由。可是，記住这一点——審查官不但有权扣留你，而且也有权加重或是減輕你的罪名。你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嗎？"

"我——"

"那就是說，我們还有第二个目标：要是你已經被拘留，我們就要讓你帶着比較輕的罪名被送到大陪審团去。"

"是，先生，我明白了，"慧俵回答說，一面在心里暗想："这老家伙倒很內行，他錯不了。"

"听着，我是这样想的，"赫閏顯然觉得津津有味地說。"你們两个年輕人要是去找一个混蛋律师，他会乐意把这个案子搞大，好捞一大筆錢。他会把你們家的金牙齿和你們所能借到的每一文錢統統折光，然后再把你送去坐几年牢。不，不成，我决不能劝你們那么办！我现在要你們帶上能得到的一切証据，一切理由，一切証人去受預審。你得对那个審查官來一个閃电战，先把他制服。不过，你的預審如果是在今天，那么無論哪一个律师都不会有办法。所以我才这么早地匆匆忙忙赶來。我算你的臨时辯护人，对不对？要是我能为你安排一切的話，我希望你同意，讓我去为你延迟預審的时間。"

"我这方面沒有問題，先生，"慧俵立刻回答說。"你想延迟多久保管延迟好了。"

"你現在拿定主意了嗎？你得在監獄里一直待到預審的时候。你不能回來叫我坐蠟。"

傑甫問道："他不能暫时取保出獄嗎？"

"我可以去要求，不过恐怕不大有希望。这兒的訴訟程序倒是很明白的——審查官在沒有審理案子以前，决不准許保释。不

过，我的意思不过是要你待上两三天——只要讓你的律師能有足够的时間找証据就行了。”

“在这兒稍微待一些时候死不了人，”慧依做出很神气的样子說。“我等于是在受一場教育。”

“好，談下一項吧，”林閔毫不停頓地說，“你昨天在电話里跟傑而說，你遭到了四个你不認識的白人的毆打。不过，他到警察分局去的时候，警察的說法并不一样。”

“他們怎么說的？”

他哥哥回答說：“他們首先說你当时喝得爛醉。”

“那是撒謊！”

“我也相信那一定是謊話，你決不会喝得爛醉。慧依，他們的說法是这样的：他們說你当时喝醉了，专門在那兒尋事兒。你从那些白人身边走过的时候，故意朝他們中的一个人撞去。被撞的人停下來罵你，你一拳就把他打翻在地，并且在其余的人还沒來得及上來过問以前，就照他臉上踢了一脚，于是他們便全都向你扑來了。”

“我的老天爺，这真是一个弥天大謊啊，”慧依气得哭不得笑不得地喊道。

“我就知道一定是这样，尤其是因为他們不肯讓我來跟你談話，我更是这样想。”

林閔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烟荷包和一个大烟斗，說道：“我們听听你的說法吧。”

“我問你，教授，”慧依問道，“凭这个罪名，我真的可能判五年徒刑嗎？”

“可能，不过这是最大限度。你可能判不了那么久。”

兄弟倆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慧依咕噥地說：“哦，好呀，那

才算叫厉害呢！”

傑甫說道："别性急，老弟。人家还沒对你起訴呢。"

慧依皺一皺眉，搖搖头，接着便开始敍述事情的經过。"星期六晚上，我沿着十四号街回家……"

"几点鐘？"

"大概是十一点半吧。"

赫閔在他的筆記本上記了一筆。

"我从那四个白人身边走过，一点也沒有留意他們。"

"你是不是不認識他們？"

"不認識。"

"他們跟你說过什么話嗎？"

"什么也沒說。不过几分鐘以后，我听見背后有脚步声飛快地跟上來，情形很古怪。我轉过身去，一看他們都來了，就是原先那四个。我一轉身，他們就迈开步跑上來了。我还來不及定神，他們就已經把我团团圍住。其中有一个——就是也被关到这兒來的名叫巴洛的那个家伙——对其余的人說：'就是他，随便到哪兒，我都認得出这个黑鬼王八蛋。'"慧依神經緊張起來，身子和面孔都綳得緊緊的，声音里充滿了憤怒。"当然，我那时候已經知道我要遭到麻煩了，不过他們已把我团团圍住，我想要跑也是跑不掉的。那时候我喊叫也不会有人听見——你們都知道，深更半夜，所有的店舖都关了門，十四号街上是多么空蕩。所以我只好竭力忍气吞声，很客气地給他們講理。我管那班狗雜种叫'先生'，說我并不認識他們，准是他們看錯了人。可是那个混蛋巴洛一下子就把話說明白啦。他說：'你今天在卡尔多佐中学的糾察綫上站过，是不是？'他一說这句話，我就隱約地想起我在那兒見过他了。"

赫間一面点着头，一面把身子坐直了一点："你是說这場毆斗是为学校問題發生的嗎？"

"对啦。一点不关別的事。"

赫間睜着一双亮閃閃的眼睛对慧依望了一会兒，从臉前拿开了大烟斗，最后他喃喃地說："这件事里还有些文章，是不是？"他又抽起了他的烟斗。

"我一直尽力忍气吞声，而且非常有禮貌，說他一定看錯了，可是巴洛完全不買賬，我想那天下午他准是把我看仔細了，因为我当时是糾察隊的一个隊長。他們可沒有多費时間跟我动口舌。正当我对他們彬彬有禮的时候，巴洛就对准我一拳打來。我及时往旁边一閃，所以他并沒有打着我的臉，只打中了我的肩膀，把我打得倒后一退。接着，我还沒來得及还手，背后就又有人向我扑來了，"慧依咧着嘴微笑了一下，有点忸怩地老老实实地說，"现在我講着講着又覚得心驚胆战起來了。我想当时我是給吓坏了。"

赫間用一种慧依听起来很吃驚的溫和的口气說："你并沒有理由覚得难为情。"然后，他突然帶着冷森森的憤怒說："我不知道——挨他們的打，听他們滿嘴假仁假义的鬼話，哪一样更叫人难受。講下去吧，小伙子。"

"我剛才講过啦，"慧依比較鎮定地接下去說，"巴洛对准我打來一拳，接着，其余三个家伙当中的一个，象一只熊似地便从背后把我攔腰一抱。那家伙壯得要命，他抓住了我的胳膊，要把我朝后拖翻在地。当我竭力想挣脫的时候，另外那三个家伙便一齐动开手了。"

"可了不得！"他哥哥嚷道。他的瘦臉板成了一副嚴厉的样子，嘴唇閉得緊緊的，半边腮帮子上有一塊肌肉直跳。

"說实話，傑甫，他們把我打得并不怎么凶。因为他們都急着把拳头伸上來，所以反而彼此碍住了手脚。可是后來那个抱住我的家伙，对他們吆喝了一声：'别乱打，一个个來！'其中一个留着短髭子的矮胖家伙，就將另外兩个人一把推开了。他把拳头掄得老远，想使尽渾身力气对我打來。"慧依并不是由于觉得有趣，而是因为控制不住自己的緊張，突然咧开嘴笑了一下。"这倒給了我一个活动的机会。我仍然沒有站穩，朝后仰着，明白吧？可是当他向我打來的时候，我使尽平生力气，把兩条腿一飛。好家伙，我踢准了！我的兩只脚啪的一声，正好踢中了他的臉。他一下子就朝后倒在好几碼外的人行道上，再也沒有吭一声，躺在那兒起不來啦。"

"踢得好，踢得好！"傑甫激动地喃喃地說。"我真巴不得你一脚就踢爛了他那臭嘴巴。"

"我听人說，我真把他的嘴踢爛了。"

"豈只踢爛呢，"赫闊插嘴說，"昨天晚上我到警察分局和医院去过。小伙子，你可真把他打慘了。他的嘴巴裂开了兩处，有些牙齒給踢落了，有些牙齒給踢碎了，而且腦子也受了輕微的震盪。"

"那样更好，那才叫棒！"傑甫熱烈地大声說。

赫闊搖搖头。"你自己也不知道你在說些什么，从法律观点可不能这样講。"他轉过身來对着慧依。"你当时帶得有凶器或是任何可能被人誤認为凶器的东西嗎？"

"什么也沒有。"

"你不会对我撒謊吧？"

"当然不会！"慧依对这个問題很有反感，激烈地反駁說。

"别着急，"赫闊微笑着說。他又轉过身去对着傑甫。"他們

告他使用致命凶器的根据就是他的兩只脚。”

“我不懂你的意思，教授。”

“按照法律，要是用脚嚴重地損伤人体，就可以構成以致命武器狙击人身的罪名。”

“眞他媽的該死！我想他們一定得拿出一支假槍或什么东西來，才能算数呢。”

“今天早上有个犯人跟我談到过这一点，”慧依說。“这么說，他的話倒是眞的啦。”

“唉，我問你，”傑甫激烈地問道。“在那样的情况下，一个人难道沒有权利照他所能采取的任何方式自衞嗎？”

赫閔点一点头，把烟斗一揮。“当然有！不过从法律上說，問題要看是誰在自衞。先讓我們听听底下的事情再評論吧。”

“我剛踢了那一脚，抱住我的那个家伙就把我放了——我是說，他砰地一下使勁把我扔在地上。好家伙，我重重地摔在人行道上，尾骶骨到現在都还在痛呢。接着，有一兩分鐘的光景，他們全都扑在我身上，打我，踢我，每一次我想爬起來，他們都把我打倒。”慧依頓了一頓，用手背抹抹額头上的汗珠，竭力想使自己鎭定。可是他还是禁不住又帶着一种非常痛苦的激烈情緖，重回到过去的那一番情景中去了。“这时候，發生了一件眞叫了不得的事情！我听見他們中間有一个人吆喝着說：‘把他按倒，別叫他动！’跟着我看到馬上就有兩个家伙压住了我，一个橫扑在我的大腿上，抓住我的兩条腿，一个橫压在我的胸口上。我当然象發瘋似地搏斗，自己也吃了几拳，可是我怎么也脫不开身。接着我就看見那个名叫巴洛的家伙，手里拿着一把刀子，站在我的头旁边，正好对着我的臉。”

“我的天哪！”傑甫咕噥着說。

慧依把一只手揑成拳头，比着手势。“他就象这么拿着一把小刀，在那兒等机会下手。那样子就跟你手里拿着一張报紙，等一只苍蝇停下來一样。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想用刀扎我的眼睛呢，还是要怎么 不过我眞希望我一辈子再也別碰上象那一刻的情况啦。”

傑甫双手捂着头，呆望着桌面。赫閔用他的烱烱發亮的眼睛盯着慧依，一面咂着熄滅了的烟斗。

慧依奇怪地笑了一声。“眞象媽一定会說的那样， 就在那时候，耶穌派下一个基督徒來搭救我了。当然，我是一直到后來才發現有別人在場的。我想，我們在那条街上打了三四分鐘， 一直沒有一輛汽車或是一个人經过。所以后來到街角上來救我的只是一个中年的白人，一个乔治亞州的鄉下佬。他叫麦克皮克，現在也給关進这个监獄了。”

“講下去吧。”他的哥哥等不及似地說。

“后來他告訴我，他最初看到我們的时候簡直呆住，連脚都挪不动了。不过我想他的动作 一定比他所想象的來得快。他准是象个火車头似地冲上來，一下子就把巴洛从人行道打翻在街上。接下去，我想得起的是，压在我身上的重量挪开了，我立刻也就能站起來了 那个麦克皮克轉來轉去跟他們苦斗，当然也够受的。我們象这样大約又混战了一分鐘的光景，我們两个对他們三个——后來，謝天謝地，一輛巡邏車嗚嗚地开來，于是警察就叫这件事收場了。”

“一个乔治亞州的窮白人！”傑甫心里充滿了驚喜之情，溫和地低声說。

“傑甫，你还記得那些經常在星期六从荒山上進城來的私酒販子嗎？他的样子和說話的神气，就跟他們一样。”

"你知道他的情况嗎？"赫闓問道。

"不太知道，教授。他們在警察分局里就把我們分开了，在这兒，又沒有把我們关在一间牢房里。星期六晚上被捕以后，我們只談了一会兒，今天早上又談了大概有兩分鐘——別的就沒有了。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要帮助我呢。"

"他們在警察分局里一定問过他一些問題。他对值班的巡官怎么說的？"

"他說他跑上來参加那場毆斗，是因为他看見三个人欺負一个人，而且巴洛那家伙又在那兒等着用刀子扎我。"

"要是这样的話，你就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了，"赫闓热烈地喊道。"審訊的时候有那样一个人作証，你就会——"

"不过，我可信不據他，"瑟依打断他的話說。"星期六晚上他倒真是很不錯，往后会怎么样那就不知道了。"

"你怎么不知道呢？他不是也被捕了嗎？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也会說实話的呀。"

"不，說实話对他沒有利，我躭心的正是这个。警察已經向他提过条件了。"

赫闓点一点头，把烟斗从嘴里取了出來。"是麦克皮克告訴你的嗎？"

"是的！他說，昨天下午有个特务向他提出了一个条件。听說我踢伤的那家伙的父親跟警察有勾搭。名字大概叫戴維斯。不管怎么吧，那个便衣警察說，他們想把我关上五年。"

"戴維斯？"赫闓一面問，一面在本子上記。"他們向麦克皮克提出什么条件？"

"那个便衣警察跟麦克皮克說，只要他肯馬上回第特律去——他的家就在那兒——他們就可以撤銷对他的控告。他們想要他走

开。”

“这件事他肯出來作証嗎？”赫閣焦急地問。

“不知道。我問他的时候，他只是說：‘我怎么說得准呀？’他說他不頒意找麻煩。”

“那个便衣警察是昨天跟他談的嗎？”

“是昨天下午。”

“現在麥克皮克跟你一起在監獄里嗎？”

“是的。”

“要是那样的話，他一定已經拒絕了他們的建議。”

“那他干嘛不跟我直說，他决心帮我到底呢？”

“是呀，他干嘛不那么說呢？”傑甫也跟着問。“看样子，他对警察的建議还沒有拿定主意。”

“他的态度也跟原先不一样了，”慧依接下去說。“星期六晚上他眞是和气……你們知道，眞是沒一点可挑剔的。可是今天早上他就不同了——我說不清为什么——他的样子很不客气，很冷淡，好象我們中間有了一道牆似的。”

“他跑上來參加毆斗的时候，有沒有可能不知道你是黑人？”傑甫問。

“不大可能。而且事后他馬上就知道了。可是星期六晚上我并不觉得他有任何种族偏見，現在还是感觉不到。”

“不过他对你的态度可已經改变了，”傑甫爭辯說。“他不会願意出來作証。你知道就連十分正派的白人，心里也会有不少种族偏見的。”

“他可能是有些偏見，”赫閣插嘴說，“也可能是对警察的誘惑有些动心，再不，可能是兩种情形都有一点。不过，这个白人并沒有从街上經过而不搭救你，也沒有接受警察的建議，这仍然

是事实。不但如此，他还把事情告訴了你呢。”

“唔……談到他不接受警察的建議，他心里除了为我，可能有別的打算，”慧依說，“他本來是到華盛頓來参加一个家里人的婚礼的。他不願离开，可能是因为这个緣故。”

“話是这么說，”赫閔說道，“这个人到現在为止可一直是跟你站在一起的。要是他搖擺不定，我們的工作就是要使他仍旧保持現在的立場。你放心，那个便衣警察准定大大地威脅过他一番。”

“今天早上麥克皮克就是跟我这么說的。这会兒，他們告他的罪名是狙击他人、妨碍治安和拒捕。”

“單是狙击他人就可能判一个月，”赫閔說，一面点燃他的烟斗。“再添上其余兩項罪名，他們就可能拿六个月的徒刑吓唬他。你知道他們是憑什么罪名扣留巴洛的嗎？”

“妨碍治安。”

“什么？”傑甫喊道。“巴洛就是那个想用刀子扎你的人呀！他們在这个該死的誣告案里自以为能明目張胆到什么程度啊？”

“还有，”慧依苦笑了一声，回答說。“那把刀子也不見了——它長了翅膀，飛掉了。”他停住换一口气，接着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我——”

“怎么回事？”他哥哥打断他的話說。

“我脇下給踢了一脚，伤得很重。一使勁吸气就痛。”

“你找大夫看过沒有？”

“他們在警察分局里不肯替我找。”

傑甫搖了搖头，怒气冲冲地咕噥說：“要是肋骨断了的話，你的肺可能給戳穿的。那班狗雜种！”

“我想今天早上过一会兒就去看病。說实話，昨天我給床上的

臭虫咬了好些下，弄得我更难受。”

赫闍說：“我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負責人談談。在这样一个地方，他們对于輿論是比在那些警察分局里要稍微多注意一些的。你要是沒有受到適当的檢查或是应有的治療，保管告訴我好了。我会跟他大鬧一通的。”

“好，謝謝你。”

“那把刀子究竟是怎么回事？”

“警察逮捕我們的时候，麥克皮克把刀子的事告訴了他們。他們在街上找了一会兒就找到了。”

“那把刀有多大？”

“是一把小折刀。刀身大概有兩吋長。”

“那已經很可以用來挖瞎一个人或殺死一个人啦，”傑甫說。

“不过帶着那么大的刀子可并不算違法，”赫閩指出說。“他們把刀子交給警察分局了嗎？”

“是的，星期六晚上就交了。可是麥克皮克告訴我，就象他們希望他不見那样，現在那把刀子已經不見了。”

赫閩沉思了一下。“他們一共是四个流氓。一个在这兒，一个在医院里，余下的兩个呢？”

“他們星期六晚上本來也被抓起來了的，不过昨天就給放走了。他們出去的时候路过我的囚室，还把我着实嘲笑了一番哩。”

赫閩用一只手搓搓臉，咕噥着說：“嗯哼。他們用一个無关痛痒的罪名扣留了一个，好顯得他們大公無私。”他突然憤怒而輕蔑地做了一个苦臉。“孩子們，这是一个做得很巧妙的誣告案。有三件事那班混賬警察是很在行的——那就是从妓女身上榨取錢財，从匪徒身上收取賄賂，还有，誣告我們黑人。看看这套把戲吧——他們有四个白人異口同声講一套話，一个受了重伤，看起

來好象真是这个短結大漢手下的無辜的受害者，而且从那班巡邏警察那兒，他們还可以得到一些辯护証明——比方說，他們根本就沒看見过什么刀子，天知道他們还可能編造出來一些什么謊話來。这可不是一个容易揭穿的誣告案呢，”

傑甫問道：“要是麥克皮克說了实話，情势是不是会大不相同？”

“当然会不同，那样就会有天淵之別。只是这会兒我們还拿不穩他。干嘛他的态度在星期六之后就变了呢？他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說他打算怎样作証呢？他准是在考慮警察的建議。他怕坐六个月的牢，麥克皮克的問題就是这么回事。”

“就算他丟开我們不管吧，”傑甫進一步追問說，“一个單身黑人居然会动手打四个白人，难道審查官或是陪審团会認为这合情理嗎？”

“他們早就想到这一層啦，”赫閔回答說。“正是因为这个，他們才說慧依当时是喝醉了酒。这是拿來解釋为什么一个人敢于跟四个人对敌的道理的——他喝醉了，發酒瘋，明白嗎？慧依，他們有沒有对你作过你是否酗酒的檢查？”

“沒有，先生，而且我可以証明我当时并沒有喝醉。星期六晚上，我是在一个我認得的女孩子家里吃晚飯的。她家里的人从來不拿酒待客。他們很守教規，我想他們是家里連放酒都不許的。”

“那女孩子的父親叫什么名字？”

“哈罗德·柏森席。”

“家住哪兒？”

“第十二号街。我忘記門牌号数啦。不过电話簿上有他的名字。”

"干什么工作？"

"他是个公务员，在商業部做事，我想，是个管档案的文書。"

赫图拿着烟斗，做了一个手势。"这对我們很有帮助。他可以做一个很有声望的証人。"

"柏密席太太是个牙医助手。"

"好極了。从晚飯后到毆斗發生的这一段时期，你干了些什么？"

"那个女孩子跟我去看了一場电影。看过电影，我就送她回去，然后就自己动身回家。"

"她可以作証你晚飯后沒喝过酒嗎？"

"唔，"慧依咧着嘴笑了一笑說："我們倒是喝过兩杯巧克力苏打水。"

赫图微笑了一下，可是傑甫却做出很嚴厉的样子說："該死，慧依，你到处那样揮霍——带女孩子去看电影——你永远不会有錢念大学的。"

"不說假話，"慧依反駁說，"她自己付她的賬。"

傑甫收住了他的速起速落的笑声，可是赫图却仰在椅子上哄然大笑起來，笑得咯咯咯的，就象母雞叫一样。他津津有味地說："我年輕时候比你还要棒呢。我有一个女朋友，她經常替我会賬。"

傑甫放低声音問道："那个警衛望着我們干什么？难道在这該死的監獄里連笑都不許笑嗎？"

"別管他，"赫图說，"他不过是值班值得無聊罢了。不管怎么样，慧依，我想我們可以証明你当初并沒有喝醉。不管麦克皮克作不作証，这一点我們是有办法的。"

"你說說，"傑甫問道，"有沒有什么办法可以強迫他作証？我的意思是說，你能不能去找審查官，要他把麦克皮克留在这兒

作为人証？”

“那能有什么效果呢？”赫閏回答說，“除非他是个自願的証人，他对慧依是不会有一点好处的，要是他不願意，而我們用法庭的命令把他强留在这兒，他多半会照警察所希望的那样作証。那样一來，我們的情况就要更糟了。”

“你說得对。”傑甫喃喃地說。

“麥克皮克答应今天早上看病的时候跟我見面，”慧依自告奋勇地說，“我有机会可以跟他談一談。”

“那好極了！”赫閏的头又点了起來，他把慧依盯了好一会兒，“慧依，我喜欢实話实說。要是你沒有麥克皮克跟你站在一边，我想你会有吃不完的苦头的。”

慧依郁郁不乐地点点头。“我也开始这么感觉到了。要是还能有別的証人，該多好啊。”

“这也是我們必須弄清楚的一件事。你对那輛巡邏車知道什么情况嗎？它是偶然來的，还是被人叫來的？”

“我說不清。”

“嗯，有好些事都得追究下去。現在，有一件事应該先办，那就是把这个案子交給‘全國黑人福利促進会’。我是会里的特約律师之一，我想这个案子他們应該知道。”

“你想他們会正式出來料理这个案子嗎？”慧依焦急地問，“要是能那样就再好沒有了。”

“先別抱什么希望，他們的担子已經太重了。不过事实上——这不單單是給你辩护的問題。麥克皮克說这案子里还牽涉到私人关系問題——說被你打伤進医院去的那个流氓的父親跟警察有勾搭。不过那并不能改变这个案子的基本問題。比方說，上星期我在紐約，就在發生这件事的同一天，那兒的一个中学——班哲

明·弗蘭克林中学——就發生了一件因为种族偏見而引起的暴行。你們在报上看到过沒有？"

"沒有。"

"我倒是看到了，"傑甫說。

"哦，說起來可眞不象話！一个黑孩子給白种学生打得受了重伤，另一个給刀子扎了，还有三四十个給打得青一塊紫一塊的。我相信这里面准可能摻雜着一些私怨。不过我們也知道基本問題还是种族偏見。当警察宣布說那不过是孩子們之間'常有的事'的时候，——这正是他們所用的辞兒，——他們明知道自己是在撒謊，那班混蛋！我想在你的案子里，警察也一定会堅持說，这只不过是一个酗酒的黑人跟一些白人在街上毆打的平常事兒。不过，我們知道还有别的卡尔多佐的学生也挨过打。现在又發生了一件有警察参与的誣告一个卡尔多佐学生的案子——这不过是为了在学校問題上進一步对全体黑人居民進行威嚇罢了。他們对于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制度，哪怕是讓两个不同种的小孩坐在一間教室里的問題都是不肯輕易讓步的。所以，依我看，你的案子应該提交給'全國黑人福利促進会'，应該向各报紙提出，向全体黑人居民提出。"

瑟依兴奋地大笑了一声，說道："这样办很好。我希望獲得我能得到的一切支持。这个要判五年徒刑的消息实在叫我着慌。"

"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赫图一面在筆記本上寫着，一面說。"不过，瑟依，你并不是那么容易就任人陷害的人。警察能不能栽誣你，要看你是不是那种胚子。你可不是那种胚子。我們可以証明你为了要念完高中，一直在政府里工作。沒有一个流氓地痞会这样做的。所以他們要把你描画成一个'坏黑鬼'，并不是一件輕而易举的事情。这是警察在这个案子里很难站住脚的一点。另

外一点，我們已經提到过了——那就是他們幷沒有派医生当場檢查过你是否喝醉了酒，而你倒有一些支持你的証人，能証明你沒有喝过酒。”

“接着講下去呀，教授，”慧依笑着說。“你的話已經叫我感到好受多了。”

赫閔微微一笑說：“你的律师还会去調查跟你打架的那些白人的情况。查明他們是些什么人——他們的名声怎么样——他們有沒有犯过案子、進过警察局？要是他們有什么臭名声，那就很值得重視了。”

“到附近去奔走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証人，怎么样？”傑甫問，

“当然要去。不过这件事我們得請一个白人調查員去办。‘全國黑人福利促進会’可以派一个給我們。我們还需要找一份医院医生对戴維斯那家伙的診断書。你是在他站着的时候踢他的，可是另外那几个家伙硬說那时候他已經倒在地上了。他的伤势可能証明他那时不可能倒在地上。”

“这一点真妙，”慧依起劲地喊道，“真是太好了！”

“也許很好，也許不見得，”赫閔慎重地回答说，“不过我們做着瞧吧。慧依，听我說：我們剛才談到的所有这些事都是很重要的。不过，你知道你在法庭上会碰上什么样的困难。要是審查官有偏見，他尽可以不顧証据，把你拘留起来，听候大陪審团的裁决，他可以把你的保释金額定得比对一个白人提出的保释金高，以及其他諸如此类的事。接下去你还可能碰上一連串的偏見——檢察官、陪審团和法官的偏見。你的最好的辯护人是麦克皮克。要是他站得穩，我想你連受審都不用受。孩子，你一定得去在他身上下功夫。”

"我当然要尽量想办法。你能教給我一些办法嗎？"

赫閔从口里取出烟斗，把烟斗的烟鍋在鼻子上擦來擦去。"第一，他可能給吓住了，不过，他要不是一个正派人，他当初决不会帮助你。所以跟他接近的时候，千万别因为他还沒有毅然决然象个英雄似地出來帮助你，就把他当做是个坏人。要是那样做，你就准会失去他。"

"是，先生。我一定記住这一点。"

"第二，别哄哄他。别跟他說，要是他跟你站在一边，他就跟接受警察的建議一样，也准定可以被释放。这不是事实，他也决不会相信的。"

"是，先生。不过我倒真想叫他知道我們在佰審的时候就很有可能被释放，不是这样嗎？"

"当然有可能——不但有可能，而且有很大的可能。第三，依我看，麥克皮克是个喜欢每天早上想想自己的一切行为而絲毫不感觉慚愧的人。你可以运用这一点。"

"是，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应該以完全信賴他的心理去接近他——最重要的是，千万别存着那种不能真正信任任何白人的心理。那种心理可能成为一个可怕的障碍。要是根本沒有一个正派的白种人，我們在这个國家里早沒法存在下去了，也不会有任何前途了。可是，我們有……傑甫，你有什么主意嗎？"

"我在想，不知麥克皮克有沒有請律師。"

"我敢断定他沒有，"慧依对他說。

"你看怎么样？教授——慧依应不应該把他的律师介紹給麥克皮克？"

"很好。試試看吧，慧依。"

“好的。不过……”他犹豫了起來……“我感觉到麦克及克好象正在为錢發愁。”

“告訴他別愁錢！”

“不过……”

“听我說，孩子，我一定替你們找个律师，找一个好律师。你們誰也不用花錢。”

慈依非常恳切地說：“你太好了，赫閔先生，不过我想，任何人为这个案子費了神，都应該拿到报酬。我倒願意暫时欠着，等——”

“你們已經欠了我的錢啦，你們兄弟俩，”赫閔打断他的話說，“你們知道是怎么欠上的嗎？”他望望这个，又望望那个，炯炯發亮的眼睛里帶着挑战的神色。“因为我到这兒來了！因为我沒有拒絕你們！十年以后你們就会成为律师了。你們也可能会象我这样，在哪一个星期天下午接到同样的电話。你們那时还是立刻答应‘好’，还是因为正忙于繳付一輛敞蓋兩用的凱迪拉克車[1]的分期付款，拒絕为某一个遭了难的窮黑小子去浪費时間呢？”他張大眼睛瞪着他們，薄薄的嘴唇抿得緊緊的，臉上几乎帶着敌意。“得——得，別說了，”慈依剛要开口就被他这样搶白了一句。“这‘凱迪拉克’炎症可是一种很厉害的病症。很容易染上。所以饒了我，別对我許下什么諾言吧。只是在一有那样的电話打給你們的时候，別忘了你們現在的感触。”

兄弟俩交換了一下眼色，又回过头去瞅着那个年紀比他們大的人，兩个人都沒有作声。赫閔的态度現在已經沒有那么嚴厉了，他說道：“你們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教書嗎？因为我知道，在每一个

---

① 美國的一种名牌汽車。

班里都会有几个男学生或女学生將來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有心腸的黑人——他們决不会为了自己的富貴，而忘掉那班在貧民窟的窮街陋巷里長大的孩子，那些孩子到处挨打受气，直到最后被关進監牢里，甚至連替他們說一句話的人都沒有。所以，我要等着瞧你們兩兄弟將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好吧，在我們分手以前，讓我談談这最后的一个問題：慧依，万一麦克皮克扔下你不管，我們該采取什么策略？"

"那个，我不知道呀，先生。"

"你也許必須很快知道，正是因为这个，我才把这个問題提出來。要是麦克皮克溜掉了，審查官把你拘留起來听候大陪審团裁决，我們怎么办？"

"我們就得在法庭上去斗爭，不是嗎？"

赫閔搖搖头，那副机詐的表情又浮上他的臉來了。"我可不劝你这样做。假使拿不出可以改变案情的新証据，我对你的劝告是想个办法私下妥协。沒有麦克皮克，这場官司要打贏的机会可就太少了。我們决不希望你在牢里坐上兩三年，对不对？"

慧依一句話也沒有說，只是睜大眼睛望着赫閔，可是傑甫却問道："怎么个妥协法，教授？"

"在慧依被拘留起來听候起訴的时候，他的律師就去找檢察官，請求以一个較輕的罪名——尋人毆斗，从輕發落。这种罪名至多判六个月徒刑，然后慧依表示服罪，这样就可以得到緩刑。"

"他媽的，我要肯才怪呢！"慧依大發雷霆地說。"你这是什么話？"

"說話注意些，好不好？"他的哥哥很为难地喝住了他。"赫閔教授——"

"——讓他自己說吧，"赫閔打断了他的話。他很开心地盯着

兩兄弟，并沒有生气。"我喜欢人說直話。慧依，你不贊成我的主意嗎？你認为我这是在出賣你？"

慧依望着那張狡猾的微笑着的臉，一时生怕再失言，沒有敢开口。他不想得罪这个人，可是心里总觉得自己是被出賣了。他在街角上嚐过了那样一段經歷，現在竟要他服罪，这簡直叫他感到噁心。"对不起，"他費了一番勁，終于說，"赫閔教授，我并沒有意思要冒犯你。我知道你是在竭力帮助我。可是，我怎么能帮同別人來陷害我自己呢？那班白种狗雜种要來誣賴我，你却要我承認他們是对的嗎？"

"我只是要叫我的辯护委托人被判最短的徒刑，"赫閔冷淡地回答說。"这有什么不对呀？"

"服罪就不对！讓我們到法庭上去斗爭好了！"

赫閔放声大笑起來。"你还太年輕，孩子。这不是一場足球賽。这不是給你去为你的心爱的老球隊打一場球，哪怕要吃敗仗，也拚命去踢一回。你有沒有想到报上会老有你的名字？"

"沒有！"慧依抑制着自己的憤怒，反駁說。"我不是談那个。在那班家伙那样对待我以后，我必須斗爭到底，这是一个原則性的問題。"

"天哪，你說起話來真象个白痴，"傑甫插嘴說。"麥克皮克要是一溜，你就沒有指望了，你明明有办法可以只坐六个月的牢，难道你倒願意坐上三年五載嗎？你这是什么原則？"

"为这个案子斗爭到底，这就是原則，"慧依綳着臉回答說。"你怎么知道我沒有指望？我可以証明当初我并沒有喝醉。我可以証明——"他沉默了。"总之我不願意那样做，就是这样。那样做，我受不了。"

他的哥哥鄙視地格格笑了几声。"現在我明白啦。我們黑人

里有一个伟大的领袖在这兒呢。他等不及獲得法学学位，就要去参加糾察隊，而且——”

“大多数同班同学都去参加那場示威了，你認为我应該留在家里嗎？”慧依怒冲冲地說。

“你的主要的事情是念完書。假定你在政府里的那个差事連星期六下午都要上班——你也要放棄工作去参加糾察隊嗎？”

“我們别再假定了吧，”赫图心平气和地插嘴說，“慧依去参加了糾察隊，我贊成他参加。参加糾察隊以后引起的麻煩也怪不得他。可是現在我們要談的是，我們該怎么办？慧依，我要叫你这热烘烘的腦袋先了解几件事实，你注意听着：按照法律，凡处以一年以上徒刑的罪行都叫做重罪。凡是判过重罪的人，是沒有人能再取得律师資格的……就是有，也非常之少。”

有片刻工夫，大家都沉默着，慧依听到这个奇談不禁愣住了，瞪眼望着年紀比他大的那个人。

“当然并不是真有这样的法律規定，”赫图繼續往下說。“不过，实际上，很少律师公会会接受一个犯过罪的人。”

“我的老天爺！”慧依喃喃地說，“要是我在这个控告案里給判了罪，我当律师的前途就完了嗎？”

“差不离。”

慧依点点头，掉过臉去，躲开其余兩个人的視綫。今天早上，他这是第二次害怕自己会禁不住放声大哭出来。对他一生最重要的一个理想来說，这是一个可怕的打击，这是一个远比刑期更为嚴重的威脅。只有他哥哥知道他們希望在一起干律师業务的計划对他們兩个人是何等重要，何等息息相关。

傑甫自己尽管很伤心，却把一只手放在慧依的胳膊上，安慰他說：“别难受，老弟。象我起先說过的，你甚至还沒有受到正

式的控告呢。"

慧依点点头，可是仍然沒有作声，他不知道該怎么說才好。赫閔保持着一副冷淡的表情，瞅着他，可是正在絞尽腦汁，想对这个青年作出一个正確的估計。这个年紀比較大的人在討論这个案子时會如何深刻地从人情方面体会問題，那是慧依不能理解的。赫閔記得他自己所作过的各种斗爭，也記得他年輕時代所具有的各种远大而相互矛盾的志向。而且这些年來，他也見到过许許多多象慧依·威尔遜这样的人的發展过程——这些黑孩子極力想从貧困中掙扎出來，为克服种族歧視給他們造成的种种特殊的障碍而奋斗不息；他們一面上学，一面保持住能找到的任何职業，要不然就放棄学業，先去工作，然后再回到学校去；他們用五年或者十年的艰苦生活去獲得教育和职業，在这五年或十年中，他們放棄了正常的休息、正常的娛乐、正常的睡眠，而且常常吃不飽飯；然而，想在这世界上出头，想在未來的歲月里过人的生活的夢想，說不定还有对于声望和地位的夢想，却使他們終于堅持了下去。同时，有一个簡單的眞理也是不可否認的：每当这些孩子中的任何一个刻苦奋斗，在医学、教育学或者法学上獲得了学位的时候，这事情本身就是所有的黑人对那該死的限制黑人的界限所取得的一个勝利。在一个种族歧視的國家里，一个黑人生來具有的权利实际是靠别的黑人千辛万苦獲得的成就，靠别的黑人的值得贊赏的正当的業績換取來的。

可是在赫閔看來，这种勝利，这个基本眞理还很不够，不論就他自己或就别人說，他永远也不能对它滿足。他用一种更高、更嚴格的标准來衡量慧依·威尔遜这样的人，对他們的要求也更多一些。这个年輕黑人想当律师嗎？很好。他的收入已經足够使他过相当好的生活，甚至綽綽有余嗎？好極了。他已經結了婚嗎？

非常好，他看見一个会跳舞、会游泳、会玩桥牌，并且穿著很風雅的姑娘，这姑娘在大学里学过家政学和現代文学，又是一个能給他一些有用的社交关系的大学女生联誼会的会員，她可以为他的大学同学联誼会的舞会增色，又可以做他的称心如意的妻子，他于是就被她迷住了，这不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嗎？从他的生活环境和根基看來，这一切都是非常自然，甚至可以說必然的。可是，难道一个黑人律师所必須对自己要求的，或者他的不如他的弟兄們所应該要求于他的，就只是这些嗎？对于一个白人律师來說，过一种富裕安閒的生活，也許是很合乎道德的；他無須乎因为社会問題而感到良心不安——可是一个黑人律师却怎么样呢？在一个对黑人加以种种限制的社会里，任何一个滿足于自己的成就，并且說"我的勝利对我來說就到此为止"的黑人，他的良心將怎么样呢？

这是一个泥潭，許許多多象慧依这样的人都掉到里面去了。这些年來，林閔見过他們这样的人，他知道！可是，这个慧依怎样呢？他在这个年輕人的个性里覺察出一些矛盾，一些裂縫。慧依急于想要为他自己作为一个黑人的权利進行斗爭，因而任何妥协的建議，哪怕是在現在情况顯然对他很不利的条件下提出的建議，他听了都覚得是出賣他。可是，現在他的作律师願望受到了威脅，他的內心就动搖起來了。当然，他还很幼稚，十八歲的人能成熟到哪兒去呢？不过，这些矛盾迟早总得解决，先得讓他自己把把方向盤，手才会慢慢穩起來。要不然，根本沒有方向，可以往这面，也可以往那面，年輕时代的理想就会完全烟消云散了。他以前見过这种情形，他自己也为这种情形斗爭过，他知道！

慧依打破了这陣長时間的沉默，突然向林閔提出了一个問題。"教授，另外那个毆斗的罪名——是一种輕罪嗎？"

"嗯。充其量判六个月徒刑。不过我們要求的是用你的服罪去换得緩刑。从現在起，七八年后，当你到律师公会的資格調查委員会去的时候，这个緩刑的判决就会使情况大为改观。一般律师都知道法庭上的情况。一个單純的毆打案的緩刑，在他們看來，就等于是說你的罪案有相当大的可疑之处。所以只要你的歷史是清白的，我相信你一定通得过。"

"你覺得我們准能够象那样妥协嗎？"

"不是說准能够，是說有把握，得不到那样的条件，我是決不会妥协的。話說回來，要是办不到，我倒要覺得很奇怪了。他們喜欢避免有陪審团参加的審判。"

"是嗎？"慧依咕嚕着說。"好吧，先生，我一定好好想一想。"

"你还要想一想？那是怎么搞的呀？"赫閔狡辨地問道。

"嗯？"

"服罪既然是違反你的原則的，你为什么还要去考慮呀？"

慧依看去很尴尬，什么也沒有說。

"这么說，服罪不服罪根本不是什么原則了，对不对？"赫閔繼續往下說，用話刺着他。"那不过是一时的冲动——或者也許只是为說得热鬧热鬧，对不对？"

"不，"慧依咕嚕着說，"我現在还是希望我能为这个案子斗爭下去。"

"要是你能勝利，你当然希望斗爭。要是不妨碍你在当上一个大名鼎鼎的律师的时候能有那輛凱迪拉克汽車，你当然希望斗爭。"

"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慧依板着臉說。"我好象这样做不对，那样做也不对。我又沒說过我想要凱迪拉克汽車。那是你的想法，教授，不是我說的。"

赫鬧輕声地笑了笑。"得了吧，慧依，我不再捉弄你了，我是你的真朋友。說实話，我喜欢你，我也喜欢你的那种精神。你出了岔子，可是你并沒有为这件事哼唧抱怨，你下定决心要斗爭。这很好。不好的是我从你的話的字里行間嗅出來的某种气味。我覺得你对于在目前情况下应該怎样行动，有一些非常不切实际的想法——一些幻想。要是你真那样干，你会摔跟斗的。我見过許許多多小伙子，他們在二十歲的时候，都成了半瓶子醋的理想家——他們要去拯救自己的种族，他們每一个人都是年輕的菲得列克·道格拉斯——可是一到三十歲就都变成了可耻的投机分子。想想吧。我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你还沒有真正懂得你的那些原則是什么。算了，我們不談这个了吧。有一件实际的事情：你今天早上要去見麥克皮克嗎？"

"要去，教授先生。"

"我需要知道你們見面的情况。"他沉思了一下。"傑甫，你中午有課嗎？那正是这兒允許家屬探監的时候。"

"我十一点有一堂課，不过我可以缺席或者早退。"

"那么，就这样吧。你先來看慧依，兩点鐘的时候再上我家去找我。那时候，我可能物色到一位律师了。"

慧依說："教授，有一件事我們可以帮麥克皮克做做，那可能使他对我們更多一些好感。他被捕的时候帶得有一只裝衣服的手提皮箱。今天早上警察分局沒有把箱子送來，而他們又沒給过他一張收条。他很耽心，怕丟了他的最好的衣服。你对这件事能有什么办法嗎？"

"沒有他的話就沒法去办。要是他願意請我做他的臨时辯护人，那当然可以。再不然，要是他想請一个白人律师，我們可以通过'全國黑人福利促進会'替他找一位。"

"我一定告訴他。"

"慧依，"傑甫問道，"对你的工作的事应該怎么替你办？今天早上我去見过你的監工，說你病了。这样或行嗎？"

"报上有沒有什么关于我被捕的消息？"

"昨天报紙反面上大概有那么四行新聞，把你的名字拼錯了。我想你的公寓里的人誰都沒有看見。"

"那很好。听，我今年本來有一星期的病假薪金，所以暂时就这么瞞住他們吧……家里的人知道嗎，傑甫？"

"我从警察分局回去以后給他們打过电話。"

"是昨天嗎？怎么說的？爸昨天沒工作，是不是？"

"我打电話到教堂去找媽。我知道她一定会去做午后的礼拜。"

"她听了非常难受吧？"

"嗯……这消息叫她很吃驚。你是知道媽的。她可从來沒想到她的兒子会坐監。"

"她生我的气嗎？"

"当然，偏偏我当时又不能告訴她到底是出了什么事。不过她会恢复过來的。"

"我很不願意打断你們的談話，"赫閔插嘴說，"不过，不管審查官是誰，我得去跟他联系。而你呢——"他对傑甫說，"你本來是作为我法律上的助手上这兒來的，所以你最好还是跟我一齐走吧。"

他們站了起來。慧依注視着这个面孔長得象雀子，一双眼睛烱烱發亮的瘦小的中年人，想着他到这兒來帮忙的情形，想着他那張直率刻薄的嘴，以及他說过的那些話，他突然觉得对他産生了無限的感激之情，并且感到自己只不过是个孩子，还远远不是

一个对自己已有所了解的成年人。他結結巴巴地說："赫閏教授，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好好地謝你——我的意思是说，我实在感謝你为我做的这一切。我知道——"

"少廢話了吧！"赫閏打断他的話，匆忙地跟他拉了拉手。他臉上的那副狡猾的神情，顯出他的話不是实在的。"我才沒把你放在心上呢，我只是对打除学校制度上所加于黑人的限制感到兴趣。五年十年以后，当我們这場廢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斗爭取得了勝利的时候，我会从黑依学生联誼会得到一枚奖章，奬励我在威尔逊案件中所作的努力。再見吧，小伙子，麥克皮克那方面得尽力去做，"

傑甫用一只胳膊挽住慧依的肩膀，說道："我們会打敗他們的。別躭心。"

"我才不躭心呢，"慧依站在那兒搔着腰部周圍的臭虫疱，看着他們出去。在他附近的圓形大廳的警衛說了一声"走吧"，把他嚇了一跳。他轉过身来，动身朝那道通回他的囚室的門走去，心里一面默想："他媽的，一个人能够这样井井孤独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接着他又比較冷静、而且帶着沮喪的心情想道："他准会認为我是个傻瓜呢。"

第 六 章

獄中的时間

早晨八点十五分，強尼·罗特尔手里拿着借書單，在西歐筒的第一層牢房里，挨次从一个囚室走到另一个囚室。他在收書。这是星期一早上，所有借出的書，都得还到圖書館去。昨天晚上大伙兒根据总書目开下借条想借的那些書，要到星期二下午才能

送來。埃迪·奎恩一直尾随着罗特尔。这会兒他并不当班，心里有一件急事。

在一一二号門口，罗特尔从年老的驗光师罗依·基迪那兒收回一本拿破崙傳。"你看了觉得怎么样？"当書从囚室鉄栅杆中間递出來的时候，他这样問。罗特尔喜欢跟别人談文藝，这是他常对同獄犯人提出的一个問題。

"喜欢得了不得！多偉大的一个人，多偉大的一个天才呀！"基迪帶着濃厚的鼻音回答說。"这样的書，念起來真給人莫大的鼓舞。"他嗤嗤鼻子，对着一張手紙打了一个噴嚏。

凡是跟基迪相識的囚犯，都一致認为他是个爽直的人，尽管他有些無事忙的脾气，大家仍然喜欢和他相处。再說，他們也很替他难过。他已經是六十一歲的人啦，过去又从來沒犯过罪，判他五年到十五年徒刑，对他实在是个嚴厉的打击。照基迪自己說，他完全是受了房东太太的女兒的無法抗拒的引誘，才鬧出这种事來的。那女孩初入情場，正在妙齡，不但是甘心情願，而且是迫不及待，所以他根本連一文錢都沒有花。这种事本來是随时随地都有，不过大多数人沒叫人拿住罢了。可是法律却管这叫姦污幼女，因为那女孩只有十四歲，而基迪已是老得連驗光师的工作都不能做了。

"依我看，"罗特尔振振有辞地回答說，"这个拿破崙实在是个混蛋！就跟那个胖小子墨索里尼一样。他們当初也該把他倒吊起來的。"

"拿破崙是个混蛋？"基迪不勝驚訝地喊道。"你怎么能这么說呀，伙計？"他的鼻子抽搐了一下，可是他忍住了沒打噴嚏。"他說不定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軍事天才啦；他还是皇帝——"

"那他也还是一个混蛋，"罗特尔打断了他的話。"你知道是

什么緣故嗎？”他伸出一根指头說。“因为他干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他自己的該死的荣譽，他一点也沒把我們这些人民放在眼里。那班独裁者要使自己变成偉人，唯一的办法就是騎在人民的头上，你明白不明白？你想过这一点沒有，呃？”

“算了吧，听我說，事情不能光看一面。你說拿破崙的法典好不好呀？还有——”

“你要願意跟我好好討論这个問題，我等一会兒再來吧，”罗特尔热情地打断他的話說。“我們一定來它一場爭論，呃？不过你現在先把裘德的書遞給我，好吧？”

基迪一面大声地打着噴嚏，一面四下找書。

“他該不是帶着書去出庭了吧？这可要叫我作难啦。”

“喏，这不是？”基迪从裘德枕头底下抽出一本会計学的教科書。“我就不明白他干嘛要把書借出來。他又从來不念。”

“他不过是乔治亚州的一个小鄉巴佬，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念書，原因就在这兒。他大概一直在想找一本圖画書。听我說，基迪，别不等我回來就害肺炎死了，好嗎？我很想跟你爭辯一場。”

“我不过是有点伤風罢了！”基迪兴致很好地嗤嗤鼻子。“我从來沒感冒过，从來都沒有，可是从到这兒來的那天起就染上了这場感冒，老是好不了。这兒太当風了，麻煩就在这兒。”

“在監獄里着凉可比在外面着凉要厉害得多，”埃迪·奎恩插嘴說。“你知道为什么嗎？”

“为什么？”

“就因为你是在監獄里呀！”奎恩把上顎的假牙啣在兩瓣嘴唇中間，快活地用舌头把它抵得卡嗒卡嗒直响。隨后，他扯一扯罗特尔的衣袖，問道：“強尼，你知道康涅狄克州的丹巴立城离新港有多远哦？”

"不知道，理髮师傅。你想來一次週末旅行嗎？"

"不过隨便問問罢了，"奎恩帶着一副神秘莫測的神气回答說。

"啊哈，"罗特尔把他盯了一会兒，接着便往前走去了。在一一〇号門口，他从过去在財政部当僱員受了別人賄賂的乔治·維斯勒那兒收回一本偵探小說。又从一个过去老犯汽車盜窃案的煤礦工人奥薩·多梯那兒收回來一本"海狼"。"你看了覚得怎么样？"他問多梯說，因为他自己对偵探小說并沒有兴趣。

"好極了，強尼。"

"我劝你看可沒錯吧？"

"不过我并沒有看完。这本書太長了。"

"嘿，你看得太慢啦。我要是不当雜役，一天半就能看完那样一本書。"

"可不是嗎，我念得慢，"多梯表示同意說。"看書对我的眼睛不合適。"

"唉，老兄，我在阿特蘭塔監獄差不多待了四年，把他媽的他們圖書館里的書全念光了，"罗特尔信口雌黄地說。"小說……哲学……刑罰学……心理学……沒有一門东西我沒念过。"他在喉嚨里咯咯地笑着。"我是他們那兒教育程度最高的开保險箱的賊啦。"

"你念过哈佛大学治酒瘋的臨床病案嗎？"奎恩突然問道。

"沒有。"

"我借的那本'讀者文摘'里有一篇文章——談到他們那兒怎样治療酒病。那倒使我对这个大致有了一点了解。"

"你想上大学嗎？"罗特尔喉嚨里發着咯咯的笑声問。

"我剛才問你丹巴立城就是为这个，"奎恩突然鄭重其事地解

释說。"那兒有个联邦監獄、記得嗎？耶魯大学有一个学院就在新港。要是兩个地方相隔不远，那不是很好嗎？"

罗特尔咧着嘴笑着，把他朋友的受过伤的面孔端详了一会兒，然后低声問道："你脑子里除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到底还在想些什么？"

李恩帶着一副嚴肅的探詢的神情望着罗特尔。"要是这边的甄别局肯帮我的忙，那不是很好嗎？他們可以不把我轉移洛尔顿，而轉移到丹巴立去，对不对？"

"我想只要他們願意，他們跟犯人管理局商量一下，一定可以。"

李恩的眼睛亮了起来，一个兴奋的微笑使他的兩瓣嘴唇裂开了。"上星期五我遞了一張呈文，要去見甄别局的委員。他們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可能接見我。我要向他們請求的就是这件事。"

"这件事对你有什么好处呀？"

"只要我是在丹巴立，"李恩越來越起勁地解釋說，"我馬上就可以在監獄里当上一名理髮师。我有一手頂呱呱的手藝。說不定有些官長就会來找我，他們遇到一个手藝高明的理髮师是不会不識貨的，也許看守長本人也会來。开头的兩三个月，我干我的活，一声也不吭。然后我就去找看守長。我把我的犯罪歷史拿給他看，叫他看我坐过多少次牢。然后我就說——'你們总想替納稅人省几个錢吧？你們总想叫人悔过自新吧？得，那么你們就讓我去耶魯大学治治病吧。我的刑期是三年，这正是我把病治好的机会。'"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罗特尔温和地表示異議說。"那怎么成？要是丹巴立跟新港相隔五十哩，怎么办呢？"

"耶魯大学的那些医生，也許总有人可以到監獄里來的，"李

恩热烈地爭辯說。"要不然，他們也可以把我轉移到新港的市監獄里去。这些都是事情的細枝末節，他們很容易就可以安排的。"

"听起來你倒眞有了个好主意，"罗特尔慢吞吞地表示贊同說。

"你这样觉得嗎？"

"我看能行，"罗特尔撒謊說。他对于監獄的規章和監獄類別局的情形，要比奎恩清楚得多。不过只要这个怪主意能叫奎恩快活几个鐘头，他可也不願把奎恩从半天云里拉下來。"我眞的希望你能叫他們接受你的主意。"他親热地說，跟着便对一〇八号叫了一声："伙計們，还圖書館的書。"

一个沒好气的声音从上鋪上回答道："我把我的書給一〇四号的漢斯萊去了。"

"眞的嗎？唔，書在他手里倒好，要不然，你还会坐上十八个月的。"

上鋪上的那个人沒有答話，于是罗特尔問道："你念过了嗎？"

"这个星期沒心腸念書。"

"啊哈，"罗特尔低声說，随后又用一种近似溫和的声調补上一句："謝甫，放心，你会有办法的。"

那人沒好气地点点头。罗特尔心里暗想，有些家伙硬要把自己搞得來坐牢，眞他媽的叫人想不通。就拿謝甫來說吧，他分明跟許多人一样是个老老实实的人，沒坐牢以前是个刻苦干活的安裝自來水管的工匠，可是他居然威脅着要去殺死他情人的母親，因为她想阻撓他們結婚。罗特尔对于一个害相思病的年輕人的失望和憤怒倒是能同情的——可是他就是不懂，这年輕人为什么会傻得那么厉害，竟要在信里威脅着去殺人？为了一个親筆罪証，就得坐十八个月的牢。

"唔，柏尔，你看了这本書觉得怎么样?"当一本厚書从鉄栅杆中間递出來的时候，他們同一間囚室里的另一个人。

"哼，别說啦，"那人回答說，"那本書对我一点沒有益处。"

"象你这么一个滑稽角色，居然要借托尔斯泰，我本來就觉得奇怪嘛。"

"这話怎么講?"柏尔顯出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問道。他是一个相貌丑陋的五十來歲的秃子，臉上老是帶着一副迷惘的神情，好象在这陌生的世界上無所依归似的——事实上，他也真是这样。他是北卡罗來納州的一个种烟草的小農場主，本來是到华盛頓退伍軍人医院來动手術的。出院的那天晚上，他醉得非常厉害，在大街上小便，所以給抓了起來。現在他就因酗酒、妨碍公共衛生、拒捕和在警察臉上吐唾沫等罪名，在这兒等候審判。他对自己的行为非常慚愧，这層牢房里沒有一个人知道他是为什么給关進來的；他根本就不肯講。

"你念的这本書，"罗特尔說，"是列夫·托尔斯泰寫的，你不知道嗎?"

"我根本就沒注意到。"

"你說什么? 你沒注意到? 你自己借的，不是嗎?"

"老兄，我当初并不是要这本書，"柏尔抱怨地說。"書單上寫的是'复活'。我只当是聖經讀本呢。"

罗特尔忽然大笑起來。"你念过了嗎?"

"得，别說了吧，这本書上的那些人名——我簡直把他們搞不清。这本書对我沒一点益处。"

罗特尔一面在喉嚨里咯咯地笑着，一面說："你本來有一个現成的机会叫你自己長進，可是你却白白地把它放过了。这个托尔斯泰恰好是个非常出名的作家，你知道嗎?"

"唔，算了吧，我試过一下，不过这本書是一本小說，除非我知道書里講的是眞事，我从來是不喜欢看的。"

"我也一样，"埃迪・奎恩插嘴說。"所以我喜欢'讀者文摘'。我只爱这个。里面的話句句都靠得住。"

"唉，你們这兩个笨蛋眞比我原先想象的要笨得多，"罗特尔親热地嘲笑說，"你們不知道从小說里也可以学到东西嗎？就拿維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來說吧。那本書含意很深，叫你看了以后要去思索。書里講一个在監獄里待了二十年的人，他出獄以后找到了一个工作，做起了一樁大買賣——后來甚至还当了本城的市長。我在阿特蘭塔念那本書的时候，就常常在那里思想——这說明一个人只要有志气，什么事情都能做成！"

"我才不相信假造出來的故事呢，"柏尔直截了当地說。"我喜欢念聖經那样能叫我長進的書。"

"我說的正是这一点，就拿这个托尔斯泰來說吧——他是个大思想家。故事是不是他假造的，那根本無关緊要——假造的故事也可能跟生活一样的眞实，你說不是嗎？"

"故事如果是他一手假造的，怎么可能是眞实的呢？"柏尔完全被弄迷糊了，这样問道。

"因为里头可能含有剴深的教訓呀！我不能把你的这本書說明白，因为我从來沒念过。可是去年我从公立圖書館借來一些他的別的小說。其中有一本——講一个地主有了土地还想要更多的土地——眞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①。它給人的教訓就是，一个人要是过于貪婪，將会遭到什么样的下場。"

"貪婪——这兩个字怎么講？"柏尔問。

① 指列夫・托尔斯泰的民間故事"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

"要是你吃得过多，你就会吐——那你就是太貪婪了。那个地主想要那么些地，結果却把一切都丟光了。这就是因为他太貪婪了，你明白嗎？"

"唔，说得倒不錯，"李恩插嘴說，"不过那故事是真的嗎？"

"当然是真的——那故事所表現的思想就是真实的。"

"我是說故事里的事情，那些事情是真的嗎？"

"我已經跟你講过啦，念小說并不是为了看事实，你这糊涂蛋。"

"我念書可是为事实，"李恩不放鬆地說，"我喜欢学習，我喜欢事实，所以我推崇'讀者文摘'。"

"这个托尔斯泰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法國人嗎？"柏尔問。

"法國人——我的老天爺，法國人！"罗特尔喊道。"你沒看見那本書上的俄國人名嗎？"

"我只当他是法國人呢。从前我認識一个种烟草的法國農場主，名字也叫列夫。"

"过去我也有一只狗名叫卡罗來納，可他并不象你这么秃，"罗特尔哄然大笑，頂了他一句，継續朝下一間囚室走去。

"哼，算了吧，我不过是头上秃，"柏尔望着他的背影帶笑地喚道，"胸口和那話兒可不秃。"

"还圖書館的書，"罗特尔对一〇六号里的人喊道。"别叫我等着，伙計們，我是个忙人，我还有許多重大的工作要做呢。"

从八点起就接西蒙斯的班的第一層牢房值日官克拉夫特，喊了一声"雜役"，埃迪·李恩便立刻快步跑了上來。他急切地問道："有什么吩咐，克拉夫特先生？"在接到指示以后，他只点了点头。他从正前方起，順着一長溜囚室，挨次把今天不能"放風"

的坏消息發布出去，絲毫也不隱藏他自己的沮喪心情。週末照例是不能"放風"的，下雨天也不能"放風"，遇到象今天这样的早晨，只要上面有命令下來，說是照管"放風"的人手不够，也就不能"放風"。犯人們都咒罵，埋怨，你問我，我問你为什么一星期"放風"的时間不能多于一兩次。在露天待一个鐘头，就好比过生日收到一份礼物一样；有一个鐘头能見見天日，也就改变了犯人一天的生活。看本一向是可以消磨时間的，可是今天却沒有書可看。排隊到小賣部買东西，一星期兩次的淋浴和刮脸，也能够排遣时間，可是也都不是排在今天。

西监高所有囚室里的犯人，都定下心來准备跟时間搏斗了。

时間是一件既沒有軀体，也沒有面孔的东西，可是在监獄里，一个人却必須用双手把它揪住，必須天天跟它作战。生病的人、上陣的士兵和臨產的妇女，都知道时間所給予他們的难堪的折磨，或是时間的掏心抓肺的凶猛的力量。可是他們中間沒有一个人，也沒有任何其他的人，能象这些陷身縲絏的人一样眞正懂得时間的可怕。

这监獄里的囚室是些用鋼鉄和石头修成的隔离起來的小房間，里面住着兩个听憑别人的决定而住在一起的素昧平生的人。他們的住处，如果是現代化的，而且是根据科学設計的，那也許就有九呎半長，六呎半寬。在这个空間里，有一張上下兩層的床舖、一个臉盆和便桶、一个跟牆根联在一起的凳子和一張安在牆上的桌子。在这个空間里，这兩个素不相識的人一天二十四个鐘头当中也許会有二十一个鐘头关在一起，在他們等候預審或是審判，等候判决或是轉移，等候法官度完假期或是等候法院的擁塞的審訊日程輪到自己的时候，有时会一連同关上好几个星期，或

好几个月。

在監獄的囚室里，一个人的动作必须跟他的同房伙伴相协調。要是这个人打鼾、咳嗽或是哭泣，另外那个人就会听見。当这个人怒气冲天的时候，另外那个人就得留神。每个人小解出恭的習惯，也都变成了对方生活的一部分。

可是，两个人都总得跟时間搏斗。

只有一个被关在囚室里的健康的人才知道时間是怎样地可惡和下流，只有他才能从自己的心的跳动中体会到时間的沉重，体会到时間的推移是一个多么枯燥、难挨和無聊的过程。他的体力充沛，食慾旺盛，精神也希望能得到它应有的表現。可是鉄欄杆却不許可！鉄欄杆同时是具体而富于象征性的东西。它們使得人的肉体麻木，思想变成了自己的仇敌。它們使人郁積無法宣洩的怒气和無法排解的悲痛。鉄欄杆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东西；任何犯人都不承認它們的存在，可是它們却永远在那兒；它們是毫不容情而万分可怕的。

監獄里的犯人在無事可做的时候干些什么呢？他們怎样排遣他們的时間呢？

埃迪·李恩跟时間搏斗着，为了躺到舖位上去做夢，已經回到他的囚室里來。按照平日的情形，他往往会半睜着眼睛，偶尔抽抽烟，心满意足地茫然地躺着，一直到監獄的生活常規必須改变时为止。要是他被本層牢房的看守喚去值班服役，他就会立刻跳下床來。再不然，要是有強尼·罗特尔來聊天，那更是他求之不得的事。可是这会兒，他已經下了班，在囚室里又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所以他便象那些过惯了監獄生活的人一样，想迷糊地睡它一覚。

他打着盹兒，夢想着許多事，但他并沒有認眞想什么問題，因为認眞想問題就会擾乱他的寧靜。他夢想着甄別局已經答应了他的絕無可能性的請求，而且他已經被轉移到新港的市監獄去了。他滿心高兴地夢想着耶魯大学的那些足智多謀的医生，夢見他們正在用心理学上的方法，外搭一种奇妙的新藥，替他治療酒精中毒症。至于用的究竟是什么藥，什么样的心理学上的方法，那他認为他們自然是会知道的。他越想越入覺，于是他又夢見一位有名的美容医生在跟他說：“埃迪，我的好老弟，你的病非常好治。我一定替你把斜眼矯正，把你臉上的这些火燒的伤疤除去，而且不收你一点費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嗎？”

“不知道，大夫，为什么？”

“因为你曾經替我刮过一次臉，那是我生平刮得最干淨最光滑的一次。埃迪，你的理髮手藝实在到家，我尊敬能在自己本行里出人头地的人。”

奎恩決不是一个笨瓜，然而在他酗酒的十年里，他心里从來沒有承認过自己已經不再是原先的那个人，或原先的那个手藝高超的可靠的工人了。一个人在極其需要自欺的时候，是很容易自欺的，而奎恩正有这种需要。他本來并不怎么愛喝酒的，后來所以这样，是因为有一天晚上，他在宾夕法尼亞州的一条公路上翻了車，摔死了他的才結婚兩个月的新娘，把自己也弄成了殘廢。这件事是由于他自己不小心造成的，他因而从此在良心上觉得自己有罪，并且認为自己的美滿的生活已經是一去不复回了。可是从外表上看，他却是逐渐由一个高尙公民墮落到一个小偸的。最初，他一醉不过几天，他总是不把它当一回事，覺得沒有什么大不了。在这家店舖丟了工作，他可以在另一家店舖里找到事情；他的手藝总是在的，他也总有他的旧名声。当他第一次因为酗酒

鬧事，被監禁了一个星期以后，有三个月的工夫，他变成了一个滴酒不沾的人。可是后來醉酒的时間越來越多了，而沒有醉酒，能够工作的时間也就越來越短了。掙的錢少了，貪杯的时候更多了，当他囊空如洗的时候，他便常常干一些小規模的入店行窃的勾当。他曾[illegible]过一次，总是对自己說："唔，决不再干了——你得堅決洗手，艾迪，我的老弟，你再也不許干手脚不干净的事啦！"可是这个清醒时从來不碰别人东西的人，在被夢魘般的想要以酒消愁的慾望攫住的时候，就会——而且确实也曾經——去偷小百貨店里的任何能拿走的东西，去偷背街小巷的死人身上的眼鏡、假牙和鞋子。因为本恩一喝酒就会喝得爛醉；在他酒瘾发作的时候，他就会中止工作，把自己喝到腰無分文；既沒有錢，他就会偷窃；狂醉以后他就会跟人打架；爛醉以后，他就会把脸扑到公共厕所的便桶里去喝水。不过，在他一旦知道了自己的醉态以后，他会怎样羞得無地自容，或是在看到自己竟会做出那种無法自制的可恥行为的时候他会怎样驚恐，那也是别人無法知道的。現在，在四十七歲的年头上，他因为偷窃一只值八十塊錢的手表未遂，正在开始服他的已被判决的三年徒刑，他觉得他做这件事所表現的愚蠢甚至比徒刑給他的折磨更要叫他难受，他在黑夜的隐蔽下暗自伤心，他对自己說：經过这一次，經过这一次以后，他决不再喝酒了。

可是，他一定会再喝酒的！甚至就在現在，他早已不知不觉停止夢想怎样去治療他的酒病，而已經在津津有味地想着出獄后第一天他要喝的第一杯酒的滋味了——一大杯冷啤酒，外加一瓶黑麥威士忌。

这个理髮匠是个奉公守法的囚犯，看守們都很喜欢他，因为他干活兒干得很好，并且从來沒有惹过什么事。同獄的犯人所以

喜欢他，是因为他从不愁眉苦脸，对人和气，也从不哼哼唧唧地抱怨或拿自己心里的伤心事去烦擾别人。尽管在这几年的禁錮中，决不会有什么事能使埃迪·奎恩可以从中取得教訓，因而使他將來不致于再被关進監狱里來，但他到底是个忠顺随和的犯人。而这正是監狱管理当局，或者說他的社会，所要求于他的。

在外面的食堂里，強尼·罗特尔正在把全西監筒收來的書归聚在兩張桌子上，借此消磨时間。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人用手車从外面送進來一只輕便書摑，他就要把書依着号碼放到架上去，那时候，他这个星期的又苦又甜的工作就要告結束了。对于罗特尔來說，書本永远对他有正反兩面的作用。通过書本，他漸漸懂得了关于他自己和社会的許多事情——至少他是这样感觉——因为这个緣故，他很珍爱它們。他喜欢看見書本并排地豎立在那兒，可以讓他瀏覽它們的标題，在心里記住任何看去适于將來閱讀的書名。他对于書本虽然沒有鉴辨，却很有热情，急切地希望从任何一本書里得到它可能給他的一切知識。可是書本也一再使他意識到牢狱的生活，因为他在坐牢以前，一直不懂得去欣賞它們——書本使他想到他一生中白白糟蹋了的那些歲月。因为这个緣故，每逢星期一早晨，他总最爱深思，而他的內心里也总是最憂郁。

这个星期一的情形尤其糟糕，因为他觉得自己很快就要受到法庭的判决了。在他因为听到埃迪·奎恩的笑話而發出的笑声里，暗藏着一种叫人不快活的恐懼。他忙着干他的工作，表面上很热心地跟人討論托尔斯泰和維克多·雨果，可是心里却無法擺脫自己似乎正在走進毒气室的那副景象。

"要是警察抓住了我过去真干过的哪一樁事情，"有一次，他

曾經对他的妻子这样說，“我們会觉得好受一些。象这样先一下子坐六年牢，然后再來一个判决——一槍斃，那才叫人受不了哩!”

所有認識罗特尔家的人，都認为罗特尔一家可以說是一个典型的美國家庭，全家人都是清清白白的公民。在这个神智清醒的勤劳的汽車修理匠身上，沒有一样东西能叫人看出他曾經是个少年犯、小偷和专門偷开保險箱的老手，或者叫人看出他曾經前前后后——在一个感化院里，在一个州监狱里，在卡罗來納州的苦役隊里，最后在阿特蘭塔城的联邦大牢里——被关过十二年。在罗特尔身上，也沒有一样东西能使人看出他对他的妻子所怀抱的那种近于崇拜的热爱。他妻子是个乔治亚州的純朴的農家姑娘，她对人类天性的脆弱所具有的深刻了解，在他們婚后的生活中，使他漸漸完全改变了自己的那种凶狠的性情。他們是在他暫时从阿特蘭塔城监狱里释放出來的时候相識的。任何被判長期徒刑的罪犯，如果想要不但改变自己的生活，而且改变自己对社会的認識和感情，都需要作一番眞正的英雄式的努力。要是沒有她，他是根本不可能坚持地作这种努力的。有时候，他眞想辞掉事情不干，因为那始終如一的單調工作跟监狱生活是那样地相象。有时候，为了一句挑眼的話，他也眞想揍他的老板一頓，而这种話在另一个人听起來，可能是沒有什么大不了的。正是在这种时候，她的那种憐惯之情使他慢慢平靜下來，恢复常态。罗特尔性格里的一切表现剛強的气質和可爱的东西都越來越巩固了，因为他爱这个女人，而这个女人也爱他。这个从感化院出來的男孩心里的那股子别扭劲、那种不信任人的習性和动不动就發怒的脾气，也漸漸地都消失了。他越來越对他妻子推心置腹，也越來越跟她更加親近。結婚几年以后，生活对于这个曾經犯过罪的人居然变得非常美好了。

可是，离开了監獄五年以后，过去的事又回来折磨他了。一个从前在阿特蘭塔城認識罗特尔的警察局的密探，有一次偶然走進了他工作的那个汽車修理房。他們閒聊了一陣，那家伙获悉罗特尔在安份守法的世界里已經扎了根，随后就去打了报告。第二天晚上，正当罗特尔离开汽車修理房的时候，有兩名便衣警察就在那兒等着他。

他們为了要盤問他一些有关他过去所干的私开保險箱的老行道的还沒有了結的問題，把他帶到了警察总局。当罗特尔激烈地抗議，說他已經循規蹈矩地生活了五年的时候，他們回答說："真的嗎？那真是好。"不过，他們却指明說，象他这样一个老行家，总是会給自己找个差事來打掩护的。

"打掩护？"罗特尔憤慨地喊道。"我一星期干四十八到六十个鐘头的工作。我三年前就找到了这个差事，现在是二級汽車修理匠。我一点鐘掙一塊一毛五。我租了一套公寓房間。我有一个老婆，兩个孩子。我还有一筆存款。我干嘛要掩护呀？"

那些便衣警察对他說，他的这些話卻不錯，可是他們打定了主意还是要时时刻刻盯住他。他們想要知道，比如說，罗特尔到底私吞过代理店家的款項沒有——或者他的老板过去有沒有發現少过什么工具或是裝备。象他这样有犯罪歷史的人的性格和花招，他們知道得太清楚了，他們一定得調查調查他的情况。"手脚放干净点！"他們嘱咐他說，"要不，瞧你媽的，我們就要把你送回阿特蘭塔去。"

在干違法活动的那些年头里所养成的一种只求保全性命的心理，告訴了罗特尔应該怎么办——告訴他应該把他們的存款悄悄地从銀行提出來，然后找一个星期六，只帶上兩三口手提箱，象一家人出去度週末一样，帶着全家人逃走。既不告訴任何人，也

不留下走后的通訊处。

他把这件事跟他的妻子爱密商量了一下，不过并不怎么起劲。事实上，想到要白白扔掉自己的大好的差事，去棄他們的很舒適的公寓房子，遗下一屋子在兩年的長时間中逐月付清价款的家具，他心里非常難受。結果，他強压住内心里的不安，跟他妻子抱着一致的意見，覺得他們并沒有什么需要害怕的。

不过，他还是采取了許多自衛的措施。当时因为是战时，工作机会仍然很多，他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加油站里找了一个星期天的工作，好讓自己一星期七天的时間都有交代。除此以外，他滿怀悲痛地把他的情况告訴了汽車修理房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答应每天晚上在十点半和夜半之間打电話給他，好証明他是在家。

这样过了九个月，警察除了偶尔去找他的老板以外，倒沒有再找他。可是后来，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他們帶着一張搜查証，到他的住处來了。原來前一天晚上，在离他家不到五个街口的郵局里出了一个搶案——速三个鐘头，警察在他的公寓房間里搜尋罪証，把家具、牆壁、地板、壁橱、衣服全都搜查遍了，連自來水下的排水管也沒有放过，他的妻子和孩子們一面恐怖地在一旁看着。警察什么都沒有找到，可是他們以嫌疑犯的罪名逮捕了罗特尔，把他帶走了。

他們又用他們那一套有名的办法，繼續追查了四十八个鐘头——那就是說，罗特尔一直不得吃，不得睡，不断地遭受嚴刑拷打。可是，因为他什么也沒有招認，而警察也沒有拿到任何証据，所以他們最后还是把他放了。

"我們搬走吧！"罗特尔在跟他的妻子互相抱着哭泣的时候，对他的妻子說。"下星期天我們就搭火車全家搬走。我們到十州以外的地方去！"这一回爱密倒是同意——不过他們决定的时間

太迟了。罗特尔在週末以前又被捕了。

大概是華盛頓方面曾經向东海岸各警察局發出过一个例行通知，詢問各警察局，是不是有什么案件关系到專开保險櫃的強盜強尼·罗特尔。北卡罗來納州杜哈姆城的警察局一接到通知就立刻回电話說，他們追緝罗特尔已經有一个月了。因为当地有一家烟草批發店在夜間遭了搶刼，守夜的人被打得不省人事，保險箱里給人搶走了一万二千塊錢。守夜的人看了許許多多过去在北卡罗來納州犯过搶刼案的人的照片，認定罗特尔是罪犯之一。他們馬上就要送來一張犯人引渡票。

从表面上看，这些罪名仿佛都是荒謬絕倫的，罗特尔参加預審的时候很有信心。杜哈姆城在二百四十哩以外，那些替他作証的人，都証明在搶案發生前后的全部期間，他每星期都做七天工作，每天晚上都接一次电話。可是因为那个守夜的人咬定是他，所以審查官拒絕放他。后來犯人引渡票提交給了一个联邦法官，由于罗特尔过去的犯罪歷史和本案案情的嚴重，保釋金定为兩万塊錢。于是一个荒謬的控告案，就这样变得万分嚴重了。

"听我說，宝貝，"罗特尔在入獄前准許他跟妻子談話的十分鐘里对他的妻子說，"这是一場凶惡的官司。我們要是不能在这兒打贏，到那兒去就一定会打輸。我希望你把我們存款的每一分錢都拿出來，找我的老板，打听一个第一流的律师，他要多少錢就付他多少錢。我熟悉南方的那些由窮白人当陪審官的法院。那个守夜的是一个退伍伤兵，又是那兒的本地人。我算什么呢？我不过是一个有長篇犯罪歷史的外地囚犯罢了，而且还在苦役隊里待过。要是他們把我弄到那兒的法庭上去，我就完蛋啦。宝貝，你还不如現在就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吧，我的意思是說我完蛋啦。"他凝視着她的悲伤的臉，自己簡直想一头往牆上撞去，可是他仍

然继續对她详細說明他們現在究竟可能遭到什么不幸。他告訴她，在北卡罗來納州，夜間盗窃罪分为兩等。第一等指以暴力進入熟睡人家行劫，或者進入看守人可能入睡的公共大楼地下室行劫。他現在遭到的控告的罪名正是这种罪名。卡罗來納州的法律对于第一等夜間盗窃罪嚴格规定了兩种处分——凡屬陪審团建議从寬者，处以無期徒刑，否則处以死刑。

从涉这場話到現在已經有四个月了，他們兩人心里的恐懼越來越大。事情發展的結果是那个守夜的咬定是他，一点也不肯放松。罗特尔的律师为了拿一張与十年前警察局所攝的有些不同的罗特尔的近照給他看，曾經到杜哈姆去过。但那个守夜的虽然承認兩張象片有些不同，却仍然一口咬定是同一个人。按照律师的看法，这件事既不是什么居心陷害，也不是什么陰謀詭計。問題只是証人認錯了人，加上罗特尔过去的犯罪歷史，因此就越搞越深了。律师跟警察方面的交涉也沒有得到什么更大的效果。对于罗特尔的辯詞，他們有一个全不費事的回答，那就是：罗特尔可能在晚上六点鐘做完工作，坐汽車跑二百四十哩路，在十一点鐘的时候到达杜哈姆，立刻跟同伙的人一道在清晨兩点鐘進入批發公司，打开保險櫃——这正是搶案發生的时間——然后在早晨七点鐘回到華盛頓，照常上工。

这个案子曾經由一个联邦法官会同北卡罗來納州的一个副总檢察官審訊过兩次，副总檢察官主張把案子提交給陪審团，認为这样可以得到最好的解决。罗特尔的答辯跟在預審的时候一样認为这是辨認錯誤。他提出了他的工作記錄和存折，还有他的兩个老板和同在一起干活的一些工人的証明，作为补充証据；他也提出了一个如要犯这个盗窃罪他所必須遵循，而实际决不可能的准确的时間表。在第二次審訊的时候，更有人为他提出了新

的辩护証据——那就是爱密事先并無准备，因为感情激發，突然出來就她所知道的她丈夫的一些事情來为他申辩。她講出一些她丈夫已經忘記的他們共同生活第一年中所發生的偶然事件，她从她的記憶里挖出一些細小的事情，这些事情至少在她看來——即使法官不一定承認——已經足以說明她所嫁的这个人的品德了。“老天爺在上，”她对法官瘋狂地哭喊道，“象他这样的人难道大家竟不能相信他是清白無辜的嗎？他每星期拚死賣命地干七天活，到底是为的什么？难道因为他在十二歲的时候偸过一辆脚踏車，他就一輩子也洗不清自己的罪名嗎？”

爱密哭了，可是法官却沒有哭，法官只是沉默着。第二次審訊已經过了三个星期，他还是沉默着。据他們的律师說，他是在進一步調查案情和研究証据。从罗特尔被捕以來，七月的一半，八月九月整整兩个月都巳經过去了，現在巳經到了十月。爱密說，孩子們都非常好，可是她每次來看他的时候，都比以前顯得更加消瘦，眼睛也比以前更加凹下去了。他們的存款巳經全部花在生活費用和律师費用上；收音机已經賣了，冰箱也被賒購公司拿走了；可是爱密却說她过得挺好。现在她在替鄰居們洗衣服，縫东西，罗特尔的老板每星期給她七塊錢，作为他的預付工資，每星期六她还从貧民救济站拿到一盤食物。她总是說，罗特尔用不着替他們躭心。他們所需要的，只是他赶快回家。

这是罗特尔特內字第一幢牢房整理圖書館書籍的第九个星期一。当工作做完，書一开始送出去的时候，他便走回他自己那層牢房的甬道。他对一三〇号囚室的那个新來的犯人說了一声“伙計，你好吧？”可是他一直走到一一二号囚室前面才停下脚來。因为一时还沒有別的工作，又沒有書可念，他需要另找一种办法來混时間。跟罗依·基迪爭辯爭辯拿破崙·波那帕特在歷史上的

作用，倒象是眼前能想到的一个最好的办法。等这个也变得沒趣的时候，他当然会再去另找别的消遣。他是善于消磨时間的啊。

在联邦法院的拘留室里，伏洛依德·瓦尔尼正在用回憶往事的办法跟时間周旋：他在回想过去那些年的十月他是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工作——一年前的情况是很容易想起來的，同时因为那一段回憶使他感到非常快乐，他便一再反复地想着它。在去年的这个时刻，他大概是正在旅館里忙着烤早晨的糕点和面包。說不定正在烤他負責的玉米餅和檸檬餡餅。而那該死的厨子头兒一定正在旁边攪來攪去——因为他对五十歲以下的厨师，总是不放心的。不过瓦尔尼的玉米面包已經有兩次很受顧客欢迎，这他是很知道的，如果不是这样，他才不会讓一个二把手的厨子去做比樣面更高的工作呢。接着，照管午餐的那群女招待开始來上工了，傑妮好象無心似地用手拐兒在他的肋骨上碰了一下。"喂，鬼家伙，分手以后你干了些什么？"（其实，那天早晨七点鐘，她在他的房間里洗盤碗的时候，他才离开她的。）

"挣錢吃飯哪，小美人兒，你想不干这个还干什么呢？"

"你是說，一直在烤你叫做'派克大飯店面包卷'的那种兩磅一塊的面团嗎？"

"怎么？我看見你也吃过呢。"

"那是因为我爱你呀。一个女孩子为了爱情，什么都可以牺牲的。"

"对，对——嗯，我有一个打發这个星期天的好主意。"

"你忘了嗎？这个星期天我要上班。"

"哦，可不是嗎，眞討厭！我还以为我們可以一同去野餐呢。我們需要把缺工的日子湊在一起。"

"当然需要。你干嘛不去跟斯特蘭德先生說說？你对他比我对他有办法。"

"我今天就去跟他談一談。"

"好極了！待会兒見吧——我得去收拾桌子了。"

"可别跟顧客調情呀。"

"除非他們跟你一样有錢，又跟你一样漂亮。"

兩年前，也就是一九四四年九月，他是在紐約一所訓練厨师和面包师的学校里念書。那一段日子也挺不錯，尽管他因为靠政府的退伍軍人津貼过活，不得不一文錢也不乱花。不过那一年他都过得很舒服。能夠打完仗，学一門手藝，觉得前途到底有了指望——那滋味实在不坏。

可是再上去的那一年的九月，却眞是可怕，簡直象一場惡夢一样——躺在聖地亞哥海軍医院的一張病床上，屁股上帶着一个血淋淋的伤口，神經也出了毛病，使得他睡也睡不着，胃里什么东西也存不住，一听見外面有飛机飛过，就不由得要象个胆小鬼似的渾身發抖。

瓦尔尼霍地从拘留室的長凳上站了起來。他开始帶着陰郁緊張的心情在房間里踱來踱去。很顯然，这个回憶往事的遊戲对他意思并不大——因为他并沒有很多好年头可以去回憶。另外还有一些比这更高明的消磨时間的办法——比如說，他可以列举自己能記得起的全國各州的州名，然后再列举他能記得起的各州首府的名字，往下去，再列举他所知道的某种餡餅和蛋糕的各种烘制法。最后的这个办法最好了——"哦，天哪，这是多糟糕的一个早晨啊！"他想道，"这是他媽的多难挨的一个早晨啊！"他就象从來不曾推算过似的，又开始推算起他的案子的种种可能的結局了。假定他得到最輕的处分，只判十年徒刑，那么他四十个月之

內就有資格取得假释。就算不能得到假释，無論如何，他每个月也总还可以減刑十天。合起來，每年就可以減刑一百二十天，或者說，四个月 按照十年刑期來算，加起來总共就能減刑三年零四个月。所以，他充其量只不过坐六年零——

"我的老天爺，多糟糕的一个早晨啊！"他想道，又在那屋子里踱來踱去。

在丙字第一幢牢房的四層楼上，慧依·威尔逊正在看着担任雜役的犯人乔治·班哲明表演滑稽戲，借此消磨时間。他觉得很沮丧，这种滑稽剧正好可以使他解悶。这以前，他一直在跟他的同室难友詳談他在圆形大廳里会客时的談話內容。不知怎的，沒有哥哥和赫謂教授在場作为一种支持，他就觉得他的情况仿佛又开始越來越暗淡了。尤金·芬奈尔蒂的心情偏偏又跟慧依的外表一样地悲伤。他并沒有給慧依打气，說他一定能从麥克皮克那兒得到什么帮助。因此，慧依这时仿佛同时看到了被判徒刑和断送律师生涯的兩副慘景。一个鐘头以前，他还在跟自己說，哪一个黑人都免不了要受欺凌，想想自己的父親、叔父、或是千千万万其他黑人的遭遇，他并沒有理由为自己的事如此难过。可是他却在为自己的事难过，他觉得自己受了欺凌，而且这会兒——尽管想起來使他有点觉得可恥 他仍然非常希望当初他根本就不知道有糾察隊那回事。

乔治·班哲明跑來表演雜技，把他的这些思緒打断了。这个充当雜役的犯人尽管身材矮小，却是一个頂呱呱的运动家。他有一种習慣，每天总要用手当脚，在本層牢房的甬道上走一趟，玩燕子翻山，翻筋斗，以及一些別的玩意兒，繼續磨煉自己的肌肉發达的身体。今天，因为來了一个新的观众，班哲明更急于要

顯一顯身手、他用双手当脚，突然來到慧依囚室的門前。他宣称自己是动物園里的一只黑猩猩，开始对鉄欄杆里面的不幸的人羣津津有味地謾罵和說一些淫言穢語。同时，他又用純熟的技巧、一只手撑穩了倒立着的身子，另一只手搔痒、作手势和在空中乱抓乱扯。慧依因为一向愛笑，便哈哈大笑起來。其实，这种表演不过是出洋相，并沒什么眞正有趣的地方。班哲明站直身子的时候，憑他那双斜視眼和那副彼此不相配合的五官，样子已經够古怪了；这时一倒立过來，他的眼鏡从树椿似的鼻子上滑得老远，脖子上的靑筋脹得鼓鼓的，嘴巴因为使勁变得七歪八扭的，看上去可眞有点象个丑八怪。

几分鐘后，他的一全套花样耍完了，他把身子一顛站了起來，立刻手脚并用地开始爬囚室門上的鉄欄杆，把身子和头晃來晃去，活象一只猴子。爬到頂上的时候，他停下來，用手搔了搔一边胳肢窩，然后快活地跟着慧依的鼓励的笑声滑下來，“看着挺容易，是不是？”他問道。“讓我們瞧瞧你來爬这些鉄欄杆吧，小伙子。”

“得，得，我可不行。”

“你知道这需要什么才成嗎？这需要操練——还需要这个。”班哲明卷起襯衫的短袖，露出一塊脹鼓鼓的、活蹦活跳的肌肉。“过來，大个兒，”他突然說，同时把一只手伸進鉄欄杆里去。“捏捏手！看誰捏的勁兒大。誰先叫‘喔唷’，誰就算輸。”

慧依走上前來、他很年輕，也很結实，自然很不容易覺得对方要跟他比賽是对他挑战，不过，由于他覺得这样比賽实在不很公平，他便先提出了一个警告：“我的手几乎有你的手兩个那么大。我可佔了便宜呀。”

“捏吧，”班哲明咧着嘴笑着說。

他們彼此抓住对方的手，使上了勁，捏了一会兒以后，慧依

的指头在对方掌心里老虎鉗似的握力下吃不消了。“喔唷，”他难为情地認输説。“你赢了。”可是班哲明要顯他的力气，还是繼續使劲地捏着。“你赢啦，快放手吧，”慧依説，一面竭力想把手拖出來。

“怎么回事呀，埃塞俄比亞的小皇太子，你不行了嗎？”那个当雜役的囚犯極开心地問道。

慧依心里很生气，手又很痛，他把左手从鉄欄杆中間伸出去，用大拇指狠狠地在对方脖子上一戳，使劲地按着他的气管。班哲明立刻發出一陣給扼得透不过气來的喘息。他掙脫他的手，向后退了几步，“天哪，”他倒不是由于憤怒，而是由于驚訝，这样喊道，“你这是搞的什么玩意兒呀？你好象戳了一根針到我脖子里去了一样。”

“这是我哥哥在軍隊里学來的一种战法，”慧依解釋説，心里禁不住很感覚得意。“下回你可得放手啦，你这坏蛋。”他站在那兒把手搖來搖去，好恢复血液循环。

“嘿，这一着真够厉害，”班哲明一面伸手在脖子上到处摸摸捏捏，一面贊賞地大声説。“我一定得記住，有一天对我会有用的。喂，你覚得我的手勁怎么样？就象一把鋼打的鉗子，对不对？”

“是的，真不假，”慧依承認説。他很快就發覚这个矮小的家伙实际上很單純幼稚，因此自己的气也就立刻消了。“你很有力气，沒説的。”

“你真該看看我举重呢，”班哲明誇口地説。“在刘易士堡監獄的时候，我能賽过監獄里的那班举重家。你想知道我为什么这样有力气，你想知道这里头的秘密嗎？”

“秘密？”

“当然有秘密。象我这么矮小的人，單靠操練是不会有这么大

的力气的。我还另有一套东西 ”他停了一会兒，用一副表示自己很聪明的满意的神情望着慧依、“你說，男人身上最有力的东西是什么？那就是他的汁水，对不对？”

“他的什么？”

“他的汁水，他的精液、按道理也准是这样，因为精液能制造小孩。”

“那又怎样呢？”慧依笑着問道。“你比别人多些嗎？”

“我当然比别人多 你知道为什么嗎？因为我把我所有的都保存下來，不把它糟蹋在女人身上 全部貯藏在我的身体里，我还从來沒跟女人來过，將來也永远不会，”他帶着明顯的得意神情补充說。

“哦，老兄，多可笑的一个想法啊！”慧依大声說，忽然大笑起來。“你从哪兒得來的这个怪念头？”

“可笑，呃？”斑哲明帶着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情微笑了一下，好象同样的爭論已經遇到过許多次了一样，他指一指正坐在牆边凳子上，默默地听他們講話的芬奈尔蒂。“瞧瞧那匹已經半死的老馬吧。一双平底脚，屁股上生着血淋淋的痔瘡，还有一大堆天知道的什么别的毛病，就因为他胡搞搞出來的。他已經有四个娃娃，眼看还要生第五个。一个男人就毁在这上头。”

“嘿，这話眞傻透了！”芬奈尔蒂微觉厭恶地大声說。“要是男人跟女人不在一起养小孩，这个世界哪兒來的？”

“傻？”斑哲明尊敬着說。他挑战地把臉伸在兩根鉄欄杆中間。“你有六呎高，可是我能把你一下子撕成兩半。哼，那种事甚至叫你腦袋瓜也变得不中用啦，”他开始格格地笑了起來。“叫他跟你談談他燒掉那座倉庫的事情吧，”他对慧依說。“那班救火員一眼就看出是故意縱火 可是这笨小子却說不知道。”

芬奈尔蒂突然哈哈大笑，站了起来。这是一种伤心失望的笑声，他的猪肝色的臉顯得非常悲哀。“我从来也沒意思要浪费时間來跟你这样的人爭辯，你問問他坐过多少次牢吧，”他对慧依說，“問問他，他現在才开始判刑的十五年徒刑是怎么回事。哦，他是这兒的精明角色，哦，一点也不假！”

“你說得眞对，我就是这兒的精明角色，”班哲明咧着嘴一笑，反駁說。“我給判了十五年，一点也不錯。可是另外我得到了什么呢？”他把一只手使劲一揮，“沒別的，从那椿買賣里，我整整搞到十万塊錢。我已經把它藏在只有我才找得到的地方了。我坐上十年，就可以出去。那就是說，正好一万塊一年。有多少黑人一年能掙那么多錢呀，呃？你說，有多少？”

“哦，老兄，你又在說你那一套鬼話了，”芬奈尔蒂咕噥着說，一面坐了下來，“現在連你自己都信以为眞了呢！”

“一万塊一年，”班哲明兴奋地繼續說，“这工价可眞不錯呀。我出去的时候只不过四十四歲，却有整整十万塊在那兒等着我。想起來，这屆牢房上有見識的，只能數我。你們这班家伙全是一羣傻瓜，白白地叫人家給抓了起來。”突然間，他又用双手当脚倒站了起來，“再見吧，伙計們。十年以后上巴黎我的公館里來找我。我請你們喝苏打水。”他一面笑着，一面用双手走着，走过甬道的那一头，就不見了。

“他是不是瘋了？”慧依問芬奈尔蒂。“早飯前他好象並不是这个样子，可是現在談起話來确实象个呆子。”

“不，他不是呆子，”芬奈尔蒂仍然帶着悲伤的样子回答說。“我想这就是他們所說的一种‘监獄恐懼狂’。我听說他从小就一直沒有自由过，只是在監獄里進進出出。他不过有些瘋瘋癲癲的想法罢了。一般的事情他也还能講得头头是道。我很替他难受。”

"我的老天爺！"慧依咯咯地笑着說，"这才是他的秘密呢。"

"你知道，自从关進來以后，我做了許多研究工作，"芬奈尔蒂平静地說，"这些研究使我学到了好些东西。我为这兒的每一个人难过，他們全都是很好的年輕人。你就拿过去兩个門的班恩·魏尔曼來說吧。他是个很不錯的小伙子，从來沒偸过任何东西，干活很賣勁。他大概是在建筑業里工作，賣力气挣錢。你知道那是吃力的工作，挣的錢又不多。班恩告訴我，每逢星期六他就会喝啤酒喝个大醉。过去我对这样的人总很看不起，可是現在我不再这么看了。我了解得多了一些。我想，班恩之所以会坐牢，只因为他是一个人，别的并沒有什么。"

"他犯了什么罪？"慧依問道。

芬奈尔蒂茫然地凝視着空处，很顯然，他回答的时候在費勁地思索。"他的过錯是为自己的老婆跟人吃醋。实际上那并不是他的老婆，他跟我說，他不过跟她住在一起，而且的确很爱她。有一天晚上，他喝醉了酒，因为她跟另外一个男人縱情跳舞，就把她毒打了一頓。那件事可做得不对，依我說，哪一个男人都不应該伸手打女人。后來她就告他，讓他給抓了起來。不过，我們身上都有弱点和坏处，我們都是人，而人就总是有弱点的。我为那个女人难过，可是我同样为班恩难过。我为乔治·班哲明难过，他一辈子都在監獄里。我也同样为我自己的遭遇难过。"

芬奈尔蒂站了起來。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相貌丑陋的人，年紀有四十五六歲，嘴里几乎連一顆牙齒也沒有，疲憊的猪肝色的臉上布滿了一条条的煩惱和憂伤的皺紋。他开始十分激动地在囚室里踱來踱去。慧依躺在下舖上，默默地等待着。他知道芬奈尔蒂还要講下去的，他对这个人又覚得奇怪，又希望跟他親近。

芬奈尔蒂用一种溫和平板的声調，开始伤心地敍述他自己的

往事。他說，他給一个做地毯進口批發生意的白人当了十五年看倉庫的人。三个月以前，他的老板烏尼奇跑來找他，說是他快要破產了。他希望芬奈尔蒂帮助他縱火燒掉他的倉庫。

"我当时就知道这种事不对，干不得，"芬奈尔蒂对慧依說。"可是，我終于受了引誘。"

看样子，大概是烏尼奇答应給他一个永久性的工作，增加他的薪水，另外还給他四千塊現款的一筆紅利。对于一个終年勞动收入絕不能超出一千四百塊錢的沒有專長的黑人工人來說，这实在是一个使人动心的誘惑。只要这样騙一騙一家大保險公司，他就可以換來他所想象的他自己和全家人一輩子的安穩生活。于是，他答应了合作。

"我只当烏尼奇把一切都盤算得很妥貼了，"芬奈尔蒂說。"我只当誰都不会遭到損害，只有保險公司会有一点点損失，而保險公司是賠得起的。我只当这事誰都永远不会知道。"

然而，消防隊却立即就知道了。烏尼奇样样都考慮到了，就是沒有考慮到那些調查員的丰富經驗。火勢的猛烈，火舌蔓延的迅速，大火很快就席卷了建筑物的各个部分而整个燃燒的时間却相当短促——这些事实都說明是有意縱火。同时，烏尼奇所采取的故意使自动滅火器失灵和用汽油点火这兩个步驟，更等于是使他們兩人必然被捕的一种保証。

"不出一星期警察就查出我們从哪兒買來汽油的啦，"芬奈尔蒂說。"我們是到弗吉尼亞州去買的，每一次在不同的鎮上只買兩桶，可是，他們仍然全追查出來了。我想那班警察比我們所想象的是要机灵得多。"

然而，使芬奈尔蒂心里最难受的，并不是他自己倒霉被抓住的这件事，却是他后來所采取的行动。警察提出証据來跟他对質，

先威脅說，要判他最重的刑罰——二十年的徒刑，然后，又象烏尼奇一样，用賄賂引誘他，答应只判他六年以下徒刑，而且坐滿三分之一的时間就有希望得到假释 于是他便招認了。

可是現在，他对慧依說，他觉得他当时招認实在是犯了一个極大的錯誤。"我既已經答应跟烏尼奇一道下水，那么我在道义上就有义务跟他一起拚到底，对不对?"他搖搖头，做出一副苦臉，龇开了他那几乎連一顆牙齒都沒有的嘴，"我觉得当然应該那样。可是，現在已經太迟了 我确实替烏尼奇难过。他們判了他十五年，而他也有一大家子人呢。不过，这种錯誤原是人人都可能犯的 我这样作本是想使我的一家人得到好处，可是，結果却使每一个人都遭了殃。"

他們沉默了半晌。慧依躺在舖上深思着。不知怎的，他的心情不自觉地完全改变了。他不再为自己难过，也不再后悔自己曾經在一所禁止黑人入学的学校前面担任过糾察隊的工作了。他的心里激起了憤怒，他为那么多人不得不被迫挺而走險感到憤怒。这儿就有个芬奈尔蒂，因为自己受了誘惑在責备自己，認为自己懦弱，而他無疑也是懦弱的，可是，充分說明一切問題的，还是这个人的那張連一顆牙齒都沒有了的嘴。象这样的松瘪瘪的嘴，慧依曾經在自己家鄉黑人住的窮街陋巷里不知見过多少。他也曾經在弗吉尼亞州山区里的白种農場工人和釀酒工人中間看見过。这些人都說明一个同样的事实：那就是他們貧窮、飲食不良、缺乏牙医的照料和愚昧無知。这兒的这个芬奈尔蒂——一个出生在社会最下層的黑人，自己也不知道生来就帶着一頂荊冠，僅僅为了不死而終身辛勤地工作着，工作着，他怎么能不受别人的誘惑呢?

芬奈尔蒂嘆了一口气，大声說："我心里老是觉得很悲慘。我

真不知道我老婆和孩子們在怎么过日子。"

慧依坐了起来，他向前探着身子，撫摩着芬奈尔蒂的一只手，感到这个受尽折磨的悲伤的中年人，跟自己有一种親密的說不出的共同的感情。他很想双手抱住这个素不相識的人，向所有的人大声呼喊："大家聽吧——又是一个給毁掉了的黑人!"可是慧依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年輕人，不大敢在这样一种場合下充分表露自己的强烈的情感，因此他只是躊躇地說："芬奈尔蒂，我觉得你对自己責备得太过火了。依我看，最应該責备的是你替他做工的那个白人。"

"不能說我沒有錯，"芬奈尔蒂快快不乐地回答說。"我不能象那样替自己开脫。我当初可以讓他辞掉我的。"

"可是——"

"你不明白，"芬奈尔蒂打断了他的話。他又把他的事情从头敍述了一遍，以便更好地解释他是如何地有罪和如何儒弱。

慧依傾听着，因为不听也沒有别的事可干——他們两人就这样消磨了一部分上午的时間。

在隔壁囚室里，艾薩克·瑞夫斯和阿弗瑞斯·蒂尔曼正在下棋消遣。他們两人现在好象在遵守着一种沒有說出口的停战协定。这时，他們誰也不想提起蒂尔曼对第一層牢房那些白人的行徑究竟是否正当的問題。蒂尔曼并沒有象他先前威脅的那样，要求从这幢牢房調走，而瑞夫斯也裝着他們之間的关系完全沒有改变一样。

瑞夫斯一面把一个紙做的棋子从硬紙板做的棋盤上的一个方格移到另一个方格，一面說："跟往常一样，又把你逼得团团轉了，年輕人。將我的軍呀。"蒂尔曼喃喃地順着他說："什么都不

跟往常一样，老头兒，跟往常一样的只是这兒越來越热了。今天又是一个大热天。"

"热总比冷強。他們告訴我冬天这地方冷得跟冰箱里一样，到处都有穿堂風。再將我的軍呀。"

"你那老王已經叫我給堵住了，你拿它还能有什么用？"

"我会想法把它救出來的，别替我操心，孩子，还是給你自己想想办法吧，今天早上我已經贏了你兩盤了"

"別尽夸口啦，來將將我的軍吧。喂，老头兒，现在跟我一起去釣魚怎么样？"

"你請我？"

"当然，我請你。"

瑞夫斯輕輕地笑了。他的黑眼珠閃閃發光，瘦臉上的綳緊的皮膚皺成一片"你真叫我乐得心都要碎了，孩子。过去，每逢一星期的工作做完，上过教堂以后，我最喜欢的就是在傍晚时候，坐在帕陀馬克河边，一面吃香腸，一面釣魚。"

"你怎么早不告訴我呀？"蒂尔曼問道。他从他們倆坐着下棋的上舖上一翻身就滑下來，在囚室的墻上砰砰地敲着。过了一会兒，四二六号的班恩·魏尔是大声喊道："什么事？"

"喂，傳个話給上司，好吧？"

"什么話？"

"告訴他，我跟瑞夫斯要去釣魚。"

瑞夫斯忍不住笑了一笑，可是鄰室的那个犯人却憤怒地回答說："他媽的，你这混蛋家伙，我剛剛才睡着。"

"实在沒法子，这是一件急事。我跟瑞夫斯必須去釣魚。"

"你跟瑞夫斯交換着干一場得啦。"

"天哪，我的好人，瑞夫斯太老了，要不然我們一定会那么

办的。他連头髮都白了，我可看不上。”

瑞夫斯臉上的笑容消失了。拿不正常的性关系来开玩笑，在犯人里面本来是常有的事情，可是在他这样一个有家室的人听来，实在覺得难听。虽然他也意識到，这种談話大都是深感孤独的男人因为渴望得到女性的爱而借此發洩發洩的無聊的牢騷，可是他听了总覺得不舒服。“來吧，讓我們下完这盤棋吧。”他对他的年輕的同室难友說。“别跑出去啦，你要挨打的。”

蒂尔曼突然停止了嘻笑，搖搖头，在下舖上躺下。“我下棋实在下膩了，談話也談膩了，这地方的一切我都膩了，”他忽然怒气冲冲地喊道，“除了讓我离开这兒到外面街上去，什么也不能叫我开心。”

过了一会，瑞夫斯平靜地回答說：“是啊，有时候眞叫人覺得受不了，对不对？”他輕快地从上舖上翻下來。他是一个头髮灰白的瘦高个子，身体柔軟而結实。“我自己發現禱告很有帮助。上帝是落难人的好朋友。”

“上帝不会听我的禱告的。”

“别傻啦，年輕人。上帝对每一个人的禱告都听的。”

“我不在内，他不会理我。他也不会理你，”蒂尔曼断然反駁說。“要不，你怎么会被关到这兒來呢？”

“上帝并沒有把我关到这兒來，”年紀較大的瑞夫斯愉快地回答說，“把我关到这兒來的是法律。上帝并沒有叫我少繳所得稅，是我自己那么干的。一个政府搶劫我，拿走我的血汗錢，歧視黑人，并且剝夺我的权利，我可不高兴把錢交給它。政府把我抓起來，那并不是上帝的过錯。”

“上帝办事的方法可眞是神秘呀，”蒂尔曼反駁說。他激动地一下跳了起來。“千千万万的黑人，年年祈求上帝，可是結果怎么

样呢？白人仍然是对的，而我們却依旧是黑奴！我呀——世界上从來沒有一个人比我更爱玩乐啦！上帝既然把我造成这个样子，他干嘛又什么东西都不讓我得到呢？我这个人喜欢到处走走，希望能坐汽車，穿得好，吃得好，有女人陪着玩——可是，上帝給了我这样的黑人什么呢？他只給了我一个在一家該死的白人旅館里开那該死的电梯的差事，一星期开他媽的四十八个鐘头，上上下下，下下上上，可是得到的是什么呢？工錢連給自己買一套象样的布衣服都不够！下次我才不再偷白人酒鬼身上的臭錢袋了呢，他給我一毛錢，要我扶他上床，这样他就以为他有权利把我罵得狗血噴头。我再也不过那种猪狗一样的生活，干那种猪狗一样的工作啦！从今以后我要大干一一我要大偷，过大闊佬的日子——要不然，就給我來一个堂皇的葬礼，沒有第三条路。”

“我想每个人都得替自己的生活多方面努力，”瑞夫斯平静地說。“只可惜沒有时間作太多的試驗，所以你还是仔細考慮一下吧。现在我唯一后悔的是我沒有把他們那該死的所得税繳給他們。这样做对我并不上算。”

“唉，唉，怎么还不到娛乐时間？”蒂尔曼可憐巴巴地說。“我真不知道这十八个月的时間該怎么过。”

“我來告訴你，要是我是你的話，我將怎样安排我的一生，”瑞夫斯帶着憐憫的心情平静地說。“一出監獄，只要有工作，我就立刻接受下來，暫时过它一段时間。可是，夜里我就去上学，学一門手藝——也許学安装自來水管，也許学焊工，再不就学木工——随便哪一行，只要是有用的技術就行。这样——”

“真不錯，”蒂尔曼用一种譏笑的口吻打断了他的話，“我明白了，学会了手藝，然后就到職業介紹所去。”他开始用一副灵巧的滑稽态度表演那个場面。“‘敲門——敲門——这兒有人要找

一个好木工嗎？’”他改变了他的腔調和态度，摹做一个坐在办公桌后面的白人。

“‘木工嗎？怎么沒人要，这兒有兩处事情。可是第一处只要白人，第二处必須是工会会員。’

“‘哦，那正对头，老板，我正准备参加工会。’

“‘好極了，小伙子，可是，那个工会不收黑人。不过，我跟你說吧，要是你能出十塊錢，我可以替你找一个好差事。’

“‘什么好差事，老板？’

“‘开电梯，小伙子。可是，你必須先交十塊錢。’”

蒂尔曼臉上的那副滑稽相消失了“他媽的，你知道事情就是这样的！”

“事情当然是这样的，”瑞夫斯鄭重其事地回答說，“你并不是在跟一个南部白人說話，孩子，我知道我們会遭到什么样的困难 不过，这并不是说一个黑人不应該努力自求長進。天哪，在各个工会里已經有一百多万黑人工人了，难道你不知道嗎？有的在开机器，有的在做熟練的工作。你太自暴自棄啦，孩子。开电梯并不是你可以作的唯一的工作。你跟許許多多別的黑人一样——需要自己更加奮發有为。”

“我并沒有自暴自棄，我只不过給騎在我脖子上的那只白种大象压得抬不起头來罢了。”

“不过有了真正的手藝你的情况就不同了，我就是靠手藝吃飯的 我从小沒念过多少書，可是我爸把我教成了一个好石匠。現在我有了一个很好的小買賣，三个兒子跟着我一起干。我們都干得挺不錯。”

“那是你走运，”蒂尔曼表示厭惡地說，“可是，有人却在挖溝，不是嗎？就算全美國所有的黑人都是木工、电气技师，或是

医生，你以为我們每个人都会有职業嗎？你以为有錢的白人大权就肯自己去开电梯，他的女人就肯用她那双又白又漂亮的手去洗自己的盤碗嗎？”

“也有很多白人干那些事的。不过，你沒有听懂我的意思，孩子。我并不是說沒有种族歧視。哼，要是眞沒有种族歧視，我說不定早就成了这城里的一个人厂主了呢。我也并不是說，他們不是在用尽各种办法拚命要把我們压在社会階梯的最下層。我只不过是說，我們每一个黑人都必須尽我們可能想到的办法去奋斗。連試都沒有試一下就繳械投降的人太多了。这些人說：‘我們永远也得不到选举权，除了黑奴的苦工，什么也得不到！’所以当你替‘全國黑人福利促進会’向他們捐一塊錢的时候，他們就說：‘那有什么用，我还不如拿这錢去喝兩盅威士忌呢。’你問他們在干什么工作，他們就回答說：‘黑人做工有什么好处，反正你什么也得不到，所以我只擲骰子。’”

“我从十五歲起就在做工作，”蒂尔曼反駁說，“你說的跟我不相干。”

“其实我并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瑞夫斯回答說，态度突然温和起来，“孩子，我并不認識你。我只是不喜欢听見任何一个年輕黑人說，他准备过一輩子犯罪生活。那是解决不了任何問題的。”

“是的，我也知道，”蒂尔曼愁苦地喃喃說，“我剛才只不过是太激动了。他媽的，别談这些事了——讓我們下盤棋吧。”

西監筒的犯人們，各人用各人的办法在跟时間搏斗。有的在打瞌睡，有的在做夢，有的在談天或是玩牌。当被捕和受審的經过因为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敍述已經变得枯燥無味的时候，他

們便挖空心思去尋找別的話題。四二四号囚室里的那个被判長期徒刑的乔治·班哲明，正在拿空香烟盒摺成一个能裝他妹妹照片的精巧的象框。在一一〇号囚室里，过去当过堆礦工人，后來因为偸汽車入狱的奥薩·多梯，在一塊寫字用的石板背面画了一个裸体女人象，正坐在那兒默默地瞅着她。时間隱着身子，毫無笑容地坐在他的旁边。

"时間"，这个大家共同的敌人，对于这些陷身縲絏、备嘗憂患的人的慘狀是熟視無睹的。他們赤着身子天眞無邪地來到人間的时候，自然曾賦与他們的手和腦以創造的才能，使他們能够工作、娛乐、恋爱和生兒育女——可是还在靑年时代，他們的才能就遭受了摧殘，或者說天性就受到了压制——結果就全都变成了已失去天賦权利的柔弱無能的人。現在，他們因为殴打、謀殺、誤殺、酗酒、吸毒、伪造簽字、持械行刼、騙取郵件和盗窃等等罪名受到了控告，甚至已被定了罪。这里面虽然有一些人是無辜的，但大多数的人遭到控告也并非寃枉——然而卽使是后一种人，从根本上說也是無罪的，他們的錯誤只是不該生在某一个家庭，不該生在某一个时代，不該生在某一个社会。可是現在他們却給关在一个个由鋼鉄和石头砌成的小房間里，当他們从狱中出去的时候，他們中間有不少人將会比進來的时候更加乖戾，更加充滿怨恨和反抗的情緒。因此，他們中間有一些人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下新的罪行，要再被抓住，重新关到監牢里來。不过現在他們旣然已被关在这里，教养他們的那种生活方式，撫育他們的那个社会，也就全可以不必对他們介意了。因为他們現在已經非常牢靠地被"时間"鎖着，被"时間"的鉄臂抱持着，在这一段时期內不会妨碍他人了。

八点四十五分，生活暂时又有了几分活气。有些犯人所訂的晨报已經送到了每一層牢房。強尼·罗特尔順着那一排囚室，把它們分送出去，嘴里一面象說快板似地哼着："看报，該上报的新聞应有尽有，不該上报的連篇廢話也無所不有。"现在，因为报紙从一間囚室傳到另一間囚室，整个西監筒的犯人暂时算是有点东西可以看看了。过一会兒，大喇叭又响了起來。喇叭里有一个声音开始呼喚那些已經判罪，现在应該去甄别局談話的犯人的姓名和号碼。于是一些囚室的門咔嚓咔嚓地打开了，第一層和第三層牢房里有六七个人敏捷地走出了囚室，他們对于这种召見都很高兴，因为这表示他們很快就会被轉移到一个大監獄或是这个看守所的長期犯的監筒里去。不管是輪到哪一种情形，他們都会有工作可做，每星期都可以看一場电影，使目前这种沉悶單調的生活告一結束。

至于其余那些等候審判、判決或是轉移的人，他們除了回到自己鋪位上去，坐在那兒挨时間以外，是沒有任何事情可做的。

第　七　章

商　　談

早晨快到九点的时候，一个年老的法警打开了联邦地方法院拘留室門上的鎖。他把头探進屋子，四面盯着看了一看，喊道："你們这些家伙哪一个是伏洛依德·瓦尔尼？"

"我就是。"

"你的律师來了。出來吧。"

拘留室外面有一塊地方放着一些办公桌和大台子，新抓來的

犯人都在这地方登記、留指印和办理其他便于將來識別的手續，这时有一批法院官吏已經在那兒办公了。瓦尔尼跟着法警，穿过法院底層的这个部分，一直走到底層尽头，那兒另外有一个又長又窄的沒有門窗的房間，牆壁的四壁因为給暫时在里面停留过的犯人乱塗了許許多多的字，已經变得烏黑一片，敞着的便桶又髒又臭。瓦尔尼的律师，就在里面等着跟他商量事情。这是联邦地方法院能給犯人用的唯一的一間会客室了。

乔治·孔斯的年紀跟瓦尔尼不相上下，可是外表却顯得老一些。他是个瘦高个兒，年紀輕輕的就禿了头，只剩下一绺紅色的头髮还長在头上。他的五官有点不大調和——顴骨很高，鼻子又長又尖，嘴唇很薄，可是一張嘴却非常寬大。不过他的仪表却有一股雄赳赳的气概弥补了他的丑陋。

兩个人親热地握过了手，孔斯問瓦尔尼日子过得怎么样。

"很好，孔斯先生。你上这兒來有什么事？我沒料到在出庭以前会見到你。"

"我有一些事情要跟你商量。"

"关于我的判决有什么消息嗎？"瓦尔尼神經紧張地問。

"还沒有什么确定的消息。一会兒我們再談吧。讓我們先舒舒服服地坐下。"

他們在房間中央的那張給烟卷兒燒得滿是黑印子的木桌旁边，面对面地坐了下來，兩个人都微微向前探着身子，好叫別人听不到他們的談話。

一种私人关系已經在他倆之間形成起來，这种关系他們兩个人都很重視，因此他們的关系跟一般犯人和律师之間的关系略微有些不同。瓦尔尼不但喜欢孔斯，而且漸漸近于崇拜他了。他所以会这样願意跟他親近和由衷地感激他，一部分是由于孔斯真心

实意地相信他無罪；但这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实，那就是瓦尔尼沒有家、沒有朋友或是心爱的人，因此他已經把孔斯当作他在这个对他处处表示敌意的世界上的一个堡壘了。

对孔斯來說，他和瓦尔尼的关系也包含着不少私人感情的成分。他本來是办理商法案件的，对于象瓦尔尼的这样一个牽涉凶殺、通姦，总得报紙大肆渲染的案子，他并沒有什么兴趣。他來替瓦尔尼辯护，并非出于自己的选擇，而是受到差遣，不得不來的。瓦尔尼当初因为求救無門，曾經向他干过活的那个旅館經理求情，希望他帮忙找一个法律顧問。那个經理就把这件事交托給一个他所熟識的律师事务所，于是孔斯就被派來了解一下案情，好为他推荐一位律师。

瓦尔尼算是很有运气，碰上了孔斯这样一个很有人心的人。接談了几次以后，孔斯就漸漸明白，法律界經办刑事案的任何一个知名律师，大概都不会接受这个案子。瓦尔尼的案子具备了兩种使別人決不願意接受的条件——那就是錢既少，辯护又非常困难。可是孔斯已經肯定地相信，要說瓦尔尼是蓄意为恶，那是寃枉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觉得瓦尔尼这个人，实在是一生下來就遭尽了人生的不幸和苦难。因此他不願把这样一个人交給一个由法庭指定的，可能对他完全漠不关心的辯护师，而自告奋勇地担任起了这件工作。

这个案子使他牺牲了自己的时間、金錢和名望。他憑着一股热情，一定要为一个無辜的受难者效劳，然而他的工作只給他的律师界一些同事造成一个錯誤的印象，說他是为了錢才乐意为一个有罪的人辯护的。现在，他私下里觉得，自己原先接受这个案子，是出于一种堂·吉訶德式的热情，后來瓦尔尼既然拒絕了自己經过深思熟慮的劝他服罪的意見，他还要繼續替他办理这个案

了，那更是一个错误。事情已明明走近了对他們兩人都極为不利的結局，可是孔斯还是断然要为他帮忙帮到底。眞的，为了瓦尔尼的利益，只要他能够做的，他仍然沒有一件事不願意做。

"伏洛依德，"他开始說，"你过去生活里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你以前不曾对我說过的嗎？"

"我想沒有了。"

"伙計，我不希望今天早晨在法庭上出什么意外，当我对法官抗辯的时候，我希望我的話都是确实的，我不希望他指着你的檢定报告書，对我說我是在說假話。"

"我决不会那样对待你，"瓦尔尼感情激动地說。"听我說，孔斯先生，你已經为我尽了你最大的努力了，难道我不知道嗎？而且这对你也不是有利可圖的案子。所以我至少得对你老实，而我对你确实是老实的。"

"对，很好！你知道，上次跟你談过以后，我已經改变了主意。我决定在法庭上辯护的时候，談一談你个人的歷史。"

"为什么要那样咧？"

"我馬上就会告訴你原因。另外有一件事得先談談。"孔斯忽然停住話，从一整包香烟中抽出一支來点上。接着，他朝敞着的門道瞟了一眼，偷偷地把那包烟推过桌子來，送給瓦尔尼。"你会抽嗎？"瓦尔尼悄悄把烟放進口袋，低声地道了謝。

"上星期五我見到了波拉德，"孔斯說，他指的是对这个案子提起公訴的那个联邦助理檢察官。"我問他可願意跟我一同建議判你最低徒刑。"

"他怎么說？"

"他不肯，伏洛依德。我很难过。"

"那个該死的很心家伙。"

"我本來也想到他不会肯的。当初我跟你說过，記得吧？"

"这么說，他还是要坚持他在審判前提出的十五年徒刑的建議罗？"

"他已經改变了主意啦。"

談話中斷了片刻，瓦尔尼睁大眼睛盯着孔斯。过了一会兒，他急促地說："他还要要求多判嗎？"

"伏洛依德，你知道法官不一定要考慮波拉德的建議，对不对？"

"我当然知道，"瓦尔尼不耐煩地回答說。"不过他要建議的是多久呢？你說說吧。"

孔斯迟疑了一下。然后他輕声回答說："十年到三十年。"

瓦尔尼的嘴無力地張了开来，臉上顯出一副悲痛的表情。他沒有說話。过了一会兒，孔斯說道："自然，这决不会使我改变我的要求，我仍然要尽力爭取最低的徒刑，并且使你大概在三年以后就可以取得假释。"

瓦尔尼气得大發雷霆了。"我眞不懂！这个波拉德是个什么样的下賤王八蛋呀？我們沒有出庭受審以前，他提議判我整整十五年徒刑，同时还建議准予假释。那样，五年以后我就可以出獄了。现在他却把刑期变成了十年到三十年，这样一來，就算我能得到假释，我也得服十年的徒刑。这公道嗎？这講得通嗎？"

孔斯一直沒有作声。瓦尔尼知道他心里是在想什么事，于是便帶着辯护的口气說道："唉，也許我該接受最初的那个提議的。我不能怪你——你当时就劝我抓住那个建議。只是我那时决沒夢想到那个女人会象那样誣害我。不过我现在想不通的是——波拉德怎么能要求判处我比他最初提出的多一倍的徒刑呢？这样一來，他自己又成了个什么人呢？"

孔斯苦笑了一下。"你是問我他有沒有良心嗎？我說不清——不过我却知道他的行动是不受什么約束的。当时你不服罪，而他終于还是取得这个案子的勝利，那就是他的榮譽。现在你判五年或是二十五年，对他都是無所謂的。"

"我說的不是这个意思，"瓦尔尼激烈地說。"听我說吧——假定一个人犯了罪，对社会真的是一个威脅，他就必須給关起來。他申請服罪也好，陪審团裁决他有罪也好，有什么区别呢？不管是哪一种情形，他对社会同样都是威脅，对不对？不管是哪一种情形，他都应該处以同样的徒刑才对呀！"

"不錯。"

"好——那么拿我來說吧。就算我应該判徒刑，如果說，我申請服罪，联邦檢察官能給我十五年，那么，他媽的，他怎么能因为现在是陪審团裁决我有罪，他就站在旁边看着我被判十年到三十年呢？"

"这种事很平常，天天都碰得到。"

"可是公理在哪兒呢？"瓦尔尼气憤地反駁着，声音高了起來。"我——"

"别生气，伏洛依德。"

"对不起……我的意思是說，一个人总該有为他自己辯护的权利。难道因为不服罪，他就該受到額外的懲罰嗎？"

"按理是不該，不过通常却真的这样。"

"这些时我一直在想，我頂倒霉也不过給判十五年，"瓦尔尼伤心地說，"而且坐滿三分之一的时間就可以取得假释。现在你却告訴我，我可能被判得更多一些。"

"直到现在你还不知道这里面的詳情嗎，伏洛依德？故殺罪的处分是可以判十年徒刑到無期徒刑的呀。"

"唔，我当然知道，不过我决沒有料到我会被判十五年以上。孔斯先生，公理在哪兒啊？"

孔斯干笑了一声。"根本就沒有公理，誰說过有公理呀？听我說，伏洛依德——你眞是一个可笑的人，眞該死。你大概是我遇到过的最苦命的人了。你一生到处碰壁，忍辱受气，可是你却充滿了他媽的最該死的幻想。你象一个小学生似的談公理，好象法庭里的人都眞是主持公道的純潔的灵魂似的。照我知道的，波拉德也許是个好人，对妻子兒女之类的人都很不錯。可是这并不等于說他本人对你的幸福安寧有什么兴趣。你何苦要自己欺騙自己呢？"

"唔，你說得当然对，"瓦尔尼用辯护的口吻回答說，"我也見过一些世面，我并不是傻瓜。我刚才不过是在想，有一点你也許可以跟他爭一下——我的意思是說，因为他最初提出过十五年的建議。"

"我正是因为这个緣故才去見他的。爭一下也不过就是爭一下罢了。他当时用不着听我的話，他也根本沒有听。"

"哦，老天爷！"瓦尔尼喃喃地說。他坐在那兒緊閉着嘴唇，漂亮的面孔变得鉄青，一双藍眼睛里顯露出恐懼的神情。

孔斯温和地說道："伏洛依德，我当然巴不得你能得到最低的刑期。不过要是我不讓你心里预先有个准备，那我就未免太对不起你了。按照我們法庭的慣例，犯人只要申請服罪就可以得到減刑。这跟公理根本不相干。这跟要使一个人悔过自新所需要的时間，也的确毫不相干——我是假定說我們的監獄眞能够使人悔过自新，其实那不过是另外一个笑話罢了。基本問題只是檢察官为了多有几件办案的成績，法庭能節省一些審判时間和金錢。这就是他們当初为什么提議判你十五年徒刑的道理。"

“哦，老天爺！”瓦尔尼又喃喃地說。然后他有气無力地問道：“你想法官知道这些事嗎？”

“恐怕不知道。”

“你有沒有什么办法能告訴他嗎？”

“告訴他也沒有用啊。任何这种審判前的建議，对法官都是沒有拘束力的。法官有他自己的主意。”

“我被捕以來在監獄里待过的这六个月怎么算呢？难道就不算進去嗎？”

“这也要由法官來决定，这是一个他个人有权左右的問題。法律并不承認判决前坐牢的时間应該算作刑期。当然我一定要把这一点指出來，不过这并不等于說他非考慮不可。”

“这么說，事情就是这样子啦，呃？”瓦尔尼悻悻地說。“我得开始打主意在有任何假釋的机会以前至少服十年的徒刑，或者說，要是假釋局不高兴我，就得服二十年的徒刑啦。不成，先生——这种事我可受不了。我寧可先抹脖子自殺。”

“哼，得了吧，別这么急，伙計。我想你不致于受到那样的判决。你是一个过去从來沒犯过罪的人。你有一篇优異的战时服役成績。要是我本來沒有很大信心，觉得你一定会得到最低的徒刑，我就不会告訴你这些事了。如果我是法官，我一定会給你那样的判决。”

“話是不錯，不过你也相信我早就該因为并非有意殺人而被释放的呀。”瓦尔尼悶悶不乐地回答說。“設想法官会那样做，是沒有理由的。”

“对，不过也沒有理由就設想你会服二十年徒刑呀。”孔斯把手伸过桌子，用指头輕輕敲着瓦尔尼的一只手背。“你一辈子都很有胆量，伏洛依德。现在可別丧失你的勇气。”

"得啦，我沒有丧失勇气，我沒有，"瓦尔尼暴躁地回答說，"我的上訴問題怎么样？你說过要好好考慮的。"

孔斯瞟了一眼手腕上的手表，用旧烟蒂点燃一支新的烟卷兒。"伏洛依德，我很抱歉，不过說实話，我看我們上訴是得不到什么結果的。"

"那总是一个机会，不是嗎？"

"不，我已經反复研究过審判記錄了。你虽然受到了陪審团的不公正的裁决，可是你却受到了公正的審判。法官并沒有作任何独断的决定，使我們可以拿它做把柄來要求重審。"

"可是你一直都在跟我說这个法官是个糊涂蛋呀，"瓦尔尼可憐巴巴地說。

"他当然是个糊涂蛋。如果这是一个牽涉憲法的案件，他多半会鬧大笑話的，我知道他过去的履歷。可是你的案子却是一个單純的刑事案。他对陪審团提出的案情說明是正确的，他的那些决定也是公正的。我真的看不出我們有什么有效的論据可以要求重審。"

"我想要是我能出一千塊錢，你就准会去請求的！"瓦尔尼突然激憤地嚷道。可是他立刻就后悔失言，結結巴巴地說："哦，我向你賠不是，孔斯先生。說这种話真是下賤，我并沒有这个意思。我相信你。"

孔斯的瘦瘦的臉因为憤怒微微脹紅了，他回答說："你既然已經这样想，当然还是談出來好。現在我告訴你一件事吧。要是你有一千塊錢，我一定会收下來，因为那是我应得的。既然我們已經把話攤开了，我不妨再告訴你一件事。我从你那兒只拿到过三百七十塊錢的手續費，可是我所支出的費用却不止这个数。你以为好些事都是不用花錢的嗎，去遊說那些出租汽車的司机，或是

購買法庭記錄，或是——”

“孔斯先生，我真恨不得踢我自己兩脚，”瓦尔尼伤心地打断了他的話。“我并沒有这个意思。今天早晨我已經六神無主，我已經吓呆了，孔斯先生。我只不过是吓得要命，怕他們整我。”

孔斯沉默了片刻。接着他比較溫和地說：“伏洛依德，上訴并不会花什么錢。大的費用我們都可以不考慮。你可以簽一張誓詞，說你清寒，付不起錢，那样政府就会墊付印刷費。而我所要做的也不过是花一点时間去寫一份辯詞，然后到法庭上去爭辯一番就行了。那費不了什么事。难道你不相信，只要我認为有可能取消原判，我一定会乐意去做嗎？”

“哦，我当然知道你一定会做，”瓦尔尼真心实意地恳切地說。“听我說——我决定跟你跟到底！你說不上訴，我也一点沒有意見。我觉得过意不去的，只是我现在不能把你应得的費用付給你。不过我答应你——我出去以后，不管需要多長的时間，我——”

“别提这个吧。”

“不过我想叫你知道——”

“喂，”孔斯一面說，一面望望他的表，“我过几分鐘就要走，我还有一件事得跟你談一談。”

“講吧。”

“今天早晨你在法庭上也許会吃驚。我想彼得遜太太也許会來。”

瓦尔尼眼睁睁地望着他。

“昨天晚上有一个記者打电話給我，”孔斯解释說。“他說他在蕭若姆大旅館的休息室里看見她。她不肯跟他談話，不过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她是从巴的摩尔來看你宣判的。”

“真是太不拿人当人看了！”瓦尔尼怒气冲冲地咕噥着說。

"我真想狠狠地揍她一頓。"

"正是因为这个,我希望你心里有个准备。我不希望你一时气昏了头,說出什么話來。"

"我決不会。不过她到底算个什么女人呀?她根本就沒把她丈夫放在心上。她干嘛要來看我宣判呀?看我宣判能使她得到什么满足呢?"

"我觉得这件事并不那样难于明白。那次我为你的事去見她的时候,很清楚地可以看出她是胆小怕事那一路的女人。她当初并不是存心想害你,她只不过是想顧全她的名譽——所以才出賣了你。"

"就算是这样吧,可是她來看我宣判,究竟是他媽的什么主意呢——只是为了想使她的照片重新登上报紙嗎?"

"不見得。依我猜想,她不是一个完全黑良心的女人。她觉得把你送進監獄是她的罪过,同时她又生怕世上的人不相信她是一个遭人強姦了的賢妻良母,所以为了这兩种原因,她在殺害她丈夫的凶手被判决的时候,都不能不到法庭上來。"

"哦,我問你,"瓦尔尼咕噥着說,"你不觉得——你不認为……"他的声音漸漸細下來了。

"什么事?"

"你不觉得……她的良心真的在折磨她嗎?你不認为她在想吐露真情嗎?"

"讓她自己犯伪証罪去坐牢?"孔斯問道。"别傻了吧。她并不完全是黑良心,可是也不是完全有良心的人。"

"老天爺,可不是嗎,我应該知道的啊,"瓦尔尼咕噥着說。"你只要在那些該死的囚室里待上六个月,各式各样瘋狂的想法就会鑽進你腦子來的。我真無法告訴你,我有多少次夢想着她正在

那样做。”

“是吗？”孔斯温和地說。“嗯——上次我們談話的时候，我曾經告訴你，我想在我的辯詞里強調你一生值得尊敬的一面。可是，既然彼得遜太太可能到法庭上來，我想改变一下。我不論怎么說，也决不能使你在法官的眼里象彼得遜太太一样值得尊敬。所以我想追述一下你的过去，講講你的出身，講講你怎么到这里來的，一件事都不讓它漏掉。”

“你是說，也講到我媽？”

“什么都講！我想当着法官的面，把你的全部悲慘事迹都講出來。这本來是我所以决心要为你辯护的原因之一——这样講也許对他会有影响。”

“我希望你别提我媽的事。”

“伏洛依德，当初我想把那件事用在我对陪審团提出的总結書里，可是你不答应。現在看在老天的份上吧，老兄，你媽已經去世了，下葬了。这沒有什么难为情的，你又并不是自己选擇她做你的母親。你的一生对你是光荣的，我要尽量利用这一点來作辯护。”

“好吧……你覺得这么好就这么办吧。”

孔斯站了起來。“好。我得赶快走了。我要替我的辯护辞起一点稿子。法庭上見吧。”

“孔斯先生——看守所里有个犯人，挺有經驗，他說我們对法官应該死抓住我当时喝醉了这一点理由。”

“哦，那可好，真是了不起的主意，”孔斯忍不住笑着說。“彼得遜太太当初講她被強姦的时候，不正是这么說的——說你当时喝醉了嗎？我們不是已經否認了嗎？”

“唉，我忘了。”

"你听監獄里的那班冒牌律师的話吧，到头來准会叫你落一个無期徒刑的。"

"对，我在这件事情上真是太傻了。"瓦尔尼迟疑了一下，接着說出了他事先預备好的几句真心实意的話："孔斯先生，不管判决的結果怎么样，我要告訴你，你是我一生遇到的最好的人啦。在我整整的一生中，从來不曾有一个人象你一样牺牲自己來帮助我。我到現在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孔斯聳了聳肩膀。他坦白地一本正經地回答說："你当初無意中碰上我，大概立刻就把我的良心鈎住了，伏洛依德。我想誰也不願意看到不公正的事情發生，尽管我們大多数人并不觉得有义务要去努力糾正它。一定有許多人象你一样需要有人替他們辯护，不过，过了今天，我不得不回去为我自己的一家人掙錢吃飯了。只是你的案子直到現在对你并沒有好轉，这真使我难过得要命。你是不应該坐牢的。"

"你已經尽了你最大的努力了，孔斯先生。誰也不能比你做得更好。"

孔斯伸出一只手來，"祝你运气好，伙計。"

他們親热地握了握手，一同走出房間。当一个法警替孔斯打开通往楼上的鉄栅杆門的时候，另一个法警替瓦尔尼开了拘留室門上的鎖。孔斯站在电梯里，悶悶地想着："对于一个象瓦尔尼这样的人，拿監獄來对付他，不是完全錯誤的嗎？"

早晨九点十五分，丙字第一幢牢房的大喇叭突然啊啊地响着，宣佈一件事情："大家注意！"总管理处的一个声音說："大家注意：所有登記看病的人——所有登記看病的人——都到本層的官長那兒去領取你們的通行証！"

在四三〇号囚室里，尤金·芬奈尔蒂从原先坐的安在牆里的凳子上站起來，双手捧着头，茫然地凝視着外面。“威尔逊，”他叫了一声，輕輕地搖了搖慧依的一只脚。“看病的站隊啦。”

“嗯？”

“看病的站隊啦。”

慧依带着一副羞怯的神情，从舖位上掙扎着爬了起來。他还記得剛才芬奈尔蒂正在跟他談他的案子。他有点难为情地說：“我大概是听你講話听睡着了吧。”

“不錯。”

“眞对不起。前兩个晚上我沒得到什么休息。我本來是清醒白醒的，想躺一会兒，可是跟着就——”

“我一点也不会怪你，”芬奈尔蒂打断他的話說。“我知道你是疲倦了。你还記得我劝你看病的时候最好排在最后嗎？”

“哦，記得。”

“我眞希望你能跟那个白人談出一个好結果來，慧依。”

“謝謝你。我实在感謝你給我的那些主意。”

他們站在鉄柵杆跟前等候着，听着西監筒里越來越多的囚室門打开时的那片軋軋声。芬奈尔蒂有点象一个父親似地說道：“你最好要点藥來擦擦你这些臭虫疱。你睡着的时候老在不停地抓。这东西会越抓越多的。”

他們囚室的門軋軋地响了几下也打开了。当他們跨出門，走上甬道的时候，芬奈尔蒂說道：“我們一下楼，我馬上就得跟你分手。我要尽量挤到隊伍前头去，明白嗎，因为我的病的关系。要是我能早些到医疗处去，他們就会讓我坐在热水盆里。那对我很有好处，比他們所有的任何藥都要強。”

他們剛順着甬道走了一半路，就碰見強哲明从本層看守那兒

把他們的通行証拿來了。班哲明說道："威尔逊，你现在就去見那个白人嗎？"

"嗯。"

"好好地留心他，伙計。"

"錯不了。"

"你最好能叫他簽一張什么証據。那样他就翻悔不了啦。"

"嗯。"

"喂，芬奈尔蒂，"班哲明突然改变了态度，接下去說，"你又要下去擦屁股了嗎，呢？你可得留神那个大夫啊，告訴你，我听到过一些关于他的坏話。"

芬奈尔蒂沒有作声，只是厭惡地做了一个鬼臉，可是班哲明却乐得笑折了身子。"我可摸透了你的心意了吧，老头兒？"

当他們跨着大步，回头朝楼梯口走去的时候，管开飯的其余那些黑人突然都站在他們囚室的鉄柵杆后面了。斯鮑丁对慧依喊道："你是去見麥克皮克嗎？"慧依点点头，于是他又热誠地喊着說："祝你运气好，我希望你能談出一个好結果。"

"謝謝你。"

"祝你运气好，小伙子，祝你运气好，威尔逊，"其余的人也喊道。当慧依走过去的时候，連阿弗瑞斯·蒂尔曼也点了点头，虽然他想不出該說什么好。他們才吵过架不久，心里还憋着气。

"我在这兒真有些知心朋友呢，"慧依在跟芬奈尔蒂一起的得的得地走下鉄板楼梯的时候，很得意地想着。这些人不管个性怎样的不同，不管彼此怎样爭吵、嘲弄、挖苦，现在因为有另一个黑人遭到誣害的事擺在眼前，他們就仍然是一个坚固的集团。他觉得为換取这个教訓坐几天牢也是值得的，这是他所需要的一个教訓。

在西監獄的人里面，慧依和芬奈尔蒂是最后到达第一層牢房前的集合地点的。其他六七个看病的全是白人，都在鉄絲網的門前等着，低声地說着話。离他們不远的地方，站着麦克皮克，臉色很憂郁，嘴里啣着一根火柴。慧依走到他跟前的时候，他眨了眨眼睛，十分和蔼地說："我还以为你去看戲了呢。"

"我們得从天上下來，"慧依咧着嘴一笑，頑皮地悄声說。"就是在監獄里，他們也喜欢叫我們坐樓座。"

"得啦！"麦克皮克从嘴里把火柴取出來，一本正經地回答說，"我可不贊成这种事情。我反对种族歧视。我主張一个人要叫自己和别人都能够过活。"

慧依默默地瞅着他，一种舒暢温暖的感情在他心里燃燒起來。此刻麦克皮克穿着一条藍色斜紋工褲，因为兩天沒有刮臉，臉上盖着一層黑色的鬍楂，他那样子活象夏洛蒂斯維尔城附近山里的一个不識字的威士忌酒釀造人，慧依看着他，心里的感情变得益發強烈了。他这时忽然想起，在沒有多少年以前，另外有一个矮胖的、滿臉鬍鬚的人曾經对他說过："喂，黑鬼娃娃，过來，我在找一家叫卡特尔的黑鬼开的雜貨店。你要是能領我去，我就給你一毛錢。"

不是叫孩子，而是叫黑鬼娃娃。不是大人在对小孩說話，而是一个白人在对一个黑皮膚的东西說話。这东西一听到白人的吩咐，無疑就会跳着，笑着，立刻遵命跑腿的。慧依知道卡特尔的鋪子在哪兒，也知道它是被称作"斯考茲維尔"的黑人貧民窟里買賣私酒的黑店之一。虽然在他这个十歲孩子的眼里，一毛錢是很了不起的东西，可是他却从容地回答說："从來沒有听說过。"——連"先生"也沒称呼一声——就走开了。

可是，麦克皮克对待他的态度却不是那样，他也不会用那种态度去对待麦克皮克。他带着一股強烈的感激之情，輕輕地說道："你眞是救了我一命。要沒有你，我也許早已經死掉，或者瞎了眼睛啦。我实在說不出地感激你。"

"得啦！"麦克皮克很冷靜地說，这时門开了，他們走了出去，"总得有人出來管管呀。你那时正处在非常危險的境地。"他笑了几声。"幸虧后来警察來了，我們兩个人才得脫身。打久了我可支持不住。"

在外面的过道里，从同一幢牢房的东監筒里出來五个犯人，加入了他們的行列。他們兩个人拖拖拉拉地落到了行列的最后面。慧依悄悄地說："我給你帶來了一些好消息。"

"什么样的好消息？"

"我已經見过一个律师啦。"

麦克皮克噘起嘴，很感兴趣地点点头，然后說道："上次你剛开始告訴我，他們控告我的是什么罪名。"

"好啦，大伙兒注意，"一个獄官喊道。"排成單行，不許抽烟，不許說話。下樓。"

一支十四个人的隊伍，踏着重步，走下了兩節短短的樓梯，在一个門口站住了。那个獄官跑到前面去打开門上的鎖，作了一个手势，他們就走進了一条很窄的地下室走廊。門在他們背后克瑯一声立刻关上，他們排成單行走了差不多一百碼路，接着又來到一道門前面。这道門上的鎖打开以后，一个医療处的警衛把他們領过去，于是圓形大廳里的那个獄官就离开了。

他們被帶進了一間沒有窗戶的很大的休息室，室內兩边都放着長凳。从監獄別的部分來的犯人都早已經坐在这兒了。"坐下！"那个魁梧的医療处的警衛对他們說，"你們可以放低声音談

話，可是，不論在这兒或者在医療处里，都一律不許抽烟。門打开的时候，那边头上的四个人先進去。后面的挪上來。下一次輪到这边头上的四个人。要是我看到誰抽烟，我就要記下他的名字來向上面报告。"

警衛頒佈了这些命令以后，打开通到医療处里面去的門，走了進去，随手把門砰地一声帶上。他一走，休息室里立刻就普遍响起了一片嗡嗡的談話声。同时，有三四个人立刻就从口袋里取出了烟卷兒。他們怀着那种由于敢于違抗命令而產生的特殊的滿足心情，点起了烟，可是，却仍把烟藏在手心窩里。警衛回來聞見烟味是一回事，能不能抓住犯規的人，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慧依和麥克皮克在他們的那条長凳的尾巴上找到了兩个位子，他們前面一共有十几个人。"这个地段好極了，"慧依輕声說，我們有的是时間談話。"

麥克皮克点点头，随即問道："他們告我什么罪名？"

"狙击人身，妨碍治安，拒捕。"

麥克皮克的肥大的臉立刻漲紅了，他把正嚼着的火柴棍啪的吐在地上。"那班該死的警察！我最恨警察，他媽的，我真把他們恨入了骨髓。你的律師告訴过你，我那种罪名可能被关多久嗎？"

"六个月……不过，当然也可能少得多。"

"那才美哩，"麥克皮克咕噥着說，"我这一輩子就需要这么來一下！"他轉过身去，坐在那兒，睜大眼睛望着地板，抿得緊緊的嘴唇气得直抖。

"听我說，"慧依热切地开始說道，"我——"他突然停住了，因为医療处的門开了，一个在病房值班的囚犯喊道："好啦，我們开始看病吧。"于是对面長凳上的头上四个人一下子就跳起來，走了進去。其中有一个就是尤金·芬奈尔蒂。接着門就砰地一声

关上。"——我今天早晨跟一个律师談了很久。他說要是你跟我緊緊地站在一起，我們就大有希望得到勝利。他相信我們在預審的时候就有把握能贏。我們用不着經过正式審判就可以被放出去。"

麦克皮克的一对藍色的小眼睛十分注意地望着他，可是他那肥大的臉却保持着一副冷淡的表情。他直率地問道："他怎么能那样有把握呢？"

戆依开始热情地把早晨的那番討論扼要地敍述了一遍。他指出警察控告他們兩人的罪名，是以兩个謊言作为依据的——第一个謊話是說他当时喝醉了酒，第二个謊話是說他这种人天生就很可能在街上找四个白人打架，就算警察和那四个家伙狠狈为奸，就算那把小刀已經無影無踪，只要麦克皮克照他所看到的情形作証，这个誣告案就会全部垮台。因为戆依有一些信用昭著的証人，可以証明他那天晚上根本沒有喝过酒。而且，他的学歷，以及他作为一个联邦政府僱員的履歷，都可以粉碎說他是个專爱在街上尋事的酒鬼的那第二个謊話。"当然，"他坦率地补充說，"要是你是黑人，我們就不会处在这样有利的地位了，可是你并不是黑人。你可以証明，你是从外地來的，你在星期六晚上看見我們以前，一向并不認識我，也不認識其他那些家伙。所以審查官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你是把你所見到的情形眞实地說出來的。把这一点加到我能提出的証据上去，我們就可以自由了！"

"嗯，也許是这样，"麦克皮克很審慎地回答說，"不过，終究还有他們四个人來跟我們兩个人作对——再加上那班警察說他們根本就沒有看見过什么小刀。審查官可能相信我們，也可能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我們拘留起來听候審判的。"

"我看不至于这样，麦克皮克先生，你只消看看那几个家伙捏造出來騙人的那一套謊話就行了。那些話是經不住我們的反駁，

在我能提出的証据的面前是站不住的。”

麦克皮克沒有作声。

“而且我的律师就要去追查那些家伙每一个人的履歷，”慧依热切地接下去說。“假使他們的名声并不很好，哈，或者他們当中还有人以前曾經被抓过，你說怎么着？那我們这方面的証据就更多了。关于这一点，我想我們还可以得到‘全福会’的某些帮助。赫罔教授——”

“什么？”

“你問的是什么？”

“那个‘全福会’是什么？”

“哦，那是一个团体——全名叫‘全國黑人福利促進会’。这个組織相当重要，許多白人也都贊助它。”

“嗯。我好象在第符律听見过这个名字。”麦克皮克从襯衫口袋里取出一根新火柴，从嘴角放進嘴去。

“对我們說，这是十拿九穩的，你不觉得嗎？只要我們緊緊站在一起，我們就可以一起被放出去——”慧依躊躇了一下，然后死盯着那个年歲比他大的人——“要是沒有你作証，情况自然就不同了。我的律师認为，要是那样的話，我就真的会遭麻煩了。”

“可不是嗎，”麦克皮克輕声說，“在南部各州的法庭上，要是四个白人对付一个黑人，你可贏不了他們。”

医療处的門开了，第一批進去的人，除了芬奈尔蒂以外，都从門里出來走到对面長凳的最后那一头去，其中一个一面走，一面喃喃地說：“你在这兒就是病得要死，他們給你的还是一点阿斯匹林。”这边凳上的头上四个人進去了。于是慧依和麦克皮克挪了上去。

“那么，你的意見怎样？”慧依問道。“看起來情况对我們是

很有利的，不是嗎？”他焦急地睁大眼睛望着麥克皮克，可是他所盼望的回答却沒有到來。麥克皮克啃着火柴棍，清了清嗓子，但什么也沒有說。过了半晌，他把一双粗壯的毛茸茸的前臂交叉在厚实的胸前，眼睛死死地盯着房間的那一面，仿佛那兒發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似的。可是什么事也沒有，因此慧依觉得又沮丧又生气。他琢磨着有什么办法能使这个人無論如何也表示出一点明确的意見來。他迟早总得这样做，难道他还不明白嗎？麥克皮克就象一个跟他打扑克的人一样，开牌以前，他是爽快而又和蔼的，可是开牌以后，他就閉住口不作声，把自己的牌緊按在自己的胸前了。賭注是什么呢？——难道是警察向他提出的那些条件嗎？不用說，一定是的！現在对于麥克皮克，他所能下的唯一的結論就是这个婊子养的想要撒手不管了，撒手一跑，自己安然無事——管他这个黑人什么五年徒刑不五年徒刑。也許在他心里想的还不是黑人，而是“黑鬼”兩个字吧？

慧依肚子里的怒气越來越大了。他眞想一把揪住这个人，使勁地搖他几下。他为什么就不明白——？忽然間，慧依的思想轉了一个方向，他对自己的驚愕代替了他对麥克皮克的憤怒。他体会到这正是赫閔要他提防的情况——别因为麥克皮克可能只想求自己脫身于是就生起气來。到底是这个南方老粗的举止奇怪，还是他自己的举止奇怪呢？

他开始感覚惭愧，觉得自己非常愚蠢。他多快就忘掉了麥克皮克曾經救过他一命啊！同样，他也多快就忘掉不过一个鐘头以前，他自己也在后悔不該卷到糾察隊里去啊！他为什么不認为麥克皮克对于坐牢应該有跟他一样的憂慮，对于过去的事也应該有跟他一样的后悔的心理呢——何况他現在正有一个脫身的机会？假使他們易地而处——他一定会如此勇敢，决不想溜之大吉嗎？

"媽的，你得慢慢說服这个人才对，"慧依对自己說。"必須对他本身所具有的正直的性格和正义感下功夫。一味只知生气，准会失去他的。你是怎样的一个大傻瓜啊？"

"喂，麥克皮克先生，你是不是有什么耽心的事情？"慧依控制住自己的声調說。

"嗯，多的是！"麥克皮克一面嚼着火柴，一面咕嚷着說。

"我是問你是不是为我們在案子中所处的地位耽心？"

麥克皮克掉过半边臉來。"你請的这个律师，是个什么人？我們怎么知道他的推測靠得住呢？"

"听我說，"慧依急切地回答說，"他比一般的老律师还要高明，他是一个法学教授。他在大学里教书。"

"那么，他怎么会成为你的律师的呢？"麥克皮克直率地問道。"你是一个有錢人家的兒子嗎？"

慧依笑了一笑。"見鬼，不相干。这是因为我哥哥傑甫在大学里学法律，赫間教授是他的一位先生。我被捕以后，我哥哥就請他來給我出主意。"

"原來是这么回事，"麥克皮克若有所思地喃喃說，"嗯，有那样一个大人物給你帮忙，那真太好了，不是嗎？"

"也給你帮忙，麥克皮克先生，只要你需要他。"

"得啦，小伙子，别再管我叫'先生'。我的名字叫湯姆。"

"好吧，我的名字叫慧依。不过，关于赫間教授，我有一点必須解释。他虽然來給我出主意，可是他并不能在这个案子里真正担任我的律师。因为他要教書，你明白吧？"

麥克皮克点点头，可是臉上却露出半信半疑的神情。

"他要給我們物色一个真正的好律师。而且象我刚才說的，只要你需要，这个律师也可以做你的律师。再不然，如果你想請自

人律师，赫間教授也可以替你找一个。”

“我沒有錢請律师，”麥克皮克直率地說。“你最好現在就弄清楚这一点。我寧願——”

“别忙，我忘記告訴你啦，”慧依急切地打斷了他的話。“老天爺，我今天真昏了头了！律师不用我們兩人花一个鍋子。根本不要律师費！”

“你是說預審的时候不用花錢嗎？”

“从头到尾都不用！”

“即使正式出庭也不要？”

“不要。”

“那是怎么的呢？”

“我星期六晚上本來想告訴你这場架是为什么打起來的，你記得嗎？我們可以不花錢的原因就在这里。”

“我記得，不过你最好給我再多解释几句，”麥克皮克審慎地回答說。

医療处的門打开了。他們那条長凳上的头四个人排着隊回到休息室，对面長凳子上的另外四个人又站了起來。回來的人在慧依后面坐下以后，慧依朝麥克皮克挪近了一些，免得他們的談話被人听見。

“听我說，湯姆，就象赫間教授今天早晨說的——我們所以会打那場架，真正原因是这个城市为我們黑人办的那种学校，以及我們为了要求較好一点的学校时所進行的斗爭。那几个白人誰也不認識我，可是巴洛告訴他們，說我曾經参加过一次示威，爭取使那所白人中学招收黑人学生。他們認为我越出了常規，所以打我，明白了嗎？他們認为我是一个‘不安份’的黑人。”

“嗯，我想我懂得，”麥克皮克溫和地回答說，他又瞪眼望着

慧依。

"只是因为你来了他們才不得不住手，"慧依継續往下說。"而现在他們仗着警察的帮助，想栽誣我們两个人。"

"嗯。"

"他們以为只要把象我这样的黑人狠狠地揍一下，就可以吓倒許許多多其他的黑人，叫他們再不敢开口。最近这几个月來，遭受毆打的黑人学生并不止我一个。不过我想这还是他們第一次想把我們送一个進監獄。"

"嗯，我很知道这种玩意兒，"麦克皮克突然很自信地說。"我确实討厭这种事。"

"你是什么意思？"

"我是說那老一套的私刑把戲，"麦克皮克回答說，仿佛对慧依的問話很詫異似的。"任意擺佈别人！我所經受的并不是象你这样因膚色不同而引起的問題，不过情况也差不多的。他媽的，我最恨别人任意擺佈我！"

"你所經受的是什么事？"慧依急切地問，觉得自己对这个人終于摸到一点門路了。

"三十年代的时候，我們在底特律想組織一个工会。他媽的，誰只要談一談工会，就会被他們开除，而且把你列入黑名單，使你在同一个工業里到处都找不到工作。他們打了許多人，甚至还害死了一些。这是老一套的私刑把戲，不是嗎？殺一以警百。"

"现在我明白一些事情啦。"慧依滿足地想道。"我就要根据这一点來談。"医療处的門打开，又調換了一批人。

"他們給这些人治病，可真叫快，"麦克皮克說着，笑了一声。"我希望他們全都很健康。"

"是呀，"慧依喃喃地說。他开始感到时間很緊迫了。"你在

哪一家汽車公司做工，湯姆？”

“本來在波恩鋁件制造厂，现在在福特汽車厂。我是个焊工。”他傲带驕傲地补上一句。

“据我了解，有許多黑人也在那兒做工吧。”

“相当多。”

慧依明知故問地問道：“他們都加入工会了嗎？”

“我想都加入了吧。”麦克皮克的回答中顯然帶着親切的感情。“要是你們黑人不跟我們同心合力，我們根本就不会有工会。”

“听你講这番話，我实在觉得高兴！”慧依迟疑了一下，接着說，“我想你大概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乔治亞生長的白人都跟你有一样的看法。”

麦克皮克哈哈大笑起來。他的肥大的臉高兴得容光煥發，藍色的小眼睛也开始閃閃發亮了。“我們这些南部白人并不是那么笨，我們也会学乖的。这并不是說我过去对你們黑人的看法一向都是这样，过去我当然不是这样，”接着，他仍旧很愉快地說：“我把腦袋瓜子都干掉了，每天才挣五塊錢……可是那班老工头却拿一根撥火棒戳着我的屁股，要我干活干得更快……这教訓了我，真的，这教我学乖了。”

“一定是这样的，”慧依微笑了一下，回答說。他在苦苦地思索。这一切情况都很不錯，而且也开始說明了麦克皮克的为人，可是怎样把这种情况应用到眼前的問題上來呢？

“你知道教会我，讓我跟你們黑人团結的，主要是誰嗎？”麦克皮克自动解释說。他講話的时候，带着一个人談到自己最愛談的話題时所有的那种津津有味的神气。“有个名叫埃迪·約翰逊的黑人，我們管他叫‘平衡輪’。那时候我是在波恩鋁件制造厂工作，我們举行了一次靜坐罢工。每天多的是閒聊的时間，天呀，

我們簡直等于是有了一所学校。那个埃迪确实精明。他詳詳細細地講給我們听，厂主們是怎样利用使白人反对黑人的手段，以便同时压制我們白人和黑人。你知道，要是我們兩方面不肯为共同的利益团結一致，我們的工作条件和工錢都会越來越糟。”

“是的，”慧依低声說，“你說得很对。”他帶着驚喜的神情望着那人的神采焕發的臉。

“我敢發誓，”麦克皮克繼續說，眼睛里閃着光輝，“只要我活一天，我一天就不会忘記埃迪·約翰遜过去跟我們說过的每一句話。他說，一个工人想要改善自己的生活，有兩把鑰匙可以打开那扇改善之門。他說，一把是白的，一把是黑的。要是不同时用兩把鑰匙，他說，你就根本沒法打开那扇門。”麦克皮克帶着一副親密而又热烈的表情，不知不覺地把一只手放在慧依的膝蓋上。“小伙子，我發現那是千古不移的眞理。”

慧依完全覺察到放在自己膝蓋上的那一只手，他一面苦苦地思索着，一面說：“这么說你現在是个堅強的工会会員啦，呃？”

“要是哪一天我脫离了工会，那我就要去檢查檢查我的腦袋瓜子，看它是出了什么毛病。”麦克皮克懇切地回答說。“那个老工会給了我可以养活我自己的工資。它給了我一种不会叫人送命的工作条件。它給了我工齡，給了我假期和——”

“听我說，”慧依再也忍耐不住，打斷了他的話。“我們兩个人正是目前这个局面里的兩把鑰匙，不是嗎，湯姆？一把白鑰匙，一把黑鑰匙。要是我們同心协力，我們就能够为我們兩个人把監獄的門打开。”

麦克皮克的臉色頓时改变了，这变化快得叫慧依大吃一驚，也叫他心里覺得非常难过。那副神采焕發的面容不見了，那对藍色的小眼睛也变得很冷淡，那种疏远的毫無表情的臉色又出现了。

"也許是这样吧，"他回答道，立刻忙着去摸一根新火柴來喂。

医療处的門又打开了，一批人走出來，另一批走了進去。慧依和麦克皮克在凳子上挪上前去，前面还有四个人。

慧依不知道怎样才能說服麦克皮克，解除他的恐懼，使他能够答应作証，因此他絞尽腦汁地在打主意——同时他也开始非常躭心时間已經來不及了——他說："喂，湯姆，我忘記告訴你另外一件事了。我的律师为了想要我們在預審的时候絕对有把握被释放，决定把預審时間推迟几天。他要叫我們帶着所有的証据、所有的証人，在那位審查官面前一下子就解决問題。这样——"

"几天？到底是多少天？"麦克皮克嚴厉地打断了他的話。

"兩天或者三天。"

"哦，眞是妙透了！"麦克皮克帶着憤怒和怨恨的神色喝道。"你为你的方便來安排預審的时間，一点也不顧到我。我只有一星期的假期，你却安排叫我在監獄里度过。我要依你才怪呢！"

慧依楞了一下，立刻意識到自己当初跟赫鬥安排这件事的时候，的确沒有替麦克皮克着想——眞的，他当时竟連跟他商量一下的意思都沒有——于是他結結巴巴地說："湯姆，我实在抱歉，不过我們可以——"

"我的外甥女星期六結婚，"麦克皮克非常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話。"下星期一我就得赶回第特律去上工。我有六年沒見过我姐姐和她的一家人，十八年沒見过我的哥哥了。哼，这一次他从乔治亞州的达德縣老远地赶來……他一輩子从來沒有走过那么远的路。我——"

"听我說——"

"——我总共只有七天可以跟親人在一起，可是已經在他媽的監獄里待了兩天啦。現在你却告訴我——"

"湯姆，請听我說吧，"慧依知道他快要失去这个人，于是不顧死活地插嘴說道，"我可以安排，我可以改变日期！"

"你怎么能？你剛才不是說——"

"今天十二点的时候，我还可以見到我哥哥。我一定把你的情况向他說明。他可以請律师把預審时間安排在今天或明天。"

麦克皮克頓了一頓，使勁地吸了一口气。"你真有把握做到嗎？"他怀疑地問。

"我想我一定能够！"

"为什么？"

"因为按照通常的情形，反正今天或者明天就会举行預審。律师只消說他不需要延期就行了。"

"不延期結果又会怎么样呢？"麦克皮克問。当医療处的門打开的时候，他略微把身子轉了一轉。对面凳子上的人又調換了一批人。"你的律师不是有很多充足的理由想使預審延期嗎？現在怎么样——难道我們兩个人要毫無把握地去受預審，好讓他們把我們拘留起來听候審判嗎，呃？"

"不——我們还是一样可以得勝的！"慧依坚定地回答道，一面希望事情真是这样，一面也知道自己现在不这样說也更無別的办法。"当然，赫岡教授本來打算到那一帶地方去徹底調查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任何別的親眼見到那場毆斗的証人，或是找到其他什么証据。不过，我們隨时都可以找到主要的証据——比如我的那些証人就是。我可以去找跟我一起度过那天晚上的那一家人，去找我工作的印刷局里的那个監工和我的学校的某些人來作証，除你以外——这些就是我們打贏官司所必需的証人！"

"嗯！"麦克皮克說，他的怒气漸漸平息了，"也許是吧。"

"我一定叫我哥哥把預審时間改回來——好嗎？"

"嗯。"

"现在談談你作証的問題吧，"慧依繼續往下説，"在預審以前，也許律师想見一見你。你看可以嗎？"

麥克皮克抬头望了一望天花板，摸弄着嘴里的火柴棍，过了一会，說道："我有一件事很躭心。要是我們被拘留起來听候審判，我們会得到什么結果呢？关于这一点，你的律师給你提过什么意見沒有？"

"老天爺，难道就沒有法子使这个南部白人离开他所站的立場嗎？"慧依心里痛苦地想道。他有点厭倦地回答說："要是那样的話，我們就交保释金出去。你明天就可以見到你家里的人。"

"誰來付这筆保释金呢？"麥克皮克用一种煩躁的、近于孩子气的口吻問道。"我只有一張公共汽車票和几塊錢，除此以外什么也沒有。我当初沒料到在这兒还要花錢。一兩天內我也決沒办法跟我妻子取得联系。而且我可以先告訴你，我是不肯去向我姐姐要錢的。我不希望她丈夫一家人知道这件事。这是一件永远洗不清的事。"

"什么事永远洗不清呢？"慧依心里納悶。是說他曾經下过牢，还是說他曾經救出了一个黑人呢？"瞧，湯姆，"慧依安慰地說，"你的保释金不会很多。我問过我那一層牢房的人。像你那样的小罪名——"

"判六个月徒刑的罪名并不怎么小啦，"麥克皮克打断了他的話。

"至多才判六个月。可能只关三十天，或者还可能緩刑查看。你过去有什么犯罪的記錄嗎？"

"沒有。"

"所以我想保释金可能是兩百塊。保释金是归保人交付的。

那是他的事，我們只要付他百分之十的利息，一共是二十塊錢。要是我能替你出这一筆錢，我是再高兴不过的，湯姆。我拿得出。"

"我才不要你出呢，"麥克皮克咕噥着，可是，他顯然已經放心了。

"我很乐意替你出。比起你为我做的事來，这眞是太算不得什么了。"

"还得从箱特律回來受害，"麥克皮克心情沉重地咕噥說。"这确实是一件麻煩事。"

"湯姆，"慧依恳求地說，"你想得太远了。我在想明天早晨我們兩人都可以了結这个案子，我們根本用不着再想什么保釋金或是審判的問題了。"

"也許是吧。不过我可不敢这么指望。我不信任那班警察。"

医療处的門打开了，一批人走了進去，一批人走了出來，現在慧依和麥克皮克坐到那条長凳的最前面來了。慧依开始越來越感到心慌意乱。他們前面只有对面凳子上的四个人。他最多还能有几分鐘的时間了。

"湯姆，"他緊急地說，"我有一个好主意。你跟赫爾教授或者他要替我們找來的另外那个律师談談好不好？我可以替你們安排。这样你可以把整个情况自己考慮一下。"

"我已經仔細考慮过啦，"麥克皮克沒精打采地回答說。接着，他狡猾地斜眼望着慧依说道："我想你是沒有問題的。有了象你說的那样一个好律师，你什么都不用耽心了。"

慧依好象挨了一拳似的，肚子里眞的感覺一陣疼痛，不由自主地哼了一声。他感到刺痛他的心的，不是麥克皮克的那种缺乏信心的口气，而是麥克皮克迴避了半天，突然來了这么一副狡猾

的态度。麦克皮克不肯表示任何肯定的意見，甚至連跟一个律师談話都不肯同意。那么，他突然假装認为慧依一切都不会有問題，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只能說，他自己已經決定想溜了！

他們沉默了一会兒。麦克皮克一面嚼着火柴，一面抬头望着天花板上的蒼蝇。慧依則正在領略失敗的苦味。他現在已清楚地看出了自己所处的地位——他是孤独的。他将要單独一个人去受預審，跟四个白人和警察去对質，搞得不好便会坐牢，喪失他的作律师的前途。麦克皮克毫不留情地抛棄了他，不过，他又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他已經做过一件俠义的事，他何必一定要再來一次呢？要是他沒有接受警察的建議，他就一定会冒險做下去，这是非常明顯的。不过他又何苦冒險呢？就为搭救一个素不相識的黑人。作为一个乔治亞州的白人來說，他是够正直的，可是他絕不是什么真正的英雄，他又何必要做英雄呢？

慧依由于失望和个人遭到失敗的感覚，由于对目前情况的了解，突然把他始終不敢講出口的話說出來了。他本來并不想跟麦克皮克正面冲突。他也不想用一种最后会使双方都不愉快的办法來逼他。可是現在，不論后果怎样，他內心里有一种迫切的要求，想要把話老老实实地說出來。"湯姆，"他說道，"湯姆！"他一直等着麦克皮克轉过头來面对着他才繼續說下去。"請听我說几句話。你对我做过的事我心里將永远感激不尽。你因为这件事遭到这么多麻煩，我真难过得要命。我知道你拒絕了警察的建議，要不然，你早就已經出獄了。不过，我覚得你此刻却在考慮那个建議。我并不怪你，湯姆。相信我吧，我决不怪你。不过，你这种人的天性是不適宜跟警察搞这种把戲的。要是你果真那样做，你一輩子都会感到慚愧的。"

麦克皮克頓时生气了。他的眼睛里冒着怒火，肥大的臉气得

通紅。"我现在已在監獄里了，不是嗎？我有什么值得慚愧的？你憑什么責备我？当初要不是我——"

"那么你为什么不爽快地說你打算怎么做呢？"慧依帶着一股自己無法克制的怒气問道，"你为什么老是这么支支吾吾的呢？你告訴我吧！"

"去你的！"麦克皮克突然罵道。他气得几乎要从凳子上站了起来。"别摆布我。自从下了那輛該死的公共汽車，所有他媽的王八蛋都在把我摆布來摆布去。我心里有我自己的事。我不喜欢人家任意摆布我，你听見沒有？"

慧依当然听見了，他并且觉察到别人也都在听他們說話。他本來还有一些話要講，他还想恳求麦克皮克不要誤解他的意思，可是医療处的門打开了，那个在医療处値班的囚犯站在門口，向对面凳子上前面的四个人招了招手，然后就轉向麦克皮克。"你們兩个是这一排最后的兩个人吧？"

麦克皮克点点头。

"好，進來吧。"

"我不得不由他去对我生气了，"慧依伤透了心地想道。"我眞是一个天生的大笨蛋。"

第八章

早上十点鐘

伏洛依德·瓦尔尼独自坐在拘留室里，表面上象是还寧靜似的，其实却不是那样。在他的律師离开以后的这半个鐘头里，他的情緒已經改变了許多次。孔斯告訴他的消息——說彼得遜太太

可能要到法院來看他宣判 使他非常生气，因此有好一陣子他除开这件事以外什么都不能想。他不断悻悻地对自己說，她用伪証來誣害他还嫌不够，现在还非來帮同害死他不可。高尚的举止，精美的服裝，香噴噴的身子——可是揭开了說，她也不过只有跟泥潭里打滚的猪一样的那么一点点人气。而他自己，尽管無罪，尽管不过只是在她發了瘋的丈夫的面前采取了自衛的行动，却將戴着手銬站在那兒听候法官的判决。

瓦尔尼的憤怒接着从彼得遜太太轉到了联邦檢察官波拉德的身上。他对自己說，这家伙所搞的眞是一件更惡毒的欺騙行为。彼得遜太太为什么要撒謊，他还可以理解。可是他永远不能明白，为什么一个司法部的代表因为一个人不肯服罪就要加倍懲罰他。

瓦尔尼在拘留室里來回走着，完全忘却了其他的人。有一陣子，他自己的憤怒情緒，和他自己眼里所看到的自己的形象——一个受尽欺騙的人的形象——使他感到某种病态的乐趣。但接着，因为他自己不論对于彼得遜太太或者檢察官，都毫無办法，他的憤怒也就逐漸平息了。他现在所感到的是恐惧，那一直潛伏在他心里的令人心驚胆战的恐惧。波拉德打算提議判他十年到三十年。法官呢——法官会怎样裁判呢？

想到这兒，瓦尔尼的脚步就停住了。他在房間的一个角落里坐下來，孤零零的一个人，一动也不动，兩瓣嘴唇中間叼着一支沒有点着的烟卷兒。他开始激动地对自己說，他知道法官还正派，从臉相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又善良又明达的人。

他剛这样对自己講着，忽然想到从來沒有一个法官懂得坐牢是什么滋味，于是又給吓出了一身冷汗。法官动不动判別人十年二十年的徒刑，但哪有一个法官自己到監獄里去待过一个星期呢？

瓦尔尼順着这条道兒越往下想，越感到恐惧和寂寞，他的精神簡直沒法支持了，于是他便向玄想中逃避。他的思想一下子就飛回到一个挤滿了人的法庭上去，在那个法庭上他有罪沒有罪这个問題还懸而未決。"諸位先生，諸位女士，"几斯在对那些陪審官說，"你們听了这个案件的眞情以后，我想你們会同意我的意見，認为这个不幸的凶殺行为是一件自衛的行为，伏洛依德·瓦尔尼应該被释放。"

瓦尔尼就这样胡思乱想着，在开庭以前的这最后的一段可怕的时間里獲得了一种虛假的鎮靜。可是，一会兒，拘留室的門突然打开了，一个法警把头探了進來。他說話的时候，叫得很响，連瓦尔尼也听見了他的声音："你們这班家伙有誰在出庭以前要上厕所，快排起隊來。"

瓦尔尼站起身來，好象觉得自己身体里的某一部分已經死去了一样。他的心开始怦怦跳动，前額上冒出了大粒的冷汗。他伸出一双手腕去套手銬。

在早晨的这个时刻，西欧商的黑人囚犯正在第五層牢房里过他們的娛乐时間。这層牢房沒有囚室，除了一張安在牆上的板凳，一个供人飲用的自來水噴泉和兩間沒有遮攔的厕所以外，再沒有任何东西。在这兒，一个人可以朝一个方向足足走三十碼，不需要回头；而且他可以跟平常不住在同一間囚室里的人談話；要是他高兴，他还可以睜大眼睛去望那不透明的天窗，想象天空是什么样子，白天是什么样子。所有的犯人都渴望着娛乐时間的到來，因为这时他們可以从囚室的禁錮中解放出來一个鐘头，有时甚至还可以長些。然而，娛乐时間一过，大多数犯人也都願意离开。因为一个人在長达三十碼的地方來回散步，也只能走上这么

久，一个人睁大眼睛去望天窗，也只能望这么久，这以后他实在需要改变改变，哪怕是回到自己的囚室去也是好的。

因为慧依·威尔遜和尤金·芬奈尔蒂都去看病还沒有回來，现在他們这一羣共只有五个人。他們肩并肩地散着步，运动运动，一边你一句我一句談着話。今天，也跟往常一样，談話的主題仍然是他們自己种族的進步問題。杜威·斯鲍丁早已帶着辛酸而愉快的心情說过，黑人不論是在監獄里面还是在監獄外面，也不論談話是怎样开始的，結果，象河水总要流到河床里去一样，总归要轉到这个話題上來。今天早上，談話是由斯鲍丁跟他的同室难友班恩·魏尔曼的一場并無惡意的爭論开始的。爭論的焦点是裘·鲁易斯①成为世界重量級拳击冠軍以來，究竟参加过多少場比賽。娛乐的时間到了，他們两个人一面走上楼梯，一面还在辯論，其余的人因此也就卷了進來。不論是对于瑞夫斯这样的工匠，还是斯鲍丁这样的靈巧事生非的人，裘·鲁易斯一生的值得誇耀的光輝業績都是同样可貴的。結果，由于共同举出了一長篇跟鲁易斯比賽的人名和鲁易斯参加比賽的日期，他們两个人很快就得到了一致的意見。可是后來，原來爭論的双方，發現他們的推算都沒有那个矮小的長期犯人乔治·班哲明來得准确，于是都不免感到有点懊惱。这样一來，班哲明可大为得意了，他向所有的人說，他对壘球賽和拳击賽的記錄，比監獄里的任何人都知道得多。他的这番誇口的話，尽管与事实并無不符，可是为了某种特殊原因，却叫魏尔曼很不痛快。因为魏尔曼虽然从未对誰說过，实际上他却一度曾經夢想要步裘·鲁易斯的后塵，后來只是經过

① 裘·鲁易斯（Joe Louis 1914　　），美國黑人拳王，原名 Joseph Barrow，自 1937 年起，連續保持了十二年美國重量級拳击冠軍的地位，1949 年自动退出比賽。

一連串的失敗，他才發見自己要想当个職業拳击家的才能实在不够的。他既然觉得自己是拳击界的行家，而在爭論中得勝的却是班哲明，不是他，这当然是一件叫他懊惱的事情。而且，他本來就很不喜欢班哲明。不久以前，他曾經被另一个持械行劫的黑人搶掉了他一星期的工錢，而班哲明的行道也正是搶劫。魏尔曼不难想象，如果是在外面的街上，班哲明象搶其他的人一样，一定会很乐于拿他当犧牲品的。因此，他就用一句尖刻的批評來發洩他的怒气。他說班哲明既然这一輩子大半都住在監獄里，除了壘球和拳击的記錄以外，当然沒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可以裝進他的那个傻腦袋的——这句誹謗的話，如果是出自許多其他的人的口，准会惹起一場毆斗。可是魏尔曼是个身高六呎二吋的大漢，体格象一棵橡树那么結实，因此班哲明便只好反駁說，一个象他这样私藏有十万塊錢的人物，心里的重要事当然比任何一个象魏尔曼这样的挖溝的笨蛋要多得多。魏尔曼听了这番話，帶着一个工人对一个賊头賊腦、專說空話的人的鄙視，回答說他寧願要他那份每星期三十三塊的工錢，也不要班哲明夢想的那十万張草紙。要不是一向和做和事佬的艾薩克·瑞夫斯用話把他們岔开，这場一來一往的辱罵可能会沒完沒了地繼續下去的。“上星期賈克·罗宾遜① 打得怎么样，有誰知道嗎？”他高声問道。

“还是‘國际联隊’里的数一数二的健將，”蒂尔曼立刻很起勁地回答說。“嘿，好一个壘球手咧！‘布魯克林道吉隊’有了他多管用咧！”

“他們才不会叫他出場呢，”班哲明毫不犹豫地預言說，“那

① 賈克·罗宾遜（Jack Robinson），美國著名的黑人壘球选手，曾数度獲得壘球賽的獎金。

些大联隊一向都是清一色的白人，那是永远都不会变的。"

"那么，他們干嘛要从'黑人联隊'里把罗宾逊雇去呢？"斯鮑丁問道。"他們并不一定非要那样做不可呀。我們五年之內就可以打進那些大联隊，你瞧着吧。"

"永远不会有那一天，"班哲朗回答說，他突然倒翻了一个觔斗，然后又回到他在那一排人中間的原來的位子上來。"白种闊大权决不会讓我們哪一个人去出風头或者挣大錢的。"

"天哪，你的眼光还只看到过去的奴隸时代，"斯鮑丁对他說。"这个國家在改变，可是你却一点也不知道。你一向只是待在監獄里，所以——"

"白人难道不是仍旧騎在我們头上嗎？"班哲明一面打断他的話，一面又翻了一个觔斗。他着地的时候沒有站穩，險些兒把眼鏡从樹樁似的鼻子上震掉，可是他一手扶住了眼鏡，神色自若地繼續說道："也許你是个大人物，穿的是精致的衣服，坐的是漂亮的汽車，不过，只要你走進哈維大飯店，他們就会对你說：'回你的臭街上去吧，黑烏鴉，这兒不許你吃飯。'"

"老天爺，誰能跟这么个愚蠢的家伙談話呀？"斯鮑丁問其余的人說。"难道我說过已經沒有对黑人的限制了嗎？我剛才只是說，我們已經逐渐在打破这种限制，在棒球方面我們也会这样。"

"你說得对極了，我們一定会的，"蒂尔曼热情地表示同意說，"我——"他一看見斯鮑丁臉上的那副表情，就猝然住了嘴，他想起他是不應該同意斯鮑丁的意見的。兩个鐘头以前，斯鮑丁还在罵他是給白人耍的傻瓜蛋，罵他是黑人的敗类。他們迟早总得为这件事干上一場的，他們兩人心里都很明白。

"对于这些問題，我倒有一个看法，"瑞夫斯若有所思地說，这时，他們一排人都走到了監房的一边尽头，又轉回来开始信步

朝另一头走去。"我想有一件事我們始終沒有注意到。我們总是把眼光完全放在象喬易斯、罗宾遜这些我們黑人的大人物身上。我幷不是說他們的行为对于提高我們黑人的地位沒有起过作用。当然是有很大的作用。可是，有一些比这更了不起的事情，是我們这些小人物都可以做的，可惜我們都沒有做。"

"什么事情？"斯鮑丁很有兴趣地問。

"我們可以只向黑人買东西，建立起黑人自己的商業來，"瑞夫斯滿腔热情地回答說，"要是福特是个黑人，或者杜邦是个黑人，該多好呀？那样，所有黑人不就会更受人尊重了嗎？"

"要是兔子長了翅膀，該多好呀？"班哲明笑嘻嘻地問道。"那样，它每次跳起來，屁股就不会碰着地面了。可惜它就是得碰，而洛克斐勒又偏不是象我这样的一个出身在猪巷子里的黑人。"

"只買黑人的东西，这也不是什么新主意，"魏尔曼插嘴說。"不过，当我需要一条工褲的时候，还是塞尔斯·罗巴克公司①最便宜。"

"黑人只買黑人东西，当然是个很陈旧的想法，"瑞夫斯起劲地回答說，"可是，现在这种想法却有一种新的意义。这是因为最近二十年來，搬進城的黑人数目很不少，加起來有好几百万，又都住得很近。要是我們全都組織起來，大家只買黑人的东西，那会怎么样呢？兩三年下來，我們就可以有我們自己的联营雜貨舖，我們自己的塞尔斯公司，我們自己的大商人了。要是我們做到了这一点，你不覚得我們就会比較受人尊敬了嗎？而且，要是——"

"要是，要是，要是，"魏尔曼打断了他的話。他离开他們，一屁股坐在牆上的凳子上。"我眞是听膩了什么'要是'、'明天'、

① 一种在美国普遍开設的廉价百貨商店。

'明年' 这一类的話啦。我希望現在就能过着快乐的生活。假如我的'要是'实现了的話，我已經回到日本去了。我这辈子只有那一段时間觉得自己是个堂堂正正的人。"

"日本？"蒂尔曼很感兴趣地叫道。他向魏尔曼走过去。"你是什么时候在日本的？"

"日本投降的时候 待了五个月，今年一月才回來。"

"你在什么地方？"

"在大阪。"

"他媽的，我那时在冲繩島 去年十月去的，今年四月才回來。"

"你在那兒也跟我一样过得很舒服嗎？"

"哼，一点也不舒服，冲繩島簡直不是个地方。反正我当时实在巴不得立刻离开那支黑人軍隊。"

"管他黑人軍隊不黑人軍隊，我在大阪的时候，过得可眞好，"魏尔曼带着毫無掩飾的怀念之情說。"那时，在自由活动的时間，我可眞是自由。我遇見了一个漂亮極了的日本姑娘，要是軍隊讓我留在那兒，我会跟她結婚的。她家里的人不在乎膚色。我在日本可能会搞得很不錯。而現在在这兒，除了'要是'、'明天'和'天國'，什么希望也沒有。"

"对啦，"蒂尔曼表示同意說，"我們的确是打錯了仗，不是嗎？"他在魏尔曼旁边坐下來。"我們又回复了战前的老样子，給白种闊大叔打扫垃圾。"

这时，散步停止了，有片刻工夫，大家都喘着气，沉默着。接着，慧依和芬奈尔蒂看完病回来了，他們剛走上牢房楼梯口，斯鮑丁便迫不及待地喊道："喂，威尔逊，你的肋骨受伤了嗎？"

慧依搖搖头。"医生說，我只是受了点暗伤。他已經給我包扎

起来了。"

"他給你照过X光沒有?"当慧依走進凳子周圍的人堆里的时候，班哲明問他。

"他給我透视了一下。"

"不用X光，他是沒法看出你断了肋骨沒有的，"班哲明用权威的口吻說，"我知道，我在医院里做过事。"

"在医院里打扫厕所，"帝尔曼說。他一面哈哈大笑，一面在班哲明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厕所教授，你看一次病，收多少錢呀?"

"哦，别閙啦，你們两个。"魏尔曼輕蔑地說。"我們有話要談呷，威尔逊，你跟那个白人談得怎么样?"

"談得不好。他要接受那个警察的建議。"

"他跟你明說了嗎?"斯鮑丁吃驚地問。

"沒有，不过他不肯同意替我作証。这就等于是接受警察的建議。"

"眞叫有趣!"魏尔曼非常失望地大声說。"他先帮你，然后又不管你，叫你自己去坐牢。眞是沒种的家伙。"

"今天早上我就說过嘛，"班哲明插嘴說，"你絕不能相信任何一个白人，除非他已經死了。"

"班哲明，你就从来沒看过报嗎?"斯鮑丁不高兴地問。"你听說过那些斯考茲勃罗小伙子[①]的事情嗎?"

"当然听說过。"

"到底是誰帮助他們那些人，叫他們沒坐电椅的呀?是两个白

① 1931年3月，有九个黑人青年在美國阿拉巴馬州的斯考茲勃罗城被告强奸两个白人姑娘，后来在美國共產党和全世界進步人士的援助下，經过反动法庭的几次審判，四个人被释，五个人被無理地判处了徒刑。

人律师！难道你不知道？”

“我并沒有說白人从來沒对我們做过一件好事，”班哲明用辯护的口吻反駁說。“我只是說我不相信他們。那些律師从案子里撈到了不少的錢，別忘啦。”

“啊，廢話！”斯鮑丁喝道。他回过头來对着慧依。“威尔遜，現在你的事情恐怕难办了吧。”

“我想是的。”慧依的回答是漫不經心的，表面上毫不在乎，可是对于一些人，他并沒有隱瞞他的感情。他臉上的憂郁的表情和他的沉重的声調，都明明白白地表现出失望和焦慮。而且，他对于自己跟麥克皮克在爭執中分手这件事，也感到非常难过。他痛苦地想到，下一次他再下楼去的时候，麥克皮克可能就已經走了，而且麥克皮克心里还会認为一个白人救了黑人的命，所能得到的报酬就只是一些刻薄話。他原想看完病以后能再見到麥克皮克，可是結果麥克皮克却先跟另一批人被押送回牢房去了。剛才上楼以前，經过第一層牢房的时候，他本來也想跟他親切地招招手——可是，却發現麥克皮克躺在舖位上，顯然是睡着了。他們之間的关系弄得这样糟糕，使慧依感觉很伤心。他相信換上他哥哥或是林图教授，他們一定会把这件事处理得好得多的。

“我实在替你难过，威尔遜，”艾薩克·瑞夫斯溫和地說。他伸手在慧依的胳膊上捏了一下。“可是，別灰心。你下定决心跟他們狠狠地斗好了。”

“你放心，我会狠狠地跟他們斗的。”慧依从屁股后面口袋里拿出一小瓶医療处給他的甘汞油，脫下襯衫，开始把油塗在腰間的难看的臭虫疤上。大个兒魏尔曼問道：“是橡皮膏叫你發癢嗎？”

“不是的。”

“我的皮膚一点也受不了橡皮膏。貼上去就癢得叫我發瘋。”

"我倒不在乎，"慧依回答說。她的身子齐腰以上都裹着一条条的很宽的白绷带 "裹上了叫我呼吸艰难些。"

芬尔曼突然两手一拍 "我有了一个主意。吃中飯的时候，我們象整另外那个家伙那样，把麦克皮克揍一个饱，好不好？"

"不行！"慧依嚴厉地說。

"为什么不行？"

"嘿，"慧依比較耐心地說，"你們完全看錯了这个人。"他开始解释这次被捕对麦克皮克是多么不幸的一件事，同时出庭受審判又会給他招来多少困难。"他现在急于想脱身，我也不能十分怪他。"

"不过他的确弄得你很为难呀，"芬奈尔蒂温和地辩解說。"他只要說句真話，就可以把你救出去，而他现在竟不肯那么做，这总是不很对的。"

"噢，当然，他要是有种一些，他当然应該那样做，"慧依回答說，一面把襯衫穿上。"不过，我决不会忘記他为我做的事，我非常感激他。"

这一伙人的低落情緒，由于慧依的回来，本来已經烟消云散，现在却又恢复了，所有的人都陷入了一陣陰郁的沉默。他們肩并肩地在板凳上坐下来开始抽烟。班茵明模蓄翻了几个觔斗为大家解悶，可是过了一会兒，他也失去活动的兴趣，平躺在地板上，睁大眼睛望着天窗。不久，艾隆克·瑞夫斯开口說話了。

"这兒数我年紀最大，"他懇切地說道。"我可以告訴你們，事情是在漸漸好轉。四十年前，黑人在这个國家里根本連头都不敢抬。黑人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沒有选举权，三K党在大街上示威，私刑無处 "

"你們听說过艾隆克·伍德瓦德那个人嗎？"大个兒魏尔曼突

然激怒地打断了他的話。

"当然听說过。"

"我跟他熟透了，"魏尔曼接着說，他的高大的身躯仿佛因为憤怒而变得更大了。"他跟我一起在軍隊里受的入伍訓練，是个很好的小伙子。今年二月——他媽的，并不是四十年前——軍隊把他遣散回家了。三个鐘头以后，他就因为对一个公共汽車司机說話粗暴一些，在南卡罗來納州的柏來堡被捕。十五分鐘以后，警察局長就把他关進了監獄。等到他出來的时候，他怎么样呢，老头兒，你說呀？"

"我知道，他的眼睛給弄瞎了，"瑞夫斯感伤地回答說。

魏尔曼把一双褐色的拳头举在面前，两眼盯着它們。"艾薩克·伍德瓦德就这样一輩子成了瞎子，他的可憐的眼珠被一个警察用警棍敲了出來。哦，老天爺，你却在这兒說事情在好轉！"

"一点不錯，"瑞夫斯痛苦地說，"威利·麦克稷这时还正在密西西比等着坐电椅，七个可憐的小伙子在弗吉尼亞州的馬丁斯威里被人誣告犯了強姦罪，① 还有我的一些鄰居，今年夏天，無緣無故地被白人警察打了一頓，完全是無緣無故——可是，我仍然要說事情是在逐漸好轉。我看見了許多改变。黑人在各行各業里都已經逐漸有了一些地位，逐漸受到尊敬，这是过去断乎沒有的事。我看到'产联'已經以平等的地位在对待我們，而过去我們是連工会都不能参加的。我看到白人和黑人已經在同一个糾察隊里走來走去。我們是眞有進步的，別連这点也看不見。"

① 威利·麦克稷和馬丁斯威里的七个黑人的案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國反动統治者所制造的兩起謀害黑人的有名案件，儘管美國廣大工人和進步人士向美國反动政府提出了抗議，美國的私刑手仍將这八个無辜的黑人处了死刑。

“可不是嗎，”蒂尔曼用挖苦的口吻开心地說，“就跟我的情形一样。我住的那間帶家具出租的房間，每星期都在好轉，因为我每星期捉掉两百只臭虫，只可惜还有兩百四十万只沒有捉完。”

“这正是我所以要待在監獄里的道理，”班哲明开玩笑地說，一面翻过身來側躺着，象小丑似的做了一个鬼臉。“这兒有自來水，抽水馬桶，單人床——嘿，我多会享福呀！我比大多数黑人都过得好哩。”

“不管你們怎么說，”瑞夫斯堅持說。“我們得到自由平等的日子就快要來到了。那正是我所时刻关心的事。”

“我的确相信会有那么一天，瑞夫斯先生，”慧依平靜地插嘴說。

“除非我們团結起來，那一天是絕不会到來的，”斯脑丁对阿弗瑞斯·蒂尔曼斜睬了一眼，补充說。“我們自私自利的人越多，整个民族就越难進步。”

“你这話是指这兒的什么人說的嗎？”蒂尔曼气势汹汹地喝道。

“誰是那种人，我就指誰。”

蒂尔曼不知道該怎么去对付这个旁敲側击的挑战，于是暫时只有憤怒地沉默着。过了一会，芬奈尔蒂随着自己的哀伤的思緒說道：“有时候我眞沒有多大信心。我們在南北战爭当中摔脫了那些奴隸鎖鍊，可是他們馬上又把新的鎖鍊加到我們身上來了。”

“路途是遙远的，”瑞夫斯表示同意靜靜地說，“不过，我已經看到信号了。”

“我一向想当教員，因为我喜欢小孩。”芬奈尔蒂仍然随着自己的悲伤情緒繼續說，“可是我連小学五年級都沒念完，就不得不去干活。現在又坐了牢。我一辈子都沒有什么成就，一点成就都

沒有。"

"胡說，老头兒，"班菊明开玩笑地說，"你有成就，你不是个偉大的了不起的放火專家嗎？你的照片还上过报紙什么的哩。"

"这不是开玩笑的事，"芬奈尔蒂微微帶着申斥的口吻，輕声回答說，"我的一生有它的意义，因为我是一个人。你的一生也同样有它的意义。我們哪一个人都不应該在監獄里过日子。我們生下來不是为給人关進監獄的，更不是为了受人歧視的。上帝并沒有寫过那样的話。"

沉默片刻以后，瑞夫斯义正辞嚴地說："我实在不明白我們为甚什么要發这一大堆牢騷。坐在一起，尽談些叫人悲痛的事。我認为只有一件事是黑人应該談的——不是談种族歧視多么可恨——而是談你怎样跟这种种族歧視作斗爭，你預备怎样去打垮它？目前我們应該談的是怎样才能帮助这位年輕的威尔遜。"

"我們能怎样帮助他呢？"魏尔曼問道。

"我剛想到了一件我可以做的事情，"瑞夫斯回答說。"我老婆明天要來看我，我要叫她到埃尔刻去見我們行会的主席。我想叫我們会里的弟兄們为他的案子尽一部分力量。"

"我实在非常感謝，瑞夫斯先生，"慧依感激不尽地說。"任何象这样的帮助对我都会很有好处。"

"我也有一个主意，"斯鮑丁自告奋勇地說。"威尔遜，現在我随时都可能被释放出去，我所以被关在这兒，不过是因为我的老板要跟警察斗狠。警察想多要些賄賂，老板不肯給，所以他們就把我抓起來了。不过，兩三天內他們就会談妥，我也就可以出去了。現在我担保出二十塊錢給你作打官司的費用，我保証还到我所認識的朋友那兒去替你多募一些。"

"哈，老弟，你的事，这一來可沒有問題了！"蒂尔曼挖苦地大声說，"要是有斯鮑丁跟他那班会出主意的大人物給你撑腰，你就有办法了，你再沒有什么事需要耽心啦。"

斯鮑丁慢慢站起來，不慌不忙地走到蒂尔曼面前。蒂尔曼一跳站了起來。

"你这話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蒂尔曼横着走了几步离开了板凳，以便万一打起來可以施展手脚。"你是个大人物，不是嗎？你一定在各处有很大的势力呀。"

"蒂尔曼，"年紀比較大的斯鮑丁滿怀憤恨地說，"我很懂得你这种卑鄙狡猾的流氓。要是我跟你說，我能雇你到我的加油站里去管賬，你准会整天卑恭卑敬地围着我团团轉。你准会來巴結我，就跟你先前巴結楼下那些白人一样，你根本算不得人，你是一个他媽——寄生虫。"

蒂尔曼气得渾身直抖，攥緊了两只拳头喊道："总有一天我会在外面街上找你算賬的。我要把你打得叫你媽見了你也不認得你。"

这时大个兒魏尔曼忽然站到斯鮑丁的旁边。"听我說，伙計，"他嚴厉地說，"我也看不慣你先前跟那个白种窮光蛋耍的那一套把戲。现在我們不談这些啦。你以后也不許再那样了，听見了嗎？要不然，我会躲在楼梯边等着你，把你一下推到一整節楼梯底下去。而且那时会有六个人出來作証，說你是自己失脚掉下去的。"

"算了吧，用不着动武，"瑞夫斯在三个人中間周旋着，苦惱地喊道，"我們可以用比較緩和的办法來解决这件事情。"

"已經解决完了！"魏尔曼一面嚴厉地說，一面走回自己的座

位。

“我要請求迁走！”蒂尔曼大声宣布說，他离开了大家，兩只拳头仍然捏得紧紧的，开始独自在那間房子里走來走去。

大个兒魏尔曼說道：“威尔逊，我們大家有什么办法可以帮你說服麦克皮克嗎？有什么办法可以讓他改变主意嗎？”

“我不知道該怎么办。你有什么主意嗎？”

“我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不过，明天看病的时候，我們可以找一兩个人設法去跟他談一談。”

“要是他还在这兒，当然可以，不过我想，他今天就会离开了。”

“我連五毛錢也沒法送給你做打官司的費用，”魏尔曼一本正經地說，“因为現在我完全破產啦。不过，要是在任何別的方面我能帮助你，我总是很乐意的。”

“我实在感謝你們大家这样尽力帮助我，”慧依親切地說，“这使我感到莫大的安慰。”然后，他又轉向斯鮑丁說：“我非常感謝你。”

“再講講你跟麦克皮克談話的經过吧。那也許可以帮助我們想出一些主意來。”

“好吧。事情实在怪我自己处理得不好，”慧依懊惱地回答說。大家坐定下來以后，他便开始敍述起他跟麦克皮克談話的經过來了。

在四層楼下，作为他們談話中心的那个人，正处在一种精神麻痹的狀态，躺在自己的舖位上。这是麦克皮克成年以來，自私心理和道德观念第二次發生重大矛盾的时候。他头痛得非常厉害——这种头痛症，他認为是監獄里的飯食和便秘造成的——同

时他也感到精神萎靡、身体疲惫。医疗处給他的那兩片阿斯匹林，并沒有使他的头痛減輕。他在跟彗依·威尔逊談話的时候，就开始受到了头痛的襲击，现在痛得更加厉害了。回到囚室以后，他竭力想睡一会兒，可是，使他自己非常驚愕的是他無論怎样都睡不着。对于他这样一个平日在任何时間任何地点都可以小睡一会的人來說，这实在是一件很奇怪的事。这件事更使他耽心，不知自己是不是又犯了高血压症了。

麦克皮克从小身体都很健壯——或者象他常常喜欢說的，如果不是从小，至少可以确切無疑地說，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在海軍里服过役以來，一直都很健壯。在那以前，他也曾經遭到过乔治亚州达德縣居民所謂的牙难。滿十五歲以后，他便开始把坏牙都拔了——这是他所住的那个山区里的公民所肯于接受的唯一的一种牙科医疗办法——而直到后來，他進了海軍以后，这个医療工作才算完成了，他这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一向是不畏艰險的，所以当他一听說海軍能免費給他裝安假牙的时候，他就請求他們那艘驅逐艦上的牙科技师給他把其余的好牙也全都拔掉了。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沒有生过病，因此去年，他听說他的血压比他的年龄所应該有的血压要高，曾經大吃一驚。这个情况是在地方工会医藥服务部举办定期体格檢查的时候發現的。保管医生曾經向他担保，說他的血压高的情况并不嚴重，可以使它不再發展，而且說他的心臟仍旧很健全，可是他却急得不得了。在汽車工業里，一个人要是不能跟上生產速度，他就沒法在这一行業里存身。真的，麦克皮克对于健康情况的这个新的憂慮是那么激烈，当医生劝他設法減輕体重的时候，他就拚命節食，以致医生不得不吩咐他不要过于求急。现在，他也弄不清自己是不是受到所謂高血压症的襲击，不过，他非常害怕他的猛烈的头痛除了便

秘以外，还有其他更嚴重的原因。

可是，不管麦克皮克对他的健康狀况是怎样不大明白，他对自己所面臨的道德問題，却是非常清楚的。自从昨天下午跟便衣警察斯通納談过話以后，他就一直在苦苦思索，想作出一个决定來——可是他所得到的結果只是自己的意志越來越消沉。自私的心理慫恿他接受警察的提議，溜之大吉。然而他的正义感和良心，連同他的根深蒂固的倔强性格，却使他直到現在根本不能作出那样的决定。首先，他討厭給人这样地擺布來擺布去。他本來是从第特律到华盛頓來参加家人的婚礼的，警察却叫他要就离开这个城市，要不就陪着打官司，这实在使他十分憤怒。然而，这里另有一个对他的影响更大的事实：那就是他在思想和感情上都相信在工会里应該团結一致的道理——所以他一向鄙視任何种类的工賊。尽管眼前这件事并不是一个工会問題，可是他的良心却始終認为，要是他在这个关口上拋弃了慈依·威尔逊，讓他一个人去对付那个郝吉斯，他就等于是在工人伙伴們罢工的时候自己充当了工賊。

他一面極其希望脫身，一面又不得不承認这个事实。他現在極想尋找一条能使自己不感到羞愧的脫身之計，可是，这样做并不容易。慈依·威尔逊向他說，他不是那种应該跟警察搞这种把戲的人，要是他真的跟警察妥协，他一輩子都要感覚羞愧——这一点，确实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麦克皮克听到这番話以后曾大發雷霆，但那并不是因为他对于对方的無礼的言辞真正感到憤怒，而是他要借此來掩飾自己的窘狀和内心的不安。威尔逊根本不知道麦克皮克的逮捕令之所以还沒有撤銷——并不是因为他拒絕了警察的建議，而是因为他还沒有接受警察的建議。他已經跟那个便衣警察斯通納說过，他願意考慮一下。今天，他还一直在等着再

見斯通納一次。

現在，他不安地躺在舖位上，左思右想，委决不下。可是，因为他自始至終都在竭力想下定決心溜之大吉，他实在很后悔君病的时候跟慧依交談了一陣。他很喜欢那个年輕人，他对他已經產生了私人的感情。这更增加了他脫身的困难，因为現在要脫身就等于是出賣親密朋友了。

麥克皮克并不是一个很有哲学头腦的人，然而，他却不能不覺察到，在他目前的進退兩难的处境中有个問題对自己实在是一个諷刺——那就是，十年以前他可能会完全避开这种麻煩事兒。那时候，三个白人毆打一个黑人，就不大可能会打动他的人类同情心或者正义感，他看見这种事，会好象跟他完全不相干似地从旁走过。可是，在第特律生活和工作了好些年以后，他在許多方面都改变了。在追求自己的狹隘的个人利益方面，他慢慢有了一些新的想法。而現在，他明白地看出这些新想法是跟他的自私心理相矛盾的。"过去我看一个黑人，只看見他的膚色，"有一次，他曾經对一个他称之为"平衡轴"的朋友說。"可是，現在我改变了，我看見的是一个人。"

这个改变，对麥克皮克說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并不是轉瞬間就輕而易举地轉变过来的。他象大多数人一样，也是拿自己的利益作为計算尺，來决定他一生的行为的。因为这个緣故，他在第特律工作了四年多，才認識到他必須改变他一貫对黑人所采取的那种态度，要不然，他就得背棄自己非常希望它成功的一个运动——汽車工業中日益壯大的工会运动。当时，他在波恩鋁件制造厂的心型室做工，波恩鋁件制造厂是一个給通用汽車公司制造零件的工厂。厂里的工作，在最好的时候也是非常艰苦，令人难于忍耐的，而在大恐慌的那些年头，千千万万的工人都已失業，

厂方更是要求工人拚死賣命,才能給你一筆餬口的工資。"外面有五个餓鬼在等着你的差事,"工头常常說。"你要是有什么抱怨,干脆就别干好了!你不能完成生產計划,我們决定辞退你!"("离开这个城市,要不你就要遭到控告,"那个便衣警察斯通納也这样說过,这是麥克皮克一向憎惡的同一种可恨的擺布。)

在那些年头,工人們是怨声載道的,因此他們建立了工会。麥克皮克过去在任何地方工作,从来都沒有加入过工会的組織。他对于劳工运动的認識还很模糊,可是当人家遞給他一張申請書的时候,他馬上也就簽了名。他最初并不知道工会也吸收黑人,因为他被編入的那个秘密小組只有白人。当他發現了这件事的时候,他簡直吓坏了。他曾經气势汹汹地向小組的組織工作人員抗議过这种政策,当时他的这种情緒也得到了另外一些人的支持。接着,一連好几个星期,大家在一起激烈地爭論,麥克皮克在这段时期里才漸漸开始認識到——可是还是不肯承認——要是不把汽車工業里所有的工人都組織在一起,这个工会是根本不能有什么成就的。不論他怎样爭辯,他总是碰到同样的問題:"要是我們內部不团結,我們怎么能战勝这些汽車公司呀?"

他回答不了这个問題,可是他又不能不正視这个問題。团結对于麥克皮克并不是一个抽象名詞。在心型室工作了四年以后,他已經懂得,任何一个个人想要減低那种致人于死命的工作速度,或者想要使每小时的工資增加一个銅板,都是沒有多少办法的事。他是希望团結的——不过只是跟白人,而不是跟黑人团結。别人給他指出,黑人在他們工厂的雇工人里佔着一个重大的百分比,要是不接受他們加入工会,他們在罢工的时候就一定会充当工賊——他对这話也无法回答。他只能說,这种做法不合他的脾胃。有时,人家問他,旣然他已經跟那些人一同工作了四年,为什么

却不肯跟他們組織在一起，他就会回答說，公司雇用人員的政策他沒法过問，不过这并不等于說他一定得跟黑鬼在一塊兒吃午餐——事实上他也沒有跟他們一塊吃——或者說他一定得把他們看成跟自己平等的人——事实上他也从來不这么看。“麥克皮克老兄，”人家回答他說，“你最好抛棄你所站的那个联邦主义者的立場吧，现在这种立場已經一錢不值了。厂方竭力想用种种不同的办法來分裂我們，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們不希望我們团結一致。而最好的一个使我們嚴重分裂的办法，就是你的这个办法——叫黑人跟白人作对。所以你最好是拿定主意，到底是拥护厂方的政策，还是拥护工会的政策，因为你不能同时两个都拥护。”

即使在發現自己小組里的大多数原來支持他的人都背棄了他以后，麥克皮克还是不能决定到底怎样才好。对于团結的問題，他想不出别的解决办法。他是一个执拗的人，改变起來很困难，他不能放棄自己从小就一直相信的那一套被社会公認的原则。不过，那时候，他有他的妻子跟他商量，而現在他却沒有。他的妻子曾經把他那种态度叫做一种落后的乔治亚式的东西，曾經竭力攻击他的那种态度。她的名字叫做凱梯，她很尊敬自己的丈夫，可是，她爱他却从來不奉承他。她在伊利諾州的一个礦区的市鎮上，从小就懂得工人是多么迫切地需要工会，在他們結婚和她怀孕以前，她自己在波恩鋁件制造厂工作，也親身体会到了这一点。“我的老天爺，”她往往会激憤地对他喊着說，“你回家來，累成这个样兒，簡直累得連晚飯都吃不下去——这些天，你这么苦，除了睡觉，我簡直看不見你——可是，談到問題的底細的时候，你却只想空談工会，不想去做一点实际的事情。”

“什么話，我怎么沒有做，我已經加入了，不是嗎？”他往往会回答說。“不过——”

"不过什么？"

"不說你也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你耽心跟一个黑人同坐在一間屋子里，比你担心工錢的大小更加厉害，这真是一种高尚的煩惱呀！你那乔治亚的腦袋准是少了一个大脈。現在，我跟你說吧，我的好先生。你一跟我結婚，馬上就叫我怀了孕。你也开始为我肚子里的这个孩子操点心好不好？我希望他有足够的东西吃，好叫他長大的时候身強力壯——我可不希望我这个家庭里有人得乔治亚州的癩病。"

"得啦，得啦，我不是还在工会里嗎？"他往往会回答說。"别唠唠叨叨、吵吵鬧鬧的了，别談这些了吧。"

麦克皮克的头固然是在工会里，可是他的心却不在，因此他最后对于究竟应該如何解决的問題連想也不去想它了。他口袋里仍然揣着工会証，但他却不再去參加集会，也不再努力去吸收新会員了。可是，到了一九三六年的冬季，有一天他們工厂里的問題終于爆發了，麦克皮克所在的工厂，恰好是举行罢工的第一个汽車工厂。

麦克皮克現在躺在囚室的舖位上，心里又一次覺得很煩乱。他發覺过去的那些事情，他一件也沒有忘記，而且不管他怎样努力，他也無法把那些事情、那些談話和那些面孔从自己的記憶中勾除——更糟的是，那些东西已經变成了他的一部分，此刻正跟肯依·威尔逊的面孔以及他跟便衣警察斯通納的那番談話一起在悄悄地向他逼近。他現在已經不是过去的那个麦克皮克了，同时，他第一次轉变时的情况，还跟事情剛發生时一样鮮明的印在他的記憶中。

事情的經过是这样的：有一个名叫佛萊迪的波恩鋁件制造厂工会的領導人，被一个奸細出賣了。第二天早上他來上工的时候，

在大門口就被人攔住，摘去了工作証，并且给开除了。一个鐘头以后，他翻牆進入了工厂。于是，"佛萊迪被开除了"的消息，馬上就从一个車間傳到了另一个車間。大家立刻都非常明白地看到，要是佛萊迪不能復职，波恩鋁件制造厂工会的前途就很渺茫。許多車間里的最積極的工会会員，都关上了發动机，开始靜坐罷工，表示抗議，心型室也是參加罷工的車間之一。大家一起喊着口号："沒有佛萊迪，决不复工！"工头們大声嚷叫，咒罵，在一排排坐着的工人中間跑來跑去，威脅着說要把他們全部开除。过了一会兒，車間里有几个人表示願意复工，于是大家又進一步喊出一个口号："我們知道誰是奸細！工会会員們，把証章掛出來！"

直到这个关头，麥克皮克才把他的証章別到襯衫上，激动地大声嚷："沒有佛萊迪，决不复工，"同时，他也才看到他身旁有一个黑人早已把証章戴上了。因为佛萊迪是白人，所以这件事就算第一次給麥克皮克上了一課，讓他理解到共同利益有多么大的力量能使人們团結在一起。在过去几个月里，他反对黑人的論点中有一条就是說，沒有一个黑人是可靠的，到了緊要关头，工会里的黑人会員准会拋棄工会。而現在，緊要关头到了，战綫正在形成，麥克皮克的轉变也开始了。

正如他后來自己說的一样，在那件事發生后的几个星期里，他感覚自己原有的一切思想感情完全都不对头。那次罷工的开始，說不上有什么計划，差不多完全是自發地搞起來的，可是后來却变成了一次对厂方的進攻。原本只是为了要求厂方容許一个工人复工的斗爭，后來却变成了一場跟每一个罷工工人有关的生死斗爭，要使他們所有的人都有工可作，要爭取較高工資和較好的工作条件，以及爭取組織工会的权利的斗爭。厂方絲毫不肯讓步，于是罷工工人就留在厂里，佔据了工厂，在短短的时間之

內，整个汽車工業界到处都發起了同样的罢工运动，

那是一个艰苦而且令人極度不安的时期。工厂里大約有三百个男女工人，其中有黑人，也有白人，工厂外还有好几百人組成了一支糾察隊，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那兒站崗。麥克皮克在自己还沒有能够从理智上認清以前，便已经开始感觉到在这場为他个人的利益而進行的斗爭中，黑人工人是不可缺少的盟友了。他看出黑人作为一个集团，也能跟白人工人一样为了工会齐心合力。当罢工的工人們躺下来过夜的时候，他們的行为跟他自己的行为，并沒有什么不同 男人和女人都分开睡，沒有人喝酒，也沒有人做任何一件可能使他害怕的稀奇古怪的事情 这时，他才开始知道了一些黑人的名字，把他們当作人來看待，并發觉他們的性情和愿望跟他自己的并沒有什么区别 他也开始看出——虽然看出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黑人当中有一些人比他自己高明，对于工会問題也比他知道得多，而且在緊要关头能够想出比他更好的主意。当时有过那样多的危急关头，开过那样多的热烈的集会，最后，他不得不承認，如果說全工厂里有那么一个人，他的見解始終会得到他的信任，那就是一个荣獲"平衡軸"綽号的精明而又沉着的黑人。

后來，在靜坐罢工的第十九天上，他看到了一件他永远忘記不了的事情——一个黑人公开揭發了另一个向厂方告密的黑人。那天下午，麥克皮克心甘情願地做了一件他几个星期以前絕对做不到的事。靜坐罢工的工人們計划來一次表現他們的士气的示威——他們要繞着工厂厂房后面垃圾場的那一大片空地作一次遊行。罢工工人的隊伍一面唱着歌，一面吶喊，經过工厂里所有的車間，走到那塊滿是爛泥和積雪的后面空地上去。当他們在圍繞厂房的鉄絲網的里面遊行的时候，一隊兴高采烈的糾察隊也在鉄

絲網外面跟着他們齐步前進。在隊伍的前头，有几个人拿着臨时做成的一些乐器。一个人用一只鉄鍵敲着一个空洋鉄油罐。另一个人抱着一个鋁制的，样子象豎琴的汽車零件，用一根鉄釘乱彈着。走在第三排的是兩个男人，一人拿着一根大金屬管子。他們用乐曲中的不同的音調，輪流地吹着，一个吹“嘟”，另一个吹“噠” 这兩个人一个是心理室里的黑人，另一个就是麥克皮克。

九年以后，在華盛頓的一个街角上，麥克皮克做了这样一件很多其他不論怎样正派的人也会不敢做的事情。然而，当他跑过去帮助一个遭受三个白人殴打的孤零零的黑人的时候，他心里事先并沒有拿定主意。当时，时間根本不容許他考慮，他的行为完全是自發的。不过，促成他这件行为的却是他十年來的生活，他为工会所作的艰苦斗爭；他从那个叫做“平衡輪”的人那兒学來的教訓；他内心里已經生長起來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团結感情。而这一切，他在殴打結束后的那一霎間是領悟到的。

可是現在，躺在这間囚室里，他却極其希望他剛才根本沒有去見过瑟依·威尔遜。他并不后悔当初去干預那場殴斗。說实話，他还因那件事感到自豪。不过，他希望事情就到那兒为止。他覺得，他那样做就已尽够力了。一个沒有牽掛的年輕人很容易說：“我們斗爭到底好了，我們必定会贏的。”威尔遜輸得起，他可以坐上五年牢，出來的时候仍旧是个孩子，未來的日子还長得很。他还沒有到四十八歲，并不需要保持工作上的資歷。他也沒有老婆和兩个年紀很小的孩子，他不用繳付冰箱的分期付款，也不用繳付房租。当你強健有力而又只有十八歲的时候，說話是很容易的。可是，麥克皮克要是坐六个月的牢，他就会陷入困境，他的一家人也会跟着他倒霉。

麥克皮克躺在舖位上，煩惱，悲伤，头痛得很厉害，心里更

是乱成一团，他一再竭力思索，想找一个解决的办法。他觉得無論走哪一条路，仿佛对他都很不利。他厭惡巴洛，不願意看到巴洛的陰謀得逞。威尔逊这样的小伙子具有"平衡轴"的那种品質他怎么能撒手不管威尔逊，讓巴洛的那張下流嘴巴在預審的时候乱撒謊呢？他很懂得巴洛这一类的人，他曾經見过他們在工会里干的勾当。他們專爱挑眼，滿腦子的偏見，不求上進，隨时都想利用种族問題来破坏团結。一个象威尔逊这样的孩子，抵得上一千个巴洛。

在麥克皮克沿着这个方向想下去的时候，他除了帮助慧依、硬着头皮去应付困难以外，仿佛不可能采取任何别的行动。可是，正当他想斬釘截鉄地下定决心的时候，他的思想的一部分却起來抗拒了。"为什么呢？"他不得不問自己这样一个問題。"难道你还沒有为那个黑小子尽够力嗎？瞧瞧你要讓自己遭到什么麻煩吧。"

麥克皮克非常清楚这件事可能得到什么后果，自从跟便衣警察斯通納談过話以后，他已經对这个問題研究过十多次了。威尔逊当然很可以說他們两个人对于目前的情势，好象是一把白鑰匙和一把黑鑰匙——（麥克皮克也并沒有忘記威尔逊那时是拿他自己的話來教導他）——可是这是一件警察的控告案，并不是什么工会斗爭。不管威尔逊如何爭辯說这个案子在預審的时候就会了結，他心里是完全有数的，他知道这場官司一定得打到法庭上去，准岀不了。那时又怎么办呢？要是他們把他留在華盛頓等候審判，那么，他的职業和他四年的工齡，就可能都要犧牲了。大战期間，他曾經故意放棄了他在波恩鋁件制造厂的八年工齡，为的是在福特汽車厂找到一个比較好的工作。可是，一个完全沒有一定工齡的人，在工厂部分停工的时候，就会失業。四年工齡已

經够短了，他有什么理由还要拿它去冒險呢？

就算他們肯讓他取保又怎么样呢？那以后他还是得回來受審——还得花錢，还得浪费工作上的时間，家里的开支本来已經够緊的了，这一來，能拿工資的日子就会更少。何况，誰他媽的能担保在这样一个卑鄙的誣告案里，他們兩人一定不会給判罪呢？他現在只差再坐上短短的六个月的牢了。等他出去的时候，他准定会整个破產，丢了职業，家庭背上一大堆債，而他的血压也会比以前更高的。他究竟为什么要为一个他以前連面都沒見过的人去冒这样大的險呢？

麥克皮克就这样自己跟自己反复爭辯着，而每当他对自己說"管他媽的，我是得走了"的时候，辯論仍然处在一种懸而未決的狀态中。他不能走，可是他又不願意留下。五分鐘或者几小时后，他們就会把他帶出囚室去見便衣警察斯通納。那时他該怎么說呢？

麥克皮克大声哼了一下。他真希望他的妻子現在在他的身边，那他就可以跟她商量商量，讓她給他作个决定。他真希望那个便衣警察当初根本沒有向他提过那个建議，那他也就沒有办法不朝着他应該走的那条路上走去了。他更希望他能痛痛快快地醉一場，醒來的时候已經回到第特律。他尤其希望能有一个奇迹出現，使他根本不需要做任何决定，他們就都被釋放了——或者是法院不接受別人对他們兩人的控告，或者是便衣警察斯通納跟他說："好吧，老弟，我同意对你讓步。只要你不再說什么，你可以不必离开这个城市。我們可以把威尔遜的罪名降低为單純的人身侵犯罪，并且給他緩刑。"

可是，他們决不会那样做的！該怎么办还得由他自己來决定，他知道这一点。

他現在已經不是过去的麥克皮克了；然而，現在的麥克皮克却好象不能应付眼前的局勢。他躺在那兒痛苦不堪，一面跟自己爭辯着，一面沉浸在各种毫無根据的希望中。

第九章

法　官

伏洛依德·瓦尔尼由一名法警押來的时候，司托里法官已經开庭了。他們从法庭后面的一扇門走進來，瓦尔尼的手銬已經卸掉，法警領着他走到靠近審判桌的一排凳子边坐下來。这兒，另外还有被分別監視着的五六个人，他們面帶着空虛的、神經緊張的神色，坐在那里等候申訴或被判决。

現在，那令人心战心驚的时刻已經到來了，瓦尔尼發現自己居然还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不禁有一种驚喜的感覺。他心臟的狂跳也已經过去了，他現在感到一种出乎意外的寧靜。这使他很高兴！不管判他个什么罪吧，他决不願意自己去当那种被包装的角色，或是再給报紙增添一段聳人听聞的新聞。它們所刊登的关于这一尚待証实的強姦案的下流故事，他实在看得太多了。在週末附刊上，“尚待証实”这几个字眼老是用小号字排的，而且那些插圖已讓人毫無置疑的余地：一幅是彼得遜太太躺在床上，已被一双毛爪子把衣服剝得精光，她身旁是一个凶漢拿着一把刀子放在她的脖子上。圖旁印着一排小号鉛字問道：“眞相就是如此嗎？”另一幅是彼得遜太太的丈夫站在門口，吓得目瞪口呆；又一幅是那致命的一击的場面，凶手的嘴臉完全象一匹野獸，滿臉是因凶殺而感到的快乐。在他比較冷靜的时刻，瓦尔尼有时奇怪，为什

么当他已經被这些混蛋报紙明正典刑的时候，陪審团却居然只判他一个故殺罪輕輕放过他呢。不論判个什么罪名，今天早上他是絕不再給他們多添資料了。

他的眼光落到了法官身上。他仔細对着那即將給他判刑的这个人打量了一会兒，看着他在和一名書記窃窃私語，商量事情。瓦尔尼在过去听審的过程中，始終也不曉得应怎样來認識司托基法官，因为法官的面孔总是那么冷淡，正象適合于司法界人士仪表的那样毫無感情。但是現在，仔細端詳着这人輪廓鮮明的、有雀斑的面孔，他却感到他那付神气倒并不是那么無情——也許有点老奸巨滑，可是并不殘忍，也不过分嚴酷——乔治·孔斯素來瞧不起司托基，管他叫过“無聊的东西”，这話瓦尔尼是記在心上了。但是，他現在跟自己說，重要的問題在于：这人非得是精明練达、受过良好的法律訓練不可，不然的話，他就不可能坐在那个席位上了——象这样的人是不会受报紙欺騙的——司托基已經听过了証人的談話，他对陪審团的裁决很可能不会同意。他准会判他最低的处分的。

瓦尔尼心怀高漲着的乐观情緒，向旁听席欄杆前面的律师席放眼望去。另外一些拿着手提包的人都在那里，可就沒有孔斯，这使他馬上感到一陣苦惱。随后，他看見孔斯正在和联邦檢察官波拉德談話，不覺又松了口气。他們正緊挨着站在空無一人的陪審席上，孔斯張着嘴直乐，那位檢察官也忍不住地笑着。瓦尔尼留心看着他們，他的自信心上升了，他自己尋思，这准是他們快取得协議了——也許波拉德会和孔斯联合起來請求法庭判他最低的处分，也許还可能会建議給予假释哩。他想：啊，这位孔斯，眞是个了不得的人，他的善良的心腸足以弥补人間的一切罪惡。

就这样，带着一切担驚受怕的人們的殷切企望，他誤解了存

在于大多数司法界人士之間的客套，而在沒有現实基礎的想象中得到了一瞬即逝的滿足。他們并沒有达成什么协議，联邦檢察官仍然決定建議判他長期的徒刑。

坐在正面的法官已經結束了和書記的商談，書記使劲敲了一下木槌，波拉德便从孔斯身边走开，坐到前面的桌子旁边去。孔斯坐到律师席上，从手提包里掏出一本拍紙本，馬上动手草了一个字条。瓦尔尼耐心看他，專等他抬起头來，但是他并沒有那样做。

法庭开始審訊一件案子。在瓦尔尼旁边有一个年老的肥胖的黑人，一边咕噜着站起身來。一名法警把他領到審判席前的一个地方去。在那兒，他和法院給他指定的被告律师会了面，那律师是个白人，在瓦尔尼看來，活象个惡棍。这时有人低声在商談关于改变審判日期的事。瓦尔尼又一次慶幸延請了乔治·孔斯做自己的律师。他心里想，如果自己得到了自由，他一定要在許多年中把自己工資的十分之一付給孔斯，直到律师得到了优厚的酬劳为止，而这也是他分所应得的，毫不过分。

現在，瓦尔尼帶着緊張的好奇心轉过身去，想看看彼得遜太太是不是在旁听者的人羣里面。他用眼横扫过法庭的后部，可是沒看見有她。他于是开始逐排查看后边的座位。預定審判日的早晨总是这样的，凳子上都坐滿了今天被傳出庭的人的親友，以及那些取保释放后又被傳來旁听的人。在那無数緊張的面孔中，瓦尔尼首先看到的不是彼得遜太太，而是——这使他真大为驚異——他从前的情人傑妮·威尔奇。

恰好在他望見她的时候，傑妮和他的眼光碰上了，她臉上流露出一种如此深切的神情，他馬上就了解到，她是怀着同情与寬恕的心情到这里來的，他的心立刻全碎了。傑妮以前并沒有出席过他的審判，他轉托孔斯捎給她过一封信，她也沒有答复。瓦尔

尼并沒有为此事責备她，他僅僅是希望能有办法減輕她所受到的創伤——最低限度，要讓她知道，直到他和彼得遜太太的这一段公案發生以前，他对她的关爱，始終是眞实而忠誠的。

現在，他覺得也許她已經諒解了这点——不然的話，她为什么会到此地來呢？他渴望能向她講几句話，能拥抱她，向她道謝。他現在凝視她恬靜的面孔，看着她赤褐色头髮象往常一样梳得整整齐齐的，看着她那溫柔而誠恳的眼睛和流露在她的神情中的难以形容的热烈的感情；使他立刻感到如此地悲伤，如此地痛心疾首，懊悔过去所作的一切，这种感情简直是他一生从未有过的。即使当他被捕的时候，陪審团裁决他有罪的时候，以及在獄中最可怕的时日中，他也从來沒有象目前这样深刻地体会到自己作下了何等对不起自己的事。他的心在瘋狂地呼号着："我怎么会堕落到这个地步？我需要的始終是傑妮，根本不想乱搞，为什么以前我就不明白这点呢？"

他掉过头去，躲开傑妮的眼光和面孔，用手使劲擦着自己的眼睛，感到茫然失措，万念俱灰。"傑妮，傑妮，"他的心这样呼喊着，这是他生命中最难过的一刹那。

法院書記鏘鏘地敲着木槌，又傳訊了一件案子：國家对哈洛德·麥考萊提起的公訴。有一位律師走向前去，可是再也沒有别人走出來，書記于是又喊了一遍"哈洛德·麥考萊來了嗎？"

"來喽，"有人从最后那排凳子上高声回答；瓦尔尼听見声音轉过身去，这时他看見了彼得遜太太。

她正目不轉睛地在盯着他，他們的眼光凝在一起了。一刹那間，瓦尔尼自己也不懂得是什么緣故，他竟可憐起她來。他看到她繃得緊緊的、蒼白的臉，他看到了她那緊張、煩惱的神情和她的罪惡——恰如他可憐任何一只病态的、受折磨的生物那样，他

感到了对她也有同样的憐憫　可是彼得遜太太突然把眼光移开了　她的臉頓时变得和木石人一般，驚慌而傲慢地把头轉了过去，于是瓦尔尼的心情就变为深深的憤怒了。对于他，她已經不是一个軟弱的女人，而是一个負心的淫妇。她只要說上几句老实話就可以救他的，但她却毀了他——現在却又跑來看他受罪。这簡直令人無法容忍！

他的眼睛注視地板；这兩个女人，一个被他抛棄，另一个拋棄了他，他誰也不願再看一眼了。他只感到渾身麻木。

同时，法庭的審判仍然在進行。一个女人高声說了一声“我沒罪”，于是審判訂于十月二十七日再繼續進行。法官又傳訊下一个案件，法庭上立刻响起一陣窸窸窣窣的脚步声，然后那書記說：“爱德華·波切特，你有什么話說？”稳声响了一下，審判按順序丧繼續進行着

申辯結束以后，法官开始給已經宣判有罪的人們判刑　一瓦尔尼的情緒馬上改变了　他的感覺敏銳起來。这时候他忘了傑妮，也忘了彼得遜夫人。恐懼重又甦醒，他开始哆嗦起來。

法庭里的記者們，現在也聚精会神起來。因为今天輪到給伏洛依德判刑，而且事先透露了彼得遜太太可能出庭的消息，所以在这个審判日，新聞界的代表比往常更要多些。确实，彼得遜太太在十点差几分的时候就來了，虽然她穿着寡妇的丧服，打扮得却十分別致，半截面紗更襯托出她蒼白面孔的魅力　早有記者去訪問过她，虽然結果是使他們不很滿意的，因为她拒絕承認她是心怀复仇之念到这里來的。可是因为她在法庭上的出現再也沒有別的意义，所以記者們已經編就了部分很可以在他們的报紙的第一版上登載的报導，并且希望慢慢还能得到更丰富的材料。

这天早晨，在司托基法官的身上也出现了某种开始引人注意的神态。平常他总是把他的判决工作儘快地打發完畢，好象这种差事頗为討厭的样子。但是，今天早上，对于法庭上在座的人和那些每逢开庭必定在場的記者們說來，有兩件事是很明顯的：一是司托基法官有一种想發表長篇大論的情緒，二是司托基法官有打算判处重罪嚴刑的派头。

头一案判的是罗伯特·果因斯，他是和瓦尔尼同一个監獄的犯人。他被控違犯曼恩法案①，但是由于与这一案件有关的某些特殊情況，法庭書記預料是不会馬上判决的。果因斯是西浮琴尼亞州的一个木匠，四十七歲，他完全承認，在法律上称为“蓄意私通”的目的下，曾帶了一个二十四歲的女人越过哥倫比亞区的边界。但那时他和那女人已經正式訂过婚，并願意和他結婚，而在他遭受監禁和審判的几个月内，女人已經怀了孕。这人未曾有过犯罪歷史，他是他那边山区教堂的执事。女人自己也作證說，从最初起，他的意圖就是和她結成情投意合的夫妇，并無妓院老鴇或是人贩子的用心。儘管如此，罪刑偵察班的兩名偵探仍然在汽車棚的一間小屋里把他們一起捉住了。果因斯被提付審訊，并按照完全为另外目的而設的法律条文判他有罪——现在司托基法官判他在联邦悔罪院監禁一年零一天。判决时，法官还講了一套大道理：說什么社会的道德标准乃是反对世風澆薄的第一道防綫，如果社会上年長的人玩忽法律而不受懲处，那么年輕人又从什么地方去学做人的規矩？因此，他說，他拒絕接受律師要求緩刑的申訴。不过，如果这人在獄中的行为能提供根据使他那样做

① 1919年7月美國國会通过的一件法案，主要内容是限制將一州妇女运入他州使其从事不正当职業。

的話，他將來願意建議假釋。

記者們草草寫着筆記。一个怀孕的女人在法庭后面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然后第二个未决犯被傳到了法官席前。此人年十九歲，他在貧民窟公寓里从一只小郵箱里撬出了一張二十元的失業救济金支票，对于在支票上伪造簽字的罪行，已經直認不諱。他的律师請求庭上准許發言并得到了許可，他以犯人的年幼無知、其动机出自母親臥病、所偷錢数不多、而且有确鑿証据証明錢已付給医生等等理由为他辯护。他請求輕刑，并給予管制。法官清了清嗓子，毫無感情地说，那二十塊錢所有者的家庭，也不比这青年的家庭寬裕多少。此外，他补充说，盜窃郵件是一樁嚴重的罪行，可以判决多至五年的徒刑，何况这里还涉及一个伪造簽名的問題。其次，他还指出，政府并沒有以更嚴重的罪名对他起訴，而只是坐以小偷罪，这是很恰当的。因此，司托基法官宣判了他最高的处分——監禁十二个月，于是这失業的黑人青年——李·洪亭頓就被解走了。

在律师席和記者們中間發出了一陣耳語声。誰也不懂司托基法官为什么驟然發了火，他确实是在發火，这是沒有問題的。在下一个案子上——两个初犯盜窃一家估衣店的案子——这就看得更为明顯了。所偷的东西約值一百塊美元，这两个年輕人，都剛二十出头，他們在少年时代，曾經有过次要的类似搗蛋性質的輕率行为，但是都沒有犯罪歷史。法院書記預料大約要判上一至三年的徒刑。可是司托基法官却指出，預謀圖財罪比一时感情冲动所犯的罪过更不可饒恕，因而各判他們两人四年徒刑，并且建議决不給予假釋。

瓦尔尼完全不能了解眼前这些事的意义。他正在等待人喊他自己的名字，別人被判的刑期并沒有特別引起他的注意。而乔

治·孔斯这时却真有些心烦意乱。他看出今天判的罪都重得异乎寻常，他恐怕这对瓦尔尼是个不祥之兆。但是他却无计可施，他没有办法把审判期再推延几天。他思索着法官的所作所为，斟酌着他在庭上的判词，并且反复检查着他自己打算提出的申诉。似乎很明显，司托基今天早晨是有意在对报界人讲话。他这是为了对瓦尔尼案件判以较轻的、还是较重的徒刑作准备呢？或是另有文章呢？孔斯既无时间进行调查，也无法猜测。他最后决定：既然今天的情况好象是“舆论”与“法律”相互携起手来，那他本人在向法庭发言的时候，也一定顾及到向新闻界发言。虽然他对报纸的报导的性质并不在意，但只要能对司托基法官起一点作用，他仍愿意走这一着棋。

国家对瓦尔尼提起公诉的案件是最后审讯的。许多旁听的人现在已经离去，因为与他们利害相关的一些案件已经处理完了。但是记者们却留了下来，杰妮·威尔奇和彼得逊太太也留了下来，笼罩着法庭的是一片意味深长的沉静。

瓦尔尼站在法官席前面，乔治·孔斯在他身旁。瓦尔尼有一个时候感到一阵势不可当的恐惧，他害怕他自己一下不知会做出什么事来——他可能会象一个小孩似地哭泣或是喊冤，再不然会昏倒在地，说一通胡话。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他只是僵直地站在那里——一个苍白异常的漂亮的年轻人，正在进行自我斗争，极力想恢复以先他所保有的平静和信心。庭上唱名的时候，他答应时声音微微有些发抖，并且由于觉得自己声音太高而感到很窘，虽然实际上他说话的声音一点不高。他听到孔斯要求法官阁下许他在判决之前进行申诉，也听到法官表示同意。法庭书记官对他打了个手势，叫他归回本位，但是瓦尔尼竟不了解他的意思，还是孔斯在他身边悄悄说了几句，他才明白。于是他象一名

在战斗中过度疲劳的士兵那样服从了命令；他的头脑乱哄哄地在打轉，他的腦門子和太陽穴燒得滾燙。他張着嘴坐在那里，呼吸急促，冒火的眼睛緊盯住孔斯。

孔斯高高的身材筆直地站在桌子后面，他面前擺着他的手提包和几張手寫的稿子。他开始平静地發言，但是声音也高低適度，那坐在擺在旁听席后面的桌边的一排記者，也能听到；并且使得法官本人也注意到記者們正在听他講話。他很明白他的策略，那就是用具有最大說服力和尖銳的挑战态度的談話和盤托出瓦尔尼畢生的不幸的遭遇，以使新聞界也不由得不加以注意，并迫使法官不得不从寬發落。

“法官閣下，我想把我的訴訟委託人的全部生活放在公理的裁决之下。伏洛依德·瓦尔尼……。”

剛这么一开头，法官就打断了他的話。“我希望訴訟代理人还記得，在他向陪審团所作的总結中，訴訟代理人已經提到他的委託人的战时服役成績以及其他类似的事实。因为我已經熟知这些，再加重复就無必要了。”

“当然，閣下—但是某些有关的情况还沒有向陪審团提供过，因为在那个时候，我的委託人要求我保留不談。”

“目前訴訟代理人是否不打算再提供新的審判證据了呢？”

“不打算了，閣下，我只不过提供一些事实，我覺得您在宣判的时候一定願意对这些事实加以考慮的。”

“很好，繼續說吧。”

孔斯慢慢地加重語气說下去，“伏洛依德·瓦尔尼是一个妓女的私生子。他一直不知道他的父親是誰，也許不知道也好。他不僅是生在鄉村貧民窟的困苦生活里，而且是生在我們社会道德墮落至極的那种生活里——这确是很不幸的一件事。在他整个的

童年时代，他母親一直为娼；他長大了一点以后，她就把他当做她生意中一个跑腿兒的來使喚。瓦尔尼在十歲以前从來沒有進过教堂和学校。他所知道的生活和道德，就是从田納西州查大努加城郊一个妓女的兩間窝棚里学到的。”

孔斯稍停了一会兒；然后，当他对瓦尔尼的眞实情感开始控制了自己的时候，声調就高亢起來。“閣下知道，沒有哪个孩子能够选择自己誕生的环境。瓦尔尼幼年时代的环境——这环境是他所無法控制的——老实說，必然会把他引上犯罪的路。可是，你們去檢查一下这个人的生平吧，你們会發現，在这以前，就从沒有人指控过他犯了什么罪。所以如此，絕不是偶然的；这是瓦尔尼自己努力的結果！在瓦尔尼过十歲生日的那天，他帶着茹苦含辛掙來的七塊錢——这些都是他替他那不幸的媽媽和她的主顧們跑腿兒送信賺來的小費——从家里跑了出來。为了使自己走和他母親截然不同的路——他曾看見他母親掏过睡着了的男人們的腰包——为了擺脫在爛醉的时候会吻他、在清醒的时候会打他的那个媽媽——也为了使自己能象别的孩子一样上学校念書，他变成了一个流浪者——一个在他的生命里有道德目标的流浪者。我所以知道这些事情，是因为伏洛依德·瓦尔尼告訴了我，同时因为我相信他的話。但是如果有人認为我是被我的委托人或是我自己的情感欺骗了的話，那么，就讓我提出有关他生活的确鑿事实的証据來吧。”

孔斯停了一会兒，去查閱自己的發言提綱，法庭上除去記者們的鉛筆划在紙上的沙沙声外，全都非常肅靜。司托基法官的身子向前探着，皺着眉头在沉思。他的又小又亮的眼睛滴溜溜地从被告律师轉到記者們身上，又轉回來。瓦尔尼，孤零零地坐在犯人席上，帶着病态的迷惘在傾听着他的話。孔斯談到的是他本人

的生活——但这差不多是从一种全新的，令他都很吃惊的角度來观察的。他写的全都是真实的，他自己极熟悉的事，但瓦尔尼自己却从來沒有以这种方式想过它。

"一个十歲的孩子在我們这个世界里究竟怎样單独过活呢？"孔斯哑声地問。"他是很难过活的！为了挣上一天的口粮，为了晚上能在草棚里睡一觉，他得从早干到黑地在地里打零活兒。他在河里摸一点魚，在灌木林子里过夜。冬天的时候，他到諾格司維里[①]的警察局去，因而被送進了孤兒院。閣下，我手边就有他在孤兒院的歷史紀錄。伏洛依德·瓦尔尼这孩子在那里呆到了春天，然后才离开。他离开是因为他以前在他母親的手里挨打挨得太多了。他是帶着院監用皮帶上的銅扣在他臉上打出的一条血痕离开的。他是不是該挨这頓打呢——他有沒有犯紀律呢？也許犯了，如果我們承認用皮帶打一个十一歲的孩子能算做有道理的話。瓦尔尼离开了——但是并沒有变成一个幼年罪犯，他帶着一册拼音教本、一册課本和打算老老实实做工过活的意志离开了——他是一个有道德目标的十一歲的孩子。他替人家摘过菓子。他做过雜貨鋪的小伙計。他在馬廐里当过馬童。他在地球房里替人拾过球。哪一件事他也从來沒有干得很久，因为他害怕警察，害怕叫人送回孤兒院去，他曾經做过新奧尔良州的西联电訊公司的报差。他做过密士失必州格尔夫港漁夫的助手。有时候，在他餓肚子的时候，他也討过飯。但是他从來沒有偷过。閣下！关于上面提到的职業，至少有一半我都有書面証明材料。"

孔斯頓了一下，他的寬闊的嘴閉得緊緊的，他的尖下巴挑衅似地向前撅着。尽管他的声音很激动，他自己在情感上和瓦尔尼

[①] 田納西州的一个城市。

的命运糾結在一起了，但是在他腦子的某个角落里，却仍然保持着一种事不关己的客观的态度，在品評他自己的表演　他是不是講得太噜嗦了呢？……他是否已經給了法官以深刻的印象？……記者們又覺得如何？他很希望能够轉过身去，面对着他們。他具有一个公开演講的演說家所必需的那种当机立断的精神，立刻下定决心抗拒了自己想要加快說話速度的冲动。"去他媽的吧，"他心里想着法官说，"他如果要打断我的話，就讓他打断吧。反正我的责任就是一直講下去。"

"这些只不过是些簡單的事实，閣下，可是我知道您会理解到他幼年的孤独、不幸和混乱的生活的，这孩子被剝夺了在一个先進的社会里面人人都应得到的天生的权利，而……。"孔斯制止了自己；他原来打算沉痛地加上一句"而我們的却不是这样一种先進的社会"；但他并沒有这样說，只做了一个手势，下半句就沒有說出来。"他永远是在从外边往里看，他看出了这世界是多么冷酷　如果有人要問是什么东西支持了他，我的回答是这样的：除了他的胆識和內在的善良之外，他一定曾經相信过那种美國人的理想——那就是說，他和任何人一样，在我們这个社会里也可以有他的前途。不然的話，在过去許多情况下，他早也就放棄希望了。"

在法庭后部，傑妮·威尔奇不出声地哭泣起来了，她嘴上捂着一块手絹，淚水模糊了她的视綫。彼得遜太太却沒有用眼淚解除心中的苦痛，她的臉色蒼白得象蠟人兒似的。这是一个听来非常可怕的故事；虽然她不敢，她却眞想逃开这間屋子。她沒有料到会有这么一段故事，因此，她心里早已感覺到的对瓦尔尼所犯的罪孽，现在經孔斯一挑动，更在她心里如火似地燃燒起來，这就是她为了保存在社会上的好名声而付出的代价，而且她在今后

的余生中都要一直付出这种代价的。

孔斯在一种冲动之下，迅速地改变了僅僅几分鐘前他才作出的决定——他只把瓦尔尼从十四歲到十八歲的生活作了一个簡括的敍述。他指出那时正是經济大蕭条的时期，有一千六百万人失業。瓦尔尼沒有經常的工作可做，——他到处流浪，有时候乞討，有时候在那看守所里过夜，那是毫不足怪的（他提到这点，为的是解释緩刑报告中所說的他曾坐过監的問題）。"我告訴你們吧，"他激动地补充說，"有时候，在冬天的夜晚，瓦尔尼倒高兴作为一个流浪漢被关在監獄里，……但只要是稍有人心的人，誰又能为这事責备他呢？"

說到这里，孔斯小心翼翼地、謹愼地选擇着字眼，开始描述他的心理狀况，尽可能从这方面來解释他为什么会殺害查尔斯·彼得逊的事。"閣下——在敍述瓦尔尼的歷史背景的时候，我并不想斷言他从那些可怕的年月里掙脫出來之后，倒变成了道德的典范。我認为我是了解我的委託人的。我完全誠懇地說，我相信他的性格多少是受到些他的經歷的不良影响的。我想，他已經养成对人妒嫉的心理，甚至也許过分地貪圖享乐。但那，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多年以來，对于瓦尔尼，一座城市不过是供别人住在舒適宅第里的地方——一所住宅不过是些可以供他从外往里張望的窗子罢了。"孔斯从他的手提包里抽出一封信來。"我請求閣下考慮另一件事，瓦尔尼十八歲的时候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公共事業振兴署找到了一件工作，这是他多年來头一次得到的固定职業。他每星期三个晚上上初級夜校，兩个晚上在靑年会学拳斗。这兒我有一封他的拳师繆林斯先生寫來的信，他对瓦尔尼頗为誇奬。他說，如果瓦尔尼能成为职業拳斗家，他的前程会很远大。为什么呢？因为除了斗拳的技巧之外，他还有斗士的本能。"

孔斯短短地顿了一下，等着这句話滲入听众的意識中去。"当一个拳斗团体的人說到斗士本能的时候，閣下，他的意思并不是指的反社会的本能。他想說明的是一个斗士身上的特殊品格，这种品格所産生的結果是進取心、頑強的决心和为了击敗对手而必需的坚持不懈的魄力。最偉大的斗士都有这样的本能。誰要去問一問心理分析学家，我想他就会知道为什么他們都有这样的本能——象瓦尔尼所有的一样。这是因为在他們的心灵深处蘊藏着一种总想找尋出路的敌意。閣下，我說这話是十分誠懇的。我并不想用假話來混淆视听。我爽爽快快直說，我認为瓦尔尼就有这种內在的敌意。他并不是生來就有的，而是由他并不想要的、并未有意去选擇的那十八年的生活所培育出來的。战爭發生的时候，这种敌意就進一步在他內心里滋長起來。瓦尔尼自願参加了海軍，这自然是一种光荣的行为。但因为这样，这种斗士本能也在他身上不可避免地更加發展了。他做了一个拳斗教师，他学習了衛身的柔術，接着他又把他学來的拳術和柔術教給其他的年輕人，为的是發展他們的战斗本能。这些都是他的國家要求他这样做的。"

这时，在最后的热情冲动之下，孔斯开始懇求法官能表現出一点陪審团所不能有的洞察力。"当瓦尔尼从海軍退伍之后，帶了一枚因作战受伤而獲得的紫心勳章，他是不是以反社会分子的身分回到社会里來的呢？他有沒有明火执杖地行凶搶劫呢？他有沒有在酒館里找人打架尋事呢？他有沒有因为侮辱妇女被捕呢？沒有！沒有人控訴过他，他沒有被逮捕过的紀錄。他進了一所复員軍人学校，去学了一門手藝——学了做廚师和麵包师的手藝。他在学校的成績怎么样呢？优良。他的服务成績怎么样呢？也是优良。閣下，……我知道，我在这个法庭上是不能与陪審团所作的

决定抗辩的，虽然我整个的心灵在呼喊说：他們做出的是錯誤的裁决！我僅僅請求閣下考慮，如果查尔斯·彼得逊不是如我所想的，在那一場他自己握有一把刀子而瓦尔尼却只是赤手空拳、滿怀恐怖的恶斗中被误殺而死，那么，在那間屋子里，就一定还有某种瓦尔尼所不能控制的东西，迫使他發出那致命的一击的。閣下，那就是瓦尔尼的生活，瓦尔尼的童年，瓦尔尼在海軍里所受的訓練——那就是我們社会在他身上培育出来的，也同时是他为了求生存所必需的自衛威和战斗精神的最后表現。但是瓦尔尼本人并不是一个殺人犯。瓦尔尼不是一个罪犯，瓦尔尼不是一个強盜犯。瓦尔尼并不应該与罪犯为伍的。請把他死去的母親和他無名的父親監禁起来吧。把使他失業的經济压力監禁起来吧。把逼他上战場的那种因素監禁起来吧。瓦尔尼一生已經生活在某种監獄里面了。对他說来，美國理想究竟变成了个什么东西呢？他应該有权利要求别人体諒他。而閣下，只有您能給他体諒。我現在就这样請求您，我請求您諒解他这种并非預謀而只是出于冲动的行为。瓦尔尼已經受了六个月的監禁了。我請求您宣布將这六个月划入应服的刑期之内，并且要求您判他以为期十年的最低徒刑。我还進一步懇請您在他服刑期滿三分之一以后，由您个人建議予以假釋。我懇求您能推己及人給予諒解，請求您慈悲为怀，主持公道。"

孔斯坐下来，内心深为激动，六个月来，他头一次因为接受了这一棘手的案件而感到高兴，在他自己看来，本案已經得到昭彰。他腦子里的那个冷靜的、超然的角落，仍在品評他的一切，告訴他說他講得不錯，他已經狠狠地將了法官一軍。他相信法官一定会判个合理的徒刑，他感到了只有那些不計酬勞、貢献出自己力量的人們才能体会到的滿足。

法官一声不响地静默了半天。然后他平静地問："联邦检察官有何建議？"

瓦尔尼向前探出身子坐着，額头上冒着汗珠。波拉德站起來，往前走了几步，态度强硬地說："我有話要說，閣下。"他是一个約摸和瓦尔尼同歲的人，身材短小、衣服整潔，因有陪審团的裁决給他撑腰，說話带着安然自若的神态。"罪犯的律师無疑是个很仁慈的人，但是我却認为他的仁慈用錯了地方。他忘記了有个人死在他的委託人手里，忘記了公民陪審团已經宣称这是蓄意預謀殺人罪。正因为这个緣故，陪審团拒絕了誤殺的說法——不承認这是在失去控制的激动下造成的殺人行为——而断定它是故殺罪。政府建議判以十年至三十年徒刑。"他回到了原來的座位上去。

法官隔了很久沒說話。他那一直毫無表情的臉微微地皺了一下眉头，接着眉头徐徐展开，他平靜地宣佈："我准备宣判了。"

有一个法警向瓦尔尼招了招手。瓦尔尼虽然又激动又害怕，却仍在想着孔原，他想用自己的眼神和顫抖的微笑向他表示感激，表示永誌不忘的感激。他走过去站到法官席前被指定的地方。他通紅的、哀求的眼睛死死地盯在对他操生殺大权的那个面貌輪廓分明的陌生人身上，他想："要是真有上帝的話……就讓我能够倖免吧。"他在万般苦惱和完全無可奈何的狀态中等待着。

司托朵法官，正象許多身居法官职位的人們一样，并不適合于这一职务。这倒并非由于他是一个愚蠢的或行为不正的人，他的确两者都不是。在日常的待人接物中，他是相当正派和忍讓为怀的。不过，一个法官的职务却負有非常的責任；送人入狱的权力是一种陰森可怕的权力，随你以什么奥妙的标准來說，有这种

权力的人都必須具有深厚的人类智慧、社会洞察力和異乎尋常的客观态度。司托基法官的这些品德，当然不会高于象他这样一个按照慣常養歷而据高位的人所可能有的程度。他从哈佛法律学校到了他舅父在華盛頓的律师事务所；接着在司法部当了一名司法职員；随后他被委任为州助理檢察官；最后由于当了十年的檢察官，由于混進了適当的圈子，結交了一些適当的人物，支持了当权的政党，他于是得到了联邦法官的职位。因为这个原因，我們很难說他的聪明才智比任何其他公民能够更充分領悟犯罪与刑罚学方面的問題。真的，也許他領悟的还要少一些，因为在十年的訓練中，他已經形成了檢察官的心理狀态了。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虽則他一本正經地傾听了孔斯的發言，他却絲毫無动于衷。在審判过程中，他对瓦尔尼早已有了定見。不論这人的兒童时代是什么样子，他对他是不会感到多少同情的。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旅館的厨子勾引了社会上一位殷实士紳的妻室，然后又結果了他的性命。事实就是这样，不管在事实周圍还有什么别的名堂，它們总归已經深深触怒了司托基法官。那就好象是他自己在当天下午从法庭回家，發現了他的妻子倒在汽車夫的怀里，他闖進門去就被殺害了一样。不論那女人在这里面扮演的是什么样角色，这事都是絕对不可寬恕的。首先，瓦尔尼就不該这样輕薄。

不过，司托基法官倒很清楚孔斯用这种办法来替瓦尔尼案申辯，很可能会对其他的人——包括在他認为是乳臭未干与不負責任的新聞界人士在内——有所影响。所以他觉得他应当恰当地説明他自己的态度。

“我已經非常仔細地听到了被告的律师的申訴，”他开始說。“律师是誠懇的，話說得很动人，而且我相信，在許多方面都是准

确的。我接受他所說的那些話——承認伏洛依德·瓦尔尼在童年曾經过过一段悲慘的日子，而那完全不是他自己的过錯。我相信，瓦尔尼为使自己成为守法公民而作的奋斗，是值得欽佩的。但是我要向被告律师和一般公众指出，当一个人被傳到我們法庭上面來的时候，我們应考虑的不是他的德行，而是他的罪行。被告律师并沒有声称瓦尔尼因为他早年的生活影响，以致于是非不明。相反地，被告律师強調了他的委託人的道德。陪審团衡量了一下那道德，發現这东西他实在是十分缺乏。陪審团認为瓦尔尼犯了故殺罪，現在我的責任就是量刑宣判。”

法官頓了一頓，喝了半杯白开水，以平靜、坚决的声調繼續講下去。“在宣判时我是有一定的自由的。別人要我考慮罪犯的幼年生活和他的优良的参战歷史，我已經这样做了。但是还有其他的事实，我也必须加以考慮。一个正派人，恰当壯年的时候就被人殺害了。一个为人之妻、为人之母的女人，也許曾遭到強姦，即使沒有，她無論如何已經变成了寡妇。一个無辜的孩子，在精神上留下了恐怖經驗的創伤，变成了無父的孤兒。如果瓦尔尼不是一个強姦犯，那他至少是和一个有夫之妇發生了通姦关系。被她丈夫撞見的时候，他就行凶殺死了他。被告律师向我申訴說，瓦尔尼的早年生活發展了他的斗士本能。也許是这样。但是如果說这种斗士本能——或者，我們也可以称之为殺人本能吧？——是他早年生活的產物，那么誰敢說他从此不会再殺人呢？檢察官提醒我們說，陪審团認为他不是因自衛而殺人，而是不必要的、狂暴的、蓄意殺人。我看不出这話有任何与証据不符的地方。事情正是这样：不必要的、狂暴的蓄意殺人。”

司托基法官向前探着身子，声音变得嚴厉起來。“思威应該并施，但公理不能为感情所蔽。我不能对凶殺事件視若無覩。瓦尔

尼犯了殺人罪 由比他高尚的人組成的陪審团，已經提出了裁决。如果在陪審团或是在社会需要的面前，我不行使我的职权，那是違背我的良心的。"

司托基略停了一下。在突如其來的冲动下，他多少还減輕了一点兩天來他原准备宣判的刑罰。"伏洛依德·瓦尔尼，我在此判你为期二十五年至終身監禁的徒刑，交付联邦監獄执行。"

象一只沒提防就被人猛打了一下的狗似的，瓦尔尼突然發出一声不由自主的叫喊。他的叫喊声里帶着如此的慘痛，一刹那間，連法官都楞住了。法官的眼光从法庭轉到新聞記者身上，又轉到書記身上，好象在寻找支持似的，难道他判錯了嗎？他用他的眼光探問着。然后他用黑袍裹緊身子，作了个手势，叫人把瓦尔尼帶下去。

瓦尔尼的头沒精打彩地搭拉在胸前，站了起來，他的眼睛半开半閉着。一个法警使勁用手抓住了他的胳膊，把他領走了。司托基法官小声向法庭書記說了几句話，書記敲起他的木槌，喊着說："全体肅立。"法官退了席。書記說："退庭。"然后他向站在他身旁的一名法警說："下晚判他个無期徒刑 也許这倒霉的鄉下人还会覚得好受一点。要那样，滿十五年后，他就有資格請求假釋；可現在，他非得坐上二十五年不可了。"

"就为了在一张床上打了个滚兒，这分代价可太大了，"法警回答說。

彼得遜太太被記者們团团圍住，他們請她發表談話。瓦尔尼的叫喊的余音还飄揚在她的耳边，她心里痛苦地想到，从今而后，她会在每晚的夢寐中看到他、听到他的声音。可是現在，她却結結巴巴地对記者們說："正义得伸了。"

第十章

星期一的一頓豆食

乙字一号監牢的西边監房里的犯人正在准备吃午飯。在第一層監房里，有些人站在囚室的鉄門前，另外一些人正在洗臉。談話很热烈，因为大多数人具有一种已完成了一件什么事的感觉，而所謂完成的事，只不过是他們又挨过了一个無所事事的早晨而已。同时，几樁真正快意的事现在就要到來了，那就是：离开囚室，吃飯，并且准許他們上楼娛乐的时間也快到了。因此，他們一面盼着从时間的束縛下松一口气，一面津津有味地扯閒談，說笑話，任性地打諢和恶作剧。埃迪·奎恩編造出來的一个典型的獄中笑話，在大監里傳遍了："听說过剛進來的那个新犯人的事兒嗎？他是在強姦一个七十五歲的黄花閨女的时候叫人抓住的，可只判了三个月的徒刑，你知道为什么？法官說，那不过是个小偷罪罢了。"人們都大笑起來，而且把这笑話依次傳到隔壁囚室里去。

不一会兒，在东边監房被派侍候开飯的犯人們，被准許進入这边的大監來了。斯鮑丁和瑞夫斯推着錚亮的飯車進來，其他的人端着放有鉄皮杯和麵包的大盤子，和裝着涼茶——这就是午飯时通常的飲料——的兩个大奶粉罐子。第一層牢房的人如常地喊着："喂，今天吃什么？有什么叫人听見就不高兴的玩藝？"

"他奶奶的大麥果，"乔治·班哲明回答，这就是告訴他們說：主菜是豆子。

"哎呀兄弟，又是那个嗎？还有什么？"

"煮土豆，还会有什么？"

"有蛋糕嗎？"

"沒有蛋糕。有醃甜菜。"

"那廚子可眞是愛上醃甜菜了。"

"那廚子根本說不上是个廚子。"班哲明回答着，一面闪步蹓了过去。

捧着信箱的阿弗瑞斯·蒂尔曼正沿着这層牢房的粗鉄絲網走來。虽然沒有一个白人注意到这一点，蒂尔曼确已变成了和他同一層牢房的难友們所密切注意的目标。尽管他不肯承認，但是他心里却十分明白，他是准备要做一次战略退却。他仍然拒絕接受大家对他的批評——說他拍白人的馬屁——但事实上，大家的意見的一致已使他不得不感到焦慮。此外，魏尔曼說要把他推下一層楼梯去的威嚇，也确实使他惱火。这是大个子魏尔曼能够作到、而他也害怕他可能果眞作出來的事。不过，蒂尔曼的自傲使他不願意忽然改变自己一向的作風。他想到的是一种妥协的办法：他要仍象平常一样和白人在一起談話，但是决不再向他們要烟卷兒，他們給他，他也不要。这样做，一方面圓了面子，另一方面他也希望不致于再授人以批評他的把柄了。

埃迪·奎恩看見他走近了鉄絲網，就跟往常一样冲他走去，开口逗他說："喂，玩雜耍的，我問你个問題。孩子在自己孩童时期干的事兒和成人在与人成姦时期干的事兒，你寧可干哪一樁？"

"哎呀，还是別問吧，"蒂尔曼咯咯地笑着說。

"这問題不坏吧，啊？"奎恩問，一边磕着他的假牙。蒂尔曼穿过監房的时候，奎恩仍緊跟在他身边。"你有什么可乐的話，說一句來听听？"

"为什么笨蛋走过碗橱的时候，要踮着脚尖兒走？"

"因为他怕把安眠藥吵醒了。得啦，你总还有比这更好的笑話吧。"

"治近視眼的特效藥是什么？"

"什么？"

"胡蘿卜。你猜我怎么知道的？"

"怎么知道的？"

"因为誰也沒見过兔子戴眼鏡呀。"

奎恩裝腔作势地哼了一声。"玩雜耍兒的，今天早上你已經損失三支烟了。來來——抽一支我的'特等烟'，再耍一套更好玩一点兒的玩藝兒。"

"我还有別的事哩，"蒂尔曼喃喃地說。他赶忙把郵箱放在飯堂的門旁边，撇下奎恩手里拿着一支烟卷莫名其妙地楞在那里，他逕直走到飯車那边去了。这时，在突如其來的冲动下，他大声对其他正在注意望着他的伙夫說："誰能給我根烟卷兒抽？"

沉默了一会兒。大个子魏尔曼慢慢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卷兒來，拿出了一根，扔給了他。

"謝謝，有火嗎？"

"你現在不能抽，"魏尔曼告訴他，"这你是知道的。"

"我倒忘了，"蒂尔曼满意地回答說。他笑着把烟卷兒放在襯衫口袋里，回到飯車扶手边去。

慧依·威尔逊正站在艾薩克·瑞夫斯旁边，他忙忙叨叨地說："現在可以了嗎？"

"我想可以了。不过可得留神看着伙食管理員，他進來的时候，你可以回到这兒來。"

慧依点点头，迈开大步走到尽头那間囚室前面的鉄絲網跟前去。这是自从他們同去看病發生口角以來，他头一次得到和麦克

皮克談話的机会，發現麥克皮克仍然在他的囚室里，这使他頗感快慰。因为这給了他一个可以向他道歉的机会——虽然他的希望并不是那么热切——这总使他感到这个人是还有办法可以接近的。

麥克皮克正躺在下面的舖板上，他的臉朝着牆，慧依压低嗓門叫了他一声。麥克皮克虽然已經听見，却沒有动彈。他已經料到，快吃午飯的时候，慧依可能会象現在这样跑到他这兒來的，他早已打定主意，要假裝睡着了。目前，他沒有什么話可以和慧依講，也不想听他講什么。就他本人來講，話已說尽，他再也不想受誰的擺弄了。

慧依小心翼翼地朝这層牢房前头的看守看了一眼，然后提高了点嗓門叫道："喂，湯姆——麥克皮克先生！"

在一二八号，有一个面容憔悴的鞋舖售貨員正等着被轉移到吸毒者的病監去，他奇怪地向慧依喊着說："他那兒是怎么回事——我剛才也想和他談話來着——他是聾啦还是死啦？"

"他睡着了。"

"那最好現在就把他叫醒吧，要不然，他就吃不上那份兒午食啦。"那人回答說，一面走到囚室的牆边去。他开始用力地捶鉄板。"喂，一二〇号，是吃飯的时候嘍。"

麥克皮克哼哼着，心想他沒法再裝了。他轉过身子，坐起來，把从睡夢中醒來的一套动作扮演了一遍。

"喂，湯姆。"

麥克皮克头一次抬头从他的囚室里往鉄攔杆外面望，他心不在焉地点点头，另拿一枝火柴棍塞進牙齒縫里，然后他走上前來，語气很和气，但故意不露声色地說，"怎么样，小伙子？"

"得了吧。我要跟你講几句話，"虽然慧依明知一二八号那兩个人会倚在他們的門旁偷听，但他仍然决定毫無保留地說下去

"湯姆，惹你和我生气，我真是抱歉得很。我現在明白，你必須有你自己的主意——而且那对你当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我只是想叫你知道，不論你決定怎么办，我总会对你已經給过我的帮助感激不尽的。"

这篇短短的談話并不是自然流露出來的，因为慧依已把它反复背誦了好几十遍了。可是当他說出口來的时候，他却是帶着高度的真誠和衷心感謝的意思說出來的。麦克皮克的臉刷地一下紅了。他原預料的是彼此的責难和更多的爭辯，而不是这种同情与諒解。他开始答話，但心里一时很混乱，接着他終于不着边际地咕噥說："我头痛得厉害。"他的眼光从慧依身上轉开，又轉了回來，然后說："我忘了一件事……請你告訴伙夫隊里的那个人，就是今天早上發麵包的那个，跟他說我感謝他提醒我，行嗎？我的意思是……"他打住不說了。

"是呀，我知道那回事，"慧依說。

他們互相凝視了一陣。一切都很好，很和气，但是这样的談話是無論如何也掩盖不了存在于他們之間的那种彼此不痛快的关系的。他們兩人都感到了这点，兩人都沉默不語。这时慧依看見管理員進了大營，他就說："回头再見吧，我还有活兒得干呢。"他走开了，很高兴能有机会作了这么一番表白；但尽管如此，他可并不感到愉快。他顯然不能爭取麦克皮克了，这后果是很难忍受的。他了解麦克皮克，但是在他內心深处，却又不能不同时对他蔑視和憤恨。

慧依走开以后，麦克皮克使劲嚼着嘴里的火柴棍，他明白这青年会有怎样的感觉，因为他对自己的感觉就是那样。他想："老天爺，我怎么会攪和到这种事情里來的？"他真希望自己根本沒有到華盛頓來就好了。

在旁边囚室里，那个吸毒鬼傑义·斯宾塞和他年輕的同室难友交換了一下眼色，这年輕人是因为在他工作的邮局里偸邮票而被判罪的。那年紀大一些的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問："厄尼，你說他們这是怎么回事？"

"沒法知道……可是我現在想了解的，是一个白人为什么会跟一个黑鬼搞的火热。你能看得出他們是挺親热的，是不是？"

"我跟你說吧，"斯宾塞帶着一种沉思的神气說，"我在人身上看到一些眞有趣味的东西：如果兩个人彼此非常需要，他們很快就会觉得皮膚的顏色其实沒有什么关系。比如說我非常需要扎一針，我有針可沒有藥；忽然來了一个黑人，他有藥可沒有針，那我告訴你吧，我們馬上就会有乐同享，相親相爱。我会觉得，什么他的膚色，我的膚色，都滾他媽的蛋吧。那不过只是一种色素而已，不过只是不同的色素罢了。"

"我可不这样想，"另外那个人一本正經地說，"我可有自尊心哪。不管为了什么緣故，我也决不会跟个黑鬼親热。告訴你吧，他們才下賤哩。"

"你不，那才怪哩！"年紀大些的拉开嗓門笑着說，"前几天你沒跟我說过你們邮局里的那个黑姐兒常叫你褲襠里發燒嗎？要不是她刷了你，你不知早和她热成什么勁了呢！"

"話可不是那个意思。我指的是友好和平等的关系。"

"天哪……要是你跟一个女人一床睡觉，那你还不跟她友好，不跟她平等嗎？"

"他媽的，才不一定哩。我能和一个女人睡觉，可并不把她看成跟我平等。窰姐兒就不能跟我平等，我不过是花錢買她就是了。"

"可如果她是个棕色或是黑色的姑娘，你还是想跟她睡，那就

是說，你就不在乎她的皮膚顏色了，是不是？”

“不是那么說，不……，可你决不会看見我跟她在同一个飯館里坐在一塊兒吃飯的。”

“你这是說，你能跟她一塊兒躺在床上睡觉，可就不能跟她坐在一桌吃飯？”

“当然不能。”

“哎呀，天哪，”那个吸毒鬼哄然大笑地喊了起來，“我也許是个吸毒鬼，可我从來沒听过比这更荒唐的胡說八道。”

各囚室的門打开了，吃飯的行列排好了。人們往前挪动着脚步，去領他們的大份兒、中份兒或小份兒的面包和豆子，煮土豆，搭配着洋葱的酸甜菜，还有一杯又凉又淡的茶。輪到埃迪·李恩走到分配飯食的飯車旁边的时候，他急急忙忙地向蒂尔曼咬着耳朵說：“我听說天堂里沒有豆子。”蒂尔曼小声回答說：“你我都不是上得了天堂的人，所以咱們得吃豆子。”輪到麥克皮克的时候，他很高兴瑟依不在被派侍候开飯的犯人之列（因为这頓飯用不着象吃早点时那么多人分發飯食），他就借此机会親切地向芬奈尔蒂点了点头。芬奈尔蒂也向他点了点头，同时还含笑地遞給他一小塊面包，但是麥克皮克連这也拒絕了。

犯人們五人一排坐在鋼板桌旁，想象着如果能有一塊猪排或是鸡，一点新鮮鷄蛋或是水菓，那不知該是什么味道……但是他們仍然吃着眼前有的东西，狼吞虎嚥地用湯匙往嘴里塞。

第三層牢房的行列抵达飯桌前面的时候，管理开飯的犯人还在注意看阿特·巴洛的神情。他們已經討論过开这一餐飯时应該对他采取什么态度，如果巴洛預料他們这次还会設法替他多盛，那他可估計錯了。艾薩克·瑞夫斯正在給人往盤子里盛豆子，他

和颜悦色地說："少点多点？"巴洛回答說："少点，"同时用一种輕蔑的表情盯住瑞夫斯，意思說："这回瞧你怎么再給我多盛吧！"可是他得到的却只是少得可憐的一丁点兒，那份量只是瑞夫斯觉得反正能在伙食管理員面前交代得过就是了。巴洛恍然大悟，气咻咻地發作起來："我說的是'少点'，沒說'不要'。再給我多盛点。"瑞夫斯馬上就表示順从，可是这一回却是那杓子能够舀起來的最大量。"这太多了，撥下点去，"巴洛命令着說，他的嗓門由于憤怒而提高了，他的乳白色的皮膚也已完全漲紅。"別打量我不知道你們在搞什么鬼。"

"那边是怎么回事？"伙食管理員厉声問道。

"是因为……。"

"說話声音輕点，我听得見。"

"……他不是給的太多就是太少。可就是不肯給我要的那么多，他想要跟早上一样再整我一回。"

"富尔先生，"艾薩克·瑞夫斯裝出愁眉苦臉的样子恭恭敬敬地說，"我想这可憐的年輕小伙子脑子怕是出了毛病了。起先他跟我說少点，然后回來又要多点，等我剛一……。"

"那完全是他媽的謊……"

"你們兩个都給我安靜点！"富尔先生命令說，"現在快点吧。你到底要多少豆子？"

"只要这兒的一半。"

"撥下一半去！"

瑞夫斯甜蜜蜜地笑着照办了，富尔先生在巴洛走过飯車时，跟着他一塊走了过去。此后再沒發生什么事件。

这个星期一早晨十一点十五分的时候，西監房的一切都秩序

井然，吃飯的囚犯們今天甚至第二次从死刑牢的犯人身上找到了一些开心的事。这次不是瘋迈克，而是名叫罗伯犮的一个黑人，他被放出囚室，出来練習一会拳術。不多几年以前，罗伯犮曾經是一个有名的中量級拳術家。他謀殺親姪女案子（这里牵涉到許多乱倫的骯髒細節），曾經在地方报紙上大登特登过。犯人中傳說，几天之內罗伯犮就該执行死刑了，因为他最后的一次上訴已經被最高法院駁回。儘管如此，这个人仍然每天照常准时練拳，好象准备要在拳擊界重新創出一番事業似的。他赤着上身，在規定作运动的整个半小时内，一直在过道上練拳。看他練拳眞是一件快事。他体格非常壯健，古銅色的皮膚緊緊裹在灵活柔韌的体育家的身架上；他动作精确，敏捷而且精力飽滿。他疾速地击打着，和假想的对手糾纏着，又忽然躲閃开去；他退却下去，進攻上來，把多种出击和閃躲的手法全一一表演出來。也許在他的表演中最能使下面的看客們着迷的因素，就是他对于他們的在場旁观，完全沒有在意。罗伯犮并不是在向他們賣弄，因为当他們在自己的囚室里的时候，他也同样这样表演。他們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偶然在晚間也准許他作第二次練習的时候，他們能在牢房的牆上看到他揮舞着的影子。不論这些人已經意識到沒有，罗伯犮使他們感到的实际上是一种压抑不住的生命的活力，一种卽使面臨自己的末日仍然十分頑強的生命力。对于多少年或多少月嚐尽獄中悲慘生活的人們，这是一件奇迹，这同时在精神上鼓舞了他們。飯堂大廳非常安靜，嘁嘁喳喳的說話声比往常要少些。不过，在十一点二十分鐘，据管理員富尔事后报告，發生了一件違犯紀律的事，破坏了飯堂的应有的秩序。

准許犯人再添一次飯菜，是管理当局一向有的規定。由于起初蒂尔曼和慈依·威尔遜沒有被指派侍候开飯，在同別的管飯食

的犯人商洽后，他們得干第二次添飯菜的工作。他們捧着大菜盤，沿着一排排桌子外首的过道走过去，有人要添，就停下來。然后，他們繞着桌子，繼續走到緊里面那条过道上去。阿特·巴洛正全神貫注地望着二層牢房上的罗伯茨，所以在慧依·威尔逊走过他身旁低声招呼“豆子……豆子”的时候，他根本沒有听見。等到肚子仍然还餓着的巴洛驚醒过來，威尔逊已經走到离他兩張桌子那么远的地方去了。“喂，小子，这兒要豆子，”巴洛在他身后喊道。慧依这才慢慢轉过身子，看喊声來自何处。巴洛向他招手，冷冷地笑了一下又重說道：“这兒，小子。”

慧依瞪了他一陣子，感到自己的皮肉有如火燒。然而他的腦子敏捷地警告自己說：“这可是个白人的監獄！”他轉过身又向前走去。

巴洛馬上用通常向管理員打招呼的办法，把胳臂高高举起。过了一会兒，富尔先生注意到他了。因为巴洛是坐在最远的一条过道边，富尔先生就隔着另外四个犯人坐着的一排凳子向他問：“什么事？”

巴洛憤怒而激动地高声答道：“我要点豆子，可那个混蛋黑鬼竟不理我，走过去了！而且他媽的他确实听見我喊他的。”

整个飯堂变得鴉雀無声。正在后面桌子上吃飯的別的管飯食的犯人們听到他的話后都停住不吃了。他們僵坐着一动不动，眼睛盯住富尔先生。

那管理員沉默地瞅了巴洛一陣，然后，他一言不發地走到飯車旁边去。蒂尔曼和威尔逊兩人都安靜地站在那兒，嚴厉地控制着自己的神情和身体。富尔先生問：“你們倆是誰走过要豆子的人沒有理睬？”

“是我！”慧依气憤地回答，嗓門跟巴洛一样高。“他管我叫

'小子'。不管誰那么叫我，我都不会理的。我不是个小子，我是个男子漢，而且我肯定不是他的'小子'。"

一陣沉寂。然后富尔先生平和地、不动声色地說："去捧着甜菜再走一趟。"他又轉身对着阿弗瑞斯·蒂尔曼："过道那边还有个人想要点豆子。"

蒂尔曼神經緊張地將沉重的菜鍋举了起來。在白人旅館里开电梯的时候，一天有那么多人叫他小子，以致这个在别的黑人也都觉得是侮辱的称呼，在他已經不以为意了——他并不喜欢人家这样叫他，但最初是聳聳肩膀了事，后來便習以为常了。可是在这兒，鉄窗之內人人平等，那就多少有点不同，而且，眼前这事既已作为問題提了出來，那更是格外不同了。他知道如果巴洛管他叫做小子，他一定会象威尔逊一样來对付。他非那样做不可，而且的的确确，他的一部分思想真渴望能有这样做的机会。但同时，他的另一部分思想却埋怨威尔逊和他不該造出这种局势。他們都在坐監，而威尔逊的干法却是自找麻煩。要論白人对他們說的难听的話，那可多了，但是說几句話并不能伤人筋骨，而且有色人种已經和他們生活在一起好長的时間了。为了小小的一句話，就在監獄里鬧得天翻地复，那有什么必要呢？

于是他沿着过道走了过去。

巴洛說了声"一点点"，再沒說別的。蒂尔曼給他添菜以后，似乎已經精疲力竭，就回到飯車后边去。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到慈依·威尔逊身上，他这时正端着一大碗甜菜走在外边那条过道上。人們伸出一个手指头，喃喃地說"少点"，或是"稍多点"，更沒人多說一句别的。慈依來到巴洛坐的那个过道的时候，又感到渾身發热。他感觉到，准定还会出什么花招，因为巴洛一定还会再搞点什么名堂的。巴洛填又搞起來了。正当慈依走到他桌边的时

候，他把身子重新换了一下，两条腿横插到狭窄的过道上，把过道擋住了。他举着菜碟，嚷嚷着說：“这兒要甜菜，小子。一丁点兒。”

慧依的臉色立刻变得灰白，他开始渾身打战。想对着那張嘻皮笑臉搗它一拳的慾望，几乎压倒了一切。尽管如此，他却只嘟噥了一声：“把你那双該死的脚拿开，别擋道！”

“喂，你！”富尔先生指着巴洛，尖声叫着說。“把身子坐正！你嘛……”他指着慧依……“就給他点甜菜，快把这頓飯开完拉倒。”

“剛才我已經跟你說过了，”慧依气呼呼地說，“我不是他的‘小子’。誰叫我那个，我就不能給他舀菜。”

“我知道你不是，”那看守不耐煩地反駁說，“可是这是你必須干的工作，那就快干吧！”接着，当慧依轉过身去开步走向飯車时，他就喝住他說：“站住！”事情的性質忽然变了。那不再是兩个犯人之間的糾紛，而变成了一个犯人違抗看守的命令的問題了。“我現在命令你給他添菜。你趁早照办，不然我就要向上面报告你違犯紀律。”

慧依立住脚站了一会兒，他的直冒火的眼睛盯住了富尔先生。然后他又走回巴洛身旁，忍气吞声地問：“你要多少？”

巴洛臉上出现了一片快乐的笑容。他回答說：“一丁点兒，”接着他便用僅僅叫慧依听得見的小声說：“操你个黑鬼。”

那只上菜的大碗里还留有整个容量三分之一的醃甜菜和洋葱。慧依以一个痙攣性动作，一下子把它都潑到了巴洛的臉上。

剎那間，巴洛坐在那里目瞪口呆，連在他四周爆發出來的哄堂大笑的声音也沒有听見。滿头滿臉滿身都粘着甜菜汁、甜菜片和洋葱片，他那样子真可笑極了，随后他跳將起來，揮着拳头。

慧依很自然地紧抓住那只大碗——因为除了那大碗而外，他再沒有别的東西可以用來自衛了。他把那碗象一塊盾牌似地举在自己的前面，慢慢退到过道的尽头去。巴洛在狂怒中追打他，他想往慧依的臉上扑，但他的拳头却落在碗上，落在慧依的胳臂和肩膀上。这时，富尔先生已經繞过一排桌子跑進了里面的过道。他从后面走近巴洛，用兩只手使勁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扭轉过來。"够了够了！"他带着威脅的嚴厉的口气說。"坐下。快坐下！"

巴洛坐了下來。在那場短短的毆斗中靜默而緊張的别的犯人們，現在看到他那样子，又开始哄堂大笑了。

"安靜！"富尔先生尖声叫喚着。笑声停止了，但是人們都用手捂着嘴，身体还不停地顫动着。

"你叫什么名字，多少号？"富尔先生猛然抽出一个筆記本來，向巴洛怒喝道。

这青年用沮丧的語調告訴了他。

"回你的監房去。"

巴洛遵命走了。他大搖大擺地走过去；心里明白，飯堂里每个人都一定正注視着他。

"安靜！"当笑声又起的时候，富尔先生呼喝着。他一直等到望見巴洛走上第三層牢房后，才大踏步走到飯車那里去。"你叫什么名字，多少号？"

慧依告訴了他。

"回你的監房去。"

慧依臉色灰白，臉上毫無表情，走到楼梯口去。

他走后，一切又恢复了常态。二層牢房上，已經判处死刑的那个人重新开始了他的拳击練習。富尔先生点清了每張飯桌上的五把湯杓，乔治·班哲明把它們全归到一个木头箱子里去。人們

安静而有秩序地排好队离开飯廳。不久，大喇叭又响起來，宣布說已經到了十一点一十五分点名的时刻。獄官們走進各層牢房，清点每一囚室的人数；并且回去报告說，在监人数并未短少，一切如常。

可是在丙字一号牢房的西號筒里，一切并不如常。管飯食的犯人們正默然無声地擦洗着飯堂，顯出一种急切和匆忙的样子。他們有一种大家虽都沒有說出來、而实际却彼此一致的共同願望，那就是，上楼去看看慧依·威尔遜。同时，他們所有的人心情也都非常不安。在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之間發生了这么一件別扭事，使他們內心中的緊張狀态一时还不能消除。在阿弗瑞斯·蒂尔曼正拖洗地板的时候，埃迪·奎恩兴冲冲地向他喊道：“喂，玩雜耍兒的，你要怎么吃你的甜菜——加洋葱，还是往脖子里灌？”虽然他和他开玩笑顯然是出于善意，可是他并沒有听到他所預期的笑声。他根本沒有作任何回答。奎恩等了一陣后，接着就砥下上顎的假牙來叭搭叭搭使勁磕着，可是对方还是不笑。“喂，玩雜耍兒的，你是叫什么虫子咬着啦？”奎恩完全不能理解地問。

“我的名字是叫蒂尔曼！”他这句話是平靜地繃着臉說的。

“我怎么知道他媽的你的名字叫蒂尔曼？”奎恩親热地問。“你从來也沒告訴过我呀，你告訴过我嗎？”

如果說黑种犯人所采取的这种緘默的态度有些不同尋常的話，白人中間的热鬧的談論也同样是不同尋常的，因为他們現在所談的都是一个共同的問題——那場打架的事——，而监獄中的談話象这样一致的情况是很少見的。对于某些人，比如埃迪·奎恩吧，午飯事件只不过是一場喜剧——这种喜剧他們十分欣賞——此外就再沒有任何別的意义。他們根本沒有从正面或从反

而來分析分析这件事，只是对慧依所作的事感到高兴，因为那事的結果是使他們大笑了一場。他們在事后一想起它还止不住要發笑，他們做出种种怪象來表演那时的情况，或把它牢記在心中以便將來再去和人談。不过还有另外一批人，数量与前一种相等，他們好笑的感觉已經变成了憤恨的情緒。他們对威尔遜的行为感到憤怒。不論他們自己是什么人，不論他們在社会上的地位如何，他們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則，那就是：一切黑人都低白人一等，而威尔遜眞是他媽的胆大妄为。他們用來表示自己情緒的話是："在我老家卡罗來納州，叫他'小子'，他还得快快兒地答应咧！……在我們那一帶森林区，我們可会教訓他哩，我們得很快叫他知道自己到底値几个大，哼，很快很快……。"

也还有另外一种人，为数極少，他們是站在威尔遜一边的。奥隆·多梯，一个因偸人汽車被判徒刑的煤礦工人，就曾激昂地对他同室的难友說："那个黑人作的很对。我是在西弗吉尼亞州長大的，可我在礦里就曾經和一个黑人一塊兒作过工，他是我的一个眞正的好朋友。那伙計可眞是一个品質高貴的人。誰也沒有权利管他叫'小子'，他根本是一个堂堂男子漢。"

他的同室难友——过去在財政部当職員的一个犯人——，因为在体力方面敌不过多梯，只好回答說："誰都有表示自己意見的权利。"可是自己心里却补了一句："你管这个愛黑鬼的人講些什么？"

人們就这样閒談着，从各个角度翻來复去琢磨着这件事。爭論着、笑着、消磨着时間。

不过，这件事却使湯姆·麦克皮克感到非常痛苦。他和慧依·威尔遜見面的时候越多，他个人就越喜愛他，同时也就越发覦巴洛。虽然他还不熟悉监獄的規章，不知道犯規的人会受到什

么样的处分，但是慧依准会受到惩处，却是非常明顯的事情。麦克皮克感到未來的一切使他莫名其妙地迅速万分，当慧依走到楼梯口的那个时候，他曾經想喊住他說："我决定和你站在一边，孩子，直到你的案子了結时为止。"他曾經想这么說，但終究沒有說出口來。現在，他在自己的囚室里，一面感到滿腦子里轟轟然鬧成一团，一面却一刻也安靜不下來地踱來踱去。不知为了什么，他想象着自己是正在和威尔逊，和自己的妻子，和一位外号叫作"平衡輪"的老朋友進行着雜乱無章的对話。突然間，他走到囚室的鉄欄杆前面，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这时，管开飯的犯人們已經干完了活兒，正把一切用具交还給看守。不安情緒越來越增長的麦克皮克，呆在那里等着他們回來。第一批在他囚室前面走过的是斯恩·魏尔曼和杜威·斯鮑丁。"喂！"麦克皮克悄悄地招呼他們，"嘶—嘶！"那兩人停下步來。

"求你們办点事兒，行嗎？"麦克皮克急切地說。"告訴威尔逊，他遭到那樁麻煩事兒，我真是替他很难过。不过他能那样对付那个狗雜种，我可打心眼兒里为他感到驕傲。"

那兩个人注視着他。大个子魏尔曼直着嗓子問："这么說，你是威尔逊的朋友了？"

"我当然是。"

"那就甭光在嘴上講这些……。尽你的力量实际帮助他吧！"

兩人又对着麦克皮克端詳了一会兒，他們臉上的表情既不很親切，也并無敌意，只是嚴肃而冷淡，并帶着一种挑战的样子。說完，他們就向楼梯口走去。

麦克皮克在他的舖上坐了下來，双手捧着他的漲得發痛的腦袋，尽量強制自己不再思索，不再理会他所感到的一切。

在上面第三層牢房里，慧依·威尔遜正在極力对自己否認，剛才的行动完全是出于感情冲动，而缺乏理智上的考慮。回憶一下他把甜菜潑在巴洛臉上的那一刻他所感到的快乐，心里覺得非常舒服；跟自己說他已經給这个监獄里的每一个白人上了一課，使他們以后再不敢妄为了，这当然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可是現在，那股热勁兒已經过去了，光說他不在乎受处罰，那是沒用的！他是在乎的，他非常焦急地想要知道結果究竟会怎样。更糟糕的是，他痛苦地感到自己是在一座白人的監獄里，落進了白人的圈套，而他竟始終沒法抑制住这种感覺。

慧依一听見和他同住一層牢房的难友們回來时的脚步声，就馬上冲到他高囚室的鉄欄杆門前去。他倒不打算說什么——至少眼前还不想說——但是他中心如焚地急于想知道他們会对他說些什么話。

乔治·班哲明走过他面前的时候，說："威尔遜，就算我活到一百歲，我再也見不着这么痛快的事兒了。你眞偉大，伙計，你眞偉大！"阿弗瑞斯·蒂尔曼也同样热情地說："孩子，你可眞着实教訓了那个白鬼一頓。我都要笑死了。"但是其他的人却沒有表示这种情緒，慧依心里的热烈愉快的自豪感开始冲淡了。其他的人从他面前走过，回到他們自己囚室去的时候，只向他举手打个招呼或是点点头，而且他們都帶着焦慮的神色。但他看他們倒也并非对他表示異議，而是抱着一种沉郁的保留态度。

开关囚室鉄門的一陣鏗鏘声消逝后不久，慧依轉身去預备和芬奈尔蒂說話，但被隔壁犯人輕輕敲打囚室牆壁的声音給岔开了。艾薩克·瑞夫斯站在四二八号离这边最近的一个角落里叫道："威尔遜，我要跟你說几句話。"

"我在这兒哩。"

"他媽的，小伙子。听了我的話，你可別誤会。你是个好样兒的小伙子，可是你必須懂得更好地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在你干一件事以前，先总要考慮考慮。为方才那件事，犯得着去蹲'黑牢'嗎?"

"我不懂得那一套，"慧依为自己辯护地说，"我还不知道'黑牢'是什么哩。"

"你会因为潑甜菜的事兒受处罰的，这你也不明白嗎?"

"是呀，可是事情是一步一步發展起來的，我自己也作不了主啦。你認为我应該侍候那个管我叫'小子'的狗雜种嗎?"

"不，"瑞夫斯的声音傳了过來，"我当然不那么想。在这一点上，你做的絕对正确，可是……。"

"就是嘛，接着那个混蛋看守不是硬逼着我要我給他添菜嗎?也許你沒听見他說的話。他跟我說，要是我不給巴洛添菜，他就一定要向上面打我的报告。所以我要嘛就得爬在地上裝孙子，要嘛就得象我剛才那么办。"

"不对！"瑞夫斯堅定地說，"正是在这个問題上，你沒有仔細想想。你可以告訴那个看守說，你就是不肯侍候巴洛。那么，他要是認为你犯規要处罰你，你还有个辯解的余地。可現在你決沒法辯护說，你有权利把甜菜潑在人家身上呀！"

"沒关系，威尔遜，"这是蒂尔曼的声音，"我真他媽的高兴你干了这么一手兒。有时候，一个人也非得擇脫羈絆痛快痛快不行。你叫那个白雜种知道了咱們倒是什么材料作成的。"

"不对，"慧依悶悶不乐地說，"你錯了，我也錯了。这是个錯誤。瑞夫斯先生，你說得很对，我应該站在那兒不动就好了。"他忽然非常幼稚地大笑起來，"可那个滋味兒真太美啦。天哪，我簡直觉得象得了一百万塊錢似的。在那几分鐘里，我可真痛快死

了。”

瑞夫斯用一种含着憂傷的声音回答說，“是呀，我明白。一个人象鍋爐似地憋了一肚子气，他就非得放放不可了。可我这一辈子就学到了兩件事兒，孩子。头一件是：我們有色人种非得时时用各种办法为自己的权利斗爭不可，就象你对付那个罵你的人那样。可是第二件事却是：既然我們要進行斗爭，就非得設法活下去，不能招惹不是完全必要的損失。我并不是說我們得向人屈服，或者是学湯姆叔叔[①]的样子。我只是說战斗时要机灵一些，要尽可能不讓別人有整你的机会。”

慧依突然極痛苦地想起当天早晨他和赫閔教授的爭論。那时所談的問題是，在必要的情况下应該申請服罪以避免使自己徒然被判較長期的徒刑。現在瑞夫斯差不多是在說着同样的話。看起來，这一早晨已經有兩次，他的判断是欠斟酌的——火气太大，而思考太少。

慧依轉身对他的同室难友說：“这么說，你們大伙都認为我得去蹲‘黑牢’了？”他的态度好象滿不在乎，其实他真正的感覺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班哲明是这么說的，”芬奈尔蒂溫和地說，“他可是这兒最有經驗的人了。”

“我还不知道‘黑牢’是什么哩！”

“那是一种地下室的牢房。他們把你独自个兒关在里面。”

“他媽的，就是这样嗎？”慧依覺得可以放心地說，“那我可不怕。”

“你得摸黑兒，”芬奈尔蒂繼續柔和地說，“一点亮光也沒有，

---

① 湯姆叔叔是斯陀夫人所著“湯姆叔叔的小屋”中的黑人主角。

找不到一个人和你說一句話。除了坐在地上就沒处可坐。除了一丁点麵包和水之外，什么也沒得吃。”

“啊！”慧依嚷道。然后，他神經質地笑了一声：“沒有啤酒，呃？那么他們得把我关多久呢？”

“班哲明猜想你可能攤上一星期，也許还稍微長一些。”

“老天爺！我是个正在發育中的小伙子。我会餓死的。”

“你准会餓得够嗆，寂寞得够嗆，小伙子。我真替你难过。”

“是呀，我也够难过的，”慧依嘟噥着說“我想要是我早知道这一点，也許就会好好控制住自己了。噢，去他媽的吧。他們吓不倒我，我受得住！”

大家沉默了一会兒，接着芬奈尔蒂敲着四二八号的墙。

“我在这兒，一直听着哪。”瑞夫斯的声音傳了过來。

“慧依还沒吃飯哪，你知道吧？”芬奈尔蒂告訴他。“我什么吃的东西都沒有啦，可是我猜斯鮑丁准有的，星期五他買了不少。也許他乐意給慧依一点吃吧？”

“这倒是个好主意，”瑞夫斯的声音說。“我把这話給你傳过去。我这兒还有点兒花生豆兒。”

“謝謝，”慧依向他的同室难友說。“我可真餓了，有多少吃的，我都吃得下。喂，听着，我还等着我哥哥來看我一趟哩，这是一件关系重大的事。現在的情形將怎样？”

“我不知道。最好問問瑞夫斯。”

慧依把这問題又向瑞夫斯重复了一遍，那老头子說他也不知道。这問題在監簡里一直傳到了四二四号班哲明那里。几分鐘后，班哲明利用他正服雜役的特权，親自到慧依的囚室前面的过道上來了。他拿着兩塊棒棒糖、一包薄荷糖和一小包口香糖。从他臉上的表情看來，別人向他求教顯然使他頗为高兴。“对不起，

我来晚了一点，”他用異乎尋常的神气說，“可我剛才在大便。你想知道些什么呢？”

慧依告訴了他。

“那就要看情况了，”班哲明象个权威似地回答着，一面把糖从鉄欄杆縫里遞進去。“一个人只要一蹲黑牢，他就喪失了一切权利—不許会客，什么也不許。可要是你哥哥今天來，那他过不一会兒也該到了。馬上就到了会客时間，十二点到十二点三十分。看起來很可能他們会在这以后才处分你，所以你还能够見得到他的。”

瑞夫斯从旁边傳遞过來兩包花生，交給班哲明，班哲明接过來遞給慧依，一面接着說下去。“黑牢也許并不那么可怕，全要看你怎么來看它。对我來說，那不过是給我补足睡覺的一个机会罢了。”然后，他等着慧依向他提出那个必不可免的問題。

“你進去过多少次了？”

“六次，”班哲明驕傲地回答。“有一次是一直关了三个星期。吓不倒我，根本吓不倒。不叫人吃飯也有个好处，可以清理清理腸胃。”

班哲明曾經進过黑牢，这是眞的；但只有过一次，而且关了不到兩天。那事对他是一次可怕的經歷，他因此害上了一种輕微的恐怖症。这之后，在獄中的几年里，他再没有犯过任何嚴重的过錯。

慧依吃着花生，又問另一个問題：“我想跟我哥哥說，把預審給我安排在今天或明天。那现在还行不行呢？”

“你可以跟他說，”班哲明滿有把握地回答道，“監獄方面只要有法庭的命令，他們就得遵命照办。那他們就会先讓你去受審訊，然后再把你关進去。”

"但是假如審査官容許我保释呢？"

班酷明用手摸着自己的臉，"这我可不知道怎么答复了，"他老老实实地说，"也許他們放了你，也許監獄長会向審查官提出，要他延迟保释的时間，等你蹲完黑牢以后再說。"

"也許你根本用不着進黑牢，"瑞夫斯在隔壁囚室里插嘴說，"你得讓跟他們解释一下吧，威尔逊。既不必太洩气，也不必跟他們撒潑。"

"我一点撒潑的勁头兒也沒有了，"慧依嘟噥着說。"我覺得自己是个自找倒霉的傻瓜蛋，可那个巴洛也眞够气得死人！"

"我倒想知道那家伙脑子里究竟是怎么想的，"芬奈尔蒂說，"他为了表示对我們的痛恨，甚至不惜給自己惹上一身麻煩。我眞不懂他这是为什么。"

沒人回答他，他仍若有所思地說下去："我总是覺得白人比我們更加孩子气。他們尽干这类沒道理的怪事。"

其他的人沒表示什么意見。第四層牢房里的人情緒都非常低落。談話也就此停止了。

在联邦区法院大廈的地下室里，乔治·孔斯正在等着見伏洛依德·瓦尔尼。孔斯心情很不愉快而且非常气憤，他眞害怕和瓦尔尼会面。一个律师，对于自己的已經被判处無期徒刑或至少是二十五年徒刑的委托人，究竟該說些什么呢？在法律学校里沒有講过这个問題，一切社交礼節在这方面也不能給人任何帮助。是不是应該說："我很抱歉"，或者，"沒有多大关系，你慢慢会習慣的"呢？能不能用"不管怎样，你到五十五歲的时候就有資格得到假释了"这类的話來安慰他呢？

孔斯为人并不單純，他了解金錢和权力会怎样腐蝕人的灵魂，

怎样可以使人失去理性和仁爱之心。对司托基法官这一类的人的情况他当然也是很了解的。但是他所無法領悟的是这人自己的道德标准究竟是怎么回事兒：在某一个星期一，一个江湖大盗自称只有誘拐妇女之罪，他就只判了他一年零一天的徒刑；而在另一个星期一，他却能給伏洛依德·瓦尔尼判处那么重的徒刑。

法警出現在門口了，后面跟着瓦尔尼，孔斯这时真恨不得痛哭一陣。过去，他也曾注意到过瓦尔尼的灰白的面孔，可是这人現在却象常期病患者似地面如白紙。瓦尔尼的眼睛黯淡無光，兩肩下垂着，看起來似乎忽然老了許多。

"伏洛依德，"孔斯突然喊叫着說，"我能說些什么呢？我覚得好象是叫一輛卡車給压扁了似的，甚至連思索也不能思索了。"

瓦尔尼兩目無神地瞅着他靜靜地說："沒关系，孔斯先生。这事完全不能怪您。"

"听着，"孔斯非常激动地說，"我不能叫这个案子就这样了結。我本來說不打算上訴的，可現在我一定得上訴。我一定得找出些理由來。我还要向法院提出減刑的要求。伏洛依德，只要还有任何一点事是我能做的，不管成功的机会如何微小，我也一定去做。"

"那好極了，孔斯先生，"瓦尔尼絲毫不相信地、絕望地說。"今天早上，您可真为我尽了極大的力量。我很感激。"

"这事我簡直無法了解，"孔斯無可如何地喊道。"我沒法想象那个狗雜种究竟是怎么回事兒。"

"他是有意要跟我过不去，不是嗎？"瓦尔尼無情無緒地問。

接下去是一陣沉寂，因为他們兩人实在都沒話可說，什么話也沒有了。

"我一定得找出些上訴的根据來，"孔斯又忽然开口說。"我要

把法庭紀錄送給我所認識的一位律师去看。我要大伙兒都給我出出主意。”

又一次沉默。

“我得去見联邦檢察官。我敢說他一定会跟我一样，对早上的事感到驚愕的。也許他会跟我联合起來一同向法院要求減刑也說不定。”

又是沉默。

“天啦，”孔斯心里想，“快讓我离开这兒吧。”

“我熬不过那刑期，”瓦尔尼忽然喃喃地說，“那太可怕了”

孔斯不敢肯定自己是否听明白了瓦尔尼的意思，他咕噜着說：“伏洛依德，不要放棄希望。要是波拉德跟我联合起來，我知道我們能够多少把你的最低刑期更減少一些。”

“不，你們办不到的，”瓦尔尼絕望地回答說，“那个法官那样做是有他的主意的。他决不会改变主張，”

“他那是講給报館記者們听的。只要再过一星期，等我們跑到他的办公室去，我敢担保我們一定能讓他听从我們的意思。再說，我們还有一个上訴的机会呀。我們还不能說就这么完了，伏洛依德。你一定不能放棄了希望！”

瓦尔尼用一种使孔斯不禁感到自己是个伪君子的那样簡單直率的口气問道：“那是干什么呢？你自己告訴过我，上訴也是沒有用的。我干嘛要騙自己呢？”

“我要尽力而为，伏洛依德。我向你保証！”

瓦尔尼点点头。他們兩个人又都沉默下來。不久后，瓦尔尼伸出一只手來說：“我总万分感謝你。”

孔斯緊緊握了握那只無力的、干巴巴的手，咕噜着說：“不要放棄希望，不要放棄斗爭。”

“那时間，对我可太長了，”瓦尔尼心不在焉地喃喃回答說。他縮着身子，向着大牢的門，慢騰騰地走了过去。

第十一章

会客窗前的情景

天到晌午，西監筒里的人就感到热得难受起來。十月的正午的太陽是一个他們所看不見的惡毒的敌人；它的光綫直晒着監牢的屋頂，使下面的囚室变成了一座蒸气爐。犯人們都光着上身躺在床上，脖門子上搭着一塊濕手巾。大多数的囚室里，談話已經停止了，或者談話的声音已放得很低，变得死气沉沉的。偶尔有一扇鉄門軋軋打开或砰然关上、或者抽水馬桶的水轟轟下流的时候，这些声音就以一种抑郁的力量，在沉濁的大气里冲击，回响。

尽管天那么热，服雜役的奎恩仍然从一个囚室走到另一个囚室，收集烟头。奎恩因为沒有零用錢，要想总有烟抽，就得花費不少力气。不过，他到底跟別的关進監獄后一文不名的人不同，因为他还有一种倚靠——那就是他的理髮的手藝。由于獄里并沒有可供臨时寄押人犯使用的經常的理髮設备，所以管理处方面發現犯人中有人会理髮倒是很高兴的。在娛乐时間內，只要他願意工作，監獄就可以供給他梳子和剪子。虽然他要想收費是絕对不容許的，但沒有人能阻止他和他的主顧們討論吸烟的乐趣。其結果是，任何有点零用錢的难友，就常常自願送他一包香烟紙，偶尔甚至送他一小鉄罐烟草，表示对他的理髮的謝意。于是奎恩就把这些烟草，和向別人要來的香烟屁股里的烟絲混合起來，使自己經常可以享受吸烟之乐。他一天抽四十支烟，都是親手調制親

手忿成的。现在，就象每天中午一样，他正在整个牢房里搜集他所謂的“战利品”。奎恩的襯衫口袋里已經裝有半口袋揉皺了的烟屁股了，这时他在一一八号門口停下来——这里是經常供应他烟草的一个地方。他把上顎的假牙用舌头頂到嘴唇外面，使勁打嘣得它直响，然后又啪的一声把它頂回牙床上去，然后他問道：“这兒有哪位善心的老爺能施舍給我几个上好的烟屁股啊？”

“这兒可沒有老爺，只有罪犯，”一个名叫保尔·卡斯太洛的年輕人笑着回答說。这人的欢笑是勉強做作的。他是个职業賭棍，有人控告他收買賊贓，虽然他發誓說并無其事，但他仍为此事感到很不安。他遞給奎恩一只烟头堆得滿滿的木質烟灰碟，幽默地說：“我是在被关進了監獄以后才抽起烟來的。这就可以說明不良环境对人的影响了。”

奎恩拿起烟碟，把那些烟头全倒在他的襯衫口袋里，一边回答說：“謝謝您，大善人，我真是感激不尽。您想試一支我的人工卷制、包裝衞生的精美雪茄嗎？”卡斯太洛說他願意尝一尝，他的同室难友厄尔·麥克柯欽也來了一支。“今天下午我們还能出去放風兒嗎？”麥克柯欽用含糊不清的声調問。他本是一个年老力衰的酒店伙計，后來淪为乞丐，这次是因为他假裝瞎子向人乞討而第四次被捕。

“呃，怎么你还沒听見說嗎？今天不放風兒了。”

“上次放風兒是星期三。五天不放風兒，对健康很有妨碍哩！”麥克柯欽講話有点难懂，因为他只賸下下顎上的兩顆牙齒了。“他們这么对待我們，可不对呀。我們应該向司法部送一份抗議書。”

奎恩咯咯地笑着說：“我們在这兒听人随便擺布得真有点不象話了，是不是？”

“我可得說，这还比軍隊里的禁閉室強得多呢，”卡斯太洛插

嘴說。

“嘿……我还以为你以前从沒坐过監呢，”奎恩嘲笑他說，“你不是告訴过我，这是你头一次被捕嗎？”

卡斯太洛大笑起來。“在軍隊里的那一次不算数，那簡直是瞎胡鬧。你知道，在珍珠港事变以前，我在那个正要开拔的部隊里。有一天，从当地城里來了个代表团到我們那里檢閱……市長、他的老婆、还有許多別的娘兒們。那时，我們做廚子的正有几个人在伙房帳篷前面做漢堡牛排。天气很热，我們連襯衫都脫掉了。我們那时攤平牛排的办法是使勁把它一塊一塊地往彼此的脊梁上搭。那些娘兒們看見这情形的时候，有一个就說：‘哎喲，天哪，这样做菜給人吃，可多不衞生啊！’而我却連想也沒想一下就回答她說：‘这沒什么，太太……您还沒看到我們做油炸圈餅是怎么做的哩！’啊，我一輩子也沒有笑得那么痛快过。可結果，我給降了一級，还关了一个月禁閉。”

“真过癮，伙計！”奎恩笑着說。

“哎，女人，女人，”麥克柯鈞感嘆地說。

看守一声呼喊，打断了他們的愉快的对話。

“下地兒的，……快來！”

奎恩应声跑过來，在过道上和強尼·罗特尔碰在一起了，罗特尔剛剛还在囚室里打盹的。

奎恩說：“是，您老，克拉夫特先生，有事嗎？有什么訴訟案需要我給您出点什么主意嗎？”

看守一边打开过道的門，一边隨隨便便地淡淡地笑了一笑：“罗特尔，有人來看你。从那边出去。”

“看我？”罗特尔喊叫着，焦黃的臉突然变白了。

“电話上就是这么說的，去吧，”看守不耐煩地回答說。他等

罗特尔走出去以后，又把門鎖上了。接着他对奎恩說："今天你做活兒嗎，理髮匠？"

"不做，您老。吃飯的时候，我瞧見有我一个朋友被关進第三層牢房里去了。我想在娛乐时間和他碰碰头。"

克拉夫特先生点点头，狡猾地說："今天你不要烟抽啦，呃？"

"就是嘍，"奎恩親热地回答。"我在这兒混的挺美，簡直美極了。"

会客的消息弄得強尼·罗特尔驚惶不定起來。虽然在准許家屬來探望的半小时內，他妻子每星期总來看他兩次，但是星期一却不是她來的日子，因为她要給鄰居做針綫活兒。因此，現在要見他的一定是他的律师，而他來又只可能是为了一件事——那就是，法官已經对他的引渡的問題作了决定。在从現在起的几分鐘內，他就会知道，他究竟將被釋放——还是將被送到一个地方去，到那里，据他想，結果受一次私刑審判最后被送進毒气室了事。

如果是前几年，罗特尔对这种事会滿不在乎，他会完全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擺出一副英勇的神气來面对这种情况。"管他媽的，"他会这样說，"隨便怎么着，我都承担了。"——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說來，他的話也是真的。但是近几年的婚姻生活却已使他不能那么不近人情了。現在他要尽一切努力活下去，他不能离开他的妻子，他不能拋棄他將和他子女共同度过的未來的歲月。現在他憂心如焚，簡直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

他走到圓形大廳的走廊口，拿出了他的通行証，啞着嗓門問看守道："是律师要見我嗎？"看守查了査名單，回答道："不……是你家里人，"这可使他大惑不解了。看守給他打开了通向会客的走廊的鉄門。

罗特尔連跑帶走地到那悶热的、狭窄的走廊去，剛剛安下心來，現在忽然又有了一种新的憂慮——是不是孩子們出了什么事呢？因为那时另外只有兩个难友在那里接見客人，他不得不从許多窗口一个又一个地望出去來尋找他的妻子。最后的一个窗口上，他看到了她。而因为他一时心神慌乱，竟忘了拿起电話筒來。他馬上就开始講話，好象他們是面对面在一起，并沒有隔着一面水泥的牆壁和一寸厚的玻璃板似的。可是随后他只看見妻子的嘴唇在动，才赶忙从牆壁上取下了电話筒。

“愛密，怎么回事？”他脫口喊道，打断了她正在說的話。“孩子們好嗎？什……？”他止住了。倒不是她說的什么話叫他住了嘴，而是她臉上的表情——那焕發的光彩，那欣快的微笑，充分表現出了他所不能理解的感情。接着他就听見她的声音在說——那正是他孤独的时刻曾幻想过不知多少次的呼声呵！

“我們贏啦，強尼！你不会被送走了。親愛的！親親！事情全完啦！”她突然一边感情激动地哭着，一边又心花怒放地笑着。罗特尔站在那里，兩腿發軟，唯恐自己的理解不够真切，在尽力思索着她的話的意义。

“你怎么知道的？”他嘎着嗓子問。“你敢保一定嗎？誰告訴你的？”

“你的律师。他今天早上來找过我。事情全过去啦，強尼。你就要自由了！”

“是他親自从法官那兒听到的消息嗎？”

“是呀！法官說，他可以承認你的罪案不能成立，他已經在你的释放書上簽了字。”

“那他們为什么还不放我走呢？”

“命令得經郵局寄來。法官病了，他現在在弗吉尼亞州的老家

里呢。"

"嗳呀天，那得多少天呢？"

"培坡尔先生說，今天下午或是明天早上就可以到了。寄的是快信。"

"什么时候寄的？"

"今天一大早。"

"培坡尔怎么会知道这些的？"

"他打了一个長途电話給法官問他身体怎么样 問他对你的案子作了决定沒有。他們向来都很有点交情，你不記得他对我們說过这話嗎？"

"准沒錯嗎？不可能搞錯嗎？"

"啊親爱的，别再苦惱啦，"她以責备的声調叫着說，"一切都过去了，你就要出獄了。为什么你不觉得快乐呢？"

罗特尔开始哭泣起來，但这主要倒不是因为她講的話，也不是因为他現在已完全明白自己的确得到了最后勝利，而只是因为她臉上的那种光彩。他这样的老婆，并不是一个漂亮女人，他也从沒有自己騙过自己說她漂亮。但通过他的婚姻生活，他了解到了当爱情使一个女人容光煥發的时候，她可以变得無比的美丽。她的溫柔的情态，她的充滿狂欢和喜悦的眼神，再一次告訴他，几个月的别离几乎帶給了他多大的損失——告訴他，她需要他，并不下于他需要她的程度。他开始痛哭起來，渾身抖顫，他說不出話來了，他看不清她的臉了。他是在为了他們的婚姻欣慰地哭着；他是因为自己走出了死亡之谷在無比快慰的感情中哭着；他是因为想到自己將重新回到生活里去在狂喜地哭着——他要回到勤劳的工作中去；回到黃昏时候他的孩子們迎接他的欢笑声中去；回到与爱妻重聚的幸福中去，——千万种經歷已使他們結合

为不可分的一体了啊！他們的相逢、相爱和相依为命的情景；他們的爱情和爱情种子；他們的第一个孩子害了一次抽風病，而結果又仍然能健壯地活下去的經过；一切、一切、一切，都是他永世不能忘記的！

但是罗特尔的眼淚里也含有辛酸，因为他現在已开始在想到未來了。这是一次有代价的勝利，他們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远走高飛。在本市的警察發現他以前，他应該做而沒做的一件事，現在可得做了——搬到别处去。到另一个城鎮里去，再一次克勤克儉地从头支起一个家來，并且还要希望这以后那些該死的警察不可能再發現他过去的歷史。

“親爱的，”他的妻子說，“我們兩个人都哭得这么厉害，簡直好象我們是听到什么坏消息似的。我們这是怎么回事呀？”

“那是好消息，不錯，是好消息。”他用光着的胳臂抹着眼淚，咧开嘴向她笑了。“罗特尔太太，在我的眼里，你从來也沒有象現在这么可爱过，你知道嗎？可是多么豈有此理。在这种时候，一个人怎么可以不和他的老婆热烈地吻一吻呢。”

“親爱的，”她說，“我对你搗了一个鬼。培坡尔先生在兩个鐘头以前來看我，他本來說他要打电話給監獄，讓他們告訴你的，可是我沒讓他这么做。我一定得親自到这兒來对你講这个消息。”

“眞是搗鬼，”他溫柔地說，“天哪，我是多么爱那个法官呀！你想想，世界上居然会有一个有人心的法官，而且又讓我給碰上了。”

“我也爱那位培坡尔先生，他为你出的力可眞不少，強尼。”

“是呀，我知道，我知道。”

“親爱的，我去見过你的老板了。他高兴的了不得。他說，你什么时候願意回去上工都可以。你的职業留在那兒等着你哪！”

"是啊，又是一个好人，"罗特尔感慨地說，"他真是一个正派人。要擱別人，他早就連理都不要理我了　可是听我說，爱密，我們一定得搬走了。"

"我知道你会那么想的，"她悲伤地說，"可是我真不願意看到你丢掉那么好的一个职業。现在可不是战爭时期了，找事并不那么容易啊。"

"我知道，可是我們非搬家不可。"

"我們上哪兒去呢，強尼？什么时候走呢？"

"不必馬上走。我正琢磨着这件事"他微微笑了笑。"呆在这兒，除了一天提心吊胆，什么事也不用干了，暂时華盛頓的警察总会对我松一松手的。我再工作三四个月，报答报答老板的情义，同时也可以積聚一点錢。那当然我們就必得省吃儉用呵，親爱的，这事全仗着你了，沒問題吧？"

"当然沒問題，強尼。"

"然后我就往別的城市奔……我們有时間决定地方的。只等我一找到事兒，你和孩子們就搬去。"

"你認为警察不可能从此不再找你的麻煩嗎？我說的是这兒的警察？"

"我們不能冒那种危險，親爱的。你想冒冒險，看他們到底可不可能也是好人嗎？我可断然不能。到沒有人知道我們的地方去，那不更保險嗎？"

"是啊！当然是，"她坚定地說，"你怎么說都好，強尼。有时候我老是想着留在这兒該多么好，想着我們的漂亮的公寓住宅呀什么的……不过那都是些傻想头。你怎么說都好，親爱的強尼，不管到哪兒去，我們都会搞得很好的。"

"謝謝，"他嗄着嗓子說，"我知道，不管我們到哪兒，你都会

使我有一个溫暖的家的。”

“啊，我眞希望我能吻吻你，強尼。”

“我也希望我能吻吻你，爱密。”

“我眞想知道你是今天下午还是明天回家。”

“要能不等到明天，那就是我們的运气了。不过，就是那样我們也忍受得了的，你說是不是？”

“是呀，当然忍受得了。”

“孩子們知道了嗎？”

“当然，你想会怎么呢？”

“他們說了些什么？”

“咳，你知道，比利太小了，他是什么也不懂的，可是我想他也知道你快要回家了。但是珍妮特——眞可惜你沒瞧見她那样子。她緊緊摟着她的小毛熊，唱着歌在屋里轉了有一个鐘头，你猜她唱些什么？‘好爸爸一切都好哇。好爸爸就要回家啦。我得好好親親我的好爸爸。’她翻來复去地就这么唱。”

“他們可都挺喜欢我，是吧？”罗特尔哽咽地問。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傻家伙，我們全都爱你啊。”

“要是一个人的孩子們都喜欢他，那也就可以証明他的为人了，”罗特尔接着往下說，“这說明他絕不是一个坏人。”他又开始哭泣起來，但现在，他的眼淚不是那么辛酸了，在水泥牆的那一边，他的妻子也为了他的快乐在哭泣着。

现在是十二点半了。接見客人的走廊上所有的窗口都叫人佔满了，經常有十几个声音一起在說話，忽高忽低，零乱嘈雜。由于天气很热，通风又不够，这条窄走廊的空气悶人極了。

在第三号会客窗口，瑟依·威尔逊正对他哥哥倉促地报告完

了他和湯姆·麥克皮克会談的經过，这时，他用一塊手絹擦了擦臉和脖子，最后說："这事兒，我看就是这个样子了。他已經打好主意，想溜之大吉。"

"是的！"傑甫用一种低沉而郁悶的声音說。"眞他媽的糟糕！"

"你仔細听我說呀，"慧依繼續說。"你看把預審安排在今天行不行？"

"什么？那是怎么啦？"他哥哥驚異地問。"今天早上我們不是都談好了嗎？赫閔已請求要把預審时間推迟到星期三去。你已經同意了这一点的。"

"当然，可是我現在又有一个新主意，傑甫，你聽……麥克皮克的确是个正派人，他并不乐意把我扔下不管，一走了事。为这事，他心里实在感到非常慚愧，这我是知道的。所以我的主意是：要是眼前，今天下午，能馬上想办法叫他去参加預審，再由赫閔教授向他提出一些眞正实說的問題，他一定会綳不住，就把全部眞話都講出來的。"

"可你不記得赫閔的話啦？他說过，除非麥克皮克自願做你的証人，勉強他就只会对你有害。要是他不乐意……。"

"这我記得，"慧依打斷了他的話，"可是我想，好歹我們得試它一試，要等到明天，他准得走了。那我可又怎么办呢？"

"要是他不說实話，那你可怎么办啦？要是在兩个鐘头之内他就离开了这里，那你又怎么办？那你反会受到这次預審的限制，而你的律师就不可能再为你找別的什么証据了。"

"那我明白，傑甫，可是我是这么想：要是沒有麥克皮克替我証明，那我就决不可能在預審的时候洗淸罪名。他們就一定得讓我正式受審判了。"

傑甫皺了皺眉头，然后嘟囔着說："我怕就是这么回事。"

"对呀……所以不管我們能提出什么别的証据，那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傑甫緩緩地回答說："我想你的話是对的，小弟。"但接着，他好象突然下決心地說："你要我馬上跟赫図联系嗎？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他，也不知道今天下午預審是否有可能，可是我可以向他說明你的意思。"

"等一会兒，他还得了解一些别的情况才行。"瑟侬用一个手指头捂着自己的右耳朵，因为他旁边的一个人說話的声音很高。"首先，我根本沒問問麥克皮克的意思就决定推迟預審的时間，那是大錯特錯的。我們把他算在我們的計划之内，可我們并沒有征求一下他的意見，你明白嗎？好家伙，我跟他說的时候，他可眞气得够嗆！他只有一星期的假期，預备用来和他的家人們团聚团聚，可是我們却私自替他安排下，讓他把大部分时間花在監獄里！"

"老天爺，那他当然要生气，"傑甫·威尔遜懊丧地叫道，"我們眞太失算了！"

"所以，这就是必須爭取在今天預審的另一个理由了。"

"好吧。还有什么事兒嗎，孩子？"

瑟侬犹豫了一下，擦擦自己的前額，非常难为情地說："你最好告訴赫図教授，自从上次見过你們之后，我又鬧出了一些麻煩事兒。"

"那是怎么回事兒呢？"

"跟我打架的那个白人——巴洛，來到这兒后还一个勁兒跟我找岔兒。"

"他又無緣無故地打你了嗎？"

"倒不是那样。就是吃早点的时候，他張口就罵人……現在我沒法把詳細情况都告訴你……剛才，吃午飯的时候，他更橫得

不象話了。他把我逼得走头無路，我就發了脾气。"

"那你怎么样呢——打了他一頓？"傑甫驚惶地問。"

"沒有，可是我把一碗甜粥潑在那混蛋的臉上了。現在我得受处罰了。"

"老天爺，你难道不明白……？"

"别再説了，傑甫，好不好？"慧依打斷了他的話。"我錯了，这我也知道。我恨不得能把自己揍一頓，但是現在实在不是教訓我的时候。"

"倒是要受怎样的处分呢？"

"照我听來的消息，他們会叫我蹲上兩三天，也許蹲上一星期的黑牢。"

"什么叫黑牢？"

"那是一种专用來懲罰犯人的監房，他們把你独自个兒鎖在里面，只給你吃面包喝白水。里面是漆黑的。"

"連看書什么的都不行嗎？"

"干什么都不行，連話都不能說。"

"老天爺，这可是多么該死的、野蛮的……。"

"可是，傑甫，我能挺得住的。旣然別人能受得了，我也能忍受的。我把这事兒告訴你，是因为凡是被关進黑牢的人，就会丧失一切权利。所以，要是他們眞把我关起來，你再來时，可能就見不到我了，我現在讓你心里先有个底兒。"

傑甫用一种充滿焦慮的語調問："他們不至于打你呀什么吧？会嗎？"

"不会。我听說在州監獄里，他們有时还会那么干，可在联邦監獄里，已經沒有这种事兒了。我想大概那黑牢就已經很够人受了吧。喏，你听着，我不知道赫開教授有沒有处理过这类問題的

經驗，可我在这兒听人說，他仍然可以要求他們把我从黑牢里提出去受預審的。”

“啊呀，事情眞是复雜得可以了！要是你关在那里面了，保釋的問題該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請赫闊打听打听，行嗎？你現在就能給他打电話嗎？”

“好吧。”

“你告訴外边那个看守，說你还要和我說話的。我不願意叫他們把我給送回去。”

“那你不用担心，”傑甫肯定地回答，“还有一个人要見你呢。”

“誰呀？”

他哥哥向他笑了一笑。“你一会兒就知道了。”

慧依注視着他的愈走愈远的背影，激动地在猜测來客会不会是安娜·比密西，就是他星期六晚間帶出去看电影的那个女同学、那是他眞心喜愛的一个姑娘，如果來的是她……慧依的思想到此就中断了。犯人只准接見家里人，这一点，人家早告訴过他了，所以不可能是安娜。

他忽然吃了一驚，滿怀热情地震动了一下，因为他瞥看到他父親的面孔在窗口中露了出來。他帶着小孩子的感激心情，变得很脆弱了 他現在的反应，虽然他自己并不知道，实际是和他一生中許多別的时候对他父親所起的反应完全一样的，在那些时候，不管是因为一件大事或一件小事，不管事情是什么性質，只要他需要他的父親，他父親总是决不含糊地、毫無保留地站在他的一边。

他們沉默了半晌。老威尔遜一面摸索着电話筒，一面竭力想看清他兒子的臉。由于圓形大廳里的光綫比走廊里要亮得多，所

以他一时还看不甚清楚。过了一会兒，他極力裝出一副極輕松的样子，微笑着說："慧依，我看見你啦。这么样跟人談話，可眞够古怪的。"

"爸，能看見您眞太好啦。您什么时候來的？"

"昨天晚上上車的，兩个鐘头以前就赶到了这兒。"

"爸，鬧出这么一場糾紛來，我心里实在难过死啦。可是我眞沒办法……。"

"傑甫把所有的情况都跟我說啦，"他父親插嘴說。"不是你的錯兒，这是明擺着的事。所以你还是尽量安心吧。"

他这話說得非常坚決，慧依明白他是完全誠恳的，但是他父親臉上的緊張神气却使他感到心痛。他早知道，这事对于他的父母，簡直等于是他們自己身受的一种打击，可是現在他却很容易就抽象地來思考这件事。他知道他的父母为了使他們一家人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为了教养出一批能在生活中有所成就的子女，曾經多么辛勤地做着苦工！"必須受教育，"他父親曾經說过無数次，"必須变成一个有成就的人！你們都具有这种条件，我們也一定尽力帮助你們。"从極小的时候起，慧依就体会到，这种劝誡所表現的还不止是一般疼爱子女的父母对子女所抱的期望。那是一种黑人父母所特有的深切的渴望，他們知道，他們的子女，在生活上和职業上处处受歧視的情况下，將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因此他們竭力要使自己的子女具有特殊的精力和永远不屈不撓的决心。可是現在，事出突然，白人的拳头打來了……在白人的法庭上，他們多年的渴望又能得到誰的重視呢？

"爸，"慧依帶着悲哀和热爱說，"我希望您別太难过了。我想我能对付得过去的。"

"但願如此！"他父親的臉色頓时嚴厉起來，眼光逼人。"我想

告訴你一件事兒，孩子。你哥哥認为你参加学校的糾察隊是不对的。他說你应該只注意学業，不該注意別的閒事。現在我……。"

"唉，爸，"慧依連忙插嘴申辯說，"那給我帶來了不少麻煩，我知道，可是我們班上大多数同学都参加了糾察隊，而……。"

"等等，听我說完了，"他父親搶着又打斷了他的話，"我并不同意傑甫的那种說法，我認为他的話是完全不对的。"

"真是这样嗎？"他深为驚訝地問道。不管他干了什么事，他的父母永远也不会背棄他，这一点，慧依心里完全了解，从來沒有怀疑过的。但是他原來認为，他們会象他哥哥一样，对于他离开了工作与学習的正道这一点，一定会加以非議的。他可以想象到，他母親一定会說："不管怎么說，只有你在学校用功，才能使你变成一个律师，出去跳跳舞，站站糾察隊，能頂什么事兒。"

他父親态度仍很嚴肅地說："你听啦，慧依，我永远也不願意听人家說，当別的黑人为保衛自己的权利進行着斗爭的时候，我的孩子却在退縮不前。你要是这样來开始你的生活，結果一定会变成一个毫無骨气的人。所以，当別的男孩子、女孩子們都出去参加糾察隊的时候，你就应該去参加。"

"嘿，爸，听您这么說，我真高兴極了，慧依激动地对他說"傑甫的話多少有点叫我着慌，可我却始終不能同意他的看法。"

"要是你能够，我也希望你变成一个律师。但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你变成一个人，一个真正的黑人。我希望你永远也不要忘記你是出自誰的家庭。"

"当然不会，我知道您的意思，爸，我非常高兴您能上这兒來，現在我覺得事情好办多了。"

"得了吧，"尽管他焦慮地緊鎖着双眉，他仍然微笑着說，"我常跟你說，別無故去惹事，可要是事情找上門來了，那就得挺起

腰板兒去对付。現在可是事情找到你头上來的，孩子，許多黑人都曾有过这种經驗。我希望你能挺起腰板兒來，該怎么办就怎么办。”

爺兒倆又沉默了一会兒。接着老威尔逊問道：“你为什么总在擦汗哪，慧依，里面很热嗎？”

“热得够啥了，爸，就象八月天在麦地里干活兒似的那么热。媽說什么了？”

他父親想了一会兒，然后直截了当地問：“你心里怎么想？”

“您知道媽的脾气。从小，我只要是一跟白人孩子打架，她总是生气極了。她也不問是誰的錯，反正就是不願意我跟他們打架。”

“孩子，你是怎么啦？”他父親几乎有些煩躁地回答說，“你媽当然不願意你們孩子們都变成些沒用的廢物，不願叫你們象在柯克斯若的那一伙爱打架的人一样跟警察上鬧糾紛，可是現在你已經成人了，她可也不願意你变成一个窩囊廢。象这类的事情發生以后，她总免不了要哭一通的。傑甫跑去告訴了她这件事，她整整哭了一个鐘头。可是随后她就跑到教堂去，向她認識的那些人，替你籌集保释金去了。”

“眞的嗎？”慧依第二次感到非常驚訝。

“当然是眞的。我今天早上到这里的时候，就帶着三百塊錢。这里面有一多半就是你媽在一个晚上借來的。”

“天哪，爸，”慧依感动地說，“我想我的父母眞是世界上最好的父母啊。”

他父親可以說是愉快地大声笑了，他的佈滿皺紋的瘦臉更皺成一团了。“問題是你現在不过才只十八歲。你非得年紀再大一些，才能眞正認清你的父母究竟有多好。”

“我知道，爸。”

"去你的吧，"他父親忽然比較嚴肅但仍很溫和地說，"我不过是跟你說玩話罢了 我們也不比好多别的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更好多少。我們也不过是尽我們的一点力量。再說，你們也都是些好孩子，也不枉父母为你們操一番心。"

"您什么时候回家呀，爸爸？"

"我也不知道、想等着瞧瞧事情究竟怎么个着落。我听說你找了一个好律师給你作主，可我忍不住也想來多事。"

"您那边的工作怎么办呢？"

"那沒問題，我决不会因此丢掉工作的。你媽也要來呢。"

"什么时候來？"

"得等我弄清楚他們要你交多少保釋金，再看我們是否已湊够了数兒再說。"他眨着眼微笑了一下。"你知道，因为她是第一浸礼会的台柱子——而我却不是——所以讓她去向人筹款，那是最合適的了。"

父子兩人哈哈大笑起來。在二十七年的美滿婚姻生活中，只有一个問題是媽和爸搞不到一塊兒的。老威尔遜堅持說，星期天是讓精疲力竭的工人睡睡覺、喝喝啤酒、在自家菜園子里胡乱干点雜事的日子。只要家里人别干涉他，他們——特别是他的妻子——願意干什么，尽可以随便。

"爸，"慧依說，"我眞高兴您到这兒來了一趟，可是这得花錢呀。住旅館……。"

"这种事我比你更早就想到啦，"他父親插嘴說，"你在獄里的时候，我可以到你宿舍的床上去睡覺。傑甫已經替我安排好了。"

"那眞是个好办法。誰想出來的？"

他父親含着笑回答說："我呀。省錢的本領我可不比誰小多少。"

“可是听着，爸，关于保释金的事兒……媽簡直太好了，不过要她去到处跑，逢人就告訴，我已坐在監獄里，要人借点錢給我們，这可眞够她受的了，另外也还有一个筹借保释金的办法……。”

“我当然也知道的，那我早就知道，”他父親插嘴說，“只須要付百分之十的数目給代保的人就行了。可要是他們要你繳兩千塊錢的保金呢？那我們就得損失二百元。”

“我决不能讓您受損失。我还有些存款。”

“那可不行，那是念大学的錢。我們决不能动用，一个子兒也不能动。”他父親嚴厉地說。

“可是……。”

“你听我說，孩子，要是你偸了誰家什么东西，因此進了監獄，那我們就会感到羞死了。但这件事并沒有什么使我們害羞的，我們只是气憤極了。傑甫今天就要給你媽寫信，和她談筹保释金的事。讓夏洛蒂斯維尔的人們知道知道，也跟着生生气，倒也沒有什么坏处。也許碰上了这档子事的不是你，而是他們的孩子呢。讓他們大家帮帮忙吧。横豎你决不会在保释后跑掉，錢总要还給他們的。”

慧依自己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就突然大笑起來。“您把什么事兒都安排停当了，是嗎，爸？”他親切地問，“我看我除了舒舒服服地睡大觉，等着多長几斤肉之外，什么也用不了。”

他父親把头轉过去，待了一会兒，然后匆匆忙忙地說：“傑甫要跟你說話了。可是一会兒我还要告訴你一件事。”他退到一边去，傑甫的臉在窗口出現了。

“对不起，慧依，我給赫闍家里打电話，給大学里打电話，給全國黑人福利促進会打电話，他都不在，我甚沒法兒找到他。”

“天哪，那可眞糟糕！听着，你再繼續找找他吧，成不成？”

"下午兩点的时候，我一定能找到他的，他說过，兩点鐘他一定在家。"

"到了那时候，你想还有可能把預審安排在今天举行嗎？"

"我不知道，孩子，我还不是一个什么都懂的律师。"

"傑甫，听着……今天早上打架的事兒可別告訴爸……我是說，別讓他知道他們要把我关進黑牢的事。"

傑甫略帶譏諷地回答說："是你以为他还太年輕，不懂得世事呢……还是因为你自己为这事感到羞恥呢？要是他后來再來看你，那可怎么办？"

"好吧，"慧依嘆了一口气說，"那你就告訴他吧。听着，还有一件事……这兒有人給我出了个主意，我可不知道行不行……就是在我預審的时候，希望我們学校的同学們起來举行抗議示威。你認为这怎么样？"

"我不知道。我可覺得这样做有点太过火了，不很合法。可是我一定轉告赫冈。你还要跟爸說話嗎？我想我們的会談时間已經快完了。"

"要，还要跟他說几句話。"

"孩子，祝你一切順利。你知道我的意思的。"

"知道，謝謝你。"

"永远挺起胸脯來……实在太膩煩的时候，就自己背背詩呀什么的。"

"沒問題，甭为我担心。傑甫，謝謝你給我帮了不少的忙。"

"別廢話啦，孩子。"他急急忙忙朝慧依笑了一笑，接着他父親的臉又出现了。

"慧依，我的孩子……傑甫曾同我說过的一件事，真叫我耽心。要是預審的时候情形并不好，那个白人不肯給你撑腰，那你

就得仔細想想，愼重从事。硬拿腦袋往牆上撞是一点用处也沒有的。除非万不得已，你可不能寧可冒險去坐五年監，孩子，要那样做，你簡直是發癡了。”

“是呀，爸，我真差不多要那么干了。我总耐心地等着看結果究竟怎样吧，呃？”

“就这样吧，我們不能再停留下去了。”他父親頓了一頓，在一剎那間，他終于控制不住自己了。他的嘴唇哆嗦着，深褐色的眼珠上蒙上了一層淚水，他說不出話來了。但接着他一挺腰板，好象忽然高了許多似的，态度又变得堅定起來。“你是一个好孩子，慧依。毫無問題，你不是一个懦弱無用的人。不管这事結果怎样，我知道我們一定会因为你处事得当而感到驕傲的。”

說完，他就走了。慧依把他的头貼在走廊的牆上，尽情体会他年輕的心灵所感受到的一切——無条件、無保留地被自己家里的人所鍾爱着，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忽然，他听到了看守从門口叫他的声音。“第三号会客間……你不是談完話了嗎？”

他挺起身子，走了出去。

“我沒事兒了！什么事也沒有，你会看不見我啦！”当牢房的看守把強尼·罗特尔放進監房來的时候，他高兴地喊着。

“安靜点，”看守忍气地說，“你說什么？”

“官司贏啦，他媽的！法官剛才宣判。今天下午，要不就是明天，我就可以自由了。”

“当真呀，”看守微感兴趣地回答，“那可太好了。”

罗特尔兩眼閃着亮，激动得整个身体都在打战，一口气跑進了头一間囚室——一〇二号里去，埃迪·奎恩正在那里睡午覚呢。罗特尔在他胳臂上捏了一把，立刻就把这个消息告訴了他。奎恩

脸上閃着光彩，不顾一切地大声欢叫起来，惹得看守叫喊說："你們俩在那边給我安静点！你們是怎么回事呀？"奎恩馬上跑到門旁，把头伸出去說："对不起，克拉夫特先生。我們更知道小心一些了。"說完，他一跳回到罗特尔身边，一个劲兒跟他握手，拍打着他的脊背，并請他把詳細經过講一講。过了一下，这兩个人就走过甬道，把这消息講給大家。沒有一个人听了这消息不喜笑顏开的，因为坐監的人誰都願意看見别人被释放出去……可是，包括象埃迪·奎恩这样的好朋友在內，也沒有誰心里不感到悲伤和嫉妒的。奎恩心里想："再过兩年零四个月，我才能象他这样完全沒事。啊，天哪！"可是，他还是跟在罗特尔的后頭，大声說："你的孩子們不知該多高兴啦，对不对，強尼？馬上可以回家的这种滋味一定是美極了。"

"美極了？"罗特尔快乐地回答說，"这几个字可太不够啦。"

一个人听到这样的好消息的时候，可是不多的，在他們走过去之后，監房里馬上就响起一片嘈嘈的談話声。有的人在閒談着这件事，有的人在歎息着，这天下午似乎既令人觉得輕松，又令人觉得沉重。但自然不要好久一切又恢复了常态。

克拉夫特先生喊了一声："下地兒的，"接着，当奎恩答应了一声之后，他馬上就說："娛乐时間到了！把他們攆出來。离开以前要他們把監房打扫好。"

奎恩点点头，沿着过道走过去，兩手攏着嘴大声喊道："娛乐时間啦！把你們的監房打扫干净！把你們的床舖整理好。要上去的都出來。今天不理髮。"他把头探進一〇八号囚室，向卡罗來納的貝尔說："用你的毯子把枕头盖上。这么一点事也会有人向上面报告的。"

"是嗎？謝謝你告訴我。"

"喂，理髮师傅，今天理髮嗎？"有人从一一〇号囚室叫喚着。

"剛才你沒听見我說不理嗎？"

"怎么啦，你們的工会号召罢工了嗎？"

"有約会，要出去游泳哩。"

这層牢房所有囚室的門，發出一陣鋼鉄互相撞击的巨大鏗鏘声，跟着一齐打开了。

"要去的都出來！"強尼·罗特尔快乐地喊，"誰要不出來就还得鎖起來！"

人們开始列隊。

在死囚牢那層牢房里，瘋迈克尖声地破口大罵："操他娘的！把全世界都給燒光吧，把它炸燬了吧！"

"得先等我喝个酩酊大醉再說，"奎恩嚷着回答。第一層牢房的人都大笑起來。

"把它燒光——"瘋迈克的尖嗓子还在喊着。

隊伍开始往前挪动。

第十二章

街头和田野中的智慧

十月天下午一点十五分的时候，監獄里的娛乐室却热得象火箱一样。有些精力較足的人在來往散步，有几个人在玩牌，而大多数的人都坐在那里抽烟。

不过所有的人都在談話。娛乐时間不僅使大家能离开囚室松一口气，同时，也可以使他們暫时离开一下同室的难友。在这里，第一層和第三層牢房里的白种犯人完全混在一起了，一个人可以

有机会向一个从來沒有見过面的人講一講自己心里的話，或者从其他的人的談話中学些見識。所有的人都回味着彼此的生活經驗，爭辯着一些法律上的問題，互相交談着一些眞实的、誇張的或者虛構的故事。在一个大家所熟悉的監房座談会中，不管大家是出于热情或願望、出于無知或諷刺，都在談講着各自所知道的从街头或田野中听來的富有智慧的言行。

有时，如果一个人需要向他所能信任的一个朋友談講自己的心事，那他們就会私聚在一起，低声地談着。埃迪·奎恩就是这样在和他的老朋友和酒友布朗尼·卡瑞拉談着話，卡瑞拉是因为一点很小的过失被关到監牢里來的。奎恩說，"我現在正坐在一个滑車上，布朗尼；我已經控制不了这只滑車的輪子了。"

卡瑞拉："別想这些啦。你不过是暫时受到一点委屈罢了。"

奎恩："不，不是这样，我現在已經明白了，布朗尼。三年徒刑实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卡瑞拉："对，对，这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

奎恩："你和我是不同的，懂嗎？你一共被关过几次——兩次是嗎？"

卡瑞拉："这是第三次了。"

奎恩："我正是这意思。你每隔很久之后才來一次这种違法的行为，那是沒有关系的。你能够控制自己，你不象我一样一喝醉酒就跑到各百貨公司偷东西。我过去并不是这样的，布朗尼，但我用不着跟自己撒謊——现在却是变成这样了。我实在得找个医生治一治。"

卡瑞拉："可你听我說，埃迪——如果頭別局不听从你的請求，把你轉移到丹巴立去，那你將怎么办？"

奎恩："我知道他們一定会的！这样做对他們有無限的好处

——这可以使他們对联邦监獄制度作一个很好的宣傳。不管怎样，他們一定要把我們轉移到别的地方去，不是嗎？”

任何两个老朋友都可以这样聚挨着坐在一起，低声地談講着。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大家的談話并沒有什么必須保守秘密的。这时那种談話就几乎近于哲学討論了。

談工作：

克博尔·德夫：“我十二歲的时候就在俄亥俄烟煤礦坑里工作，我喜欢礦坑里的生活。我实在願意長期在那里做下去，不过当我四十歲的时候，我得了煤礦工人的气喘病，因此就不得不离开了。”

奥薩·多梯：“你的話真使我好笑。自从我的一个朋友被礦坑塌下來压死以后，我就离开了礦上，而且老兄，我一輩子也不要再回去了。不管怎么說——一个普通人要是規規矩矩地做工，那他是永远沒有好日子过的。你累得骨断筋折地工作了四十年，結果，却只落得進貧民院了事。”

德夫：“我情願進貧民院，总比到这里來好。”

乔治·紐柏利：“你还这样說！我过去从來沒有進过監牢。將來也不会再進監牢了。”

多梯：“你是为什么被关進來的？”

紐柏利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說：“我是一个房屋油漆工人。因为一时沒有工作可作，我就开始領一点失業保險金过日子。后來我的鄰居重修他自己的房子，我借这个机会，在他那里工作了两个禮拜，但我繼續領着保險金。我不知道他們是怎么他媽的知道了这件事的。我想一定是我們街上有誰跟我搗鬼。”

德夫忽然大笑起來：“讓我們拉拉手吧，朋友，我給关進來的原因正和你完完全全一样。我是一个泥水匠。”

纽柏利："真的么？你說这法律不是他媽的混蛋嗎？这是我們的保險金，是我們付出去的錢，但因为我收回了一点保險金，他們竟判我三个月徒刑。"

多檩："我剛才不是这么說么？一个普通人要是規規矩矩地做工永远也得不到好处的。你从沒有看見一个銀行家被关到这里边來，是不是？你以为他們不是比誰都偷得更凶么？"

談刺在身上的花紋：

保尔·卡斯太洛："我在夏威夷看見一个女人，渾身上下沒有一个地方不是刺着花紋。"

傑义·斯宾塞："我認識一个黑人朋友，他身上刺着一条人蛇，那蛇弯弯曲曲地把他的脊背同肚子都纏滿了。"

赫柏特·費夫："我說了也許你們不相信，我的确在里芬維尔斯看到一个家伙，他在他那玩藝上刺着一条獵狗。"

越說兴致越高，这些人一个个都卷起自己的袖子，解开自己的襯衣，讓人家看看自己身上的花紋。

談自由：

因为明火执杖跑到人家去意圖搶劫而被判十年徒刑的荷尔·拉夫雷斯說："強尼，你如果能够出獄，第一天晚上你預备吃些什么？"

罗特尔："碰上我老婆給我做他媽的什么，我就吃什么。不管是什么吧，那味道一定好的不得了。"

拉夫雷斯："我对出獄后的第一餐飯已經計划得很好了，但那是你絕想不到的，我要吃的不是猪排那类的东西。我要吃一頓牡犡同橘子水，我能吃的就是这个，其他什么也不要。"

因为伪造鈔票被判了十五年徒刑的阿伯特·多德遜："这事兒不真是很奇怪嗎，一个人將來可以有許多年热鬧的日子过，现在

就整天想着他出獄后的第一餐飯？人的头腦眞是可笑極了。”

拉夫雷斯："我倒要問，一个人为什么要干違法的事？我們也知道早晚会犯案的。”

多德逊："我可并不知道。我想我已經做的很嚴密，他們不会逮住我，三个礼拜搞到六千多塊錢，孩子，我那时可眞神气。”

罗竹尔开心地大笑着："錢，錢！正象我常常說的——絕大多数的罪犯們所以成为罪犯，就因为他們生來就窮。”

一边在水汀地上散步，一边談論農場上的事：

卡罗來納的貝尔："我看你連騾子都不認識。”

洛阿佐的維特："我認是認得太清楚了，可是自己从來沒有过。”

貝尔："騾子比馬可漂亮多了，兩个簡直不能比。”

維特："可能是这样。”

貝尔："騾子比馬能做活，吃东西又少。”

維特："这个我不和你抬槓。”

貝尔："騾子热的时候并不要喝很多水，馬可喝得多。騾子吃东西决不会吃得撑坏自己，馬却顧不了那一套。”

維特："这个我也不和你抬槓。”

貝尔："如果一匹騾子走到一堆帶刺的鉄絲里边去了，它会举起脚來慢慢地走出來。但一匹馬却就要东竄西竄，不搞得滿身稀爛不止。”

維特："是的，我自己也見过这种事。”

貝尔："那么你他媽的为什么要和我爭辯說馬好呢？”

維特："除了这些，一匹騾子还能干嗎？一匹倒霉的騾子会耐心地等一年，瞅一个机会等你不注意的时候踢你一脚，把你給踢死。我还是寧願要馬。”

談經济：

湯姆·麥克皮克尽量想法忘掉自己的苦惱說："你有沒有想到过，如果天下沒有許許多多的窮人，就不可能有富人？"

从前在美國財政部做过职員的乔治·崔斯勒："你这話怎么講？每一个人都同样有發財的机会。"

麥克皮克："不，滿不是那么回事。比方說，現在有一个人有一个帽厂，他的錢是怎么賺來的？"

崔斯勒："从他賣出的貨物上賺來的。"

麥克皮克："对。可是如果他化兩塊錢做一頂帽子，他一定要賣兩塊五或者三塊，是不是？"

崔斯勒："当然。他从消費者手里賺到利潤。"

麥克皮克："对。但誰是消費者？他們大多数是工人，是不是？"

崔斯勒："当然。"

麥克皮克："誰給他們工錢？"

崔斯勒："他們做工地方的老板。"

麥克皮克："和那帽厂老板一类的人，对不对？"

崔斯勒："是啊，那又怎么？"

麥克皮克："那就是說老板給工人的錢比他賣掉帽子所賺的錢要少得多，对不对？所有的工厂老板都是这样的，你說不是嗎？"

崔斯勒："当然是呀。这样他們才能够賺到錢啊。"

麥克皮克高兴地說："你这話証明了我說的一点也不錯。为使某些人發財，其他的人的收入就必須減少。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窮人的道理。如果不使別人窮，你就得不到利潤。"

崔斯勒："这眞是瘋話。这是完全說不通的。"

麦克皮克："什么地方不通？"

崔斯勒："我不知道，反正不通就是了。"

談政治：

厄尔·荷尔孔："我想兩年之內就会有一次新的战爭。"

拉瑞·屈蘭特："你說的什么鬼話，你这家伙？我們剛剛打完了一次仗，我剛剛才从軍隊里出來。"

荷尔孔："兩个月前你听見过邱吉尔的談話沒有？我們必須打垮俄國人。"

屈蘭特："也許他必須打垮他們，但那可不关我的事。老弟，如果再來一次战爭，我就得跑到山里头去。我曾在德國呆过，我看見过他們的坦克，那可眞可以吓死人。"

荷尔孔："我們有原子彈，他們却沒有。只要兩个礼拜我們就可以把他們完全打垮。"

屈蘭特："你打垮他們，好，伙計。我将在山上看着。"

犯人們就这样談講着；有时，隨便說几句；有时，說得津津有味；有时，帶着無比煩惱神情。但当他們态度十分嚴肅的时候，他們的談話准不免牽涉到監牢和感化院，警察和法官，審判和定案。在这个地方，彼此不相識的人也会忽然感到一种親友的关系，大家都共有一种建立在鉄窗和幽禁的基礎上的、人为的然而極其強烈的兄弟般的感情。

強尼·罗特尔："正义？当然沒有什么任何人都能同样享受的正义。在我們这个城市里，誰要到人家家里去搶劫，判十年徒刑。可是在北卡罗來納他就得被送進毒气室。那就是正义嗎？"

荷尔·拉夫雷斯帶着無限的羨慕說："你还在这里嘮叨些什么呢，強尼？你馬上就要出去了。"

罗特尔："我是这里唯一受到公正处理的一个人。但不公正的

情况該發生过多少次呀？”

奥薩·多梯：“我的天啊，伙計們，在納西維尔有一个和我在一起工作的黑人朋友，他因为偷了一罐香烟，法官竟判了他四十年徒刑。我要是撒謊叫我馬上死。”

罗特尔：“这种案子在我看來并沒什么奇怪。有很多法官都跟攔路搶劫的強盜們勾結起來坐地分贓。”

拉瑞·麥可米克：“一个人可以保释，另外一个人就不可以，这算什么正义？这是冷酷的有錢才灵的正义；如果你有錢，你就可以買到你的自由。”

厄尼·尼可斯：“还有这种事怎么說，唉？他們为着一件只能判我三个月徒刑的案子，就把我关在这里关了三个月，要我听候審判。所以现在我一共得坐六个月，头三个月是白坐不算数的。他媽的，他們告訴你說，審問日程已經排滿了，或者說处理你案子的法官正在休假——但不管怎么說，这时你却得在監牢里呆着，你能不嗎？”

罗特尔忽然很激动地說：“你說的真不錯。因为我拿不出二万塊錢的保釋金，他們要我在这里坐四个月。但現在他們却說这件事完全弄錯了。”

拉瑞·屈蘭特：“如果任何人真想知道正义是什么样子，那就看看我吧。五个月以前我离开了軍隊。休息了一个月之后，我就开始尋找工作。我听見人說華盛頓城有很多建筑工程在進行着，我于是就跑到那边去，因为我是一个做鉄活的工人。到这里來的第一个晚上，我走过一个汽油站附近，就听到槍声。我剛走到油站旁边的路上去的时候，看見有三个人跑出來。他們跳進一輛汽車里去，但我記住了車号，并且仔細看了他們几眼。我立刻走到大街上喊警察。后來我才知道那几个家伙是一个名叫‘假鼻隊’的

強盗組織中的人。警察逮捕了他們，但那几个家伙請出來一个大律师，并且有的是錢，可以請求保釋。一天之內他們就被保釋出去了。但警察却告訴我，他們需要我做一个有效的証人，他們要把那一堆強盗全捉住，他們不願意我在街上乱走，或者叫人給暗殺掉。因此，他們要我出一万塊錢的保釋金，为了等待別人受審判，我在这里呆了兩个月了。”

荷尔·拉夫雷斯憤恨地說：“你这叫活該，你这个傻东西，你干嗎管他們那些事？任何一个帮警察忙的人，受罰都是活該。”

他們就这样談着度过他們这一段的娛乐时間，消磨掉一小部分漫長的日子。

湯姆·麥克皮克，从这一羣人走到那一羣人中，听着他們講話，有机会时自己也說几句，但心里却始終非常煩惱。現在連他自己都沒有注意到，他不知不觉地已經得出來一个結論：那就是，他在鉄窗里面所度过的时刻以及他現在在娛乐間所進行的这些談話都慢慢地、無可挽回地使他离开慧依·威尔遜愈來越远了。整个問題就是，他不願意遭受被判徒刑的危險，僅僅想到他有被判徒刑的可能就会使他不寒而慄。他有自己的良心，他有和难友們休戚相关的感情，他也有羞恶之心，但这些东西在这用鋼鉄、鉄絲網和石头作成的牢籠里都已經慢慢在消失了。他的思想現在始終是朝着一个方向活动——那就是，他实在受够了。第一，这并不是他所願意進行的什么战斗。这也不象他在工会里所参加的斗爭，在那种斗爭中他可以不管結果如何仍然堅持到底。这不过只是一个种族歧视的問題，这个問題已經是和美國这个國家一样的古老了，因此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內把它解決掉。因此，湯姆·麥克皮克实在沒有必要为这个去坐牢。

然而，麥克皮克尽管这样想，他仍然为了慧依·威尔遜的事感到煩惱不安，感到極不舒服。同时，午飯时的爭鬧和慧依应該受到处罰的事实也多少使他重又感到什么事兒都不对勁。他曾經想用尽量和别人談話的办法使自己忘掉那些事，但結果并不很成功。他在那一層監房里到处閒逛着，有时注意听听别人关于正义問題的热烈的討論；接着他忽然借一个机会問了罗特尔一个問題：

"伙計，你想在午飯时候打架的兩个人將受到什么样的处分？"

"坐黑牢。"

"什么叫黑牢？"

罗特尔向他解釋黑牢是什么样的情形，麥克皮克皺了一下眉头說道："听你說那可眞叫人够受了。"

"并不是什么舒服事，啊，"罗特尔表示同意說。

"够受，去你的吧，"奧薩·多梯嗤着鼻子說。"也許你們都根本不知道什么样的生活才眞叫够受呢。我寧可在联邦監獄的黑牢里呆一个礼拜也不願意在納西維尔那个他媽的苦役隊里呆上一天。沒有進过苦役隊的人永远不知道什么叫作够受。"

"天啊！"罗特尔靜靜地說。"这兩种苦我都吃过。"

"苦役隊？"麥克皮克天眞地問。"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听說那时在乔治亞州有那个玩藝，但我以为，这些东西早已消滅了。"

"什么？"多梯問道。"什么？"

这种只有在这些人中才会出現的、忽然爆發的激烈的談話，在这里已經發生了好几次。監牢里的談話一般都是在很平靜的空气中進行的，多梯現在却忽然以極度強烈的热情在講話，他的細長的、象鋼鉄一样結实的身子都因憤怒發起抖來了。

"你最近的这一段日子是在什么地方度过的？在火星上嗎，伙計？"說着他使勁地把褲腿拉上來，并把他的袜子很嚴往下抹到他的鞋边去。在他的脚拐子附近有很寬一圈颜色不正常的皮膚。"你們以为我生下來就这个样子嗎？这是脚鐐磨出來的，我戴了十九个月的脚鐐。第一天他們用鉚釘給我釘上，直到三个礼拜以前我坐完州法院給我判定的徒刑的最后一天的时候，他們才給我取掉。工作戴着它，吃飯戴着它，睡覺也戴着它——兩腿中間是一根三呎長的鐵鍊。"

"我的老天爺，"麦克皮克叫着說，"那就是在納西維尔嗎？"

"在貧民感化院里！"多梯憤怒地回答說"在那里你住在監牢隔壁的一所大房子里。一个礼拜七天，你从早到晚都是吃豆餅。大家成排睡在一起，整个夜里，所有的人都完全用鍊子鎖在一起。床边放着一个臭气薰天的尿桶——你要上尿桶边撒一泡尿还要得到看守的允許。星期天整个一天你得在那个尿桶边坐在一个木箱子上——他們不許你在床上躺一会，不許你玩牌或者干些什么別的。一礼拜中其他的六天你都得工作！"

"啊，这家伙，他还說工作呢！"強尼·罗特尔憤然插嘴說，厭惡地吐出这几个字，罗特尔緊閉着嘴唇，眼睛里冒着火，他現在已不再是那个很幸运的、等待着在几个鐘头之后就去和他的家人相聚的青年了。这时，回想起过去的一切和他所受的創痛，他表現了罗特尔这个長期坐过監牢人的本質。

"我还說工作！"多梯喊叫着說。"他們每天白天拿一輛車把我們裝到城外一个碼头边去，不到黑不讓我們回來。夏天我們一天工作十二小时，冬天也得工作十小时！"

"一天掄着一个十六磅的大鉄錘，"罗特尔說，因为極端的痛苦，他的声音变得完全顯弱無力了。"'快干那个！'看守会对你說。

'我不願意看到你背上和你屁股上的号碼，我也不願意整天看到你那倒霉的臉！'"

"他們逼你工作的那种办法真不是人干得出來的，完全不是人干得出來的！"多梯呼喊着，他的身体在極大的憤怒中發着抖。他是一个年紀不过才二十歲的人，黑色的头髮，黑色的眼睛，長得很端正的臉瘦的可怕，干枯的皮膚簡直是緊綳在他的臉上。"我走進那个感化院的时候是一百八十九磅——但我到这里來經医生檢查体格就只有一百二十四磅了。我曾經看見兩个人在那碼头上当时丢在地上死去。我曾經看見有人在太陽底下晒暈过去，而他們那时却拿水往他身上澆，告訴他赶快起來干活，要不，他們就要拿繩子把他拴起來。你們任何一个人也不会忍心用他們对付我們的办法去对付一条狗！"

当多梯开始講这一段話的时候，只有五个人站在他的身边。但現在全層牢房的犯人几乎有一半都聚到这里來了。他們大多数只是靜靜地听着；但有一些人也曾經受过監獄中类似的苦痛，現在便开始帶着憤恨的情緒想着自己的經驗，忽然間，这些人似乎都变成了希臘古典剧中的演員、評剧人和观众，他們由于一种共同的感情完全团結起來了，他們全在想着自己的淒慘悲痛的命运和如何报复的問題。

"你們知道当我每天早晨醒來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嗎？"多梯对那一堆人問道。"我心里想，'今天一定有某一个可憐的人第一天过着納西維尔苦役隊的生活——求上帝帮助他，求上帝憐憫他吧，如果天上真有上帝，請他睁开眼向下界望一望吧！'"如果这种情緒在另一个人的嘴里表現出來，他也許会不禁声淚俱下，但多梯的眞实的感情是無可怀疑的。"我在碼头上工作的头一天，一个看守对我說，'嘿，伙計，你这样使鍬的办法是不对的。'"

了三个鐘头之后，我就感觉累極了，因为我已經过过了兩年比較舒服的生活，我有时就不得不拿着鍬慢慢地挖几下。'你这样挖，'看守和我說。他拿起鍬來往車里鏟土，照他那个快勁，只有找他媽的一个机器來，也許能一气干十二小时。我照他的办法开始工作。我尽量快的鏟着，直到我差不多都要倒下去了。我兩手都磨出了像杏子一样大的血泡。一个鐘头之后，他又跑到我的身边來了。'看样子我还得教你一回，'他对我說，裝出很客气的样子。他从我的手里把鍬夺过去，接着就啪的一下向我臉上打过來——打得我暈死过去了。那就是他們在苦役隊里对付人的办法。你們瞧，你們还可以看見我臉上的伤疤。"

人羣中有一个很低沉的声音喊叫道："老天，他說的一点也不錯！我在乔治亞苦役隊里呆过九十天。我親眼看到在那倒霉的地方發生的一些事情，那真是上帝自己也不忍看的。"

另外一个声音說："但也有好一些的地方。我在弗吉尼亞坐过監牢。你生活苦，吃的也苦，但他們却不拿鍊子拴你或者打你。"

"当然，"強尼·罗特尔大声說，"甚至在一个州里也有各种不同的監獄。但我們談的是那些最可怕的地方，那正是我們所要談的問題。"

"伙計，一点不錯，"那个低沉的声音又接着說。"拿手槍把打人，拿長槍槍托打人，用他們手里拿着的包着鉄皮的胡桃棍打人，我都見过。他們就是要你用非人所能的速度來工作，从这里面撈到錢的是監工。願上帝保佑那些現在还在那里工作的人們吧。"

"如果你病了，不能工作了怎么样呢？"多梯大声說。"在納西維尔，他們的办法是把你送回住房去，用一根鍊子把你鎖在柱子上，叫你在一个地方，一动也不动地站上十二小时。你从來站在一个地方不动，站过那么久么？"

"在納西維尔他們对付你的办法就只是这样嗎？"罗特尔憤怒地問。"我在北卡罗來納的一个苦役隊里呆过十九个月。如果你对那里的看守回一句嘴，或者弄坏一件工具，或者作了任何一件他們認为你不应該作的事——包括生病在内——你看他們怎么对付你。我曾經看到他們把一个人的头髮剃光，把他的衣服全剝光，然后在他的身上塗滿一層糖漿。这样之后，他們拴起他的兩只胳臂把他吊在一个树枝上，讓蒼蝇全集到他身上去吃糖，就这样一吊吊上七十二个小时。我还看見他們几个人抬着一个人往地上摔，摔完之后又拿馬鞭抽他，抽到他半死为止。我还看見他們鞭打一个黑人，头一鞭就死劲地打，把他的皮給打开，血濺起來有我的肩膀这么高。我听着他喊叫，一直到我……"

罗特尔忽然沉默下來，其他的人也都靜靜的，一句話沒有說。裘納斯先生，一个相当年輕的、样子長得很漂亮的獄官，也站在这一羣人的旁边，手里拿着一叠信。大家都沒有注意到他，但他已經在那里听了很久了。现在他看見大家的臉都轉向他，便帶着幽默的語气，安靜地說，"你們都听到他的話了！你們现在都在联邦監獄里，应該算是幸运了——我也一样。现在我們來分信件吧。"

"联邦監獄里有什么好处呢？"人羣中有一个声音問道，有些人听着大声地笑了。

"罗依·基迪，"裘納斯先生喊道，完全沒有注意那人所講的話，"保尔·莫西斯……厄尔·荷尔孔……"

人們都靜靜地等着喊自己的名字。那穌受苦記巳經演完了。但大家並沒有忘掉它，过一陣，他們还会再演的。明天也許会談縣監獄的殘酷的可怕的景象，下週也許还会談到匹茲堡的感化院。在这里永远有某些帶着滿是創伤的心的人会大声喊着說，"我親眼

看到在那个倒霉的地方發生的一些事情，那眞是上帝自己也不忍看的。”

單独一人站在那里的湯姆·麥克皮克的心里，只有一种感情使他激动不安——他希望赶快出去。他現在已不再怕便衣警察斯通納來和他見面了；現在他倒希望他來。

伏洛依德·瓦尔尼，正和所有被判長期徒刑的人一样，現在正計算着如何逃跑，他坐在联邦法院的監牢里的一个角落里，嘴上叼着一根已熄滅的香烟，臉色苍白，头腦里却熱得像火燒一样。

各种思想从他的腦子里掠过去，各种主意想來想去都不对。那么多的門，那么多的牆，那么多的鉄欄杆，那么多的看守！每一次当他想出一个計划的时候，实际的困难、無法克服的困难便馬上会自然地在他眼前出現，那时他的思想就慢慢滑進荒唐的幻想中去。由于自己的瘋狂的妄想，他会像作梦一样看到某种奇迹：頓刻間，一切障碍全不存在了，所有的門全都打开了，監牢里的牆壁也全都消失了，但这只是一刹那就过去了！他仍然回到現实中來，回到自己的不幸的遭遇和自己所处的全然無助的境地中來。他仍然不能不面对着那个可怕的、簡直令人無法相信的事实——他，伏洛依德·瓦尔尼至少必須在監牢里住上二十五年。

他孤独地坐着，远远地离开这个地下室中的其他的人，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中。但每次当一个法警推开門的时候，他总忽然驚醒过來，注意看一看——好象通过这样一种和外界的联系，他可以得到从法官或他的律师或上帝那里傳來的神奇的赦免令。又有一次門开的时候，和他同住在一屆牢房的哈尔·裘德進來了，瓦尔尼和每次听到門声的时候一样，先是毫無道理地感到一种希望，接着就是一种痛苦的絕望。但因为他認識裘德，同时他需要

找一个人痛快地談一談，因此便争眼睛望着裘德

从法庭上回來的人，大多数臉色都非常陰沉，只有裘德是滿臉含着勝利的微笑。虽然他被判了兩年徒刑，他却極高兴地向所有的人叫着說，他又幸运地逃过了一关，他的确感到心滿意足。和这里大多数的人不一样，裘德是一个甘心永远做罪犯的人，他毫無悔意地干着犯罪活动，既不感到那样做有什么不对，心里也从不想要做一个老实善良的人。有錢的时候，他就毫無目的地任意胡花；沒有錢了，他就出去当扒手——只要他手指一天还能那么灵巧，他就决定再干一天。因为这个緣故，徒刑对他不过是他的职業上可能遭到的一种不幸的風险，而不是什么意外的災难。他現在已經是五十歲了，曾經在十五个州里面被逮捕过二十三次，而他在監牢里坐的时間一共只不过五年。这一次因为是在一輛擁挤的汽車里偷联邦調查局的一个偵探的錢包被逮着的，他原以为一定会被判長时期徒刑的。兩年的徒刑在他看，实在是太幸运了；在不到十九个月以后他就又可以得到自由，这不过等于是叫他在这里休养休养罢了。

裘德大踏步地在这間屋子里走着，逢人便述說他自己的这种高兴情緒，因为判他罪的是一个女法官，那必然的他会有一套結合着女法官的話來表現自己的高兴。"那法官毫無疑問对我很有意，此外就不会有別的理由了。她因为对我有無限的柔情使她不忍心判我太久的徒刑。像我这样天生一副漂亮臉蛋兒，那总是到处佔便宜的——哈哈！"

不管法官这样判他的罪是为了什么理由，裘德有权利自己作一番解释。的确，他長得很漂亮，他那端正大方的臉形使他頗像一个在事業方面很有成就的人。僅从外表看，沒有人能看出他根本不認識字，他对社会道德的了解几乎和一个孩子差不多，也沒

有人能看出他是出身于一个以剪羊毛为生的家庭；父親死于梅毒性的癱瘓症，兩个妹妹都患着肺病，哥哥因为釀私酒现在还坐在監牢里。他在屋子里面走着，滿腹高兴，逢人便嘮叨："瞧瞧我，伙計們。我真是天生的幸运兒。你們都來我身上摸摸，沾点福气兒。"

一走到瓦尔尼身旁，他双手在膝上一拍表示出滿心关不住的高兴，"喃，伙計——你听見說过我的事嗎？就只判兩年。在我身上摸摸，孩子，我是生就的有福的人。你的罪已經判定了嗎？"

瓦尔尼点点头。

"你判了多少年？"

瓦尔尼含含糊糊地回答了一声。

"到底是多少？"

瓦尔尼声音略大一些，又講了一遍，裴德臉上的笑立刻消失了。他是一个自私而粗鄙的人，但这时，正像一个最殘酷的人在一个將死的人的面前也不免为之动心一样，他对瓦尔尼立刻有了一种嚴肅的尊敬的感覺。他一句話沒有說；如果瓦尔尼回答十年，或者甚至十五年，裴德还会叫喊說，"啊呀，孩子，够你受的，我看你得討一个老婆在監牢里落籍吧。"許多犯人会用各种类似的怪僻、殘酷的幽默話來打趣一个判重刑的人。但对于一个判二十五年徒刑的人那就沒有什么話可說了，沒法开玩笑，也沒法給他什么安慰。

他沉默地在瓦尔尼身边坐下來。他慢慢地卷好一支香烟，拿舌头舐一舐紙边，把它粘起來。他現在心里正想着任何一个人，哪怕是最富于同情心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也会想到的一个問題："眞幸运，这事沒臨到我头上！"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接着喃喃地說，"这眞是够受的，孩子。"瓦尔尼沒有回答。但忽然他轉过

身去，靠在裘德的耳边低声說，“你过去曾坐过监沒有，乔治亚佬？”

“坐过的，孩子。”

“联邦監狱？”

“只是在州監狱里。”

“像我这样的徒刑，他們会把我送到哪兒去——阿克特拉斯？”

“很可能。不过各个大監狱里——比如阿特蘭塔，太拉·阿特……都有判長期徒刑的人。”

瓦尔尼緊張地低声問道，“你想在那些地方一个人有法逃掉嗎？”

裘德噘起自己的嘴唇。“据我所听到的，从來很少有人能逃掉。他們会拿槍把他打死。”

“那在我也不算吃了什么虧。”

“得好好地想一想。”

“时間是我現在僅有的东西。”

“事情是这样的，孩子——那些大監狱都守得嚴極了，眞是連風都不透。你是一个被判長期徒刑的人，他們为了保險，長期徒刑的人都用短繩拴着。他們会無日無夜注意看守着你。”

“但也有人逃出去过，不是嗎？”瓦尔尼憤然問道。

“当然有。不过他們多半跑不远就又被逮住了。据我听說，这里头最大的困难是——一个人不僅要想好怎么逃出去，而且他还得想定了出去以后該怎么辦。同时他还必須外边有人帮他的忙才行。你有什么可以靠得住的親近的人，他会願意冒險帮你的忙嗎？你知道，帮你的忙的人，如果被逮着了，他們就要判他五年徒刑。”

瓦尔尼搖搖头。

“要那么干可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孩子。就算你花兩一年的时間弄清楚了監牢附近的情况，想出了一个計划，就算你爬过了監牢的牆沒有被一槍打死，那你又能怎么样？你身上穿的是囚服。你口袋里沒有一个錢。你沒法找到吃的东西，你只能靠你的兩条腿逃跑。在那些人監牢里每隔二十分鐘他們就要点一次名，所以不可能有多長的时間讓你能跑远一些。他們会派出警察和政府軍隊在大路上截住你。他們会在無綫电里廣播你逃跑的事。他們会叫本郡所有該死的農民們也都拿着火銃在自己的田產附近巡邏。孩子，那可真不是一件容易事。”

瓦尔尼点点头。他的眼睛里露出一种呆滞的無可如何的神情。他把視綫从裴德的身上轉开，望着外面的空間。他們兩人再沒有談什么了。过了一会兒，裴德站起身走开了。

瓦尔尼感到無限孤寂地坐在那里，連他的那些幻想也全破滅了；他坐在那里还听到法官宣判他二十五年到終身徒刑的声音；坐在那里他想着無尽無期的監牢的日子，無尽無期的監牢的时間，想到監牢里的囚食、石头地和石头牆壁；想到囚室中的無数的白天和夜晚；想到那不能忍受的、決無希望滿足的愛的飢渴；想到生活的悲慘可怕的折磨，想到因为每一个明天都和每一个今天沒有任何区别，使他感到的心情上的沉重——他完全明白他实在寧願死去。因此他現在就开始来想这个問題——監牢里的人能有什么办法殺死自己以求得解脫。

在娛乐时間剛过去一半的时候，大家的談話忽然停止了，因为这时西監房的大喇叭中傳来一个命令：

“請大家注意，請大家注意：下面說出名字的兩个人快来見管他們那層牢房的獄官：六四四六四号犯人瑟依·威尔遜……六四

四六四号犯人慧依·威尔逊…… 六四四六二号犯人阿特·巴洛……六四四六二号犯人阿特·巴洛……这兩个人赶快到圓頂大楼办公室來！"

在娛乐間忽然安靜了一会兒之后，埃迪·奎恩大声說，"他們去了——电梯在黑牢那边停下了。"

在一羣坐在地上玩牌的人中，有一个声音憤憤然地喊着說，"我倒希望那个該死的黑鬼在黑牢里坐他一个月！"

"为什么？鬧架的事也不是他先开头的，他根本就不应該受到处罰！"这人是麦克皮克，他說話时也同样很气憤。他这时剛剛走到那边在看他們玩扑克牌。

"你他媽說的什么話？"另外那个人吃了一驚似的恶狠狠地問。这人名字叫佛里，年紀不到三十歲，他是住在第三層牢房里的。"你头上沒有長眼睛嗎？你沒看見那事兒到底是怎么鬧起來的嗎？"他瞪眼望着麦克皮克，儼然帶有審問一个白痴的神气。

"当然我看見了，我还听見了引起这件事情的巴洛所說的那些話。"

"什么話？"

"他对那个黑人乱罵一气，不是嗎？"

"他是什么东西，他就叫他什么东西，那有什么？黑人就是黑人，难道他不是嗎？"

麦克皮克躊躇了一下。他現在已經知道这样爭辯是不会有結果的。然而他很生气，而且他自己也已糾纏在这里面了，由于他心里想要擺脫掉这場官司，他更迫切地感到在这个时候有为慧依·威尔逊辯护的必要。他用一种很尖刻的声調慢慢地說，"我从來不拿一个人皮膚的顏色來判断他是什么样的人。有許多白人我不会讓他進我屋子里去。"

"你喜欢的黑人可多啦，对不对？"另外一个玩牌的人狡猾地插嘴說。

"可能的！我只用我对一个人的認識來評判他，"麥克皮克回答說。

"我操他媽媽的！"佛里大声喊道。"如果有一个黑人把一盤甜菜扔在你的脸上你会怎么办——过去向他道一声謝再去舐舐他的屁眼兒？"

"也許正是这样，"那个狡猾的声音又插嘴說。"也許他就是这么个玩藝兒。"

玩牌的人和另一些看牌的人都大声笑开了。

麥克皮克把他嘴里正嚼的一根火柴棒吐在地上。"多有趣，"他輕蔑地回答了一声。

佛里帶着攻击的、挑战的意思更提高他的声音說，"你并沒有回答我的問題。你想要怎么样？"

佛里的声音是很高的，他那种声調更引起了这所房子中許多人的注意。他們都停止了談話，开始慢慢集中到这几个打扑克的人身边來。

麥克皮克又躊躇了一下，理智和憤怒在他的心中斗爭着。如果他能够不顯出甘認失敗的样子結束这一場談話，他是很願意那样做的。他知道这样來和这些人談論实在是愚蠢。他們都有天生的反黑人的成見，这种成見靠着他們自己的生活經歷也許有改变的可能（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但靠这么一場談話决不能發生任何作用。然而現在当着这么多人，别人既然向他提出了一个問題，他决不能不予回答。

"你們听我說，"他說，"威尔遜和巴洛的爭吵並不是在这里开始的。星期六晚上，巴洛和另外三个白人在街上一个角落里逮住

了威尔逊，想把他弄死。如果你們要知道这个巴洛是多么卑鄙的一个家伙，我可以告訴你們。他拿出一把刀子預备要把威尔逊那孩子的眼睛給戳瞎，后來——"

"我听說的不是这样！"佛里打断了他的話。"我的囚室緊挨着巴洛，这事我听他說得清清楚楚的。"

"不管你从巴洛那里听來的什么，那都是他媽的一派謊話，"麥克皮克大声对他說。"我那时就在那条街上，我親眼看見的。"

"是啊！那我們現在知道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兒了，"佛里譏諷地說。"你和那个黑人孩子是朋友，無怪你拚命为他說話。"

"朋友两个字还不对，"那个狡猾的声音說。"我早跟你說过——这老家伙喜欢黑肉。"

"閉住你的狗嘴，"麥克皮克憤怒地叫道，"我不能讓任何人这样侮辱我。"

"老子就要这样，"佛里忽然象牛一样吼了一声。他跳起來了。这人有六呎多高，腰大身粗，長得象大油桶一样，大約总有二百五十磅。"老子說的話你都得高兴地听着。"他原本离麥克皮克有两米多远，这时更走近几步，臉漲得通紅，把他那牛一样的头向前伸着。

"附近沒有看守，"那个狡猾的声音成心挑逗地說。"跟他干，裘。"

"看在上天的面上，大家撒开手吧，"強尼·罗特尔忽然叫喊着說。"你們这些家伙那么爱打架，还想再找上几年徒刑嗎？"

"管你自己的事吧，朋友，"在場的另外一个人說。"这兒附近沒有看守，讓他們打吧。快上，佛里，好好揍那个雜种一頓。"

佛里站着沒有动。为了許多与麥克皮克并不相干的理由，他实在想找一个人揮一通拳头。最好是那个認为他違犯假释条款又

把他送回监狱来的管假释的狱官，那既然不行，现在倒正好可以拿麦克皮克来代替。但佛里过去曾在監牢里呆过，他知道遇上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怎么对付。或者在他們打架的时候沒有一个人看見——要不然，在这样一种許多人在場的情况下，他必須很机灵，讓对方先打头一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佛里仔細想了想后大声說，"天下只有一种比黑人更下賤的东西，那就是你这种自已称自己是白人而去爱黑人的家伙。"

就在这时，奥薩·多梯走上前去站在佛里和麦克皮克的中間。他的身体和佛里一样高，也許体重还赶不上他，但总是一个強大的对手。他非常激动地喊叫着說，"我是西弗吉尼亞的人，我曾經有过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黑人朋友，我在礦坑里和他肩并肩一同做过五年工。他死的时候，我象一个孩子一样哭得什么似的。你要为这个事兒打架，别挑一个比你大二十歲的老头兒。咱倆來比比个兒，你这个王八蛋。"

"看守上楼來了，"埃迪·奎恩說。"赶快散开吧。"

他說的并不是眞話，奎恩所以撒謊并不是由于他爱好和平。他和其他的人一样也很希望好好看一場热鬧。但現在的这一場爭斗，因为牽涉着五六个人，發展下去就可能把大家都卷了進去。这种事是决逃不过看守的注意的，那結果恐怕不会很愉快——兩層牢房的人都可能在一段时間內失掉文娛活动和放風的权利。这个处罰太可怕了，看这么一場热鬧未免不值。

这句謊話是很有效的，几秒鐘之內那一堆人就散开了，玩扑克的又去玩他們的扑克，一切都恢复了常态。当大家發現原來并沒看守走來的时候，那几个要打架的人已經分开手，誰也沒有意思要去重新挑战了。

湯姆·麦克皮克这时已冷靜了一些，他走过去找到奥薩·多

梯說，"謝謝你，朋友。我們不是象那个狗雜种想的那么沒种，但我沒有和他打起來那总是好的。我血压很高，那样的憤怒或者和人动手打架对我是很不好的。"

"天哪！"多梯喊着說，"听到他那些話眞叫我不能忍耐。我知道那些人所以这样，完全是由于他們無知——他們从小时候就学会了鄙視有色人种，而他們根本不知道这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兒——但我对他們那种态度仍感到不能忍受。我所認識的那个黑人眞是一个很不錯的人，他的皮膚的顏色怎样，我根本想都沒想到过。你和一个人整天在一起工作，你自然会眞正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才眞可以算得高貴。"

"你說他已經死啦？"

"煤礦垮下來时压死的，总有兩噸煤塊压在他身上——这种事我眞是一生再也不要見到了。死，我想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但总得死得輕爽一些。可他並不是立刻就死掉了，煤塊只压住他的腰部以下的半截身子。天哪，那景象眞是太可怕了，朋友。我当时象瘋了一样拿着鉄棍去推开压在他身上的煤塊，而他却拚命叫喊着，要我赶快跑开，不要叫再垮下來的煤礦把我也压在下面。"

麥克皮克心里的痛苦的感觉越來越厉害，但他自己也不知为了什么緣故，他問道，"你到底把他救出來了嗎？"

多梯搖了搖头。"沒有办法。五分鐘之后他就死去了。我从此再也沒有到那个可恨的煤礦坑中去过了。"他嘆了一口气，向地上吐了一口痰。

"眞幸运你沒被压着。你当时一定害怕得要死吧？"

"不，"多梯回答說，"我一直也沒有任何害怕的感覚。我那时只想到如何去救我的朋友。"

"是，"麥克皮克呆呆地說，心里仍感到非常痛苦。"我想是那

样的。"

"在那样的时候，一个人就不会想到他自己，"多梯說。"我的經驗就是这样。你那时只想到如何尽你最大的努力。"

"是的，"麦克皮克同意說，接着他就走开了。

准尉斯耐德，已在監牢里服务多年了，他对于派到也这里來受处罰的犯人，都完全抱着一种輕蔑的态度。比方說对于阿特·巴洛，他看了他一眼以后，就肯定他对于这个池需要对付的楞头楞腦的家伙，已徹徹头徹尾地了解了。巴洛应該受到懲罰，这位准尉也准备执行对他的处分，但他却事先武断地肯定說，这种处罰决不能使他有任何改变。

这个准尉对于刑法学上面的問題，并沒有作过什么仔細的思考，但有一个問題常常使他很不安，那就是处罰对于大部分的犯人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当他最初到監獄系統里來工作的時候，对于犯人的待遇那是比现在更嚴厉得多了。看守們手里都拿着棍子，紀律比现在更嚴，伙食比现在更坏，娛乐的时間也比现在更少。一九三〇年的改革实行以后，虽然对于犯人和看守的生活都有了一些改善，但在这位准尉看來，这些改革并沒發生任何的作用。犯罪行为的發生和被关進監獄人数的百分比完全和过去一样，并未減少。这一切只不过說明監獄管理当局采取了一种更巧妙的办法而已。虽然，監獄当局好像在手上戴了一只手套，但它的主要办法仍然是处罰——而处罰仍然不会对犯人發生任何作用。一年接一年，陰森可怖的州監獄里的犯人被放出來后，結果是轉到联邦監獄里去——或者从較为温和一些的联邦監獄放出來而結果又被送進苦役隊中了事。很明顯，这个國家的懲罰机構不能解决犯罪活动的問題，但究竟解决的办法是什么，这位尉官可

并不知道。他也并不十分希望知道。他已經是五十三歲的人了，他現在所关心的是他不到几年之后就可以得到那筆养老金。因此，他担任这个工作的基本原則是：不犯錯誤，按規章办事，永远不要管他那些規章的效果怎样。事实上，尽管那些規章根本不能起任何作用，这位尉官也想不出有什么办法能够加以改善。

"巴洛，"他說，"富尔先生向我报告了午飯时發生的事情。打架是違反規章的。你現在有什么話要說嗎？"

巴洛站在尉官办公桌的前面，富尔就在他的身旁，他半天一句話沒有說，只是拿眼睛看看尉官又看看那看守。他很害怕坐黑牢，但他很不願意对任何人承認这件事，現在他只急切地希望能够使自己的处分減輕到最低限度。

"官長，先生，"他遵照着他的同囚室的难友的建議开始很客气地說，"我的确有几句話要向您說明白，我是要說，先生。这个和我打架的黑人——他就是因为上星期六和我打架被关進來的。这我想您是知道的吧，先生？"

"不知道，而且那和你違犯規章有什么关系呢？"

"可是，我所以被关在这里，只不过是因为我有擾乱治安的嫌疑而已。但那个黑人确有三条罪狀！其中之一就是用致命的武器对別人進行攻击。"

"你听着，"尉官說，"我不是法官，我現在也不是在審查你的案子。我現在所要管的事，只是午飯間發生的問題，此外再沒有別的。"

"但它們是互相关連着的呀，"巴洛以一种悲哀的声調解釋說。"我現在向您說的就是这个，先生。"

"它們有什么关系？"

巴洛急切地开始講述威尔遜和別的被派管伙食的犯人怎样在

吃早飯的时候，故意尽量往他盤里盛飯，怎样在吃午飯的时候故意很快地走过他面前，对他不予理睬——用尽方法使他作出破坏紀律的事。他承認他們作得很成功，他对这件事情感到很抱歉，但这也实在是人之常情。"当一个黑人把一盤甜菜扔到你臉上的时候，"他問道，"那你可有什么办法呢？"

"嗯，是的，"尉官說，"但如果你能够安然不动坐在你的椅子上，那你是更作得漂亮得多了。我对于威尔逊也并不寬恕——他也要因为違犯紀律受到处罰——但你並不能說你那样作是为了自衛或者遭受到損伤你的身体的危險。監牢里的規章不許打架，而你已違犯了这个規章，我沒有任何理由免除你的处分。"

"他媽的，"巴洛立时控制不住自己，大声叫喊着說，"我完全明白你是和那个黑人站在一边。"

斯蔚德准尉的臉馬上紅了。他是一个肥胖的人，服飾很講究，头髮剪得很短，險色和白色的头髮線对比着，顯出和甜菜一样的紅色。他早感覺到这个年輕人如此地低声下气，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鬼花头。这些蛮不講理的家伙們，每到他們因为違犯紀律要受处罰的时候，是什么怪象都作得出來的。"我現在因为你打架罰你坐兩天黑牢，"他声音很平和地說，"同时因为你侮辱官長罰你坐一天黑牢。"

巴洛气得渾身發抖，他喊叫着說，"如果你認为那样就可以叫我舐黑人的屁股，那你便弄錯了。"

"我現在決定罰你坐四天黑牢，"那尉官毫不思索地說。"我劝你赶快閉着你的嘴吧，要不，你是还想多坐几天。"

巴洛的眼睛冒着火，但他却一句話沒有說。

"就这样吧，宮尔先生，"尉官說，"把他帶下去。"他望着他們走出去。当他的办公室的門已关上，只賸下他一个人在那里的

时候，他的怒气就完全消了。对付象巴洛这样的一个下贱的家伙，要想不生气，那是不可能的——但现在这个巴洛已經和其他許多的巴洛混合在一起了，再要生气是完全沒有意义的。他开始去寫他必須寫的一个报告。

从圓型大楼走下兩段鉄楼梯，那里是底層的一个走廊，在这里有一个看守靠着鉄栅杆門坐着，他把兩手交抱着放在他的圓鼓鼓的肚皮上，眼睛閉着。一听到脚步声，他就馬上完全清醒地站起身來，嘴里开始唱着一撮烟管。他年紀將近六十五歲了，样子像漫画中最殘酷的監獄看守——身材很高，塊头很大，松弛的臉皮向下吊着，帶着疤痕的獵狗似的臉上長着一对小眼睛和一張大嘴。实在說，他原是一个和藹可親的人，对于所有的犯人他都滿怀着同情。从年輕的时候他就开始在許多州監獄里担任差事，这么多年的監獄工作，使他有时候觉得自己也变得和犯人一样了。他的名字叫克罗依，不当班的时候，其他的獄官都喊他"爆豆兒"。

富尔先生遞給他一張紙条，上面寫着巴洛的名字和他的編号。他态度很冷酷地說，"你的一位顧客，克罗依先生。四天。"

克罗依先生拿出鑰匙打开了門。他說，"請進，老哥。"巴洛大模大样地走進了黑牢边的走廊，克罗依先生立刻又把門鎖上，跟在他的后面走進去。富尔先生在外边等着。

克罗依先生的工作是很枯燥的，但他这个人的确很喜欢和人談話。因为这个緣故，他立刻开始了一段独白，他的目的一方面为了教導巴洛，一方面为了打破他一天八小时工作中的孤寂無聊。"讓我瞧瞧，老哥，咱們这里一共是七个黑牢，这七个黑牢全都是一模一样的，现在只有一个有人佔着，所以我想我可以讓你坐第七号，七是一个很吉利的数目。"克罗依先生的声音深沉，微帶

喘息，他一边叹息着，一边用一种很死的單調的語調、嘮嘮叨叨地講着。“在这里你一天有三頓飯，那是完全和平常一样的。自然囉，每一頓飯你只能吃兩塊面包，但一个象你这样強壯的年輕人有这些东西就可以活的滿舒服了。”克罗依先生打开了七号黑牢門上的鎖，这門整个是用鋼鉄做成的，只有在齐人的眉毛那么高的地方有一个長方形的挨着沿門的小窗戶。从走廊上照進來的光顯出一个比一般的牢房略小一些的房間，除了在一个角落里有一个洗臉池和一套馬桶外，此外什么东西也沒有了。克罗依点点头，巴洛就走進去了。

“你身上有香烟嗎，老哥？如果你有，請你給我。”

巴洛遞給他一个揉皺了的紙烟盒，里面只賸下不多几枝香烟了。

“火柴有么？”

巴洛陰沉地笑了一笑，遞給他一盒火柴。

“把你的口袋翻过來瞧瞧——这样好叫大家放心。”

巴洛照他的吩咐做了，克罗依先生用他的嘈嘈然低沉的声音和气地說，“每天夜晚我們給你拿一床草垫來好讓你睡觉。医生每天來看你一趟。許多人坐完黑牢出來精神好極了——你这完全用不着發愁的，你現在身上到底还有香烟沒有？”

“你可以搜我的口袋，那还不行嗎？”

“对。現在脫开衣服！”

“为什么？”

“脫掉，老哥。”

巴洛憤怒地解开襯衫的鈕扣。他迅速地但極不愉快地胡乱把襯衫扯下來，拿着它站在那里。

“遞給我，老哥。”

"你要讓我光着身了，呆在这里嗎？"

"决不能，你現在是在联邦監獄里，不是在那些倒霉的州監牢里。但搜查出你所有的全部香烟是我的职責。快給我"

巴洛非常沮丧地把自己的襯衫和他藏在兩只手中的兩包香烟都遞給他了。在吃午飯的时候，他已經知道了他可能要在黑牢里呆几天，他于是拿了兩包香烟塞在他的襯衫底下，別在腰里。

克罗依先生把香烟塞在自己的口袋里，抖了一抖襯衫，然后把它整整齐齐地搭在自己的胳臂上。"現在讓我們再來看看，你这褲子里还有什么鬼沒有，老哥。"

巴洛气呼呼地脫掉自己的長褲子。在他的兩个膝蓋底下，各捆着一条手巾，样子象打的領結一样，疙瘩在前面，后面象捆着一条綳帶。

"害膝蓋瘋，那甭說啦，"克罗依先生溫和地說。"請你都給我吧。"綁在每一个膝蓋下的是他所帶來的第三包和第四包烟卷，这都是他同牢房里慷慨的犯人送給他的。克罗依先生接过香烟來。把手巾抖了一抖說，"你的鞋子里不可能还藏着火柴吧？"

巴洛脫下鞋來。在每一只脚的脚腕处，都藏着一盒已差不多全被压碎的火柴。他把它們拿出來交了过去，克罗依先生拿起他的鞋在地上磕了几下，接着就把巴洛的衣服都扔还他了。他大笑着說，"你要是在你的屁眼兒里还藏着香烟，你尽管抽好了。"

"哼，哼！"巴洛沮丧而憤怒地喃喃着。他开始穿衣服。

"是的，当然，"克罗依先生一边解掉巴洛鞋子上的鞋帶，一边很溫和地說，"这是联邦黑牢，那是和州黑牢不同的，一个人能到这里來应該感謝上帝。你这黑牢是这么干淨，空气也很流通。你不知道，我每曾經見过有些黑牢里面有五六寸深的水，有些里面耗子滿地跑，有些小得叫人站也站不起，躺也躺不下。而在这

里我們甚至連你的衣服都还讓你穿着。你有抽水馬桶，不叫你拿一张报紙做茅坑。水可以尽量喝，不像别的地方一天只能喝到極小的三小杯，你能進联邦監獄这是太幸运了。"他把巴洛的鞋扔在地上。"不許高声喊叫、唱歌或吹口哨，要不，老哥，你在这兒还得多坐几天，不要在牆壁上敲打，不要干任何的事。再見。"

克罗依先生走出來，使勁帶上笨重的鉄門，拿鎖把它鎖上。他迈着平穩的步子走到黑牢進口处，打开那里的門，接着把它鎖上后，他对富尔先生說，"这孩子將來还有得坐牢的日子呢。"說着，他开始从他的口袋里把香烟一包一包地掏出來。"我自己从不抽这个。"

"我也不抽烟的，煤豆兒，"富尔先生說，"但我可以拿去請客。过一会兒我还要帶一个人來。"

他們彼此点点头，富尔先生迈着輕快的脚步走开了。克罗依先生又坐下來。他把一口棕色的烟草汁吐在地上的一个鉄盒里，閉上眼睛，立刻進入了一种迷迷糊糊的狀态中去，他就这样來消磨时光。

斯耐德准尉对于瑟依·威尔逊的材料粗粗地看了一遍，他發現里边頗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威尔逊是一个高級中学高年級的学生，过去从來沒有过因犯罪被捕的記錄。此外，他一方面夜晚上学，一方面还在政府机关里担任职务，这就可以証明他决不是一个品格很坏的人。很顯然，他决不是一个流氓。然而他所受到的控告是以致命的武器对他人進行攻击，这可是一个十分嚴重的罪行，而現在在他進入監牢來的第一天他又和人打起架來。这些事实实在非常矛盾，这使得斯耐德准尉不禁感到很有趣味。

当威尔逊一走進他的办公室的时候，斯耐德准尉覺得他已經

了解了他所以如此的原因。在他的一生中，他已經接触到过許多黑种犯人，他深深相信他們大多数都是因为自己不能適应这个無論怎么說起來究竟是屬于白人的國家，因而受到种种苦难。在斯耐德准尉看來，这并不完全是他們的錯误，但这的实是一个社会問題，如果老是让他們在各种幻想的支配下極力挣扎，这个社会問題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斯耐德准尉在对威尔遜的臉面望了一眼之后——看到他那緊張、驕傲和决不屈服的表情——他就想到他已了解象他这样的一个青年人为什么会在几天之內接連闖出了兩次和白人毆斗的事件。他們中大多数的人对于自己的利益都看得太重了，只要有人隨便說一句对他們表示责难的話，或者使他們感到受了侮辱，那就会產生这样的結果——从另一个意义上說，他实在是一个被关進監牢的守法的黑人孩子。

“威尔遜，”他相当客气地說，“伙食管理員向我报告說，在吃午飯的時候，你曾經拿一些甜菜扔在别人的臉上。你知道在監牢里是不能这样干法的。如果你这样干，就得受到处罰。你現在还有什么話要說嗎？”

“是的，先生，我有几句話要向你說明白。”瑟依略停了一停，清了一清自己的嗓子，極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緒。“我那样作实在是很不对的，对这件事我感到很抱歉。但巴洛那个家伙就是上星期六晚上和別的一羣人一起同我打架，差点兒把我殺死的一个人，而且……”

“我知道你們已經打过架，”斯耐德准尉打断了他的話，“在外边發生的那些事是和我不相干的。你現在只講你到这里來以后發生的情况。”

“在这里，那个家伙也是在和我找碴兒。我在担任开飯工作的时候，他用那一些字眼喊我，隨便哪个人那样喊我，我也不能答

应的。”

“他怎么喊你的？”

“吃午飯的时候，他要甜菜，于是他就喊我‘孩子’。”

“你就为这个把甜菜扔在他臉上嗎？”斯耐德准尉皺着眉头問道。

“不是为这个，但因为那样我就不肯給他添菜。我不是一个孩子，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黑人，我还因为我是一个黑人而感到驕傲呢，我不能允許任何人把我当作下人來对待。”

斯耐德准尉拿手揉了揉自己的臉，接着問道：“但你为什么对他扔甜菜呢？”

“这事兒都是一步一步地引起來的。最初他喊我‘孩子’。后來，因为我不肯給他添菜，他就喊我‘黑鬼’。当我第二次分菜的时候，他又喊我‘孩子’，并且把脚伸在过道里，讓我过不去。而那时这位管理員”——他指着富尔先生說——“却命令我給他添菜。如果他不这样命令我，那什么事也就不会發生了。”这时慧依看見富尔先生臉上立刻顯出來的一种憤恨的表情，但因为他自己感到非常憤怒，所以也就沒有在意。“但我开始遵从命令給巴洛添菜的时候，他又罵我‘操——黑鬼’。在我沒進監牢时任何人这样罵我，我也不会答应。难道進監牢來以后我就应該允許别人这样对待我嗎？这里对待有色人种的規章就是这样的嗎？”

斯耐德准尉嘆了一口气，他已經看到他剛才对于这位青年所做的猜測是很正确的。他極耐心地說，“威尔逊，你是一个很聰明的青年。你应該知道監牢里有各种各样的人，他們会說出各种各样的話。但凡嘴說說是一件事，真去和人打架却是另一件事。是你先动手打起來的。这是在監牢里犯人所能干的最嚴重不过的一件事。”

虽然感到目前最聪明的办法是閉着口不再說下去了，但慧依不願意这样作，于是他又說道，“这个管理員命令我給巴洛添菜。但他为什么不禁止巴洛不要再駡人？他应負的責任就是这样的嗎？”

“啊，天啊，”斯耐德准尉不耐煩地喊叫說，“你現在是在監牢里，威尔逊。不是我把你弄到这里來的，也不是富尔先生把你弄到这里來的，而只是因为你自己和人打架才弄到現在这种情况。可是現在……”

“但是……”

“不要打断我的話。但是現在在这里，因为你覚得受到侮辱，就又和人打起來。难道你准备为了别人說的每一句話，就这么一辈子和人打下去嗎？如果你这样作，將來还有得你坐監牢的日子呢。关他四天黑牢，富尔先生。”

看守富尔把头晃了一下，慧依極力控制住自己臉部的表情，开始向办公室外边走去。

“你听我說，威尔逊，”斯耐德准尉态度更平和地說，“从你的材料里我看得出來，你是極力希望自己能有一番作为。但許多人就是因为太暴躁，为一点事就喜欢發脾气，結果毁掉了自己的一生。你仔細想一想吧。也許从这里面你可以得到一番教訓。”

慧依根本沒有轉过头來，也沒有作任何的回答。过了一会，富尔先生就揮手讓他出去。

斯耐德准尉在寫报告的时候，怀疑讓他坐四天黑牢是不是一个太重的处罰，最后他覚得并不重，这个孩子需要对于生活的实际情况多体驗一些，倒不是黑牢对他有什么好处。

这个看守和这个犯人沉默着走下了兩段楼梯。富尔先生滿懷

通紅，很顯然他在生着气，但慧依理也不理他这一套 他現在只感到斯耐德准尉对他毒的那一套假做关怀的白人的哄騙的言辞使他非常憤怒，他已不能再思想任何其他的事情了。

当他們走到地下室走廊边的时候，克罗依先生又在鉄皮罐里吐了一口痰，他站起身來，从腰帶上拿下那把大鑰匙。富尔先生抑止住憤慨的心情，安靜地說，"四天，爆豆兒，但我眞願意讓他坐一个月 这眞是一个専門給人找麻煩的家伙，他那一張和他的黑屁眼一样的嘴話可多着呢。"

慧依一言不發地站着。他立刻就看出那个看守的态度中隱藏着某种危險。

"眞是这样么？"克罗依先生好奇地問。"他怎么來着？"他打开鉄門推手叫慧依走進去。

"他不喜欢我那对付我自己差事的办法，"富尔先生酸刻地解釋說。他跟着他們走進黑牢的过道里去。

"你也進來嗎？"克罗依先生驚奇地問。"我希望看看这个孩子被鎖進黑牢的样子，"富尔先生解釋說。"他就是一个自以为了不得，自以为很聰明，自以为什么都知道的黑人，我倒要看看当黑牢的門关上的时候，他的臉是什么样子。"

克罗依先生在第四号黑牢門前停下來，他打开那笨重的鉄門，揮手叫慧依進去。慧依眼睛望着富尔先生大踏步地走了進去。各种思想和各种使他恐懼的意念充滿了他的腦子，但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思想是：这个看守現在是正在找个碴兒好好揍他一頓，他是在尽量刺激他讓他做出違反規矩的事。

"你身上帶有香烟沒有？"克罗依先生問道。

慧依搖搖头。

"我得瞧瞧。把衣服脫下來。把你的衣服扔出來。鞋也扔出

來。"

"我身上帶着这个，"慧依沙着嗓子說。他拿出一瓶甘汞藥膏。"这是今天早晨我上医院时他們給我的。"

"給你干嗎的？"

"我在警察分局的时候叫臭虫咬了我一身疙瘩。这是甘汞藥膏。"

克罗依先生打开瓶塞，聞了一聞并挖了一点藥膏擦在自己的手上。接着他点点头把藥瓶退还給他，"这个你可以留着。"他拿起慧依的襯衫。

"一点不錯，先生，"富尔先生滿怀憤怒地說，"这个黑雜种对于監牢管理方面抱怨的話可多啦。他还对斯耐德准尉抱怨說，我的工作干的如何不好。"

"有这种事嗎，"克罗依先生一边檢查着慧依的襯衫，回答說。

"这种黑人我們需要好好地对付他一下，"富尔先生低声暗示着說。"我們得教給他一点礼貌。"

克罗依先生暫时停住了檢查身上的工作。他瞪着眼注視着站在他身旁的那个瘦長的滿臉怒气的管理員。接着，他用他那單調的嘶啞然的声音說："这算不了什么，伙計。"

"我本不很在意，你怎么样？"富尔仍用那种暗示的态度問道。

"來到这里那就是我的責任了，"克罗依先生态度堅决地回答說。"我不能違反我的規章。"

"誰讓你違反呢。"

克罗依先生再沒有說什么，他开始檢查慧依的褲子。过了一会，富尔先生在憤怒中作了一个鬼臉，他拿起慧依的鞋子來开始解掉鞋帶。接着他們又談起話來。"你說这黑雜种長的够多难看。

他們和猴子是沒有多大差别的，不是嗎？給他安上一个尾巴，你就沒法說他和猴子有区别。”

“别这样，好不好？”克罗依先生不耐煩地說。他把襯衣和褲子都扔回給慧依。“把衣服穿起來。现在注意听着：这里的規矩是要安靜。不要說話、吹口哨或唱歌。不要敲打牆壁。你每天三頓飯，一頓是兩片面包，夜晚有一床草墊給你睡觉。把鞋給他，富尔先生。”

“当然。”富尔先生用他的右手的手指拿着那双鞋，把胳臂順着他自己的身子弯过來。他用尽他的力量，出其不意地把鞋向慧依砸去。一只鞋打在他的屁股上，一只打到他的腰上。腰上的那一下是打得很重的。慧依急促地喘了几口气，僵直地站在那里，他一时簡直換不过气來了，被打处的疼痛立刻象火一样延燒到他的腹部和胸部。

“我操的！”克罗依先生勃然大怒地叫喊道。“你这是他媽的干嗎？”

“声音低一点，”富尔先生低声說。“这完全是一个意外。我一不小心鞋子滑出了我的手。”

“放屁！”

“你要去向上面打我的报告嗎，克罗依先生？”

“如果会發生任何問題，我就得洗淸我自己的責任，”克罗依威脅地說。

“不会發生任何問題的。”

“你想他不会向上面說嗎？”

“兩个看守異口同声地另講一套，一个黑人能对上边說什么話。”克罗依先生憤怒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又轉过身去看看慧依，而他现在已能够正常地呼吸了。克罗依先生作了一个手势之后，

关上門並把它鎖上。

"快出去吧，"他对富尔先生說。

"是，"富尔含笑回答說。"这算不了什么，爆豆兒，啊？"

在漆黑的黑牢里，赵依一动也不动地站着。腰部的疼痛已慢慢減輕了。

第十三章

午后的难挨的时刻

下午兩点半鐘，白种犯人的娛乐时間結束了。五十多个人嘩啦啦地湧下鉄楼梯，把他們適間談話的余音（这个誰也不去管了）和一地的烟头都丟在身后。只有一个人还留在那里拿着一把扫帚在收拾打扫。

在一陣大家所熟悉的金屬的响声中，第一層牢房的所有囚室的門同时都打开了。除开十來个参加工作隊的人以外，所有其他的犯人都很快走進了自己的囚房。笨重的門立刻全都関上，轟然一声都搭上鎖，好象有一个巨大無比的鉄鎚刷地一下整个掩住了那一排牢房。粗啞刺耳的回声在牆壁和屋頂之間經久不息地來回震蕩，直冲过豎筒的热呼呼的空間。又过了一陣之后，到处响起了咕咕噥噥的人声和其它一些在牢房里常可以听到的各种各样的响声：水流進水池的声音，从第三層牢房中傳來的因抽烟引起的干咳的声音和拳头敲在牆上的声音（这表明物品交換又开始了）。到兩点五十五分的时候，牢房过道和楼梯已都扫过和擦过了，看守正在清点东西，要弄清楚有沒有一个犯人偸藏一根拖把上的棍子到囚室里去。三点十分，参加工作隊的人洗完淋浴之后，也回

到了自己的囚室。不久大喇叭中播送起流行歌曲的節目，住在西監筒的犯人們都安靜地坐下來消度那午后的难挨的时間。

午后的后半晌常常是使人最感無聊的时刻，而無書可讀的星期一的午后更特別使人覺得沉悶，喇叭中放出的音乐虽可供人消遣，也同样令人厭煩，因为这傳音很坏的房屋使音乐中大部分的声調混合成了一团嘈雜之声 犯人們煩躁不堪地躺在舖位上，欲睡不能，夢想着、希望着，不知为什么事同时又似乎是为了各种事情感到不能忍耐的痛苦。最后，看到几个清早上法庭的人出现在这一排牢房的前門边，被看守放進來，大家都自然而然地被一种关怀的感情激动起來了。

他們一共是七个人，裘德和瓦尔尼是第一層牢房里的，其他五个住第三層牢房。当他們穿过作飯堂的那一排房子走到監筒后边去的时候，囚室的鉄門后面露出了許多面孔，許多声音低低地問："喂——怎么样 - 判了多少年？"他們这样关心并不完全是出于好奇。这里实有一种休戚相关的感情在起着作用，那是使一切身在鉄窗內的人团結一致的一种特别的兄弟般的友情——这友情的基礎不是彼此的热爱和共同的渴望，如参加同一斗爭的人們彼此所怀抱的感情——而是彼此相同的寂寞感、自怨自憐的心情和共同的憤恨。就因为这个緣故，所以当第三層牢房中的犯人回答第一層牢房里的一个素不相識的人說："沒什么，只不过六年徒刑"的时候，这第一層牢房中的人竟会大叫着："运气不好呀，伙計，"并且从心里感到同情。

当上面那層牢房里的五个人在楼梯上消失了的时候，大家的注意就集中在裘德和瓦尔尼的身上了，他們兩人現在正沿着牢房过道走回自己的囚室 裘德的臉上，露着勝利的欣慰之色。在他从区法院坐汽車回來的时候，因为他是同瓦尔尼銬在一起，他究竟

还算很識趣，竭力忍住了欢笑。但一進到牢房里來以后，看到别的犯人的眼睛都望着他，他心里就完全只想着他自己的事了。他高視闊步地走着，样子好象在說："你們瞧瞧我，你們瞧瞧我；"他伸起兩个指头表明他被判的刑期；他在他所走过的每一間囚室的門口都留下了一点他的胜利的余輝。"我本來应該判十年的，結果只撈到了兩年……伙計們，可惜你們沒有看到那女法官为我辯护的情况……生一副漂亮臉蛋兒，是有好处的，朋友們……只要在这里休养休养，我就可以回到街头去了……"

瓦尔尼却始終沉默着。七人中只有他对于第一層牢房中的犯人們的喊叫沒有作任何回答。

从法院里一同回來的人中，也有人被判的年限和瓦尔尼一样長，但他們却和他不一样，有的察一种憤怒的情緒支持着自己，有的則在希望着能够上訴撤銷原判，希望能得到減刑处分，得到赦免……或是某种緩刑。瓦尔尼却既沒有憤怒的感情，也沒有希望可以作为他的支持。他沒有感到憤怒，因为法官对他宣判的时候，他并沒有真正感到驚愕。他的清醒的头腦虽然也曾震動了一下，但很快就过去了。在他的心的深处，他自己几乎都并沒有意識到，他一向总在准备着遭受打击和失敗。现在这个打击既以如此強大的气势來臨了，他心中也沒有什么反抗的情緒，只有一种痛苦的、逆來順受的意念。他的一生就是一幅悲慘的圖画——几乎还在生前便被自己的父親所棄，受尽母親的折磨，而从沒得到她絲毫的关怀；受尽農場主的剝削和欺騙，尝够了孤兒院看护人的毒打和長时期的艰苦寂寞的生活……因而在他看來，这次所受到的徒刑处分，也不过是这幅悲慘圖画的最后一片断而已。在他的一生中，每当他經过不断努力能使自己过着象人的生活的时候，苦难就來到了，这不过是其中的一件事，而且也照过去的方式來

到！不是因为别的，只是由于一个富有的女人对一个富有的人組成的陪審团趣賴了他，而一个富有的法官在早飯到午飯这段期間就判了他二十五年到終身的徒刑。瓦尔尼現在只有一个希望和一个意圖——那就是对这个从未对他表示过善意的世界來一个小小的恶毒的报复；不能叫这个法官、这个女人和这一羣不知姓甚名誰的家伙从他的長期監禁中得到快慰。在过去的几个小时中，他已經進入了一个只有他独自存在的世界。他現在已經远远地离开了其他的一切人；他現在的心境已使任何一个人的同情和鼓励都不可能对他有任何实际意义了。現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他所不能忍受的痛苦，只有一种令他感到窒息的絕望，也只有一个刻不容緩的需要——那就是用毁滅自己的办法來結束自己的痛苦。

強尼·罗特尔正和埃迪·奎恩站在牢房的过道里，他立刻就知道他的同室夥伴一定被判了很重的罪。瓦尔尼的垂头丧气的样子，無神的眼睛和黃得象蠟渣兒似的面色，全表現出了任何人都可以看出的絕望的心情。奎恩低声說："啊，一定是倒了霉了。"罗特尔点了点头。他們靜靜地呆在那里，看着瓦尔尼進入牢房的过道，一步步向他們走來。

"喂，伏洛依德，"罗特尔面色陰沉地說，"你得坐多久？"

瓦尔尼沒有回答，他只是茫然地看了罗特尔一眼，好象不認識罗特尔一样。他走進他們共住的那間囚室，从水池边走过的时候，他飽喝了一頓水。喝完，他靜靜地站在那里，兩眼瞪着手里的那只洋鉄杯。罗特尔和奎恩彼此看了一眼，便跟着他走進去。罗特尔在下鋪上坐下，奎恩却止住步站立在門边。奎恩輕輕地問："判的很坏嗎，老弟？"

瓦尔尼手里仍捏着那只洋鉄杯，坐在牆边的凳子上，皺着眉

看了奎恩一眼，好象他今天是第一次才見到这个人似的。他極煩惱地問了一声："什么？"接着却又說："是呀，坏極了。"

"到底是怎么判决的？"

一陣沉默。瓦尔尼的蠟黄的臉上忽然現出一种不正常的紅光。"二十五年到終身徒刑，"他說，忽然一下子用双手捧着臉。

他的干哭的声音听起來可怕極了。声音并不大，也不是放声痛哭，可是那声音里好象有什么东西使那兩人一听到就希望能立刻从囚室里逃出去。他的哭声不只是悲哀，不只是表現着一种絕望的感情，而是象一个快死的野獸發出的喘息之声。

但这一切很快就过去了，好象他已經再沒有足够的生命力來支持他的这种悲哀。过了很短一段时間之后，他直着身子坐起來，拿大衣袖子揉了揉眼睛，伸手到口袋里去摸香烟。但是，在他把香烟放在嘴边以后，他却忘了拿火去点着它。他坐在那里，瞪着眼望着地。

奎恩以一种他自己都沒有感覺到的真摯的感情說："別發愁，伙計。以前我見到过許多原判長期徒刑的后來都減輕了。你說是不是，強尼？"

"一点不錯。"

"你听見了嗎，伙計？一个法官希望他的名字能在报紙上出現，因此他最初总对犯人判很重的罪。十天之后，他和你的律师私下开个小会，馬上就会把你已判的徒刑減輕一半。"

瓦尔尼始終沒有做声。別人沒法知道他究竟是不是在听他們的話。尽管如此，罗特尔仍很热心地說："就說馬蒂·布雷恩吧，他过去在阿特蘭塔是同我在一起的。他在軍隊里因为开小差和強姦罪被判了六十年徒刑。在他坐了兩年以后，他們就給他減为三十年。在我离开那里以前，再一次減刑，就只剩下十五年了。現

在也許他随时都可以出獄了。”

“别忘啦，你也可以上訴的，”奎恩补充說。

瓦尔尼仍然沒有回答。他們簡直象是在和一个已經死去的人在講話。但不管怎样，奎恩又試探了一次：“你的律师总要去要求減刑吧？”

瓦尔尼皺着眉头，慢慢抬起头來看了他們一眼。“什么？”

“我說——你的律师总得去要求減刑吧？”

“哦，当然要去，”瓦尔尼毫無兴趣地回答說。

大喇叭里的爵士音乐忽然停住了。接着喇叭里傳來命令說：“所有的獄官們——現在开始三点三十五分的一次人数清点，所有的獄官們快清点你們的人数。”接下去又播送着音乐節目。

奎恩很高兴有这个借口可以走开，他喃喃地說：“必須回去点名了，等一会再來看你吧，”說完他立刻就走了。瓦尔尼仍然一句話沒有說，但过了一会之后，当一个看守走过他的囚室向里張望的时候，瓦尔尼似乎神情更緊張起來。他向罗特尔說：“午后的一次点名，是嗎？”說完他立刻站起來，脫掉了自己的衣服。那支沒有点着的烟卷仍然叼在他的嘴上。瓦尔尼似乎为了某种特殊目的，很快就脫得只賸下一条短褲在身上了，罗特尔完全不了解他是什么意思。他的藍色的囚犯服裝还放在他的枕头底下，那是他早晨疊得整整齐齐的放在那里的。他穿上法庭去的那一身衣服，他現在对它們已毫無兴趣，褲子、上衣都乱七八糟地丟在他的舖位上。穿好囚服后，他开始仔細察看着囚室，好象他是第一次看見它一样。当他看到放在牆边桌上的那只洋鐵杯的时候，他又把它拿起來，象剛才一样聚精会神地对它望了半天，接着又把它放下。他又一次仔細地察看这一間囚室，忽然，他从水池上边的雜物架上把他自己的牙刷抓在手中。他皺着眉很注意地对它望了一陣。他

用手指試了試它的韌性。完全沉湎于自己的思想中，他也不管罗特尔那时正在他的身边，就跪下去开始在洋灰地上磨着牙刷把兒。在磨了十几下之后，他又拿起它來看一看。牙刷把兒是用塑膠做的，在他磨了一陣之后已露出了擦損的痕迹。

罗特尔大声地喊着說：“你这是想干什么，伏洛依德？”

瓦尔尼好象吃了一驚似地很快轉过身來。他呆呆地望着他的同室难友。这时他眼睛里露出一种火一样的凶光。这是剛才还沒有的。他凶很狠地說，“不干什么。”說完他就在牆边的椅子上坐下來，背对着囚室的門。他又开始在洋灰地上磨他的牙刷把，这边磨几下又翻过來那边磨几下。

罗特尔站起來走得离他更近一些。他嚴厉地問他說：“你要拿它磨成一个小刀干嘛？”瓦尔尼沒有回答。他吹掉牙刷把上的灰土又繼續磨他的。

“伏洛依德！”

仍然是一片沉默。

罗特尔用手扶着瓦尔尼的肩膀，接着忽然使勁搖他。瓦尔尼滿臉怒气地轉过身來。

“你要拿它磨成个小刀干嘛？”

自从進到囚室里來以后，瓦尔尼現在終于第一次直接和人交談了。他輕輕地說：“強尼，你不要管我，好不好？”

“你得向我說明白。”

“求你看在老天爺的面上，不要管我。”

“我必須要你回答。”

“这是和你完全不相干的事。”

罗特尔扶着他的手臂对他說：“你听啊，伏洛依德——”

瓦尔尼生气地摔开了他的手。“你一定要和我搗蛋嗎，他媽

的，我已經快要發瘋了，你听見沒有？請你給我走开。”

罗特尔仍然站着不动。他很安靜地說：“今天我已經受到了法庭的裁判。他們已經決定不引渡我了。今天午后或者明天，我就可以得到自由了，多半是明天。”

瓦尔尼的臉上露出疑惑不解的神色，好象他刚才听到的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但又完全不可解的消息似的。他一动也不动地坐着，顯然正在竭力集中自己的思想。接着他圓睜着兩眼說：“得到自由？”

“是的。”

在罗特尔的眼中，好象在他面前的这个人的肉体正不断地在萎縮，坐在那里越变越小了。过了一会，瓦尔尼低声說：“那太好了，強尼，”他的声音中透露出無限的羡慕和悲痛，使得罗特尔不禁打了一个寒战。这需要另外一个被判長期徒刑的人才能了解，可是天啊，是的，他是了解的。如果办得到的話，在他被釋放以前，他会把这个消息对瓦尔尼保持秘密的。但現在，这对他危險太大了，瓦尔尼必須了解这一点。

“你听着，老弟，”他直截了当地說，“如果你自殺了，那我会出什么問題呢？人家一定会告我犯了殺人罪。你决不願意这样害我的。”

瓦尔尼睜着一双火辣辣的眼睛望着他，但一句話也沒有說。

“你沒有权利这样坏我的事，”罗特尔仍以一种毫不含糊的态度接着說。但过了一下，他的态度又溫和了一些：“就是为了你自己，你也应該对这件事仔細多想一想。你現在已經昏了头。对一件事你已經想不清了。”

“我想得很清楚，”瓦尔尼啞着嗓子回答說。“我自己要干什么，我心里是有数的。”

"你要有数才怪呢，你听我說，老弟，"罗特尔規劝地說，"一个人随时都可以自殺。你有什么着急的呢？要是下星期法官就減輕你的徒刑，怎么办呢？"

瓦尔尼搖了搖头。"他不会的。"

"在你的律师还沒有和法官交涉以前，你怎么知道呢？"

"我的律师曾經請求法官按最低的处分判决，"瓦尔尼悶悶地說。"联邦檢察官要求判我十年到二十年。可是法官提出的比他們兩个人的都更重。他不会減輕我的处分的，他自己心里早已有数了。"

"但是一个人在沒有肯定完全絕望以前，就不应該放棄希望。何况你还有一个上訴的机会。现在你未免太輕于自暴自棄了，伏洛依德。"

瓦尔尼仍然一句話沒有說。

"还有，朋友，你听着，"罗特尔急切地接着說，"那些大監狱并不象你想象的那么坏。你不能拿这个骯髒破爛的監牢來判断一切。你要能找到一件工作，日子也就好过了。監獄里也有不少供人消遣的东西——星期有一次电影，星期天可以打打球，下下棋，玩玩乒乓。你可以找到一兩个合適的人和他們交朋友。你可以——"罗特尔說到这里忽然停住了。他已發現他自己的話很不中听。瓦尔尼的眼睛已变得茫然無神，他的臉也因絕望变成一片鉄青。他所說的正是他不应該在这个时候講的話。"不管怎样吧，"他忽然又很热情地說，"你沒有权利使我遭到麻煩！一个人不应該这样对待别人。你听見了嗎？"

瓦尔尼慢慢地、呆呆地回答說："你不会遭到什么麻煩的，強尼。我可以等到今天晚上。"

"天呵，那还不是一样不能使我安然無事嗎？"

瓦尔尼犹豫了一会，"你可以說你睡着了。"

"說得眞不錯！那就能够使他們不告我犯殺人罪嗎？伏洛依德，你现在头腦完全昏了，你已經不能思想問題，你的头腦已完全沒有思考能力了。你想，他們發现你死了的时候，我們倆是同被鎖在一間囚室里呀！我过去的罪案是很多的。你想不到他們会怎样來对待这件事情嗎？"

"我可以寫下一封遺書，"瓦尔尼固执地說，"說明白你是無罪的。"

"簡直是胡說！"罗特尔突然喝道。"别叫我拿一封遺書拿我的生命來冒險。就算我可以不被冤屈，他們也会把我扣在这兒几个星期，來对我調查研究。不成，先生，我决不買你的賬。明天我就要回家，和我的家人团聚，什么东西也不能阻撓我！"他的嘴唇無声地动了几下，接着又粗暴地說，"你要宰掉你自己，那原是你自己的事，但大丈夫做事，自做自当。等我出去了以后你再做好了——我明天一定就走了。"

瓦尔尼看着他，又低下头去看看那把牙刷。

"拿給我，"罗特尔說。他伸出他的一只手來。

瓦尔尼猛的一下把牙刷藏到罗特尔够不着的地方。

"你眞他媽的瘋了，"罗特尔大声喊叫着說，"我现在只要走出去告訴管牢房的狗子說你打算要干什么，你知道結果会怎样嗎？你既然这样逼着我，我就得这么干！"

瓦尔尼现出極悲慘的，無可如何的样子低声說："不，強尼，你是我的朋友，你不会这样陷害我的。"

"陷害？你哪兒学來的这个辭兒？"罗特尔粗野地問道，"难道你要叫我站在旁边，等着你把殺人罪加在我的头上嗎？別說啦，你这不够朋友的家伙，如果你还要在那兒磨你的刀子，你看看我

会怎么对付你吧。”

“我沒有要对你做什么不够朋友的事呀，”瓦尔尼抽抽噎噎地說。“我沒有意思給你找麻煩。”他又象剛才一样开始悲痛地、絕望地啜泣起來。“我实在忍受不了，強尼。我不願意再見到明天。也許明天我就沒有勇气这么做了。”

“真对不起，伏洛依德，”罗特尔嚴峻地說，“但我不能不关心我自己的事。我实在沒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你，可你必須帮助我。我馬上就可以得到自由了，我不能讓你阻止住我。”

“我决不願意阻止你得到自由，”瓦尔尼說。“我一定想办法使你不致遭到冤枉。”

“什么办法？”

“我現在还不知道。也許你不等到今天晚上就可以出去了。”

“看样子怕不可能。”

“如果不能使你不遭冤枉，我就决不那么做，強尼。我說話算話！我發誓！”

“那你为什么不能等我走了以后，再磨你的刀子呢？”

“不行，”瓦尔尼帶着很恐懼的样子回答說。“不行！我今天晚上就得了結自己，就在今天晚上。我决不願意再見到明天。但我决不能叫你遭到冤枉。我一定要想出一个办法來。”忽然，好象他內心的憤怒一下爆开了似的，他坐在牆边的凳子上，猛一轉身，把背对着囚室的門。他开始凶猛地在洋灰地上磨他的牙刷把。

“就是为你自己着想，你也不应該想到这件事，”罗特尔不开心地說。“一个人不应該这么輕易地放棄希望。”

瓦尔尼沒有回答。長时間的沉默。

“我現在出去啦，”罗特尔忽然打破沉默說。“从現在到吃晚飯以前，我都呆在外面不進來，如果出了事，我可以証明我不在場。

在我們兩个人夜晚同时被鎖在这間屋子里以前，你必須把你磨的那把刀子給我，要不我就一定去把狗子叫來。我决不能讓你有机会陷害我。你听見沒有？”

瓦尔尼仍然沉默着。罗特尔走了出去。

在吃午飯的时候打架的那兩个年輕人已受到坐黑牢的处分，他們兩个人的黑牢不过相隔几間囚室。这件事情發生以后，他們俩心里都感到非常懊惱，而他俩所以懊惱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差不多也是相同的。这兩个人，年歲差不多，可是在个性方面，在他們所接受的道德标准方面，以及在智力的發展方面却是極不相同的。他們都相信自己是一个具有進取心和自由意志的人，这当然完全是对的。但还有一点也是同样真实的，那就是这兩个出自美國家庭，并在美國的土地上生長的年輕人，对于他們的那已被承認的社会制度都抱有一种不能自已的反抗情緒。

根据監獄管理人員的經驗，一个人將用什么态度來忍受黑牢里的孤独和黑暗，忍受沒有食物的痛苦，是沒有人能够預料的。巴洛和威尔遜兩人，在剛关進黑牢去的个把鐘头內，反应差不多是相同的。他們覚得孤独地关在这望不透的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見，什么也听不見，实在使人忍受不了。奇怪的是，他們的思想可以了解他們自己所处的境地，而他們的感官却还不能接受。他們的眼睛不断地掙扎，要想看見什么东西，他們的耳朵也極力随时在尋找声音。然而，尽管他們所处的环境是那样地異乎尋常，过了一会之后，他們兩个人一样都开始寬下心來了。而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們才开始嘗到黑牢生活的真正苦难。在他們还沒有感覚到飢餓的痛苦以前的几个小时，煩惱和孤独的感覚便已經开始折磨他們了。

巴洛最初是竭力想用入睡的办法來自衛。他在洋灰地上躺下來，把头枕在自己的胳臂上，閉上眼睛。他已十分疲倦，因为他前兩个晚上都沒有睡足——可是使他吃驚的是，他竟怎么也睡不着。他改換一下睡的姿势，可是洋灰地仍照样使他很不舒服，同时他的头腦也始終不得安靜。他發現他自己那时非常緊張和激动，但究竟为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过了一会，他又坐起來，兩手捧着下巴低声地咒駡着。他感到煩惱極了，非常的煩惱。他奇怪其他的人在黑牢里到底是怎么过的？

忽然他感到很渴，他站起來伸着手摸到黑牢的里边去。他找着了洗臉池，把嘴放在水龍头边吸着从里边流出的水。水流的声音給他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他因此連开了几下水龍头。他深深相信他已經發現了一种娛乐的方法。統治黑牢的是無边的沉寂，而他現在找到了一种打破沉寂而不致受到处分的办法。"我有喝水的权利，不是嗎？"如果有看守跑來，他就会这样回答他。

巴洛在黑暗中微笑着，把他的手掌按在水龍头上放水，等待着牢房外边的脚步声音，过了几分鐘之后，沒有听見有人來，他就拉抽水馬桶上的水箱，一連拉了十多次。一会他又去洗臉池边放水，一会兒他又去拉水箱。

忽然他又煩躁不安起來。他想拉开嗓子大声叫，"操你媽，你这些該死的狗子，"并想用手去砸門。但干这种事都需要一定的精力。

他決定散散步。他把他的手指头扶在牆上作为他的向導，就这样在这个漆黑的囚室里轉着圈兒。他在这个很小的地区里走遍了五六次之后，对于这种消遣的方法也感到厭煩了。

他背靠着牆坐下來，兩腿向前直伸着。現在他忽然想到，他所最需要的东西是——一支香烟。他的嘴唇和他的喉嚨迫不及待

地希望尝到抽烟时所尝到的那股火辣辣的香味、他开始喃喃自語地咒骂拿走他的香烟头的那个看守。但过了沒有多久，他又沉默下來。他安靜地坐着，緊握着拳头，咬着牙关。他感觉越來越激动起來。

"他媽的！"他忽然大声咒罵着，"别的那些家伙在黑牢里是怎么过的呢？"他不能講話，他不能吹口哨，他不能唱歌，他不能抽烟、看書或玩兒牌；他当然也不能完全睡觉。还有什么别的混时間的办法呢？

他馬上想到了一个分明很容易想到的答案——一个人必須用思想來使自己忘掉一切。他現在有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回想他过去所有的过得痛快的时候，有趣的笑話和令人兴奋的事情。那就可以使他很舒服地度过这一段时間。

这样对自己教導了一翻之后，巴洛立刻就开始思想起來，但他想的不是过去的过得痛快的时候或有趣的事情，却是他的生活中極不愉快和極痛苦的一个方面——他同他的父母的关系。他馬上就感到他心里充滿了憤怒、反感和輕蔑。

他想，他父親眞是一个牛皮大王，一个卑鄙的一味撒謊的家伙！老是吹着，过去在拳击賽中，他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人物，如何差一点得到重量級的拳击冠軍。在他才十一二歲的时候，老头兒的牛皮还吹的滿响——直到有一天，他到圖書館里去翻看过去的旧报紙，才發現这位了不起的拳击家不过只是一个只能來四个回合的初入比賽場的大漢，一个經不起打的沙囊。眞是一个吹牛大王！老是講油桶厂的老板怎么看重他，怎么立刻要升他做工头——啊，那怕不！可是他从來也沒有离开过苦工隊，从沒有一个晚上回來的时候，不是因为糊上一身旧油桶上的油泥，弄得象个黑人一样，而且干了五年，他的每小时的工資才增加了五分錢。

可是天啊，关于他怎么教养他的孩子們，他又吹得多凶啊！有一个星期六晚上，他到傑瑞开的家庭酒店去喝酒，在肚里灌了几加侖啤酒之后，他就狂吹他曾怎样辛苦地劳动來維持他的家庭。可只是他从也沒有拿出一点錢，为他的孩子買一双帶 轆的冰鞋或一双勉強看得上眼的壘球手套，要想从他的身上挤出一杯冰激凌來，那眞得費好大一把劲兒哩。多不要臉的家伙啊！

巴洛在黑暗中做了一个鬼臉，覚得很看不起他父親，比他父親高一等。想到最近同他父親的一次談話，他不禁壓着嗓子格格地笑了。他第一次回到家去呆了十天，原因是他听說，他母親害肺炎躺在床上，父親暂时也沒有工作可作。"天啊，阿特，我眞高兴你回來啦，"他的父親說。"家里的境況眞糟透了。我現在靠一点失業保險金过日子，但实在还不够付診費，医生每來看一次病就要三塊錢，而且藥費又貴的要命。你能帮我一点忙嗎，阿特？"

在巴洛的記憶中，那时候他眞感到快乐極了。那时他才十八歲，他的大廢物父親竟然跪在地上求他帮助。他很可以回答說："告訴你吧，爸，——如果你願意用你喝啤酒的錢付藥費，我就可以負担医生的費用。"——那样就会使他的父親感到高兴。而使他父親更感高兴的是他从他的皮包里拿出兩張五十塊的鈔票，一句話不說就遞了过去。

想到这件事，巴洛又格格地高声笑了。他父親的臉簡直象一匹被人在头上打了一錘的大公牛似的。做兩个星期的工，一星期做四十八小时，那个老廢物也决賺不到那么多的工錢，可以拿回家來。那个了不起的拳击家也許一星期能搬运一万个油桶，但要他动动腦子去搞錢，那他可是一点主意也沒有。

"我的老天爺，你哪兒搞來的这么多錢啊，阿特？"他的父親喊叫着說。

"我不是告訴过你，我找到了一个賣珠宝的职業了嗎？"他那时回答說。"我现在混的挺不錯。"

"眞是啊！"他的父親驚奇地喊叫着。"可这錢沒有什么來路不明吧，阿特？我是說——你幷沒有干什么違法的事吧？"

那时候他多么想告訴老头子說，这錢完全是違法弄來的，告訴他說他賣的不是珠宝而是大麻精——看看他怎么办！那老廢物常常誇嘴說，他虽然从來不很富裕，但他永远过着正当的生活，因此如果告訴他眞話，那眞会叫他受不了的，同时他还可以問他："你也許不打算还我这筆錢吧，嗯？"——那可眞会叫老头子左右为难呢。但他覺得冒那么大的危險來开这么一个玩笑未免不値得，所以他閉着嘴一句話沒有說。后來，正如他所預料到的，那老廢物开始尽献在他面前討好。"告訴我，阿特，你工作的那家公司叫什么名字？……我还要問你，阿特，你怎么不多回家來几趟呢？你知道，这就是你的家呀。"

家！三間失起火來就沒法逃命的臭房子，水池里滿是油虫，牆壁永远都有死臭虫味，毛房就在大廳里，每次去，总有三个人在那里排隊等着——这老廢物还称它是家呢！

"我不能，爸爸。我的职業需要我到处跑，"他回答說。

"但你有时候也常到華盛頓來，不是嗎？"

"不錯，但我有一个朋友有一套房間。我总住在他那里。"

"可是我們很想念你啊，阿特。你不見到我們就一点也不想念嗎？你媽今天早晨还跟我說：'我眞希望能見到阿特。'一个年輕人必須为他自己的事業奔走，这我是知道的，但你不应該象过去这几个月一样，簡直把我們全給忘了。不管怎么說，我們从前也总在尽我們的力量教养你，阿特，我們曾經照顧过你——你似乎也应該多少报答我們一些。"

这眞是天大的笑話！从他能記事的时候起，他所受到的不是責骂就是鞭打，而現在他还应該報答哩。"阿特，你怎么还沒有把窗子擦干淨啦？你答应我要是我給你吃一杯冰激凌，你就立刻去擦窗子的。你这不眞是一个小騙子嗎？难道你要讓我告訴你爸爸嗎？你知道他会怎么对付你的。"

"爸，今天阿特就不肯替我上店里去買些东西。我在廊子里叫他，他竟好象沒有听見我喊似的跑开啦。"

"眞的嗎？"啪地一个耳光！砰地一下拳头！"这也許就能叫你的耳朵警醒点吧，嗯？要你这样的兒子干嘛？"

"爸，一管逃学的督学員今天來过这兒。阿特一整星期都沒有上学了。"

"什么？看不出你这个小东西眞会溜呵？早晨拿着書上学，下午高兴得象只喜鵲似的回家來——天呵，不管我怎么不願意，我也得把你这个溜勁兒从你身上打掉！"

現在孤独地坐在这个隔离的囚室的黑暗中，巴洛象他从前挨打的时候常常感到的一样，帶着失望、痛苦和憤怒的感情渾身發抖。他曾經有多少次發誓說，总有一天他要把他的老头兒好好地揍一顿，讓他到医院里去躺一躺。那一天現在还沒有來到——那老家伙現在还不过四十几歲，壯的象一头牛一样——但总会有那么一天的，总会有的。現在那老廢物已經象一条已上鈎的魚一样在任他擺弄着。他已經用那一百塊錢把他鈎穩了，鈎得眞穩。以后他再也不会一次給他那么多錢。也許每隔一个月回家一趟，讓老头兒餐他窮得要發狂——而那时他却会說，"眞抱歉，爸，因要付新買的一輛汽車的款子，眞把我弄得窮死了，你要覺得不無小补的話，这兒我可以給你一塊錢。"天呵，这样做下去該多有趣；他要繼續耍弄这种手段，直到那个老混蛋完全听他擺布时为止。

巴洛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他感到憤怒和煩惱。他开始时本想回想一些有趣的事情和过去的痛快的日子，而結果他只感到恨不能打人几个耳光。最使他感到厭惡的，也是他对他的父親最不能原諒的一件事，是他父親永远对自己感到滿足的那副样子。滿足于住在他那几間破房子里，滿足于一年接一年干着的他那个臭差事，滿足于每天夜晚回来的时候糊一身油泥，弄得象个黑人一样。有好多次，附近街上的孩子們向他圍攏来，滿臉含着笑，对他俏皮地說……“不开玩笑，阿特，你們一家人有一半是黑人的血統吧，是不是？”但当他把这話轉告他父親的时候，他只听到他父親一声大笑。那老家伙从不知道害羞，他已經完全成了一个老廢物，不知道什么叫做羞恥了。

巴洛又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接着他懊惱地告訴自己說，他原有一些較有趣的事情可以回想回想。他站起身来，拿一只手扶着牆壁，又开始在囚室里轉圈子。

他想到上星期五下午他帶到裘·戴維斯住处去的那个姑娘。他回想起，在他替她脫掉衣服的时候，她躺在床上的那个样子。一想起那个情景，他就兴奋起来。那个小丫头已經給大麻精麻醉成那个样子，她根本不知道他在对她干什么。当她醒过来，看到床單上的血的时候，她哭了一个鐘头。可是后来当他又去打她的主意的时候，她也并沒有說一个不字，而且她还搶先付掉了吃大麻精的錢。他所干的眞是一种呱呱叫的買賣，他那时眞是舒服啊，舒服極了，他可以告訴全世界的人过去的生活是什么滋味！

巴洛停住步不再走了。他忽然产生了一个使他顿时驚得目瞪口呆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压力下，他不禁發起抖来。星期六的晚上，在街上認出那个黑人威尔遜的是他，提議揍这个黑人一頓的也是他。而現在裘·戴維斯已被踢碎了下巴骨，躺在医院里

了——要是裘因为这件事怪他，那將怎么办呢？

巴洛慢慢地蹲下身子坐下去，他的两条腿已麻木得象橡皮一样了。他恐懼得失去了思考的能力。想到可能發生的禍事，他的思想和感情都乱做一团了。他不能离开裘·戴維斯，有如藤蔓不能离开树枝一样，但裘却并不需要他。过去四个月完全是依靠着裘，他每一星期才能賺到一百五十塊錢。同警察局方面的关系是靠裘維持着，跟批發商打交道的也是裘。他們銷貨的地方是裘的住宅。整个这一套却离不开裘——現在要是裘一脚把他踢开，那將怎么办——他那时將落到什么地步？

他会变得苦不堪言，他会什么办法也沒有！他將只是一个找不到任何出路的十九歲的小伙子。騙自己說自己也可以照样搞出一套來，那是沒有用的。他过去还沒有認識到，裘是如何緊緊地把所有的重要环節都抢在自己手里。他們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裘買通了毒品檢查局的便衣警察。因为这样他們才沒有受到突然來臨的搜查，就是要搜查的时候，也有人会事先給他們送个信兒。沒有很好的警察局方面的关系，那是不可能有办法安全地干这种買賣的，特别是你还想在高級中学里推銷这种东西。警察总局二十年來常常跑去調查的是誰的酒店和餐館呢？就是老戴維斯的。而建立起推銷大麻精这个机构的是裘·戴維斯，他根本沒有讓他的老头兒知道这件事。

这就是他的这个極有甜头的小買賣的藏私貨的地方——一切全掌握在裘·戴維斯手中。各方面的关系都靠裘維持，週轉的錢也是他拿出來的。因此如果裘摔开了他，他就全完了。他將从世界的頂点落到毫無办法的地步。他不能象湯姆·菲尼那样傻，賺了几筆大錢，于是就象大人物似的神气了三个月，而結果却在里芬維尔斯給判了十五年徒刑。他也決不願意过着弗瑞底·派尔那

样的生活，他是和他父親一样的又一个大廢物，为了每小时七角五分錢的工錢，一天拿着鋤头和鏟子苦干。在阿特·巴洛看來，那是和坐監一样的坏，那簡直是一种給磨得骨斷筋折的黑奴生活。天呵，一个人能找到象他和裘·戴維斯所有的那种奇妙的关系，一辈子也只有一次……工作輕，錢不斷地流進來，女人只要他要……

巴洛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靠着牆，膝盖縮起來頂着胸口，头向下搭拉着。他感到孤独、恐懼和悲伤，这情景正和他小时候常常受到他母親的处罰，被鎖在黑暗的臥房的壁橱里的时候一样。他气憤地对自己說，如果裘·戴維斯真要那样对不起他，事情也决不能就这样完結，决不行！無論怎么說，搞这一套生意的时候，他也尽过力，他决不能就这样一声不响地听他欺負。裘也許賄賂过城里的警察，但他絕沒有賄賂过联邦法院。只要随便給联邦法院打一个电話，馬上就可以叫裘·戴維斯被押送到阿特蘭塔去。

想到如果有人对不起他，他并不至于完全沒有办法报复，心里頗感到安慰 这种思想使他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也感到自己已变得堅強多了。他以無限的兴趣反复想着这件事，因此他又想到了另外一个問題，那就是，光是威嚇着說他將怎样怎样，那就可能使他的伙友好好想一想。对已經發生的事，裘愛怎么怂恿就怎么怂恿，但他并不是白痴。他一定会懂氣的——他要就是照常同阿特·巴洛一起干，要就是整个放棄那个有甜头的小買賣。

不对，天啦，全不对，巴洛忽然想道，他完全想錯了，这該死的黑牢已使他完全糊涂了。威嚇裘·戴維斯是再坏沒有的办法。裘很机灵，而且他不得不承認，比他自己机灵多了。如果他能想出对付他的办法，裘也一定能想办法來对付他 裘只需要假裝毫無办法地屈服在他的恐嚇之下就行了。那么一兩天之后，当他單

独在一間屋子里搞那一椿買賣的时候，馬上就会有人來搜査，他一定会那样做的。到那时進監牢的將不是裘·戴維斯，而是他阿特·巴洛了。

巴洛站起身來，覺得精神緊張，同时又心煩意乱。拿一只手扶着牆，他又开始在囚室里轉圈子。对香烟的需要使他痛苦極了。他想，要是他能够离开这里到医院里去看看裘，那該多好！他很知道这一切完全是他自己的想象。直到現在，他和裘象親哥兒們一样合作得好極了。他們不僅是生意中的伙伴，他們还是很好的朋友。裘不是自己常說，如果沒有阿特，他就不可能在高級中学里搞他的買賣嗎？第一，裘是他父親餐館里的管白天生意的經理。第二，沒有任何一个二十五歲的人能够在高級中学里推銷大麻精。裘·戴維斯也可以在別的地方銷貨，但目前高級中学校是他所掌握的最好的一个銷售場。回到自己的母校去为这个生意打开場面的却是阿特·巴洛。他同时还打入了鄰近的一些別的学校！哼，哪一个星期不听見裘說他做得太棒了呢？裘之害怕卡尔多佐中学变成一个黑人学校并不下于他，这难道不是眞情嗎？他們討論过这件事，裘派他去尽量找一些孩子參加那場示威。一旦那些黑人掌握了卡尔多佐中学，他們就会讓黑人的大麻精販子搶走这个大好的推銷地，这一点裘和他知道得一样清楚。

那末，他为什么要这样發愁呢？他为什么要这样胡思乱想呢？天下本無事，他偏这样急得滿头大汗。裘是一个很好的人，十分之九他决不会这样出賣一个朋友。現在躺在医院里，他一定比过去更迫切地需要一个合伙的人。就在前兩天他还說过，他們兩个人一定会一天一天的發达起來。搞大麻精生意弄的錢远不如搞海洛英，这一点裘已經有一些計划了。此外搞買賣女人的生意也大有錢賺，而裘在所有他的这些計划中都并沒有撇开他。就在

上星期妥还說："我是老板，阿特，你就是我的經理。只要你跟着我混，我保你前途無量，小伙子，准保你前途無量，"因此有什么理由須要着急呢？为什么这样急的滿身大汗呢？

隔着几間囚室那边，有一个抽水馬桶的水箱嘩啦啦响了一陣，打破了巴洛的沉思。他忽然开始想起了威尔遜。他对自己說，在一般原則上他痛恨一切黑人，而对威尔遜这个家伙則更有一种私人仇恨。他眞非常希望他当初不曾那样害怕，下不下刀子。他一直希望有一个机会在那个黑人的臉上刻上他的名字，但他眞应該干的，是把他的那一双可恶的眼珠給挖出來。

巴洛忽然又坐下了。他又感到黑暗和沉寂对他有無限的压力。他象被他的母親关在那个可咒詛的臥房的壁櫥里的时候一样，觉得煩惱而絕望。"看你还敢不敢对我撒謊。現在你就在这里面呆着等你爸回家來，那时我們再瞧他会怎么对付你。"天哪，他想，当初如果他是在一个孤兒院里討生活，那日子也許还会比那好过些。

"沒有关系，小伙子，你现在的生活已經很好了，"他忽然喃喃地对自己大声說。星期五那天和他在一起的那个姑娘的影子，現在又在他的想象中顯現出來。他伸直身子躺在地上，开始想着关于她的一切。他高兴地告訴他自己說，將來在他的一生中，他可以找到很多象她那样的丫头，不知有多少。阿特·巴洛將來的生活一定美好極了。他已經走上了幸福的道路。他要沿着这条路前進，讓那些傻瓜和廢物都滚他媽的蛋吧。

他現在实在疲倦了，他慢慢進入了睡鄉。

慧依·威尔遜和巴洛隔着三个囚室。那兩个看守离开他已經有一个多鐘头了，但慧依的憤怒現在才剛剛压下去了一点。小肚

子上挨打所引起的肉体的痛苦几分鐘之后就过去了，但他心上的悲痛和愤怒却并沒有消失。慧依似乎有一种他無法表現出來的強烈的感情，差不多要使他爆炸了。有一陣子，他跪在地上，用拳头捶着洋灰地，借此洩忿。他对白人世界的那种專横跋扈的举动，似乎从來也沒感到过如此的憤怒。然而他自己也知道这并不是事实，这只不过是他这个时候一时的感觉而已，因为在过去他曾經有無数次感到过和这完全相同的仇恨、悲痛或憤怒——哪一个黑人沒有过这种感觉呢？美國黑人的生活方式就是如此，忍耐，無尽無休地忍耐，一有机会就为自己爭取自由，但結果却常常被迫心怀憤怒、咬緊牙关生活下去，在一定的时期內，除了默默地忍耐，再沒有任何其他的办法。

由于自己的強烈的感情激动，慧依有一段时間，完全忘記了他过去生活中的一切有趣和快乐的事情，他只記得在白人的統治下他所受到的欺負、屈辱和痛苦。他淸晰而痛苦地回想到有一天他和他的母親上店鋪里買东西的情形。那时他才四歲，也許是五歲，对学習黑人应遵守的規矩來說已經不算太小——他也确巳受到这种教育了。在那个店鋪中間竪着一条欄杆，白人在欄杆这边買东西，黑人在欄杆的另一边。慧依虽然以前曾到那个店鋪里去过，但这一回他却第一次对那个欄杆感到奇怪，他因此就問他的母親这是怎么回事兒。"嘘，不要在这里瞎說，"她回答說，"我待一会告訴你。"唉，那一天他們兩个人都是多么痛苦不堪啊！在欄杆的那一边，一个女人要買一頂帽子或一件衣服，一点也不困难，因为她可以試試各种不同的样子和尺碼，直到她完全認为合適为止。但是在他們这一边，試过的东西不買是不行的。就这样，当他的母親拿出苦苦賺來的一点錢付掉帽价，然后走到街上來試試那永不可能掉換的帽子的时候，才發現她为复活節買的一頂漂亮

的新帽子太小。她忍不住在大街上当众哭了，屈辱、愤怒和無可奈何的感情使她抽泣起來。慧依也同她一道哭了，虽然他还不完全了解为什么哭，但他看到他的高大的母親，身強力壮的母親象一个孩子似的当着大家哭着，已使他通过痛苦的經歷，对生命开始有了一定的了解。而这些正是他們每天必須忍受的小規模的私刑迫害。

慧依的思想現在又轉到了夏洛蒂斯維尔——柯克斯·若的悲慘的黑人貧民窟，那貧民窟就在他所住的那条街上，即塞气室区的亥皮·哈罗街，而其中最坏的还是老司各托維尔大街。泥土地，沒有陰溝，街上沒有电灯，家里也沒有自來水。建筑得非常坏的破爛的窩棚，都贴于做房產生意的可恶的白人，因为黑人必須和白人分住，他們就借此拚命收很高的房租。在这里，貧困、骯髒、营养不良、以及由此而滋生的疾病、罪惡和犯罪行为——这些都是压迫所產生的丑惡的果实。

一个黑人孩子多快就知道了哪一种工作是黑人可以做的，哪一种工作是黑人不能做的啊！他多快就弄清楚了某一个公园，电車里的某一部分地方，电影院里的某一部分座位，某个教堂，是他不能去的。他也很快就弄清楚了如果違犯了这种規章，他將受到什么样的懲罰。慧依記起了有一次，在一个很热的夏天，他和他的哥哥步行到鄉下去采越橘。母親答应給他們做餅來酬劳他們，而他們也知道父親是極喜欢吃越橘餅的，因为感到自己也能在家庭生活中尽到一分力量，他們都覺得很驕傲。接着，在一片樹林里，他們碰到了一个人，一个已死的年輕黑人。他的头已經被打碎了，一只手也被砍掉。他的生殖器被割下來塞在他的嘴里。他的胸前有用小刀刻上的表示三K党的三个“K”字。黑人孩子就从这种地方，以及其他类似的情况中認識到了白人的無上权威的意

义。正如从监狱看守手中的鞋子上，也可以懂得这种意义一样！

但现在，在这一小时慢慢消失的过程中，瑟依的愤怒似乎也到了尽头了，同时，他發现，这些全都是不相干的。现在在他面前的是黑暗、静寂、孤独和他对自己的未來所感到的苦惱。

自从笨重的鉄門把他关在黑牢里以后，他的感情一直緊張得使他不能安靜地坐下或躺下。最初，他用脚步來量黑牢的長度，發现只要五步就可以从这边的牆根走到那边的牆根。后來他开始來回走动，一边想着其他的事情，一边机械地数着自己的步子，結果他的脚忽然一下踫在牆上了，差一点把臉也碰了一下。用手四面摸摸弄清了方向之后，他才認識到在黑暗中他沒有能够沿着一条直綫走，因而碰在側面的牆上了。从这以后，他就和巴洛一样在黑牢里轉圈子，拿一只手扶着牆做为向導，这只手疲倦了以后，他就回过头來換一个方向走。

现在他全身都已疲倦不堪了，憤怒的心情已被一种神經疲憊的感覚所代替。他背靠着牆坐下來，但他的發痛的尾骶骨又使他覚得这样坐着很不舒服。他伸直身子俯臥在地上，用一个胳臂支着头，他只感到自己象剛剛做完一天庄稼活一样軟弱無力。他想他要是能睡一会，那对他一定是很好的，但他的眼睛却仍然睁得大大的，凝望着黑暗。

他感到他極于想知道的是——现在到底是什么时候了。他在黑牢里到底已經呆了多少时間了？他不知道——好象有几个鐘头了，六个或七个鐘头，但他知道时間决不很長。他已經失去了时間观念。在平常日子里，他常常可以相当精确地猜出什么时候是几点鐘，但现在他就根本不知道到底这时是兩点多鐘还是五点鐘。但知道这个对他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如果现在是兩点鐘，那他还有可能被叫出去受預訊，但如果现在已經是黄昏时候……

他不安地站起來，又开始在黑牢里轉圈子。今天早晨，在他見到他的哥哥和赫閔教授以后，他还在想，能够这样并非孤独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但现在他却感到他是絕对的孤独了—— 他感到这种孤独和寂寞使他簡直不能忍受。而更坏的是，他所以被关到黑牢里來，完全是怪他自己不对。整个这一天，他所干的沒有一件不是傻得不能再傻的事！在赫閔那样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个法学教授的面前，象傻瓜似地談了那些話——赫閔一定会想到他是碰上了一个無知的蠢漢！不知为什么，他的感情常常超出了他自己所能控制的范圍，使他說出一些話和做出一些事來，事后自己一回想，似乎全都是愚蠢到了極点。旣然麥克皮克已拋棄了他，而情况又是那样对他不利，赫閔建議在他可能办到的情况下尋求妥协的途徑，那当然是完全对的。但他对这件事想都沒有想却只張着一張大嘴嚷嚷說，他要按照原則斗爭到底。

他和麥克皮克的关系搞得多么糟糕啊！象麥克皮克那样的人，傑甫一定会对付得很好，他一定能够使他为自己尽最大的力量。现在麥克皮克已經出獄，或者就要出去了——而他自己却在什么地方呢？在一个黑牢里！因为他在一个白人的監牢里發了一次脾气！从早晨到晚上，他一直都象一个孩子一样。只有头腦淸楚、性格沉着的人才能爬过种族歧視的障碍。他的父親曾常常告訴他这一句話，而他在讀到一些有成就的黑人的事迹的时候，也知道了这一点。但如果你太懦弱或者太莽撞，那你結果絕不会發达或有什么成就，你只会象慧依·威尔遜一样被关進这个或那个黑牢。

他又在地上躺下來。忽然間，他感到心情非常沉重，滿腹悲哀，使他很想大哭一陣才好。他現在知道，他很可能被拘留起來判罪，被判長期徒刑。不管赫閔怎么說他要尽力想法使他們以輕

做的罪名發落他，但警察局方面只要能把这說成重罪，他們仍然会这样做的。所以慧依·威尔遜很可能会在監牢里呆上五年，而在他出去的时候，他可能是一切都完了——大学生活，律师生涯，以及一切夢想將全完了。

啊，那些夢想啊！他痛苦地想着。那些曾象夏天的云一样層出不窮的夢想！自从傑甫开始剪貼报章雜誌上的照片以后，他就一直做着那种要想做偉人的愚蠢的夢。他們曾經花費过許多时間來研究那些报紙上的照片，傑甫一一告訴他某張照片是什么人，兩个人同时都在那里做着夢。

"这个老头是誰，慧依？"

"乔治·華盛頓·卡維尔。"

"他是干什么的？"

"一个大科学家，他是我們國家里農業方面最大的一个科学家。"

"那么这个人是誰呢？"

"我忘了。"

"卡特尔·伍德遜，他是一个教授，并且是一个歷史学家。愛金斯先生說他是一个偉大的学者。"

"什么叫学者？"

"一个学者就是……"

就这样，他一小时接一小时地回想着那些名字和臉象，回想着杜波伊斯博士①，保尔·罗伯遜，瑪麗安·安德孙②，罗蘭德·海依斯，華尔特·怀特③和查尔斯·哈斯頓等人的成就，回想着

① 杜波依斯（Du Bois），现代著名美國黑人学者及和平运动战士。

② 瑪麗安·安德孙（Marrian Anderson），世界著名黑人女低音歌唱家。

③ 華尔特·怀特（Walter White），"全國黑人福利促進会"书記。

一些乐隊指揮，爵士音乐的歌唱家和舞台明星——回想着所有那些越过重重障碍，为他們的本族人民取得荣譽，得到成功和有所成就的人。

还有，啊，还有那些連他的哥哥都不知道的，他私自怀抱着的光輝的夢想。那种在他睡覺前老会在他的思想中出現的情景——慧依·威尔逊，正在向"全國黑人福利促進会"的其他一些律师發表他对某一个重要案件的見解；慧依·威尔逊正在最高法院中滔滔不絕地進行辯論，他象塞古德·馬歇尔一样，因自己有充分的知識和坚強的决心，正滿臉發着紅光，在全國人民的面前为他自己的人民的权利進行斗爭。

还有那些过去的甜蜜的夢想——他要为他的父母買一幢漂亮的大房子，里面有最漂亮的近代設备，并且給他們全部買家具所需要的錢，他还將給他母親一千塊錢，讓她可以去拜望她多年沒有見到的她的兄弟姊妹。

还有那些親切的、使他感到驕傲的夢想——他会見到他一向崇拜的一些偉大人物，他自己穿着最漂亮的衣服，他們都以平等的地位接待他，因为他也已經是社会上一个重要的人物了。他做了許多偉大的事情，在同学会的跳舞会上，每一个人都知道，在他怀里的那个可愛的姑娘也知道，她將睜着發亮的眼睛含笑地望着他……

僅僅在三天以前这些夢想似乎都是很可能实現的。他的一生一直是一帆風順，沒有遇到过什么困难，样样事情都很順手。而現在他和他的一切夢想已全被关在看守所、黑牢、法庭和監獄中了！

一剎那間，为生存的斗爭，在十八歲的慧依看來，簡直是太难应付了。他家里的人曾不斷地鼓励他說："上進啊，慧依，上進

啊。”但不管他曾如何努力，他所得到的結果就是現在这样——陷于巨大的苦难中！

眼泪从他的臉上流下來了，他拿手蒙着嘴，压低自己的哭声。他所感到的是一种任何安慰也不能解除的痛苦。

人的良心究竟是从什么地方來的？麥克皮克在問他自己——这东西竟可以使一个人对于一个極簡單的問題那样难得下定决心——而且在他已經下定决心之后，还使他似乎看到有無数的人在指責他，对他表示鄙棄而使他滿怀不安！在剛才的娱乐时間里，他是下定决心了，但这决心却象吃在肚里的碎玻璃渣一样使他难受。而特别使他痛苦的是留在他記憶里的一件事。这是由奥薩·多梯引起來的，他告訴他說他有一个黑人朋友因为礦坑出事故被压死了，多梯自己曾如何不顧一切地去搶救他。这是关于人类間兄弟之爱的一个教訓——麥克皮克了解这一点——而这也就更使他心里感到刺痛。劳工运动中有一个他深深相信的口号——一个人受到損害就等于是全体受到損害——但他从來也沒有想到过，这个口号現在竟会使他感到如坐針氈。

在过去的那場留厂大罢工里，麥克皮克曾經看到过許多表示兄弟之爱的行为，其中有一件是他所特別不能忘怀的，現在他更沒有办法把那件事从他的思想中驅除出去。在罢工开始了四个星期以后，因为他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他得到允許可以离开工厂回家。但他一直在工厂外面按时担任糾察工作。在一个嚴冬的早晨，工会的指揮部發出需要大批人力的緊急号召。在当时參加罢工的工厂之一，布瑞兹·梅德蘭姆工厂里，警察当局企圖冲破工人的糾察綫，把工賊送進工厂去。工人方面急需有一批增援的力量。

当大隊工人从波恩鋁件制造厂赶到的时候，布瑞兹工厂前面的那条大街几乎全部淹沒在催淚彈的烟霧中。警察、工賊和罢工工人進行着瘋狂的搏斗，爭夺着工厂的几座大門。直到現在，差不多已經是十年以后，麥克皮克仍然很清楚地記得那种混乱的情景——滿是血迹的臉，滿臉流着眼淚的干咳着的工人——瘋狂的喊叫和下命令的声音——進行搏斗的密集的人羣——几乎使他要爆炸的兴奋和恐懼的感覺。他的那一隊人，在受到糾察隊長的命令之后，冲上去保衛一个力量薄弱的据点。这时他們遭到警察向他們拋來的一大批催淚彈。在麥克皮克身边的一个人的前額被催淚彈打伤了。他大叫一声歪歪倒倒地向后退了几步，接着就昏沉地跪倒在地。麥克皮克看到有一些别的人不顧燒伤自己的手，拾起炸彈來向警察那边扔回去。他自己眼睛里流着眼淚，嘴里憤怒地咒罵着也扔回去了一个毒气彈。但这时一隊騎着馬的警察冲上來了，于是他們这个区域的工会会員們为了安全就都离开隊伍跑散了。

直到这时，他才又注意到已被他遺忘的他身边的那个人。那个人那时孤独地毫無办法地站在那里，头腦仍旧昏然，催淚彈已使他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見了，于是他成了警察攻击的一个好目标。一个騎着馬的警察拿一根警棍在他的背后打了一下，就使他踉蹌地倒过去靠在一匹馬的身边。那馬一轉身，他就摔倒在地上。麥克皮克，和無数其他当时看見这个情况的人們一样，站在那里嚇呆了。直到現在，在他的想象中，他仍能清楚地看見那个跪在地上的年輕的罢工工人，看見他那光着的長着金髮的头和警察高高举起預备打下去的警棍。那警棍始終沒有打下去。因为从一团烟霧彌漫的大混乱中，有一个人跑上來，不顧一切地向那个騎馬的警察冲过去。他从背后抓住了那个警察的胳膊，硬把他从馬鞍上

拉下來。当那匹馬举起前肢立起來的时候，他匆忙地倒退了几步，这时，他看見这是一个好机会，便縱身向那个躺在地上的担任糾察員的工人跑去。轉眼間，他弯身把那个年輕人象一袋面似的一下揹在他的背上，朝安全的地方奔去。兩个騎馬的警察在后面追他，但他东逃西竄，躲避开了警察的棍子，直到最后大隊其他的糾察員凶猛地冲上來救他，警察們才退去。

那个人的那种行为的意义，麦克皮克在当时和现在一样，是完全了解的。那不只是表現了工会所提出的，一人受到損害便是全体受到損害的信条的精神。它更是人类的兄弟之爱的最高表現，因为他親眼看到了这种行为。他覺得他更進一步了解了人的意义。上星期六晚上，他因为想到这件事自己还感覺到驕傲，他很高兴自己完全由于一种正当的情感冲动，不加思索地就做了一件和那类似的事情。但那只是一种冲动，而現在那种冲动已經消失了。他奇怪到底是什么东西使得一个人的感情和理智彼此如此分裂呢？从感情方面說，他仍然希望站起來为慧依·威尔遜講話，但在理智方面，他覺得他已經走出了这个監牢，他已和这里的一切断絕了关系，只要别人不來麻煩他，他便可以閉着口一句話不講。

这时，在一种疲憊不堪的感覺和玩世不恭的心情中，他想到所有的人都不免做过一些使自己感到羞恥的，对不起自己的良心的事，他沒有理由应該是例外。他滿心希望慧依·威尔遜一切都很好，但正象他自己家鄉里的人們所說的，每一个狐狸都有它自己的狐子狐孙要照顧。由于是一个有高血压症的人，这种精神上的折磨他实在受够了。医生曾說，每天少喝一点酒对高血压症是有好处的，而他如果今天晚上能够出獄，他將告訴所有的人說，他一定要大量吃下这种可以治高血压的藥品。在便衣警察斯通納

肯放他走后的五分鐘內，他就將到一个酒店中去喝他的第一杯啤酒。然后他将一路喝到他妹妹的家里去，絕不对人做他媽的任何解释——他一定要喝个爛醉，他就得这样，他們能忍受的。

第十四章

喝鷄尾酒的时候

住在丙字一号西監简里的犯人們，沉悶了几小时以后，又漸活躍起來了。牢房里的霉气已慢慢消失，管开飯的犯人們已給住在东監简里的囚犯开过了晚飯。犯人們都在洗澡，談話的情緒已慢慢高漲起來。在前八个鐘头値班的看守克拉夫特，已經回到他的共有三个房間的公寓住宅里去，在和他的已有身孕的妻子彼此講說那天所見的新聞。接他的班的裘納斯則正默想着生活費用的高漲，他想知道联邦政府保障僱用人員生活的規定是否可以补償一个看守的低微的工資。这时是下午四点二十分，監牢里的生活一般都很平靜。

但对強尼·罗特尔來說，这却是一个極不平常的时刻，他緊張得不知怎样才好。希望得到一点精神上的支持，他把埃迪·奎恩拉到一边去，告訴他瓦尔尼有意要自殺。这眞是一个很难解决的問題，因为根据監牢生活的一般規矩，沒有一个犯人会去向監獄当局告發另一个犯人。不过，奎恩也同意，一个犯人不应該給另一个犯人找麻煩，这也同样是一种監牢生活的根本法則。瓦尔尼有权利殺死他自己，但他沒有权利使罗特尔有被誣为殺人犯的危險。根据这种原則，这兩个朋友决定了一个行动計划。吃晚飯以前，罗特尔一直不要回到自己的囚室里去，并尽量讓別人看到

他。晚飯以后，每一个人都將被鎖在自己的囚室里睡觉，这时却是一个关鍵性的时刻了。那时他們就要叫瓦尔尼把那牙刷磨成的刀子交給奎恩保存，第二天早晨再給他。如果他拒絕交出來，那他們就立刻去向裘納斯报告。坐牢的人随时都可以自殺。这对于瓦尔尼也不会有什么嚴重的損害。

这个計划虽然似乎很可以使罗特尔不至受到真正的危險，但他的精神仍很緊張，心里觉得很难受。他感到，他好象是正在做着一个惡夢，而不是生活在現实世界中。他一向很喜欢伏洛依徳·瓦尔尼，而在目前这种情况中，瓦尔尼打定主意准备自殺，同时他也完全知道这件事，他总觉得这情况有点荒唐。此外因为他自己的思想的一部分始終一刻也不能忘記，他明天早晨就可以回到家去和他的家人团聚，这使他更覺得这情况是不能想象的。他現在感覺到自己似乎已經獲得了自由，感到一切美好的生活正在外面等着他，而他現在却仍然在監牢里，并看到自己的一个同室难友正准备死去……这情景真使人泄气。他非常感謝奎恩，因为奎恩了解他的心情，并給了他精神上的支持。

这两个人正一同站在一一二号囚室的前面，和那間囚室里的人談着話。奎恩有意接連講些有趣的事來解除罗特尔的煩悶。在講过一串新鮮的和陈腐的笑話之后，他現在正預备开始另一个玩笑。“乔治亞小伙子，”他对哈尔·裘德說，“因为任何一个誠实的法官都会判你無期徒刑，而你今天却只被判了兩年，因为強尼明天就要离开我們了，家里已預备了一点酒……你願意喝点什么？”

“來一加侖啤酒，再來一点臭乳酪和酸泡菜，”裘德立刻回答說。

“晚飯前喝啤酒？”奎恩揚起眉毛問道。“你是一个上等人士，还是一个下三等的鄙夫？”

“晚飯前喝啤酒有什么不对呀？”裘德咧着嘴笑了一笑，問道。“我就喜欢这样。”

“快别这样說，这是不合礼節的，这种做法太低級。我开的可是上流酒館。你不知道上流人士在晚飯前是喝鷄尾酒的嗎？你是在什么地方受的教养？”

“得，理髮师傅，那么我將和我的老爸爸招待客人时一样——來九成私賣的威士忌加一点苏打水。”

“去去去！”奎恩温和地抗議說。“喝私賣的威士忌是犯法的，要是被人逮住了，我們就会坐牢。”

“我們已經在坐牢啦，老弟，”罗依·基迪大笑着說。他使勁地打了一个噴嚏。

奎恩乜着眼睛看着基迪“这家伙是誰，乔治亞小伙子，你过去看見过他嗎？”

“你不用管他，他不过是个囚犯罢了。”

“你說他在我的酒店里做了什么違法的事嗎？他犯的是什么罪？”

“在公園里强姦一只鴨子，叫人給捉住了。”

“不是鴨子，也不是在公園里，也不是强姦，”基迪兴高采烈地解释說，“無論如何也沒有坐監的罪。”

“給基迪教授來兩杯馬提尼酒，”奎恩大声叫着說。他开始裝模做样地說道：“十二升杜松子酒……半升苦艾酒……加一点冰……在一个瘪桶里使勁一兌……教授，你吃大葱还是吃橄欖？”

“請你給我橄欖吧。大葱吃了以后嘴里有臭味。”

“您請吃吧，先生，希望能对你的胃口，不会太甜。罗特尔太太，您还是跟平常一样來一点德快亞甜酒嗎？”

“奎恩太太，你得同我一塊喝我才喝，”罗特尔保可能地帶着

輕松的样子回答說，

“我当然和你一道喝，当然。讓我來想想看……一升石榴水……一兩石灰汁……二十升巴加蒂……石榴水給罗特尔太太，石灰汁倒到水槽里，剩下的就全由李恩太太包办。”

所有的人都大声地笑着。李恩高兴地說，“你們知道嗎？很多喝酒喝得凶的人一坐下來就喝威士忌，可是我从不这样。我喜欢鸡尾酒，冰威士忌苏打水，純酒搞加橘子汁，甜酒加可口可乐，甜酒不加可口可乐，白蘭地，葡萄酒，啤酒——”他伸出他的舌头很快地在自己上嘴唇上舐着——“得得得得……别那么嘮叨不休了，李恩太太，你都要把李恩先生給气瘋了。”

“你当初还想要去治病呢，”罗特尔親切地嘲笑說。

“我想要？我已經治好了。你請我喝一杯吧。”

“你知道你什么时候才会戒酒嗎，埃迪？在你沒有進棺材以前，在他們沒有把你送到公墓去以前，你絕对办不到。”

“呵，他媽的，”李恩大笑着說，“这个我知道：他們这时正在把我送進墳墓里去。站在我身旁的是我的老朋友布尼·卡瑞拉。他哭得那么伤心，他簡直受不了啦。結果他怎么办呢？打开了一瓶酒。”

“他打开一瓶酒以后又將怎样呢？”罗特尔接着說。“你已經死了，硬得象一塊木头一样了，但你却忽然坐起來張开了你的嘴。”

李恩笑得咳了起來。“这是很可能的。”

“听我說，伙計們，我现在想起了一件事情，”罗依·基迪一本正經地插嘴說。“一个人要是死在監牢里，他会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裴德問道。

“他們会怎么处理那个屍体？我已經是六十一歲的人了，我非得想一想这件事不可。”

"你想会怎么样。他們当然埋掉他呀。"

"当然得埋掉，可是埋到哪兒呢？"

"埋在監獄的墓地里，"奎恩急急地插嘴說，"你想他們会把它埋到哪兒去呢？"

"怎么？"基迪不安地問。"你是說如果我死在監牢里了，我的弟弟來搬我的屍体，他們也会不給嗎？我死后至少也得有个象样的葬礼，我願意和我的家人們一起躺在我自己的祖墳里。"

"那是不許可的，"奎恩一本正經地告訴他說。"你首先得在这里坐滿你的年限。他們把你放在墓地里讓你繼續坐監。等到年限滿了以后，你家里的人就可以來把你搬走了。"

"那些混賬东西！"基迪憤怒地叫喊着。他从舖位上跳了下來，开始在囚室里气呼呼地來回走动。"这真是我从來沒听說过的最卑鄙的行为。这是一种犯罪行为。"

"还有比这更坏的呢，"奎恩一本正經地告訴他說。"在洛尔頓那边就曾發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人在他正好得到假释許可的那一天，忽然死去了。他們倒是讓他的老婆把他搬回去了——可是在那以后的六个月中，她每隔一星期就必須把他送到管假释的法官那里去一趟。"

裘德虽然拿手掩住了自己的嘴，也仍然笑得不可开交，基迪知道剛才他們是在拿他开玩笑，不禁臉紅起來。"來，再來一杯鷄尾酒吧，"奎恩高兴地說。

只有罗特尔完全沒有高兴的样子。他这时心里仍然在想着瓦尔尼，这些玩笑他一点也不感兴趣。他心里想，瓦尔尼这时可能已經死去了。他帶着痛苦的悲慘的心情勉強說道："再來一杯吧，奎恩太太，我真希望今天晚上能够痛醉一番。"

瓦尔尼并沒有死去，他漸漸感到，他的自殺的决心并不象他原來想象的那样堅強。从他决定自殺的时候起，他一直在希望着只要流了血，他就可以很容易地死去。年輕的时候，他曾經看到过一个人因为工厂出事故死去。他始終記得那个快死的人的那种如醉的寧靜的样子，他很快就昏过去，似乎毫無一点痛苦。瓦尔尼的自殺計划也就是这样的——只要割断一根动脈管，接着就可以毫無痛苦地進入忘掉一切的境界中去。但現在他感到，要用他所制出的武器來达到这个目的似乎是不可能的，伤而不死的可能性顯然很大，这使得他的肌肉畏縮，不敢尝試那小刀的滋味。在四十多分鐘的不断的努力下，他已經把那把牙刷変成了一个凶器，但这凶器还远不是一把鋒利的刀子。他已經把牙刷把上半吋多的地方磨成了一个三角形的类似匕首的尖端的样子。虽然这匕首尖已很鋒利，它的兩边却仍然很鈍，他知道要把这牙刷把的一边磨出鋒利的口來，那必須得要几个小时才成——那在滅灯以前顯然是办不到的。

他不願意等到明天——但現在这个匕首所要求的代价又使他畏懼。他拿它在他的手上試了一試，他知道不施很大的压力，匕首的尖端是不可能刺穿他的皮膚的。用这样一个武器，达到目的的可能性顯然很有限，而可能想出的办法不是实际上办不到，就是超出了他的意志力的范圍。拿它來刺穿自己的心似乎一定不会成功。这把塑膠做成的牙刷既不很硬又不够結实，現在磨得这样薄，一定会碰在骨头上折断。如果把它从眼睛里扎進去，刺入腦髓，那情景又太可怕了——他知道他永远無法硬叫自己这样做。他还可以在脖子上找一根血管，从那里把匕首扎進去——如果他使的劲够大，那也可以使自己流血死去，但那一定要他能够刺着动脈管才成。而他多半刺不着动脈管——他已經在他的胳膊弯里

找到一根露在表面的血管试了一試。他把那匕首的尖端一次一次地去扎那根血管，但每一次那血管不是滚到这边去就是滚到那边去了，好象一个有抵抗力的橡皮管一样，怎么也不能正正地扎着它。他希望把这件事情做得十拿九穩，絕不能去碰运气。他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准能割断东西的工具。要單靠这牙刷把是不行的。

瓦尔尼弯着腰坐在桌腿的桌边，手里拿着牙刷；他問自己，究竟是真希望死去，还只是一时起了这么一个念头。对自己提出这个問題以后，他的脑子有一陣子竟失去了思考能力。自从他离开法院以后，他的头脑一直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活动着——忽然火辣辣地兴奋起來，使他感到他的思想好象烘火一样在他的脑袋中燃燒——忽然又陷入一种昏迷狀态。

他安靜地坐着，呆呆地望着那牙刷，但眼睛又似乎沒有看見它。午后的音乐節目已經結束了，他只听到在牢房里經常可以听到的那种嘈雜的声音——低低的閑談声，水流進洗臉池的声音。忽然，他听到第三層牢房有一扇門打开了，这使他不禁打了一个寒战。天哪，他得到解答了，他实在願意死去！只要想一想他被判的徒刑，想一想等在他前面的那無窮無尽的絕望的白天和夜晚，他就知道他是寧願死去，也不願过那样一种生活的。他必須在监牢里呆上二十五年之后才有申請假釋的資格。沒有任何欢乐，对未來的日子也沒有任何希望——一个人如何能够生活下去呢？而且就算在他五十五歲的时候，他們把他放出去，他又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呢？那时他將会象瘋迈克一样神經錯乱。判他謀殺罪，对他也会比这好受一些。任何人都只能死一次，象这样一天死去一点，慢慢地死，他伏洛依德·瓦尔尼可受不了。

瓦尔尼忽然覺得喉嚨里好象有什么东西梗着似的。他心里問道，为什么他偏会遇到这种不幸，为什么？好象他一生下來就注

定了要遭到这种悲惨的命运！这情形使得一个人不禁想要向全世界的人大喊着說："請你們看看我吧——我所受到的待遇实在是太不公平了！"但忽然間，他的思想又陷入一种麻痹的狀态中了。他一动也不动地坐着，頸部的肌肉松弛下來，头向下搭拉着。接着，他不知为什么，开始想到了他的辯护律师乔治·孔斯。孔斯知道，不論从陪審团的决定來看，不論从法官的判决來看，或者不管从哪一方面來說，他都沒有得到公正的处理。如果孔斯在报紙上看到伏洛依德·瓦尔尼自殺的消息，他会怎么想呢？当然他会觉得很难过，他会充滿了憐憫之情。孔斯曾經是那样的正直，那样不遺余力地为他奔走，如果他自己自殺了，实在是太对不起他——但不管怎么說，现在被迫要在这样一个石头棺材里度过半生的日子的不是孔斯，而是他，他自己，不是嗎？

同时，傑妮·威尔奇也会为他难过，她可能会哭出病來的。她并沒有斷絕对他的情感。她虽曾感到受了委屈，但她已經寬恕了他。如果事情的結果能象他所夢想的一样——他只被判最短的刑期，并且在四十个月之后就可以得到假释——她一定会等着他的。

瓦尔尼感觉头腦昏眩起來。"啊，傑妮，傑妮，"他的心叫喊着說，"快帮我解决这件事情吧，我实在不能忍受了，我必須死去！"

现在他又感到他的头腦变得火辣辣的了，他的思想在奔馳翻騰。如果他能够找到一个刮鬍子用的刀片，那事情也就容易办了。难道沒有别的东西——别的能够割断生命的鋒利的东西嗎？

比如說，一片碎玻璃？但任何一間囚室里都沒有玻璃杯，也沒有鏡子。洋鉄杯是不行的，那鉄皮太厚了。湯匙总有人注意守着，拿不到手。一枝自來水筆怎么样？那只不过和牙刷差不多。他可不可以把心里的話告訴奎恩那样的一个人，求他帮忙呢？奎

恩是不会告訴人的。他可能有办法——啊，天帝，瓦尔尼想道，奎恩身边总是帶着一个裝香烟的烟草盒！他可以拉掉烟草盒的底子，把盒子的四边弄平。烟草盒的鉄皮是很薄的，他可以很容易就把它磨快，那样他就可以有一把帶口的小刀了。剛才奎恩和他談話的时候，他为什么沒有想到这个呢？

瓦尔尼跳起身來，他走到囚室的敞开的門口，順着甬道望过去。他看見奎恩和罗特尔站在甬道的中間一帶，如果大声喊叫，很难不引起看守过來跟他找麻烦。他立刻在一二二号囚室牆上使劲地敲着，請那边的人傳一个話过去，說瓦尔尼要找那个理髮师，他等待着，把那把牙刷在手里扭來扭去。接着他看見奎恩轉过头去和罗特尔商量了几句，他們俩就一同向他走來，这时他不禁感到怒不可遏。很顯然，罗特尔已經出賣了他，他們俩是朋友，奎恩將站在哪一边，那是不消說的。他滿心痛苦地对自己說，每一个人都是跟他作对的，所有的人都要干涉他的私事。

“你找我說話嗎，伏洛依德？”奎恩溫和地問道。

瓦尔尼回答的声音是極不客气的，但同时又低得象耳語一样。“是的。但我要和你單独談話！”

停了一会，罗特尔直截了当地說：“不必，伏洛依德！你的主意我都告訴他了，我也向他說过我是什么主意。”

“你这个長舌头的家伙，”瓦尔尼悻悻地叫喊着。“我想你也告訴了看守吧？”

“不，他沒有，”奎恩低声說。“誰也不会說什么——只要你不弄得使尼回不了家就行了。”

“我告訴过他，我絕不会叫他遭到冤枉。”

“只要能那样就行了，”奎恩回答說。“但一个人到了象你这样昏头昏腦的时候，說的話是不一定靠得住的。所以我們要有确实

的保証。”

“你們要怎么办？怎么保証？”瓦尔尼反問說。

“我們現在不必談这件事，”罗特尔插嘴說。“你现在想怎么样？”

瓦尔尼犹豫了一下。“把你那个香烟盒給我，行嗎，理髮师傅？”

奎恩和罗特尔彼此看了一眼。

“看在上天的份上，”瓦尔尼恳求地說，“仁慈一点，行不行？給我一个机会吧！我已經完啦，完全完蛋啦！我一定不讓強尼遭到冤枉，但是讓我做得利落一点吧。”

“就这样吧，埃迪，”罗特尔嘆了一口气說。“你就把那东西給他吧。”

“我也不能叫人家看出他干这件事和我有任何关系，”奎恩喃喃地說。

“那怎么会呢？”瓦尔尼不耐烦地問道。“任何人都可以在小賣部買一盒烟草。这一層牢房里也还有别人有这种烟盒，只是我不願意問他們要就是了。”

“好吧，”奎恩咕噥着說，“但你实在不应該出此下策，伏洛依德。你連上訴都还沒有上訴过。”他轉过臉去，拿背向着那一排牢房。他把香烟从烟盒里倒出來，放在他自己襯衫口袋里，然后拿手巾把烟盒仔細擦了一遍。在把它交給瓦尔尼的时候，他悲伤地說：“你这样做实在对不起你自己。”

瓦尔尼接过那烟草盒來一句話沒有說，就走到囚室里边去了。“我們走吧，”奎恩立刻說道，“讓我們离开这里。”

大約正在这个时刻，总管理处給丙字一号牢房的看守發出了

一些通知。这些装在信封里由信差送去的通知，告訴那些看守，凡通知中列出姓名和号碼的囚犯，第二天早晨都將被分別轉送到不同的感化院和大監獄去。牢房看守的責任，就是要讓所有將被送走的人能够洗一个淋浴，刮一刮臉，并且把他們的私人衣服从囚室里和儲藏室里拿出來送到縫衣房去，好叫人連夜燙好。

差不多正在这个通知送到的时候，一个大家叫作"报童"的終身犯，拿着那天下午的报紙走到丙字一号牢房來了。經獄官裴納斯許可后，他進入第一層牢房，拿着訂閱人的名單沿着第一層牢房走过去。当他走近埃迪·奎恩的时候，他說，"好哇？伙計，"接着他低声說，"明天轉監——我給你一个名單夾在报里面第十頁和第十一頁中間。"奎恩表示感謝地点了点头，他用胳臂肘輕輕推了一推強尼·罗特尔，小声說："同我到我囚室里去一会兒。"

既然那天晚上被喊去洗淋浴的人，都一定会知道自己是在轉送之列，这样事先特別向犯人透露一点消息，实在也沒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但这里面却有另外一些动机——那就是滿足个人的驕傲，維护犯人之間的道德。打印轉移犯名單的那个充当監獄文書的囚犯，能够事先把这个只有很少人知道的消息私傳出去，在精神上和感情上都感到一种滿足。能多打一些名單的副本，他就可以讓將被轉送的人几乎提前一天知道自己將被轉送去的監獄的名字。他也好，那个报童也好，从这件事里所得到的滿足都压倒了他們明知道万一被發現便將受到处罰的那种恐懼。

当奎恩和罗特尔一起看着那名單的时候，奎恩忽然对罗特尔說："啊，他媽的，我要被送到洛尔頓去了！我算是倒了霉，我的全部計划全完蛋了。"

"什么計划？"罗特尔心不在焉地問道。

"你不記得了嗎？我要到耶魯大学醫院去找那些大夫們給我

治治病。"

"哦，对啦。"

"这不眞是倒他媽的霉嗎？"奎恩很不高兴地問。"你看——乔治·諾斯勒——轉送丹巴立。为什么偏偏是他呢？他們很少把人从这边送到那边去的。"

"他在財政部工作过，也許原因就在这里，有某一个大头为他講过話。听我說，埃迪——"

"天哪，那为什么不能是我呢？"奎恩不高兴地搶着說。"那是我治病的一个好机会呀。"

"听我說，埃迪，"罗特尔急躁地說，"到了洛尔頓以后，你还可以請求轉移。而現在——"

"見鬼，那里的看守長絕不会答应我。我認識他。是他叫我參加什么酒精中毒防治会的——那对我实在沒有任何好处。"

"埃迪，看在老天爺的份上，現在你对这件事情是沒有任何办法的，你听我講几句話，行不行？"

"当然。可是什么事使你这样着急？"

"这些要被送走的人——那就是說今天晚上要洗一次淋浴。这样瓦尔尼的事就不会寃到我头上来了。"

"怎么講？"

"如果他眞决心要干掉自己，那正是他可以下手的时候。这名單上一共有十二个人。等我和你洗完，至少要二十分鐘——也許要半个鐘头。整个那段时間我都不会在囚室里，而且一直不离开狗子的眼睛。"

"这話不錯。嘿，这很好！那么你看怎么样——晚飯以后，我还需不需要叫他把他磨的小刀交給我呢？"

"我現在也正在想这件事。如果你要了过來，那你怎么再还他

呢？我的天哪，我們这是談的什么話——談着如何去帮助一个人殺死他自己！”

“真是这样，”奎恩表示同意說，“但这实在不能怪我們，是那个可憐的傻瓜自己犯了瘋病。”

“我要去和他談談，我一定要去，”罗特尔下定决心說。“我实在禁不住还想給他一些帮助。”

“你少管閒事吧，”奎恩警告說。“他已經瘋了，什么鬼把戲都干得出來的。”

他們走出囚室，奎恩沿着牢房走过去，告訴別人明天有人將被轉送出獄的事，罗特尔却慢慢地走回他自己的囚室。

罗特尔一進去，瓦尔尼便从牆边的凳子上跳了起來，接着他又松了一口气坐了下去。他生气地說：“我还以为是狗子來了呢！”他把自己的一只手放在背后。

罗特尔在下舖上坐下來。“伏洛依德，”他开始很溫和地說，“我有些話要和你談。”瓦尔尼一声不响地望着他，对他要講的話毫無兴趣。“請你注意听我說，好不好？明天將有一些人被轉送到別的地方去了。你听見沒有？”

“我在听。”

“那就是說，今天晚上我得去洗一次淋浴。那时我將离开这里大約有半个鐘头的时間。你就只有一个人关在这里了。”

“洗淋浴？”瓦尔尼問道。接着他点点头表示已經懂了。

“那就可以使你有了不在場的坚实的辯护理由，不至受到冤屈了，是嗎？”

罗特尔对于自己所要講的話实在感到厭惡，但他仍鼓起勇气來溫和地說：“是这样的。当然我仍十分希望你能够不那样干。但你一再說……今天晚上你無論如何要那么办……所以現在就是一

个机会，你可以不致于給我惹麻煩。”

“好吧，”瓦尔尼坚定地回答說。“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一定在那个时候动手！”这时罗特尔似乎觉得瓦尔尼的眼光更狂热，而他的臉色也越奇得象死屍一样了。他忽然把他藏在身后的一只手伸出來。“你能够帮我一点忙嗎，強尼？”

瓦尔尼的手中拿着一片从烟草盒上撕下來的鉄皮。他本想从烟草盒的一边接縫的地方把它一直撕开，但結果却撕成了一个弧形。在某种程度上說，他也算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一片可以磨出刀口來的金屬。那片鉄皮的样子象一个大蝴蝶的翅膀，上边是圓的，正好可以用手緊緊地抓着。但底下的一部分，那条成弧形的边，却不很合他的意。烟草盒的鉄皮很厚，这是和咖啡罐同水果罐都不一样的。

“我得把这个东西磨快，”瓦尔尼狂热地說，“但我沒有那么多时間。我必須去吃飯，要不他們一定会跑來盤問我。如果我在地上慢慢地磨，那就要很慢才能磨好。如果我磨的太快，它又会發出很大的声音。我害怕狗子可能会因为什么事走到这边來，听見我磨东西的声音。你站在外面替我望望風，行不行？”

“隔壁的人也可能会听到，他們也会問你在干什么呀，”罗特尔慢慢地回答說。

“你能对付他們的，你可以随便撒个謊就成了。”

“我想行吧。”

“唯一使我担心的就是狗子。你能不能替我望望風？”

“好，”罗特尔悶悶地說。“我替你望着吧。”

他对着瓦尔尼望了一陣，接着就走出囚室去。他把他的手指扠在甬道边的鉄絲網的窟窿里，注視着这幢牢房的外牆。牆高处不甚透光的黃色玻璃窗这时正在午后的太陽下閃着光。那些窗子

使人想到牢房外的情景，使人想到大自然的寧靜，使人想到外面的自由世界。在他背后，他听到一种很低的金屬磨擦的声音，这說明瓦尔尼巳經开始在磨他的刀片了。

埃迪·奎恩走到他的身边來問道："他怎么說？"

罗特尔只点了点头，并沒有轉过臉來。

"鎖牢房的时候，你要我对他那把鉄刀怎么样？"

"你不必管什么。我們就讓他自己拿着吧。他沒有任何理由要在我們洗淋浴的时間之前殺掉自己。"

"他巳經神經失常了，他会干些什么是很难說的。"

"这一点我还能信任他。"

"你想他真打算这么干嗎？"

"我不知道，我想是吧。"

"也許你能去想法說服他——使他改变主意吧？"

"在我們被鎖在囚室里的时候，我一定要再試一次。"他悶悶地补上一句說，"在我所曾呆过的監獄里，我至少曾經見过二三十起犯人自殺的事。但我从來也沒有象現在这样在事先为別人的自殺伤过腦筋。"

"如果我判了九十九年徒刑，我也仍不会想到要自殺，"奎恩說。"一个人只有一条命。不管他媽的怎么样，我也得活下去。"

"是的，"罗特尔表示同意說。

"这是什么声音？"

"他正在磨着从你的烟草盒上撕下來的一塊鉄皮。"

"啊，天哪！"

他們并排站在那里，听着。

一个可怕的惡夢——一个人手里拿着刀子向他走來——把繇

依·威尔逊从一阵不安的睡眠中惊醒了。他立刻在心里問他自己説："我現在是在什么地方呢？"包圍着他的寂靜和黑暗，以及那現在还存留在他的想象中的可怕的景象，弄得他完全莫名其妙了。在他帶着近乎痛苦的心情，極力想弄清方向的时候，他的身体忽然一陣寒慄，他的心也因为一种莫大的恐懼，开始怦怦地跳动起來。

他漸漸發覺他的一只胳臂在發痛，而他是睡在一塊冰冷的石头地上。一切都明白了。他立刻开始想知道这时究竟是什么时候。

他坐起來，由于疲倦和肉体上的痛苦，他哼了几声。他的腰部周圍的臭虫疱开始痒起來，他立刻机械地心不在焉地抓着。他不知道自己到底睡了多久，但他立刻断定說，这时一定是快近黃昏了。第一，他还沒有拿到作为晚飯的那兩片面包；其次，他記得很清楚，他是在大約一点十五分的时候被叫下來受处罰的。这时大概是四点鐘或五点鐘，絕不可能更早——如果那样，在明天以前，他將不会再受到責審，而受審的时候麦克皮克也不会在監獄里了。

他繼續坐了一会。他感到身体非常疲乏，意志非常消沉——更感到非常煩惱。他很难过地想到，發明黑牢用它來作为一种懲罰的那些王八蛋，真算是有他媽几手。这真是一个能把人逼瘋的高明的办法。

过了一会兒，他感到他的受了伤的背部的尾骶骨开始發痛了，他于是站起身來。他伸出兩只手慢慢摸到黑牢的后边去，找到了洗臉池。他拧开水龍头，飽喝了一頓水，接着他就低下头來把头放在水管子底下冲着。这使他感到很爽快，他把他的臉轉來轉去，左边冲冲，右边冲冲。冲了一会，他又直起身來，脫掉自己的襯衣，把它丟在地上。他用手掌澆着水洗掉腰部臭虫疱上的已干成

一厨売的甘汞油。他等待着，等皮腐干后他可以再另擦一点新鲜，这时他便拿水浇在自己的脖子上、胸前和肩膀上。突然間，他又停下來。他似乎听到老远处有另外一个水管子也不断在那里放水。他照样按了几下，等待着那边的回答。那边果然回答了。他們就这样一应一答地來了好几次—— 一直到最后远处傳來一陣叫喊："关上水！你們这些家伙，要不馬上关上，就得多关你一陣黑牢！"慈依低声咒罵了几句，他心里想，不知有沒有可能想出一个不会遭到干涉的彼此通話的办法來。但这时他却忽然想到，剛才和他应答的可能是巴洛。于是他又產生了一个最不痛快的思想，那就是他沒有方法知道，究竟巴洛是否眞被关在黑牢里了。很可能他根本沒有受到任何懲罰。

在他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的心里立刻發出一股無名的怒气……但怒火起得很急，消得却也很快。他感觉到，巴洛有沒有受到处罰对他实际并沒有什么关系。在一个白人的監牢里，他本沒有希望会得到什么公正合理的待遇，而且这时还有許多更重要的事使他發愁呢。

他用指尖輕輕把甘汞油敷在他的臭虫瘡上。他弯下腰去摸起自己的襯衫來穿好。一只手扶着牆，他开始在黑牢里打轉。他这时想到一个問題："我为什么对一切事都感到这样絕望呢？"但想不出回答來，接着他就在囚室里呆呆地又轉了几分鐘。忽然，他又想起了一个問題："我过去那种战斗精神哪里去了？"另一个問題："如果結果眞使我不能做一个律师了，我为什么不可以找一件別的事情干干？我为什么要覚得我的一生現在已經全完了？"

他停住脚步，靠牆站着。在黑暗中他皺着眉头苦思，尽力想对自己做一番过去从未有过的詳細的研究。他父親來看他时，最后对他所講的几句話現在又在他的耳边响起來："你是一个好孩

子，慧依。毫無問題，你不是一个懦弱無用的人。不管这事結果怎样，我知道我們一定会因为你处事得当而感到驕傲。”当他的父親对他講这些話的时候，他并沒有十分在意。这是一个父親在那种情况下一定会对兒子講的話。而这时这些話却似乎对他是一种挑战，如果他不是一个懦弱無用的人，他为什么会这样感到一切全沒有希望了呢？多少年他一直把弗得列克·道格拉斯看成是一个自己所贊賞的英雄——他对他是那样地崇拜，因此在他到華盛頓的第一个星期天便到道格拉斯的故居去拜訪。可是道格拉斯的偉大的一生所給人的教訓，如果不是堅毅不屈和在任何情况下拒絕承認失敗的雄心，那可是什么呢？是什么別的东西使得一个奴隸終于獲得自由，讓自己受到教育，結果变成廢奴主义者的領导人物，变成林肯的顧問和世界聞名的政治家的呢？如果一兩次沉重的打击就能使他从此一蹶不起，那他从道格拉斯究竟得到了什么真正的鼓舞呢？

他又想到了他父親的另一些話，这些話現在象火一样燒着他的心：“現在你象我們許許多多黑人一样遭到了不幸。我希望你能够在困难的面前，象一个有志气的人一样堅強地站起來。”

回味这几句話，使他忽然感到滿腦子發起熱來。他曾經尽力要使得麥克皮克为了正义站起來面对困难，但現在他自己却怎么样呢？这一天他曾經多少次感到他所最希望的是組織糾察隊的事最好沒有發生过，或者他那时根本在家生病！啊，为什么这样，他現在明白了！那就是，在他的心的深处，在他的思想感情的深处，他并沒有真正怀着他父親对生活的看法；他仍然还是一个小孩子，只希望世界的一切对他都非常順利。就在今天早晨，他还在对自己說，他沒有理由因为白人象过去对待千千万万的黑人那样，特別挑出他來加以压迫，因此就要哼哼唧唧地抱怨。那时因

为麦克皮克还没有抛开他，他还感到自己是非常地英勇。而现在在不幸遭遇的第一次沉重打击之下，他就象一个無依無靠的孩子一样立脚不稳了。年輕的慧依·威尔逊完全了解生活对于其他的一些有雄心的黑人可能是很殘酷的，但他就不能想象为什么这生活也会对他这样殘酷。“如果你能够，我也希望你变成一个律师，”他的父親曾經說。“但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你变成一个人，一个真正的黑人。我希望你永远也不要忘記你是出自誰的家庭。”

“天啊！”慧依在強烈的情感的刺激下高声对自己說，“我是一个多么儒弱無能的人！”

他僵直地站在那里，在黑暗中瞪着眼望着。

这时是五点鐘，西監简的犯人們正排着隊，从飯車旁边走过，去吃晚飯。因为監督开这一餐飯的是獄官柯义，平常常有的那种低声的談話，今天全听不見了，甚至連最低微的談話声也沒有。柯义是个嚴格的人，爱向上边报告某某犯人不守紀律。連住在死囚牢中的瘋迈克，今天吃飯的时候也非常安靜。当然这是偶然的情形。

因为今天的晚飯是通心面、大头菜和清茶，大多数的人都說：“少点吧。”因为某种原因，犯人們始終也摸不透那些監獄廚子，他們虽然也能做出某些勉強可吃的菜，但总是給人吃一些半生的毫無味道的通心面，做出的大头菜也干得象野草一样。

这餐飯对湯姆·麦克皮克真是一件極大的折磨。整个下午，他都一直在等着便衣警察斯通納找他去談話，但始終沒有人來找他。想到在他这一星期的假期中，他很可能要被迫在監獄里度过第三个晚上，簡直使他气得要發瘋——虽然他自己也沒法肯定說，他最恨的究竟是警察，是慧依·威尔遜，还是他自己。剛剛在晚

飯之前，当管开飯的犯人們來到飯堂的时候，他曾經叫住其中的一个人，一个头髮灰白的中年人和他講話。“那个年輕的家伙威尔逊，”他問道(虽然他完全知道他会怎么回答)，“他怎么沒有同你一道來？”

“他被关在黑牢里了。”

“你知道他要在黑牢里关多久嗎？”

“不知道。”接着在他走开以前，艾薩克·瑞夫斯輕輕地問道，“你还是威尔逊的朋友嗎？你还預备出庭为他作証嗎？”

麥克皮克簡直觉得他好象在他的臉上吐了一口唾沫似的。他一句話也沒有說，只轉过身去走到囚室里边去了，但他心里却憤怒已極。每一个人都在擺布他，跟他过不去，他痛苦地想道，而現在这个管开飯的黑人也这样來对待他了。他們并不欣賞和讚揚他对威尔逊所已作过的一切，他們对那些还不能感到滿意——不，他們要他也被判徒刑才好。这些人和威尔逊都滾他媽的蛋吧！

現在他竭力想吃下他已拿來預备作晚飯的那点食物，但他却感到他的胃好象已縮成一个什么东西也不肯接受的圓球了。这幷不完全是因为那食物难吃，而是因为坐在一排沉默不言的犯人当中，一个个都象动物園里的野獸一样关在籠子里，一个个都拿着一把杓吃着那象猪食一样的东西，使他有一种悲痛的、难堪的感觉。“我要出去，”麥克皮克非常憤怒地对自己說，“讓我离开这里吧。”可是坐在他身边的一个似乎具体地表現了麥克皮克所不能忍受的全部監牢生活的犯人，心中却好象完全沒有他那种憤恨的感情。这个人看起來大約有三十歲，外表簡直象是一个能走动的屍体。他只要了半杯茶作为他的晚餐，但直到現在他却一口也沒有喝。他好象撑持不住似地坐在那里，兩手無力地放在膝盖上，兩眼無神地瞪着那張鉄飯桌。麥克皮克虽然不知道、甚至也不想

要知道坐在他身边的这个人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但他肯定，他自己实在不应該呆在这样一些人呆的地方，正象一个健康的人决不能忍受瘋人院里的生活一样。

坐在麥克皮克身旁的那个人就是伏洛依德·瓦尔尼，他已進入一种新的境界，充满他胸中的是随着和生命告别而來的一股自怨自憐的感情。他無法避免一个令人战慄的思想，那就是这餐飯是他的最后一餐飯了，现在是他一生中坐在餐桌边的最后一次了。当明天早晨來臨的时候，他身边的其他的人都还会回到这里來吃早飯，而他是不会再回來了。他知道他們那时將吃些什么东西，他知道他們一天將干些什么事，他甚至知道他們对他將談論些什么。想到自己那时已变成一具屍体，变成躺在一个木匣里完全失去知覺的东西，眞使他感到一种說不出的恐懼。但尽管如此，这种情景还不象另外一种他唯一可能走的道路——長期在監牢里忍受着冷酷的可怕的生活——使他感到恐懼，他现在还活着，因此他想到死亡是可怕的。但是，想到象畜生一样被关在監牢里过着無数干枯的、悽凉的、永远不变的日子，那实在是他所無法忍受的。和这相比起來，墳墓眞是更值得欢迎得多了。同时，他想到，也許他在被宣判的这天晚上自殺，將使那个陷害他的女人一生都感到痛苦不安。这样做，多少可以使他得到一些滿足——就象一个人吃最后的一次晚餐能有一杯冷茶可以多少得到一些滿足一样。

"这里埋葬着伏洛依德·瓦尔尼，"他諷刺地对自己說，"他生在救济院里，死在監牢里，生后死前一直是一个傻瓜！"

很奇怪，这种想法似乎使他感到很滿足。

一个人也許感到憤怒，也許感到悲哀，但監牢里的生活却是始終不变的。现在是五点十五分，第一層牢房里的人，已經吃过晚飯，第三層牢房里的人們都正站在楼梯底下等侍着。柯义拿一个手指头指示一下，他們便排成隊向飯車走去。"今天晚上吃猪排，"柯义說，因为他有时候很喜欢开一点玩笑，当犯人們吃吃地笑起來的时候，他也很高兴地咧着嘴笑了一笑。他是一个身材瘦小的人，長得很漂亮，有三十多歲，一举一动都有一点象在舞台上演戲的味道。因为这緣故，他如果能使人發笑，也象他能捉住人違犯紀律的时候一样，使他感到高兴。但这一回他剛剛开始要笑又馬上止住了，因为飯車那边發出了一陣吵鬧的声音。他大声喊着問道："嘀，你們鬧些什么？"接着便大踏步地走过去。

站在行列前头的那个身体高大的犯人佛里正滿臉通紅地發着脾气。他拿大拇指指着正在給大家分通心面的艾澤克·瑞夫斯說，"他什么东西都不給我吃。"

柯义望着瑞夫斯。"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願侍候任何一个侮辱我的人，"瑞夫斯从容地解释說。

"他怎么侮辱你？"

"他喊我'孩子'，可我是一个大人呀。"

"啊，他媽的，"柯义生气地叫喊着說，"我們还想那么來一回嗎？"

柯义曾听到說，一个黑人囚犯和一个白人囚犯在吃飯的时候打过架，他决不願意在他做監督开飯的獄官的时候發生类似的事件。監獄行政当局很知道，要制止犯人們彼此發生爭吵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一个獄官如果能消除这一类的事件，那在他担任獄官职务的履歷上將是一件極重要的事。

"得了，赶快开飯吧，"他大声喝着說。"我不希望听到任何人

談話的声音。你們住在一層牢房的人來到飯車边的时候，可以說'少來点'或'多來点'，不許說任何其他的話。现在开始向前走吧！"

在这一排人的最后一部分还沒有走下楼梯的人中，有一个誰也看不清的人的声音很苦惱地叫着說："不管怎么，我倒想問問，要这些黑鬼在咱們牢房里干什么？"

看到这种情况之后，柯义立刻明白地看出來晚飯时的这一陣爭吵是預先有計划安排好了的。管开飯的囚犯和第一層牢房里的犯人們对这件事也同样很清楚地看出來了。柯义躊躇了一会兒，这时飯堂又忽然安靜下來。

管开飯的犯人們都感到非常緊張。他們誰也不希望这件事發展下去，一直弄到象瑟依·威尔遜那样受到坐黑牢的处分，同时他們大多数都有一个特殊的个人的理由希望能避免这种处分。芬奈尔蒂立刻就想到他的經常發痛的痔瘡，这使他每天必須上一次医療处。艾薩克·瑞夫斯正希望能够假釋出獄，他知道鬧出这么一件事來一定会使假釋局对他非常不滿。其他的人也多多少少都有类似的顧慮——可是，在他們大多数人的心中，大家都有一个沒有說出來的决心，那就是不管結果怎样，自己也决不接受白人的这种談話。这件事原是由巴洛和威尔遜兩人的仇恨引起來的，而现在其他那些白人把这种仇恨擴大了——这使他們簡直不能忍受。如果有一个人，比如象阿弗瑞斯·蒂尔曼，膝头比别人软一些，但他也决心要和其他人一样行动。他知道，对他來說，在黑牢里呆一陣比自己不和大家一致行动然后被他同監的犯人打一个头破血流那还是好受多了。

柯义躊躇的时間并不很長。他很快就走到楼梯脚下。他的漂亮的面孔现在已变得非常凶狠——个犯人直接違犯他的命令，虽然是一件很小的事，他也会覺得那是最不可寬恕的罪惡，同时是

对他个人的一种侮辱。他大声問道："你們里边有誰有什么話要对我說嗎？"

誰也沒有話說。

"我本來就想誰也不会有什么話說，"柯义輕蔑地說。"我沒有抓住剛才說話的那个机灵的家伙，我沒有抓住他，算是他的运气。誰也不許再說話了，听見了沒有？"

坐在桌边的第一層牢房的犯人中有一个在柯义的背后飛快地說道："他喜欢那些黑鬼。"

柯义憤怒地轉过头來。接着因为楼梯边有人用嘴唇作出一种很下流的声音，他又忽然轉过头去，一会兒坐在桌子边的几个人也發出了那种怪声音。这情形实在是柯义所不能忍受的，他的威嚴完全扫地了。

在这种很难对付的情况下，一个獄官可以有几种方法用來恢复秩序。第一种是通知总管理处，讓那边再派几个看守來帮忙維持秩序。但这个办法，柯义認为，实在等于是丟臉地承認自己無能，非不得已他是决不願意采用的。第二个办法是向大家宣布，每一个犯人都必須負責監視和他鄰近的人，不許他們說話，如果有一个人講話，整个那一層牢房的犯人都將受到懲罰。但柯义感情太激动，沒有想到使用这个办法。他最后想出的一个主意是，命令排隊吃飯的犯人开始前進以打破这个僵局。

"得了！"他說，一边大踏步地走到飯桌跟前，"大家往前走！开飯。"

"不成，先生，"艾薩克·瑞夫斯安靜地回答說。他已經从飯車跟前退到一边，兩手插在口袋里。"我已經侍候过所有的人了。讓別人來侍候侍候我吧。"

柯义立刻就感觉到，这正是他在这种情况下最希望抓住的一

个机会——一个受他管制的人竟敢当面違抗他的命令。"我告訴你給大家开飯，"他满臉怒气地說，"你是开还是不开？"

"沒有一个暫时收監的人是必須工作的，"瑞夫斯回答說。"我不干了。"

"也許你明天可以不干，"柯义憤怒地反駁說，"那要等監獄的行政当局决定。但現在你穿着伙夫的衣服，你就得侍候大家吃这一顿飯。你到底开不开？"

"不开。"

"靠那边的牆站着！"他拿一个指头指着阿弗瑞斯·蒂尔曼，"你給大家开飯！"

蒂尔曼搖了搖头。

"我可以告訴你，我們所有的人都不干了，"班恩·魏尔曼自动地說。"我們現在全体罢工。"

"我現在要把你們所有的人的名字寫下來向上面去报告，"柯义一边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他的筆記本來，一边气憤地說。

从那些飯桌中間，忽然有一个怒不可遏的声音喚道："如果这不是世界上最他媽的不公平的事，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公平的了！"

柯义立刻轉过身來。"誰这么講？"

"我这么講！"說話的是湯姆·麥克皮克，他的肥大的臉气得通紅，好象要和人打架似地把下巴向前伸着。在監牢里这样自由地發表自己的意見將会遭到什么样的結果，他完全沒有考慮，甚至根本沒有想到。他这样說，完全是情不自禁，也許再过一个鐘头，他就会后悔自己不該这样作了，但这时是憤怒的心情指揮着他的一切行动。"他媽的，你向上面报告他們这些人是不对的，"他憤怒地叫着說。"这事兒不是他們引起來的。"

"你这是在教訓我該怎么干我这分差事嗎？"柯义气呼呼地說着，一面向着飯桌走來。

"我是說，你对这些侍候开飯的人太不公平了。"

"你有什么权利在这里講話？你沒有听見我告訴所有的人都不許講話嗎？"

"听見了，但我也听到許多人在那里嚷嚷了半天，你一点也沒有管，一点也沒有管！"

"你叫什么名字？"

"湯姆·麦克皮克。"

"你的号碼是多少？"

"我不知道我的号碼。"

"你的收監令呢？"

麦克皮克从襯衫口袋里摸出收監令來遞給他。柯义在他的筆記本上寫了几个字，就馬上把他的收監令还給他，喝着說："回到你的囚室里去！"麦克皮克从坐在过道边的犯人旁边走过的时候，憤怒地說，"这些飯食連猪都不要吃。"

这句話虽然和目前的情况完全無关，但因为确系实情，全飯堂的人立刻哄然大笑起來。柯义人叫了一声，大家才止住笑。他把每一个侍候开飯的犯人的名字和号碼全都記下來，叫他們回到楼上去。接着他派第三層牢房里站在最前面的五个人出來为其他的人开飯。这以后大家便都安靜下來了。

湯姆·麦克皮克并沒有时間讓自己靜下來想一想，或者懊悔一番。他走進囚室，鉄門剛剛关上，又馬上打开了。他听見这一層牢房的看守在喊他的名字。向外一望，他看見看守在叫他去，他也就走了出來。因为他不熟悉監牢里的規矩，他以为这是獄官要

喊他去受处罰。那看守是圓形大樓派來叫他的，麥克皮克一边和他并排走着，一边自問自答地講了許多話，大多数的話都是很淫穢的。他这时心里非常憤怒，極希望和监狱当局談几句話。因此当他被引到一間办公室里，看到便衣警察斯通納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倒吃了一驚。

“嘿，”那便衣警察極友善地說。“你好嗎？”

麥克皮克一言不發，只是憤怒地望着他。斯通納年紀不过三十多岁，身材高大，長着一头棕色的头髮，皮膚很紅，滿臉全是雀斑。他們兩人單独講話的时候，那看守一直呆在門外。

“我本打算今天早一点來看你的，”斯通納和藹地說，“但我实在太忙。这样也好，这使你有更多的时間把事情多想一想，不是嗎？”他笑了一笑。“这正合你当初說的，你需要多一些时間，是不是？”

麥克皮克仍然一句話沒有說，斯通納現在注意到他的眼睛所看的方向，連忙說：“对啦，那是你的箱子，我已經替你買了一張汽車票。大約在一个鐘头之后，就有一輛車开往第特律去。第特律警察局的我的一个朋友会在車站上等着你。你这样到了那边，这边对你的控告就可以撤銷了。連逮捕过你的这回事都算沒有过。”因为麥克皮克仍然沉默着，斯通納的藍色的眼睛不禁微露出一点凶惡的样子。但他仍然很和气地說，“怎么回事，乔治亞佬，你还要为了那个黑人拚掉自己的命嗎？”

“我不喜欢受人擺布，”麥克皮克直截了当地告訴他說。“我是为了和我的家人团聚并且参加一个婚礼到这里來的，我現在一定得照我的計划办。”

“你听我說，乔治亞佬，”斯通納立刻拿出警察的腔調和态度來，“我現在正在尽一切力量使你能够同这个案子脫去干系，所以

你不要說什么我們擺布你，当那个黑鬼受預審的时候，你必须离开这个城市。如果不然，你就会得到大堆的罪名，不知道要遭到什么麻事。你会坐牢，先生，我說的是坐牢，那时候我們会叫你知道什么才叫受人擺布。”

便衣警察斯通納本來可以和麥克皮克說許多事情，而現在他所用的却是最不明智的一种办法。麥克皮克的思想和感情本來已处在搖擺狀态中，如果斯通納多花工夫和他講一講其他方面的実际情况——他如何可能丟掉自己的職業，他的家会如何困难——总之，談談过去二十四小时內一直都使他痛苦不安的事情，那都一定会对他發生很大的影响。而現在，斯通納所講的那些話正好触着了麥克皮克在情感上最不能容忍的一个方面，那就是他对于強迫命令的当局的憤恨。这种經过許多錯綜复雜的經驗慢慢積累起來的憤恨是如此深固地藏在他的心中，連麥克皮克自己都不知道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了。这要追溯到他第一次在伐木營作工时候的情形，在那里每一个人都必須化錢賄賂工头才可以保住自己的職業——所以如此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了，而國內又發生了不景气的現象。这要追溯到他参加修建波尔德水閘时的一次可怕的經歷——一个地道塌下來差一点把他压死了。当他辞去那个工作时，他們告訴他，以往欠他的工資，只能給他一小部分美國金圓，其余的將給他公司的証券——这种公司証券只有在波尔德那个市鎮上可以当現鈔使用。他曾經到公司里去大吵大鬧，他曾經去找警察局長交涉，而結果他發現他們完全是通同一气的，找哪方面交涉也完全沒有用。尽管如此，如果他沒有那一次襯衫上佩帶着工会的徽章、在一个工厂的地板上靜坐罢工的經驗，他的憤怒也許还不会达到現在的程度。从那次的經驗，他知道一个無名的工人并不是永远就得默忍一切，他知道一个工人实

际上具有远超过他自己所想象到的力量，因为他不是孤独的，他更知道他有絕对的权利說："去你媽的！我們罢工！"那次的經驗也在他的心中產生了一种非常微妙的感情，因此，一羣他完全不認識的管开飯的黑人囚犯当着監獄当局公开举行罢工的事在他心中所引起的共鳴，使得他不禁要因为他为他們驕傲而激动起來。

"你叫我知道什么叫做受人擺布吧！"他忽然对便衣警察斯通納大声喊叫着說。他的臉因为憤怒已变得通紅，眼睛里冒着火，矮胖的身軀擺出一个架势，好象要打架的样子。"我也要叫你知道一兩件事情，我一定要！我要去参加那个預審，我要說真話。我要去为那个黑人孩子作証，我要把你們想搞的这个卑鄙的誣告案全盤端出來。在我講完了以后，他媽的，坐牢的不是我，而是你。我一定要——"

"你这个狗雜种，"斯通納憤怒地罵道，"我当初就知道我們在警察分局的时候就应該好好地治你一頓才好，我——"

"我要作的还不止这些，"麦克皮克叫着說。在他这样激动地談講着的时候，他忽然想到了一个使他很得意的弥天大謊。"你还不知道我是誰哩，你这个傻瓜！我是美國最大的一个地方工会，汽車工人联合会第六百号分会的駐厂首席代表，我們那个工会一共有六万五千会員，我剛剛第三次当选。你等着这个案子上报吧。哼，叫你的屁眼發燙的时候还在后头呢！整个'產联'—"

这时門忽然打开了，監獄的看守出现在門口。他嚴厉地問："这兒出了什么事？"

"把这个混蛋东西帶出去，要不我真要把他撕成碎片了，"便衣警察斯通納凶暴地說。

"你是什么东西？"麦克皮克喊道。"你不过是……"

"住嘴！"看守打断了他的話。"走！"

麥克皮克在走回囚室的时候，脑子里充满了許多要使他的头脑爆炸的思想。但当囚室的鉄門在他面前砰的一下关上的时候，他略略平靜了一点。他这时首先想到的一件事，是所有这一切对他的高血压都是非常不利的。他的第二个思想是，現在他是眞正拆了自己的台了，現在他已經給自己找了一身麻煩，但这样倒也很好。不管怎么样，他現在發現，几小时來的头痛，竟第一次痊癒了，同时对于此后可能發生的一切他也已經不那么担心發愁了。很奇怪，这一切都使他回想到他过去坐在一个工厂的地板上呼喊"沒有佛萊迪，决不复工"时的情景。

第十五章

監獄里的小夜曲

对于晚飯时候發生的事件，不管別的犯人有什么样的反应，一二四号囚室里的兩个犯人現在所关心的却完全是另外一些事。伏洛依德·瓦尔尼一回到囚室，就又开始工作起來。他帶着絲毫沒有減低的緊張的心情，在拼命把烟草盒上的一片鉄皮磨成刀片。在晚飯以前他只有十分鐘的时間可以从事这个工作了，同时他也無法知道還明天轉移出去的犯人去洗淋浴的命令是不是会馬上下來。他臉色鉄靑，苍白的嘴唇抿得緊緊的，一刻也不停地工作着。那鉄片已經磨出口來，但他要把它磨得象刀片一样鋒利。他并不害怕鉄皮磨在洋灰地上的声音会被人听見，因为大喇叭里現在已經在放着維也納華尔玆舞曲。他的唯一的另外一种恐懼——这一層牢房的看守可能走过外面的甬道發現他——因为有強尼·罗特

尔在看守，也已經解除了。罗特尔現在正站在囚室的門外替他望風。

罗特尔并不是自愿要干这件事，但当瓦尔尼求他的时候，他却沒有拒絕。他必須为他的朋友的自殺尽一番力量，实在是一場可怕的恶梦，至于这时替他望風也不过是这恶梦中的極小的一个片段而已。不管有时候他覺得这一切是如何簡直叫人沒法相信，但他已开始承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个現在在他身边的、活着的、有感情的人在几个鐘头之后就將变成一个屍体了。瓦尔尼現在比他刚从法庭上回來的时候已安静了一些，他的眼睛里也沒有刚才的那种象發瘋一样的火光了——至少罗特尔感覺如此。瓦尔尼現在已肯注意听他講話了，有时自己也講几句，对他自己的周圍的环境也認識得清楚了一些。但他所表現的态度却比以前更为可怕了——他已經下了一个坚決得不容改变的病态的決心。在他們被鎖進囚室的半小时中，罗特尔把他所能想到的一切道理都講出來了——結果，全然無效。他甚至和他說，一个人不等着轉移到大監獄里去就要先自殺掉，那真是一个大傻瓜，因为在一个大監獄中很容易找到工具，要自殺也方便得多了。

“你別再談这些了吧，”对于这一点，瓦尔尼非常嚴肅地回答說。“我不要死在任何其他的地方。如果我在里芬維尔斯或者在阿克特拉斯自殺，那誰也不会听到这件事了。我要讓那个法官——还有那个彼得遜家的女人——在明天的报紙上看到这个消息！这就能使我感到某种滿足。”

人的生命力竟会以这样一种离奇的方式表現出來，这是罗特尔所不能了解的一个病态現象，这种情况他是熟悉的，因为在这以前他曾經看到过完全絕望的人可能做出些什么事來。他想到了他所認識的卡罗來納州苦役隊里的一个青年人，因为想逃跑，結

果被重重地打了二十皮鞭，并被关進了單人牢房，而在他被处罰的一个小时以前他就曾有意去攻打一个看守，希望他把自己一枪打死。他还回想到感化院里的一个年輕的孩子，因为十多个和他同住的犯人曾強迫他進行不正常的性活动，他因此在半夜里爬起來，把腦袋在馬桶里，淹死了自己。他知道，人們到了完全絕望的时候，有时是会干出这种事情來的。但他自己無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也决不会这样作　自殺这个思想本身就是他所決不能接受的。如果他处在瓦尔尼的地位，他只会計划如何越獄，而决不是自殺。

站在鉄欄杆边，眼睛望着外面的走道，罗特尔很想把自己的这种思想向瓦尔尼說明，作为对他的最后一次努力。但他感到这些話实在不知該怎么說才好。他从來沒有和任何人，甚至和他的妻子，談过这一类的事，同时他这时感情非常激动，要想有条有理地把自己的意思說清楚也实在很困难。"伏洛依德，"他說，"我想和你談一件事情，你願意听嗎？"

瓦尔尼抬头望了一眼，好象是点了点头，接着又仍去干他自己的事。

"是这样的……象你和我这一类的普普通通的人……天生的权利是很有限的。有些人的情况比别人更糟一些，比方說，你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我的遭遇也并不比你好。我有一次曾經和你談过，在我才十歲的时候我媽媽就死去了，她一直就害着肺病。我父親簡直可以說和我不認識，他在鉄路上做夜班。結果因为我自己行为不正，在我才十二歲的时候，他們就把我送到一个感化院里去了。你在听我講話嗎，伏洛依德？"

"嗯。"

"这个討厭的收音机眞他媽的該死，"罗特尔暴躁地說。"他們

为什么不能播点象样的節目呢？这簡直吵得人沒法思想了 …不管怎样吧，我現在所要对你說的是这个 我見得多了，也讀得多了，我知道一个有錢人家的十二歲的孩子是决不会被送到感化院里去的，决不可能有这种事。自然，他們大多数人都不会碰到窮孩子們所碰到的那些麻煩事兒。他們有很舒服的家庭，他們有可以任意揮霍的錢，他們用不着象我一样去偷人家的自行車和其他的东西。同时，就是他們鬧出了什么岔子被送到兒童法庭去——他媽的，他們家的老头子就会說：'法官，我一定把他領去找一个精神病学家給治一治，我一定好好地管教他，我一定讓他从此好好做人'—— 那么那个孩子就可以得到緩刑。"

"我做孩子的时候从來沒有出过什么岔子，"瓦尔尼忽然咕噥着說。"我自己照顧着我自己，我干得很不錯。可惜你沒有听見今天我的律师在法庭上所講的关于我的一段話。我 ——"他忽然停住，嘴里罵了几句髒話，接着又仍去干他的工作。

"这正是我所要說的呀，"罗特尔急切地接着說。"你听啦，假定你是另外一种人，你不是一家旅館里的廚子，而是一个很有錢的大佬兒，报紙上的社交欄里也有你的名字，那我敢說，無論怎么你也决不会得到現在的这种判决。"他等待着，希望瓦尔尼会抬起头來，但瓦尔尼却沒有任何反应。"我的意思是說……他們現在捏造出种种事实來說你犯了強姦罪。这使你非常痛苦。但如果你是交际場中有名的大少爺，那对你的控訴就会不攻自破了。所有的人都会說：'去她的蛋，她是甘心情願的。'她要是說你帶着一把折刀威脅她，警察听了都会大笑。甚至卽使你犯了这种因強姦而殺人的故殺罪——他媽的，連法官自己也会想到，如果他是你，他也会願意去和彼得遜太太睡一觉— 而为了自衛他也会象你一样把从外边撞進來的那一个人給殺死——很自然的，他也就一定

只会判你最低的徒刑。"

"你想安慰我嗎？"瓦尔尼愤恨地說。"我实在不觉得这是什么安慰。請你閉上你的嘴，好不好？"

"不要这样，伏洛依德，你听着，我还沒把我的意思說清楚……你听我說。我的意思是說好些事情里面是有許多鬼花头的。比如我曾讀到一些談講英國古时情况的书——他們規定了九百种要处人絞刑的罪行——比方，有人挨餓，偷了一塊面包，就得被处死刑。他們总有理由把人給絞死。当然，現在他們判人絞刑的时候也不那么多了，但这里面的鬼花头却仍然沒有減少。我記得我在阿特蘭塔讀过一本书，指出百分之九十的刑法条文都是为保护私有財產定下的。你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嗎？我因为偷了一点很小的东西就被送到感化院里去了，但一个闊綽的房东絕不会因为我媽由于居住条件太坏害肺病死掉而被送到监牢里去。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你能住在很舒服的房子里，能有牛奶和好东西吃，能呼吸到新鮮空气，那你也就絕不会得肺病。这是經过証明的，伏洛依德，所有的医生都承認这一点。"

"我的天哪，"瓦尔尼咕嚷着說，"你这是在嘮叨些什么呀！你比那收音机还要叫人討厭。請你离开我，好不好？"

"但我要向你說明的是，"罗特尔不知如何是好地說，他自己知道他是越說越胡塗了，"就是既然这些事情里都有許多鬼花头，你却对这种事看得那样認真，那是不对的。我是說一个人决不应該这样因为一点事就輕輕地放棄一切希望。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有这种或那种不幸的遭遇。我是說即使他們現在把我送到卡罗來納去受一次不合理的審判，我也要为我自己的生命战斗到最后的一分鐘，因为——"

"我連听都沒有听，"瓦尔尼打断了他的話。

"你为什么不听？"罗特尔生气地喊叫着。"你要死还有的是时間，你現在还沒死呀。"

这时，兩个人都忽然一楞。因为罗特尔說出最后的一句話，"你还沒死呀"的时候，收音机里的節目忽然終止了；这句話于是驀然冲破了西盛筒里忽然出现的寧靜。附近的几个囚室中發出一陣笑声，牢房的那一头有一个声音愉快地喊着說："也許你現在还沒有死，朋友，但你終归要死的。"

"安靜些！"看守在这排牢房的前面喊叫着。"那边誰都不許講話，我們要开始檢查鉄欄杆了。"

瓦尔尼咒罵了几句。他連忙把鉄皮藏在自己的手掌中，坐了下來。他知道他們要干什么事情。每隔相当的时間，他們一定要檢查一次各个囚室的鉄欄杆，怕它因为时間过久或因为犯人搞了什么把戲而不够牢固。而鉄欄杆檢查的副產物就是一支奇特的小夜曲。

晚飯时監督开飯的獄官柯义担任这次檢查工作。从第一排牢房开始，他用一种勻称的步伐，沿着囚室慢慢走去，拿一个木槌挨次敲着每一个囚室前面的每一根鉄欄杆。每一根鉄棍都發出彼此略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这种顫抖的金屬的声音，清澈而陰冷。每一个囚室的鉄欄杆所發出的連續的音調，匯成了一种奇特的木琴的調子，一个囚室接一个囚室地重复下去。瓦尔尼在他住在西盛筒的这半年多的时間中，已經听見过許多次这种小夜曲，每一次他都感到非常有趣。現在可不同了，因为这等于耽誤了他的宝貴时間。"他們为什么單挑今天晚上呢？"他凶狠地咕噥着說。

柯义檢查了他們的囚室的底下一排鉄欄杆，走了过去，但瓦尔尼仍然坐着沒动。因为所有的直欄杆都分成上中下三排，柯义一定得在一層牢房前來回走三次。瓦尔尼听着这支曲調，心里漸

渐火起來；这使他想起他已遺忘的一件事情，簡直使他煩得要發狂。他回想起，在他八歲的时候，他的母親曾經買回一架勝利牌的旧唱机和兩張已有人用过的唱片，來招待她的顧客。他們那时住的是一所一共只有兩个房間的破房子，夜晚的时候，他睡在后屋里面角落里一个稻草做的破袋上。只要听那个勝利牌的唱机一响起來，他就知道他媽媽一定找到客人。啊，那兩張唱片啊！——一夜一夜地过去，那唱片上的調子已經深深地印在他的腦子中了，其中的一張他媽媽說是甜蜜的音乐，另外的一張，她說是为她的兒子買的熱鬧的安眠曲。天哪，現在在他一生中的最后的一个夜晚，他竟被迫又想起了那时的情景！

十分鐘之后，柯义在第一層牢房奏完了他的小夜曲，上楼到第二層牢房去了。瓦尔尼又回头做他的工作，罗特尔現在也不再打擾他了。他已經把所能說的話都說出來了，既然毫無效果，他知道再說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用处的。他站在囚室的門边，望着外边的过道，自言自語地說："明天我就可以回家去看到爱密和孩子們了。明天我又將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了！"

在这个接近黄昏的时候，瑟波·威尔遜正躺在黑牢里的地上，吃着他那一天的最后兩片面包。晚飯时候來到了，但很快也就过去了——門上的小窺視窗打开了一下，从过道里射進一股使他睜不开眼的光亮，然后他听到有一个人喊他过去接晚飯。

他早已感到非常飢餓，現在，他吃完了最后一口面包，仍然覺得很餓。这第一頓飯已使他清楚地了解到，黑牢里的黑暗、寂寞和無聊还都不是他在这里受到的最嚴厉的处罰。从現在起，他的主要的敌人是难忍的飢餓。

然而真正佔据着他的思想的，并不是飢餓，而是他想要了解

自己的一种嚴肅的要求。剛剛不久之前，他心里还曾想到他的同室难友芬奈尔帯，想到芬奈尔蒂在談到同牢房的犯人們时所講的几句話："我們身上都有弱点和坏处，我們都是人，而人就总是有弱点的。"

这些話曾經使他感到一些安慰，但这并不能眞使他滿意。他对于生活的态度是很嚴肅的，他希望永远按照一种値得称道的方式过活，他有自己的生活标准和道德观念——至少在几天以前他会这样說——他需要有高度的自尊心以使自己不致于違背了那些标准和观念。但現在經过这第一次不幸遭遇的打击，他覚完全失去了勇气，那他还能算一个什么人呢？

慧依向自己提出了这么一个問題，但接着他又开始想到一些和这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他回想到兩年以前他在賈洛蒂斯維尔所度过的一个夏天的晚上，那时学校正放假，因为战爭还在進行着，他虽只是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却找到了一个相当不錯的工作——在一个小肉品製包厂做工人。那天晚上他們都干着加班工作，那个白人工头因为加夜班很生气，喝醉了酒，工作完了以后，他对他的手下的四个黑人提出了一个他們已听得很慣了的問題——問他們能不能替他找一个干淨的小黑姑娘陪他玩一夜？慧依也不等着看看其他的人如何來对付这个局面，竟毫不思索地替所有的人提出了回答。他的回答在一个南部城市里可眞是很少有人听見过的——他說他不知道，但他問那个工头能不能替他找一个干淨的小白姑娘陪他玩玩？那工头听到他这样汚辱南部白人妇女，便瘋狂而下流地对慧依罵开了，慧依回嘴和他对罵，那工头就揮拳向他打去，慧依闪躲开了这醉漢的拳头，一下就把他打倒在地上。他那个不錯的差事自然从此完結，事后的兩个礼拜中，他的父母，因为怕那个工头想出什么办法來报复，还一直沒敢讓他在家里过

夜，但他自己对他那时的那种举动却从來也沒有后悔过。

他现在認識到，那件事对他是很有意义的。他那时为什么不学湯姆叔叔的榜样隱忍着，或者閉着口不做声，而偏說出那样的話來呢？如果这眞是他要和白种人的狭隘民族主义战斗到底的基本原則所要求于他的，那他为什么一想到自己將來不可能当一个律师，就立刻象一个布娃娃一样立不穩脚跟了呢？在学校前面担任糾察的工作，比和一个白人賭这一口气实在是更重要得多了。

“我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你还沒有眞正懂得你的那些原則是什么，”就在今天早晨，赫閔教授还这么对他說过。这話是眞的嗎？难道那狡猾的老家伙眞在他的身上看出了某种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嗎？

賢依嚴肅而認眞地想着这件事，他想到任何一个人所抱的原則，不管这些原則是不是他自己所意識到的，都应該是他的一切行为的指南。一个人如果把錢看得比任何其他的东西都更有价值，那他为了得到錢就可以不惜行騙。而嚴格說來，他所認为最有价值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他的原則到底是什么呢？

他發现他根本不知道——就是說，当他把这个問題象这样对自己提出來的时候，他回答不上來。也許赫閔教授就因为看出这一点來才有了那种感觉。僅僅在几天以前，他还会毫不犹豫地提出自己的回答。他会回答說，他要尽他的可能做一个最好的律师，他要象查尔斯·哈斯頓或瑟古德·馬歇尔一样竭尽自己的才智來为自己的人民做事。在这个願望里面，当然就有一种原則。但他也希望过舒服的生活，那又該怎么說呢？还有对于他自己希望变成一个著名的律师的夢想又該怎么說呢？

他现在似乎感到他的原則和他的夢想已經乱七八糟地攪和在一起了。但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如果他是遇上了一

次車禍而不是遭到了一次警察的評告——如果他竟因此变成了瞎子或瘸子——那他的生活的目标也許需要改变，但他决不会改变他的原則。

就假定他有他的原則吧，問題却仍然存在：在他的一生中，他認为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慧依站起身來，他伸出一只手摸着牆壁，又开始在黑牢里打轉，忽然間，在他的想象中，他似乎很鮮明地看到自己还是一个孩子，坐在父親的身边，一頁一頁地翻閱着他們家的聖經。这比一部真聖經更富有意义——这是一部家庭歷史，一个珍貴的象片簿，一个重大事迹的記錄本——从一八六四年起这東西便从一个威尔遜的手中傳到另一个威尔遜的手中，一直傳到現在。慧依想到这个后，他忽然發現他对自己有了一种更深一層的了解——那就是除了錢或个人的成就或变成一个律师之外，他的确还有一个更大的要求——他希望他能毫不慚愧地在那部家庭歷史中佔据一頁。

当他一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馬上覺得事情真是这样，并且也知道了为什么是这样，因为那本册子所記錄下來的，是一些睜着勇敢的眼睛正視世界，并且進行斗爭以求獲得他們应該得到的一切，以及当困难來臨时知道应該如何去对付的男人和女人。

他的名字和他的曾祖父是相同的，而他从他的曾祖父的一生經歷中所學到的除了上面那些，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呢？他的曾祖父慧依·威尔遜是新奥尔良的一个私有奴隸，被他的主人租出去在一个船塢中工作。他曾經兩次逃跑，結果都被捉回去了，第一次被打了一頓皮鞭，并在臉上烙上了印記，第二次則被割去了一只耳朵。当南北战爭中的北軍攻下新奥尔良的时候，他并不是僅僅接受解放，他曾为自己的解放進行过战斗。他參加了在城中組織起來的第一个黑人联隊，后來在哈德遜港的一次战役中，丟掉

了一只胳膊。

慧依现在想到，过去曾有多少次，他虽睁眼望着他們威尔逊家的那些远祖的已变得很模糊的鋅版照片，但并沒有真正認識到他們的庄嚴和偉大啊？那里面有他的曾祖母罗拉，她原先是巴頓·胡溪附近一个大農場上的女工，后來有一支黑人軍隊从那边經过，她便参加進去做了看护。他的曾祖父和曾祖母兩人手拉着手，筆挺挺地坐在一起，神情很驕傲，曾祖父穿着軍服，一只袖子空着，一个耳朵被割去，在一边臉上还留着做奴隶时被烙下的烙印。非常明顯，他們的尊嚴是从奋斗和苦难中得來的——难道他一直都沒有了解到这一点嗎？

还有他們的兒子雅各，他从十四歲的时候就开始掙錢养活他的寡母，他是一个手藝高明的磚匠，为反抗黑人法所加在他身上的新的鎖鍊，他曾經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流浪到北方，想找到一个安身的地方、一个工作和一个家。他所修建的水井、石牆和地窖比夏洛蒂斯維尔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多得多。他从未学过房屋設計，但他在一八九〇年却自己設計出來了一个家庭住宅的圖样，七年工作所得的收入使他能够買下了一片地，五年多的工作使他能够在上面盖下了一間房和一个厨房，他于是把他的妻子、兩个孩子和他的母親都搬了進去，这所房子真是一个表現人的勇气和意志的紀念碑，設計圖样在他的家庭聖經中現在还可以看到，那計划是那么巧妙，后來添盖的任何一間新房子都和整个那幢房子能完全配合——一九〇六年添盖了第二間臥室，一九一〇年修建了前面的客廳，一九二〇年又添盖了兩间楼上的臥室，后來慧依就住在这里面。他的哥哥在这个斗爭中也尽了多大的一份力气啊！当他一九四四年退伍回來的时候，他用他退伍时所拿到的一筆錢，最后完成了他們的祖父所修建的这个家——在房子里装上了电

灯，水管子，并修盖了一間浴室。

慧依以同样兴奋的情緒想起了他們家的另外一本書，这本書他过去也带着莫大的兴趣看过許許多多次。这是一部内战时期的黑人軍隊的歷史，出版于一八八八年，上面有成千成万和他的曾祖父一样，过去是奴隸，后來为了自己的自由進行过斗爭的黑人的名字。他和他的哥哥曾經有多少次覺得自己参加了彼得堡前面的那場惡战，当南軍的統帥李投降的时候感到狂欢，并隨着大軍开过瑞其蒙德的街头，高唱着"我們要將南部匪徒絞死在一棵蘋菓樹上"啊？他感到，所有这些法蘭克斯派①的黑人軍隊都和他有極親密的关系——但他从來有沒有停下來仔細想过，他們所遭到的是什么样的困难，他們所忍受的是什么样的痛苦呢？

也許从沒有过，他现在想。在对这件事嚴肅地思索了一番，并对自己嚴肅地提出了一些疑問之后，慧依开始感到他对自己的生活又有了一种新的認識。忽然間他似乎已能从一个新的角度來了解他的父親和母親了，那就是，据他所看到的，他們是一直在一种最簡單的、絕对沒有一点虛誇的方式下过着英勇的生活。

除了这个，那还有什么別的东西能够使他們一家在大恐慌时期的那些年头中仍一直保持完整呢？他还記得，在許許多多冬天的晚上他們坐在廚房里制造"煤"的情况。傑甫和他的父親到全城各处的垃圾箱里去搜集报紙。在家里他們一家人圍成一个圈坐着，把所有的紙揑成極緊的紙球；然后把每个紙球放在水里泡上一夜，第二天再把它們拿出來晒干——这就是威尔逊一家人在經济恐慌时期所燒的煤球了。但無論怎样，当他們坐在燒得不够暖和的廚房中，一連几小时做着那种枯燥工作的时候，他却感到那空气是

① 法蘭克斯派是法國人傅立叶所創立的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团体。

多么愉快、多么親切啊——而所以能够如此，得完全归功于他的父母。

他母親每天所做的那些劳苦的工作不是一些英勇的活动又是什么呢？她每天做着她一向認为該她做的事——使房子里永远保持清潔、明淨，擦地板，劈引火柴，給全家人补鞋。她同时还要在后院菜園里除草、打扫毛房，給大学里的白人学生洗衣服——从來沒有一句怨言，而且永远有多余的精力和兴趣去为"第一浸礼会俱乐部"每年一次的义賣会担任縫級工作！他父親身上帶着并未痊好的肺病，身体一向不很好，但他在一个裁縫店里做熨衣服的工作，一天工作十小时，一星期工作六天——也从來沒有抱怨过一句。他永远只說："要受教育，不要成为一个毫無能为的人；努力吧，我們总尽我們的力量帮助你。"

但他們的兒子却是怎么回事呢？他怎么竟会一时感到自己是孤独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怎么竟会被自己遭到的困难所征服呢？

慧依在黑暗的黑牢中大声笑了起來。事实是他已經不再感到孤独、絕望或屈辱了。相反的，似乎由于某种神秘的力量，他忽然对自己有了一种过去从沒有过的新的認識。现在他已可以对赫閣說，天知道，他的确有一个他生活上的指導原則，事業有成就当然好，名望也会使他感到兴奋，口袋里能有錢他当然非常願意，但他所要得到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是要使自己变成他父親所說的一个真正的人。也許这个案子、結果將使他被判徒刑，也許他將永不可能变成一个律师，但他仍然很高兴，非常高兴。他曾經参加了那个糾察隊——如果他慧依·威尔遜的这个案子能把学校中的歧視黑人的制度向垃圾箱边更推近一叶，那他就会在那本家庭聖經中佔据一頁。

慧依止住步，靠着黑牢的一边墙，他又大笑了几声。对目前

的局面，他心里已再沒有任何矛盾了、他已經知道了这一点。他也許不能相信，一个人在黑牢中会感到快乐，但他现在却的确感觉如此。

几分鐘以前，有人喊了一声，"下地兒的"。瓦尔尼的囚室打开了一下，罗特尔立刻就出去了。罗特尔一走，瓦尔尼差不多立刻就觉得自己兩腿無力，头腦昏昏然，他并且似乎觉得全身的血液都慢慢流干了。

他已經作好了一切准备工作，时机也差不多已完全成熟，但生命却仍然在和他的意志搏斗，收音机又开始在播送嘈雜的爵士音乐的節目，隆隆的鼓声，响亮的木箫的声音，使他想到了监狱外边的世界，想到和傑妮跳舞的情景，想到活着时的情趣。他想象着自己和一个女人正在一起跳舞　感到自己和着音乐的節奏跳动时的那种内心的温暖，她的臉和自己的臉偎得那样紧，自己的臉緊貼着那光滑的赤褐色的髮卷！在公園的草地上兩人肩并肩地躺着，注视着欢唱的小鳥輕展着双翼在花心中吸取花汁！凝視着夜空中的繁星！活着总是活着啊，哪怕是痛苦地活着，哪怕是孤独地活着，哪怕是在監獄中活着！

瓦尔尼猛然吃了一驚。在这排囚室的那一头有一个門打开了。接着傳來第二个門、第三个門、第四个門打开的声音。那鋼鉄發出的声响穿过整个監筒，刺進了他的心，告訴他在他未來的二十五年中，他所能見到的將只是牢門、鉄欄杆、石头和鋼鉄。

"他媽的，不能！"他大声咕噥着說。"我不能忍受！那不是人过的生活！"

"伏洛依德？"这是罗特尔在囚室門口喊叫的声音，"他們都出去洗淋浴了。"

瓦尔尼以一种使他們兩人都感到吃驚的兴趣問道:"有許多人要轉移出去嗎?"

"这層牢房有十二个。"

"轉移到什么地方去?"

"大多数到洛尔頓。"

"他們就有这种机会!"瓦尔尼忽然感到一股憤怒地說。"他們永远也不会把我轉移到那些監獄里去。"

罗特尔瞪眼望着他的神色極难看的面容和眼睛。接着他把他的嘴放進鉄欄杆上的兩根鉄柱中,以便在嘈雜的音乐声中能低声說話。他已經想好了一个办法——一个为他自己的安全所必須采取的最后措施——但要把这件事情說出來眞是需要極大的努力。"伏洛依德?"

瓦尔尼向他走近了几步。

"你能不能……为了我作一点事?"

"什么事?"

"隔壁的多德遜也要去洗淋浴。他走以后,你能不能和格罗弗斯溝几句話?"

瓦尔尼点点头。"对,我一定办到,我明白你的意思。"但他忽然張开自己的嘴,似乎呼吸很吃力的样子,他臉上現出了一种痛苦的表情,使罗特尔实在不忍再看下去了。他希望再劝他几句,告訴他"不要那样作,"对他說"不要就这样放棄了希望,"但他說不出口。血液在他的太陽穴砰砰地跳动,他感觉到他似乎已經被窒息住了。

"下地兒的,讓我們到淋浴室去吧。"那喊叫的声音很大,罗特尔立刻轉过身來离开了瓦尔尼。他拉开腿走了一步,接着又犹豫了一下,但最后他終于噴着嗓子向着隔壁牢房喊道:"多德遜!

我們走吧。”一个人从一二二号囚室里走了出來，他渾身都脫光了，腰上只圍了一条毛巾，他們兩人順着甬道走了过去。

瓦尔尼仍然站在那里，手里捏着那塊鉄皮，过了一会，他听到那一排囚室的門又都关上了。他輕輕地敲着一二二号囚室的牆壁。有人用拳头回敲了几下。瓦尔尼把嘴伸在鉄欄杆中狂热地說："是你嗎，格罗弗斯？"

"是的。"

"我现在要和你告别了。"他声音里充滿了一种酸楚的滿足的情緒。"我今天夜里决定要逃獄了。"

"噢，老弟，"对方回答說，"我們誰不希望能够逃出去？朋友，我听見你今天被判决的情形心里实在难过得很。"

瓦尔尼向甬道上吐了一口唾沫，他走進囚室里边去，楞了一楞，接着就脫去了自己的襯衫。他把一只手扶在上舖上，又停了下來，接着，就轉过身去摸他藏在水池上面什物架上的牙刷。他爬上了他自己的床舖，把枕头安置妥当，好讓自己可以斜倚在上面，便躺下了。他很小心地把牙刷放在自己的身边。他用右手的手指捏住那片象蝴蝶翅膀的鉄皮，同时把自己的左臂举起來。他注視着自己的手臂，注視着露在手腕表面的那几根血管，注視着胳臂弯里的一根隱約可見的藍色的大动脈。接着，他把手指按在脈搏上，脈搏的跳动告訴他那下面就是可以割断的动脈管。忽然間，他的整个身体开始顫抖起來。他的右手抖得那么厉害，以致那塊蝴蝶翅膀似的鉄片竟从他的手指中間滑落下來。一陣冷汗使他的胸部完全浸成一片了。

他倒下身去，心急剧地跳动着。他絕望地問他自己，难道这一切就將这样結束嗎？——自己既然那样地害怕生活，为什么又这样地害怕死亡？

大喇叭中音乐的声音已較低了一些，因此，他可以听到牢房那一头淋浴室里水流的声音。他对他自己說，現在只賸下几分鐘讓他做最后的决定了。去洗淋浴的只有十二个人——那里有一把刮臉的刀子和三个水龍头——十五分鐘之后罗特尔就要回來了。

他的身子已慢慢不象刚才抖得那么厉害了。他重拿起那塊蝴蝶翅膀似的鉄片來，瞪着眼对它望着。他拚命地想："这已是和刀片一样鋒利了。只要一下就可以解决問題，就只要一下！"

这时他忽然看到囚室外面的甬道的天花板上有一道电光一閃，这使他吃了一驚，接着他看到飯堂那边的灯也都亮起來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胡乱地咒駡了几句，接着仍躺下身去喘着气，这时他感到自己已疲倦至于極点了。从他躺的地方，他可以看到牢房外牆上的一个嵌着黄色玻璃的窗子。窗子上面的落日的余暉已經消失了，但他可以肯定窗外仍然有亮光，仍然有黄昏时候的柔和的亮光。他忽然感到自己已經走出了囚室，离开了监牢，正在蒼茫的暮色中散步，看到工人們从工厂里下工回來，看到孩子們在夜飯前聚在一起遊戲，看到年輕的情人們含着笑默默地走着，在等待着黑夜，在尋找着公園里的長凳和树下的陰影，在那里他們將陶醉在心蕩神怡的狂欢的境界中，嘴唇和身体都緊貼在一起，彼此偎依、热烈拥抱。

这时瓦尔尼并沒有明确地受到自己的意志的指示，便忽然对自己下手了。他并沒有对自己說"該动手了"，或者說"現在是动手的时候了"。好象另外有个人替他作出了决定似的，他的手指忽然緊緊地抓住了那塊蝴蝶翅膀一样的鉄片。他在左手腕的脈搏上面一点割断了自己的血管。

在他自己驚恐的那一刹那間，在一秒鐘的几分之几的时間內，一切都仍然如常。他看見他的皮膚上的伤口，看見很細微的一股

血从一根血管里流出來，此外再沒有什么了。但不一会兒，一股血的喷泉在他的眼前噴了起來，飛到一呎多高以后又落下來，使他的手臂、手腕和手掌都染上了一片鮮紅的颜色，这使他也不禁感到一陣慌慌。然而，这时他却有一种勝利的想法："我終于这样作了！"血的噴泉又噴了起來，而他竟帶着失去理性的人所有的那种兴趣注視着自己的鮮血，也就是自己的生命所依的那股紅色的泉源一起一落地跳动。一会兒，他又忽然寒战起來，他的整个身子控制不住地顫动着。他的一部分思想，好象一个要想誘騙他的敌人似地向他請求說："止住它吧！別讓血液再流动吧！"但他立刻对他自己說："不能！还得再來一下，"他把身子一顛坐了起來。他使尽力气在他的前臂的肌肉上又割了一刀。血液从一条血管中迅速地流了出來，他心里的那个敌人又大声喊道："止住它吧！快喊救命吧！"而他却更一下割开了胳臂弯里的血管。痛苦和恐惧使他感到一陣昏眩，他几乎从上鋪上摔了下來。他斜倒下去，張着嘴，脖子上的筋肉象一根一根鉄絲似的暴了起來。接着他又感到——呼喊救命的冲动愈來愈強烈，这喊声几乎要不顧他的控制，自己要从他的嘴里發出來了。"现在，赶快刺死自己結束这一切吧！"他瘋狂地对自己說。他跳起身子來，摸到了那把牙刷。在那一刹那間，他想："这不可能刺進你的心臟去，它在碰到肋骨时就会折断的，"因此，他的手在半途中改变了方向，把牙刷扎進了自己的肚子。他叫喊了一声，立刻就失去了知觉。

这叫喊的声音，曾有人听到，但也沒有人听到。那时收音机正播送一个廣告，一大羣女孩子的声音在讚頌着某种早点的各种好处。在附近的几个囚室里，曾有人听到了一声喊叫，但他們不能肯定那是什么声音。一二二号的格罗弗斯曾捉摸了一下，而結

果他也只認为那不过是收音机里發出的一种噪音而沒有去管它。

又过了十多分鐘，強尼·罗特尔才从淋浴室里回來。明天要轉監的人都已經被鎖在囚室里了，埃迪·奎恩剛走進了一〇二号囚室，罗特尔現在是一个人走在甬道上。他覺得自己一双脚重得拖都拖不动，全身一陣一陣地出着冷汗。当这層牢房的看守替他打开大門的时候，他离开一二四号还有五間囚室。他感到他实在不能再向前走去了，但他还是走了上去。

一到門口，他忽然停住了，接着他扭轉身又退到牢房的甬道上來。瓦尔尼在拿牙刷扎了自己以后，身子已倒了下去；他縮成一团横躺在床上，头向着墻壁。似乎在一个極可怕的夢境中一样，罗特尔看到了那只滿是血污、現在还正流着血的胳臂，更看到了那突出在裸露的肚子上的牙刷毛。一霎間，他失去了行动的能力，失去了說話的能力，失去了思想的能力了。在这層牢房的前門边，裘納斯因为要盖过收音机的声音，高声地喊道：“罗特尔——快進囚室去。”而罗特尔却仍站在那里沒动。“喂，听見沒有——你是怎么回事呀？”裘納斯喊叫着說。

罗特尔轉过身來了。他开始向那个看守走去，接着更向他快步跑过來。裘納斯莫名其妙地望着他，他好奇地問道，“你这是怎么啦？”

“瓦尔尼！”罗特尔的菜色的臉现在是白得象紙一样了。“在我的囚室里……他把自己干掉了。”

裘納斯是在監獄里工作不久的一个低級獄官，但他曾受过很好的訓練。他現在所最关心的仍是整个这層牢房的安全問題。因此，在他开始采取任何行动之前，他先檢查了各个囚室，看看是否除了一二四号之外所有囚室的門都已經牢牢地鎖上了。看清它們的确都已鎖上，因此知道囚犯們就是要想設計陷害他已不很可

能的时候，他才走進这層牢房的甬道，随手鎖上門，并立刻用双手在罗特尔身上搜査，看他是否帶有什么武器。

"天啊！"罗特尔忍不住地叫喊着說，"我是跟你說眞話啊。"

裘納斯开始向前跑去。穿在一个銅环上的一大串鑰匙在他的屁股边丁叮噹噹地响着，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向一二四号跑去。他看到了上舖上的那个拱成一团的人体，但因为那間囚室里沒有灯，他看不淸他的臉。他于是赶快打开了电灯。

他立刻看出瓦尔尼要不是已經死去，就是快死掉了。他的臉已經沒有一点血色，完全白得象死人的臉一样。他的嘴軟綿綿地張开着，眼皮半开半閉，無神的眼珠还有一半露在外面。裘納斯摸一摸他的心臟，好象觉得他的心还在跳动，但也不十分拿得定，接着他把他的帶血的一只胳臂翻过來，立刻看到他的手腕上还有一股血正急剧地向外冒。他立刻从口袋里掏出一面手巾來捆住瓦尔尼的上半截胳臂，并拿出自己的自來水筆來作止血器，把手巾紋緊。他一下兩下地絞着自來水筆，一直到血液停止流出的时候，他才尖声喊道，"下地兒的……罗特尔……快來！"

罗特尔出現在囚室的門边。他早已跟着裘納斯走到牢房的这一头來，但他自己实在不願再走進那間囚室里去了。

"抓緊这只筆。象我这样。"

罗特尔按照他的吩咐做着。

"不要松开手。"裘納斯說着便跑出了囚室。伴和着收音机里播送的新聞節目，他踏着沉重的脚步，从本層牢房里的許多沉默的、帶着疑問神气的面孔前面跑了过去。他打开这層牢房的大門，出去后又立刻把它鎖上，然后給圓形大廳打电話。監獄管理处对于这种意外事件所見并不多，于是立刻通知了值班的高級獄官，并打了一个电話給監獄医療处，把情况告訴了他們。医療处値夜

班的助理医師是一个僱用人員，他通知手術室立刻准备好一切用具，并打电話請鄰近的格林格尔市立医院派一位外科医生來。然后他派一个在医院值班的囚犯推着一張救护床，同他一道走过一連串地下室的甬道，前往丙字一号牢房里去。

管理处值班的高級獄官很快就到这层牢房里來了。他是一个身体高大、头髮已經灰白的中尉，年紀大約四十五六歲，因为他曾見过許多犯人自殺的事件，所以他完全不象裘納斯那样張惶和手忙脚乱。当裘納斯打开門讓他走進那層牢房的时候，他問道："他的情况很坏嗎？"

"我不知道，官長。我剛才只是設法止住了他的胳臂上的血，接着就打电話去了。但他还用一把牙刷刺進了自己的身体。他住在一二四号。"

"刺在什么地方？"

"肚子上。"

"你能肯定是自殺，不是和人打架嗎？"

"我想是自殺。"

当这位中尉走進一二四号囚室的时候，他看見罗特尔仍然好好地扶着那支鋼筆，但却閉上眼，低着头站在那里。对于罗特尔，这簡直是一段不能忍受的可怕的时間。比瓦尔尼的那个可怕的样子使他更感覺到难受的，是他竟不得不帮助救活他的朋友的这一事实。有一个时候，他感觉到他实在不能这样作，他感覚到瓦尔尼应該有死去的权利，于是他就把那支自來水筆松开一会。但接着他又实在不忍看着那股血不斷的流出來，因而又把那筆使勁捏住。

那位中尉問道："他还活着嗎？"

"我想还活着，"罗特尔喃喃地說。

"你摸过他还有脈嗎？"

"沒有摸过。"

那中尉一脚踏上下舖，伸手去抓住瓦尔尼的右手腕。过了一会他說："我說不清他到底还有脈沒有。"

"我看見他还喘过兩口气。"

"是嗎？"中尉拉直了瓦尔尼的腿。因为摸到了他的冰涼的帶汗的皮膚，他立刻跳下床，把下舖上的毯子拉了起來。他拿那毯子蓋在瓦尔尼的身上，一边咕嚕着說："难道誰都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必須使他蓋得暖和些嗎？"

罗特尔臉色蒼白，說道："中尉……这血的味道簡直使我受不了。他原是和我同住一間囚室的。你能答应我离开这間囚室到外面的監房去嗎？"

"好好地扶着那支自來水筆吧！"那位獄官嚴厉地回答說。"我还有許多事要作呢。"他开始檢查这間囚室。他早已注意到罗特尔身上沒有打伤或殺伤的痕迹，沒有任何打过架的样子，他現在又注意到这間囚室里的一切东西都照样好好地擺着。他問道："你是犯什么罪到这里來的？"

"盜竊嫌疑犯。今天中午法官已經撤銷了我的罪名。我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

"你不会对我撒謊嗎，朋友，你說的是真話嗎？"

"这是很容易核对的。"

那位中尉哼了一声。他很高兴一切証据都說明瓦尔尼的确是自殺的，但他想要找到瓦尔尼自殺时所用的工具。他到处找着，还沒有找到的时候，医療处的急救隊已經來了。

"他还活着嗎？"那助理医師問道。

"我想还活着，但他失血实在太多了。"

"他只是割开了他的胳臂嗎?"助理医師迅速地在瓦尔尼身上扫了一眼問道。"那只是一根橈骨动脈管,不是大动脈。你不能想象一个人可以流出多少血还可以不死。"

"他还戳破了自己的肚子。"

助理医師揭开了毯子，看到一把牙刷戳在一个人的肚子上的那种可怕的景象，他喃喃地說："天啊，他們什么花头都能想出來!"他掰开瓦尔尼的一只眼睛的眼皮看了看,接着就从他的口袋里拿出一个听診器來。他听了听瓦尔尼的心臟,皺着眉头說："我想無論如何把他搬到手术台上去还不致有太大的問題。你們給他止住血已經有多久了?"

"你知道嗎?"尉官問罗特尔。

"大約十分鐘。"

助理医師点点头,拿出一个橡皮的止血器來换掉了那条手巾,他吩咐跟他來的人把救护床推進囚室里來。

"我告訴你，"那中尉說，"这牙刷請你尽量不要随便动它。如果上面有指印，我們决不要把它弄掉。"

助理医師点了点头。

当那中尉找到瓦尔尼用來割开胳臂的那塊鉄片时，他把罗特尔叫了过來。在那層牢房外边的走廊上，裴納斯走來和他們在一起，那尉官先对罗特尔仔細端詳了一陣，接着便大声問道："你抽烟斗嗎?"

罗特尔臉色蒼白，渾身禁不住發抖，但他仍極力使自己鎮靜，回答說，"不抽。"

"他抽嗎?"

"瓦尔尼?不抽。"

"那么他从哪里搞來的这个烟草盒兒呢？你看見过这个嗎？"中尉用他的大拇指和二拇指捏着那塊蝴蝶翅膀似的鉄片的兩边，遞在罗特尔的眼前讓他看；那鉄皮的一面还可以清楚的看到原來的商标的痕迹——"王子牌"三个字还賸下一半，底下还有"阿伯特"几个字。

"这东西到处都有。任何人都可以找到。"

"你知不知道，这种鉄皮要是印上了指紋，那是可以保持很久的？"

"当然知道。"

"你知道嗎，如果是你殺害了他，我們就可以从这上面看出來？"

"你們那里存得有我的指紋。你們去比較吧。"

中尉忽然轉过身來对裴納斯說："你有什么意見嗎？"

"是这样的，官長。我們剛才都在照顧那些就要轉監的人洗淋浴。这个罗特尔是个管雜役的犯人，他一直都在淋浴室里。他是在大家洗完淋浴之后才看到瓦尔尼变成这样子的。"

"嗯——但你在照管淋浴之前見到过瓦尔尼嗎？"

"沒有，官長。"

"这么說，据你知道他那时不可能已被殺害了？"

"我想不可能，先生。"

"你最后看到他还是正常的原模原样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裴納斯皺了一下眉头，"我不記得了——也許是他从法庭上回來的时候。"

"那是几点鐘？"

"大概是一点半……也許还早一些。"

"吃晚飯是五点鐘，瓦尔尼有沒有去吃飯？"

"我不知道。"

"他去了，"罗特尔說。"我可以告訴你是誰在吃飯的时候坐在他的旁边。"

"你可以？"那中尉微帶譏諷地問道。"你怎么会知道的？"

"我無意中注意到这件事。你願意听我告訴你一些情况嗎？"

"你說吧。"

"瓦尔尼被定了故殺罪，今天已經宣判了。他被判了二十五年到終身的徒刑。"

中尉哼了一声。他噘起嘴唇來沉思了一会兒，接着問道："他告訴过你他要自殺嗎？"

"沒有。"

"那么，我們可以說，"中尉深思地說道，"如果他是今天才定罪，那在他知道他將被判什么罪以前，也許不可能想到自殺这件事。那就是說，他开始准备自殺，一定是在他从法院里回來以后。那就是說，他必須是在今天花了許多时間來磨这塊鉄皮。那也就是說，他还花了許多时間去磨他的牙刷。要是你不先把牙刷把磨尖，你就决不可能把他扎進你的肚子里去，你說是不是，伙計？那我倒要問問，在他干那些事的时候，你究竟上哪里去了呢？"

"第一，"罗特尔从容不迫地說，"我从來沒有听說有一条法律，規定每一个人都必須要担任偵探的職务。第二，我是一个当雜役的犯人。在开完晚飯以前，我有許多工作要做，要不，我就在这条甬道里跑上跑下和大家聞聊天。我一直沒有回到囚室去，也不知道瓦尔尼在干些什么。不管怎么說，我明天就可以恢复自由了。我沒有那么大兴趣，去和一个剛剛判了二十五年徒刑的人閒泡。"

"对，酒鬼，"中尉干笑了几声說，"你不要拿我当傻子。你事先完全知道他已經打定主意要自殺了。不过你也用不着發愁，我决不会因为你沒有事先告發，論你个什么罪。只要这上面和牙刷上面沒有你的指印，这事便不与你相干。"

罗特尔輕輕地嘆了一口气。"中尉！"

"什么事？"

"今天晚上，我能不能搬到另外一个囚室里去住？"

"有地方嗎？"中尉問裘納斯。

"有，先生。"

"你可以讓他搬出去……在我给你通知以前，这間囚室先不要收拾。"中尉說完就走了。

当罗特尔拿着枕头、毯子和草垫走來的时候，湯姆·麦克皮克正站在一三〇号囚室的鉄栅杆边。門打开后，罗特尔走進去，那門又立刻关上了。

罗特尔疲倦無力地把自己的那些东西扔在下舖上，便在牆边的椅子上坐下，点起了一枝香烟。

麦克皮克指着囚室里边的一个角落說："我站在那里的时候，看見一个家伙推出去一个救护床。有誰病了嗎？"

在罗特尔还沒有回答以前，一二八号囚室里忽然有人在敲牆壁。麦克皮克大声問道："什么事？"

"我們想問罗特尔，到底出了什么事？"

罗特尔嘆了一口气，走到囚室前面去。"当我到淋浴室去了的时候，瓦尔尼决心自殺。他用一片鉄皮把自己的胳臂割伤了許多处，他大概还把一把牙刷也磨得象小刀子一样了。他用那个戳穿了自己的肚皮。"

"他已經死了嗎？"

"还沒有死，但情况很坏。他們已經把他弄到手術室去了。現在不要再問我这些問題了，好不好？我心里眞难受死啦。"

他回到牆边的座位上坐下，把胳臂撑在桌子上面，用兩手支着自己的头。麦克皮克一边嚼着一根火柴棍，一边听着大家在轉述着这件消息时用拳头輕輕在牆上敲打的声音。收音机現在已停止播送節目，監筒里人們談話的嗡嗡声已顯得更加响亮了。过了一会兒，麦克皮克說道："你想睡觉嗎？我願意替你把床舖好。"

罗特尔搖了搖头。"現在要我睡觉比要我飛还难。"

"他为什么自殺？"

罗特尔拿一只手在自己的蒼白的臉上摸了一摸，輕輕嘆了一口气。"他今天被判了……二十五年到終身的徒刑。喂，我实在不願意再談这件事了。我很喜欢他，我希望不再想到他的事。"

"是的，对。"

他們沉默了一会，后來罗特尔顯然为了要找几句話說說來解悶，勉強开口說，"今日吃晚飯的时候你也遭到了一点麻煩，是不是？"

麦克皮克笑了一笑。"我想是的。我老是爱發脾气。你看他們会因为这个給我处分嗎？"

"可能会。犯人是不允許象你那样对一个狗子講話的。"

"把我送到黑牢里去？"

"我不知道。也許就只是取消你的某些权利。"

"你想那些黑人会被送進黑牢里去嗎？"

"我也不知道。但他們既然那样彼此合作，团結一致，我想也决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發生。当一羣人一同表示不滿的时候，狗子們的头子也会担心的。如果他們把所有那些管开飯的犯

人都关進黑牢里去，他們就会要担心整个監獄里的其他的黑人不知会鬧出什么事來。”

“这話很有道理。我很高兴听到你这样談到关于他們以及关于我个人的事。”

“象你这样一个南方人，怎么会不歧視黑人呢？”罗特尔带着坦白的好奇的心理問道。

“过去是那样，但我后來改变了。我懂得了一些事情。我反对这种种族歧視。”

“是的，”罗特尔忽然很激动地說，“人是会改变的。”他站起身來，开始在囚室里走來走去，“而那正是这該死的監獄制度無能为力的事。这种制度决不能使人变得好一些。他媽的，監獄制度只能使大多数的人越变越坏。天下沒有一个人坏得渾身連一点長处都沒有。我曾經注意过我自己的孩子們發展的情形 他們都是很好的孩子，非常好—— 但誰也不能肯定他們將來不会和我过去一样被送進感化院。只要你不好好地照护他們，誰也不管他們的死活，那結果就一定是这样。”

“我也有孩子，”麥克皮克欣然說，“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我——”

他的話被打断了，大喇叭里又傳來命令，叫所有的獄官准备在七点三十五分点名。

“数目是点得很清楚，”罗特尔忍不住憤恨地說。“一个人要死掉或已經死去了，有誰管呢？”他停住步，爬到上舖上去，伸直腿在草墊上躺下了。

“这个旧世界的确需要大大拆修一次，你說是不是？”麥克皮克似乎在發揮某种哲学理論似地說道。“我希望劳工运动在这方面也能尽一大部分力量。經济和政治—— 这些东西我想是其他一

切的基礎。”

“也許是，”罗特尔何答說，接着就把眼睛閉上了。

第十六章

螢火虫

第四層牢房的黑人囚犯，并不知道瓦尔尼有自殺的打算，他們心里想的是另外一些問題。瑞夫斯、蒂尔曼和芬奈尔蒂明天早晨就要轉移了，他們三个人都高兴得了不得。这时他們都在淋浴室中，晚飯时發生的事件在他們心中所引起的煩惱，由于乔治·班哲明講了几句話，也完全消失了。“我說的話总沒錯，”班哲明好象極有把握地說。“晚飯时候發生的事情，他們只好裝作忘記了事。因为既然監獄管理局命令他們轉移某些囚犯，他們就得照办。你們决不会因为那么个事件就被他們扣留下來，給以处分。”

“可是你看那件事会变成將來对我們很不利的一件材料嗎？”瑞夫斯問道。“我是說，对我們將來請求假釋或減刑会有什么不利嗎？”

“我想不会，沒有那么嚴重。你們被送到一个新的監獄里去以后，一切將完全从头來起。”

“你和斯鮑丁、魏尔曼会不会倒霉？”

班哲明开心地笑了一下。“你們这些家伙一走，对我們也是有好处的——特別是你，老头兒。你是我們的革命运动的首領。我不相信他們会拿我們怎么样。”

瑞夫斯这时正拿肥皂在往他的肌肉發达的身体上抹着，忽然極高兴地大笑起來。“我記不得以前在什么地方做过什么首領 我

却希望能做。”

“他媽的！”班哲明喊叫着說，“我們真是把那个柯义罵了一个痛快。我恨那个家伙。他是这里最下賤的一个狗子。”

“他对我們也很不喜欢，”芬奈尔蒂說。

“那些住在第一層牢房里的人怎么样？”蒂尔曼說。“他們都是些道地的三K党。我真希望把他們一个个槍斃掉。我真希望叫他們站在我們軍隊的自动步槍前面，砰！砰！”

“我最猜不透的是那个麥克皮克，”芬奈尔蒂說。“他那么起勁地站出來为我們講話。但如果他真有和我們要好的那种感情，那他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站出來为威尔逊辯护呢？”

“一个人心里有各种各样需要考慮的事情，”瑞夫斯若有所思地說。“人心有好坏，性格有強弱——我們对那个人認識得还不清楚，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只觉得，他是个我早晚願意和他交朋友的白人。听我說，班哲明，那个看守为什么沒有告訴你，我們明天將被轉移到什么地方去？难道他不知道嗎？”

“他也許知道，也許不知道，但他的確沒有告訴我。”

“我真希望我們会到洛尔頓去，”瑞夫斯热情地喊叫着說。他把淋浴的水龍头打开，在水声中提高嗓子，好叫别人听見他的話。“如果我能到洛尔頓去，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們就可以每月來探望我一次。那样我就可以和他們商談生意，自己經管事情。”

班哲明忽然扶正了搭拉在他的又粗又短的鼻子上的眼鏡，露出非常悲哀的神情望着瑞夫斯，他說：“我听到了一个对你很坏的消息，老头兒。剛才我想我也許还不应該把真实情况告訴你，因为我替你很难过，但現在我还是說了吧。蒂尔曼和芬奈尔蒂都將被轉移到洛尔頓去，但你可不能！”

“什么？”瑞夫斯把水关上。“你說什么？”

“对于你这么个老头子來說，这件事真是太不公平了 他們要把你送到一个非常坏，而且很远的地方去。”

“不要叫我‘老头子’，也不要替我难过，”瑞夫斯对他說。“你只告訴我他們要把我轉移到哪兒去吧。”

“一个真正很远的地方，你的家里人要來探望你可不容易。”

“阿西蘭，你是說？”

“不，不！阿西蘭不过是在肯塔基州。他們要送你去的地方可真是远極啦。”

“那是哪里呢，他媽的——得克薩卡納？”

“不，不 得克薩卡納不过是在得克薩斯州。你可真是要來一次大轉移，你算是倒了霉了。我想政府是預备把你們这些不肯繳所得稅的家伙狠狠地整一下。”

“真是他媽的，再沒有別的地方他們可以送我去了。象我这样一个短期犯，轉移过的地方实在已經够多了。”

“三年也許是个很短的时間，但政府实在討厭不肯繳所得稅的罪犯們。”

“班哲明，你这个沒有心肝的东西，你到底告不告訴我，他們究竟要把我送到哪兒去？”

“我正是想告訴你呀，”班哲明尖刻地反駁說，“但你既然这样咒駡我，那就去你媽的吧。”說着他就从淋浴室里走了出去。

完全被弄得心煩意乱的瑞夫斯动身跟上去，但他忽然發現自己身上还滿是肥皂，只得停住了。“你們听說过有用这样可恶的态度对人的嗎？”他一面打开水龍头，一边对淋浴室里另外兩个人抱怨說。“知道一个人要轉移到哪兒去，可是不肯告訴他！还有什么別的地方呢？”

蒂尔曼一边擦着身子，一边毫不在意地回答說：“你忘了阿克

特拉斯了。”

“阿克特拉斯？那是关真正的罪犯去的地方呀。”

“你以为你不是罪犯是什么呀，是一朵嬌嫩的紫罗蘭嗎？”

“我不是那种罪犯，在这次以前，我一生从來沒有犯过法。我不过是因所得税的問題犯了一点过錯，但阿克特拉斯決不是象我这样人去的地方。再說，我有我自己的生意，我有几个兒子和我在一起工作，我有我自己的房產，我还是我們教堂里的执事——”他看到班哲明忽然又回到淋浴室來，便立刻停住了。瑞夫斯关掉了水管子，走到那个矮小的服雜役的犯人面前，一把抓住了他的襯衣。“伙計，快告訴我实話吧——他們要把我送到阿克特拉斯去嗎？”

“不，不，不，”班哲明板着面孔回答說，“你要去的地方比那个还糟糕。阿克特拉斯算不得远，那不过是在加里佛尼亞州。他們要把你送到阿拉斯加的一个新建的監獄里去。”

瑞夫斯張着嘴站在那里。

“那是一个嶄新的監獄，”班哲明接着說，“專为关漏繳所得税和鬧同性恋愛的罪犯的。你沒有听說过这个監牢嗎，希尔曼？”

“听說过。上星期我还在报紙上看到过关于这个監牢的消息。在那里他們給犯人吃的只有冻魚，此外什么也沒有，是不是？”

“对極了！他們叫它作冷食感化院，”班哲明捧腹大笑着說。“可憐的老头子，我真为你难受。”

瑞夫斯的臉上慢慢現出一副羞怯的笑容。“这家伙，”他說，“我剛才还只当你說的是真話呢。”

“冷食感化院，”班哲明極高兴地重复着說。

“嗨，里面的人，”这層牢房的看守在外边喊叫着，“快洗完出來吧。”

"我們馬上就出來了，"班哲明象唱歌似地回答說。"这个老头子渾身还都是水呢。"

大約正在傍晚的这个时候，監獄里的医療处給圓形大廳的总管理处打了个緊急电話。圓形大廳于是就立刻通知全監獄各幢牢房的看守們，医療处急需有一个"O"型血型的人去給病人輸血。管理处要那些獄官們立刻去查一查，他們所管轄的犯人中有沒有"O"型血型的人。

当第四層牢房的看守洛塞順着囚室去打听的时候，他和其他的看守一样，發現只有很少的犯人知道自己的血液是什么血型。但他走到四二八号的时候，阿弗瑞斯·蒂尔曼却立刻回答說："我就是——'O'型……我給什么人輸血都成。"

"你准知道嗎？"

"从我离开軍隊以后，我就一直在賣血过日子。我的血什么人都可以用。我就是他們所說的 ORh 陰性反应血型。"

"你願意給医療处里的一个人輸血嗎？"

蒂尔曼略为想了一想，接着就毫不犹豫地說："沒問題。"

洛塞看了一看他拿在手里的一张紙头，"你患过瘧疾嗎？"

"从沒有。"

"傳染性的肝……"他因为对这个病名很不熟悉，有一点念不上來，蒂尔曼却立刻接着說："肝炎——他們常問我这个的。沒害过。"

"很好。我馬上向上面报告。待一会有人來打开你的囚室的門的时候，你就直接到前面來。"

洛塞走后，瑞夫斯很激动地說："这眞正表現了一种基督徒的精神，蒂尔曼。我为你感到很驕傲。"

蒂尔曼忽然大笑起来 "你把我看錯了,执事先生。我从来沒有往教堂里的捐款盤里扔过一个子兒,將來也永远不会。"

"也許,你从不上教堂去,"年紀比較大的瑞夫斯热忱地回答說,"但你仍然可以是一个基督徒。"

"喲,听着,我告訴你老实話吧,"蒂尔曼帶笑地說。"你知道我为什么願意給人輸血嗎?因为也許这样他們將來可以讓我多減輕几年徒刑。如果現在我知道他們不会給我任何好处,那他們要我撒泡尿我也会不肯。"

瑞夫斯顯然感到很吃驚,沉默了一会兒。接着他又用一种責备的口气說:"你說的不是真話吧?假定医療处里的那个人立刻要死掉,那——?"

"你先听我說,"蒂尔曼打斷了他的話。"我知道这里面的鬼花头,这是一种要現錢的買賣。所有的大医院都買下很多血存着。假定你病了需要輸血,那你怎么样?如果你有錢,你听我說吧,他們可以拿許多血來泡着你。这个監獄可以在五分鐘之內从格林格尔医院或任何市立醫院弄來'O'型的血,但这样他們就得付錢。这就是他們为什么要找人自願輸血的原因,他們——"蒂尔曼一句話沒有說完忽然停住了。他忽然想到一个問題,使他的漂亮的臉皺起了眉头。"嘿,"他低声喃喃地說,"如果要輸血的是一个白人呢?"他心情極不安地跳了起來。"如果狗能給我什么好处,我也願意把我的血輸給一条該死的狗,但我决不能白白地把血送給一个該死的白人。我剛才为什么沒問問那个看守呢?"

"現在不是已經太晚了嗎?"瑞夫斯安靜地說。"你自己自願的。他們要你去,你就得認了。"

"我要認才怪呢!讓他們給我錢。我不能把血白送給一个該死的白人,我老实跟你說吧!"

"你是說，你寧願看著一个人死去嗎，就算他是个白人？"

"讓他們給我錢，我还是这句話！"蒂尔曼感情激动地回答說。"如果他是象巴洛那样的一个坏蛋呢？我为什么要救他的命？我倒寧願看着他馬上死去呢！"

"但你不知道要輸血的是誰呀。如果他是另外一种人——象麥克皮克那样的人呢？"

"天啊，"蒂尔曼天眞地叫喊着說，"你为什么單提起他來呢？我現在眞不知道怎么办好。当然，我願意帮助象他那样的人，但我决不能把我的血送給一个把我看作一錢不值的白人。"

"有时候一个黑人还必須先向白人伸出手來求援呢，"瑞夫斯热誠地說，接着他忽然态度很嚴厉地說道："我告訴你吧，蒂尔曼。你可以仔你的意思不做一个基督徒，但世界上再沒有什么比'捨己为人'这个眞理更偉大的了。如果一个从來沒有損害过你的白人要死了，而你先要討个价兒才肯救他，那我說你对于一个黑人也同样会要价兒的。你不肯救他，并不是因为他是什么白人不白人，而只是因为你对于你个人以外的一切人，黑人也好，白人也好，完全沒有一点感情。"

他們囚室的門响了几下，接着就卡郎卡郎地打开了。蒂尔曼沉默着，望也沒望瑞夫斯一眼就走出去了。

—

回形大廳派來領蒂尔曼到医疗处去的獄官柯义，在發現自願輸血的人是一个管开飯的犯人的时候，不禁微微笑了一笑。蒂尔曼看見他的笑容时，心里暗暗想道："我操你，小子，"但他的臉上却仍然沒有任何表情。然而，在他們匆忙地走过地下室的过道的时候，蒂尔曼却問道："柯义先生——你知道要輸血的是誰嗎？"

"不知道。你問这干嘛？"

"不过随便問問。"

"你要先知道是什么人，才肯給他輸血嗎？"

"我只是想我也許認識他。"

到医疗处后，助理医师立刻从蒂尔曼的耳根上取了一点血，看看他的血型到底对不对，这时蒂尔曼却問道："你能告訴我要輸血的是什么人嗎，大夫？"

"一个叫瓦尔尼的犯人，"助理医师回答說。"剛才在手術台上的时候，我們已經給他輸过一点血，但是现在他还需要再輸一次，可是我們已經沒有血了。"說着他就拿着那一点做样子的血跑了出去。

"既然是瓦尔尼，他是和你同住在一个監筒里的熟人了，"柯义首先开口說。"今天晚上他企圖自殺。"

"嗯，嗯。"

"你認識他嗎？"

"不太記得清。"

"第一層牢房……一个白人。"

"嗯，嗯。"

"你剛才想要知道的就是这个嗎？"

蒂尔曼楞了一下。"我說过那个話嗎？"

"你沒說，但我看你的样子象是那样。"

蒂尔曼沒有再說什么。

柯义微笑了。这不是善意的笑；这是蒂尔曼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經見到过的，那种表示輕蔑和高傲的白种闊大叔叔的笑。柯义幸災乐禍地說："你怎么先沒有問問我，你可以得到什么代价呢？"

"我根本沒有想到这个問題。"

柯义又笑了。"也許你以为因这件事你將得到減刑的报酬，但

你不会得到的。監獄管理处方面决不会那么办。"

蒂尔曼什么也沒有說。

"我口袋里有兩包香烟，"柯义接着說。"这就是給你的全部报酬。也許你不願意为这么点东西給人輸血吧？"

"我不抽烟，"蒂尔曼温和地回答說。

助理医师跑了進来，他招着手喊道："血型是对的，讓我們开始吧。"

"好。"蒂尔曼說着，大踏步地走了出去。

一張空床推到瓦尔尼躺着的那一間和外面隔絕的房間里去了。房子里的麻醉藥的难聞的味道和瓦尔尼所發出的象打鼾似的、不自然的刺耳的呼吸声，都使蒂尔曼感到很煩乱。他躺在那張空床上，把左胳膊伸在外面，在他的肌肉很發达的、粗大的胳膊上插着一根針，就这样，他的血液从他的粗壯的、棕色的胳膊中，通过一根橡皮管子輸進一个企圖自殺的、对他完全陌生的白人的胳膊里去。白人助理医师站在瓦尔尼的床边，一边看着他的臉，一边摸着他的脈搏。在兩張床的中間，有一个白人看护在那里看管着那一套輸血的器械。在她前面的一張小桌子上是一个控制血流速度的活塞，和活塞相連的是一个大玻璃管，这玻璃管拴牢在一个木板架上。一根橡皮管連接着那玻璃管和桌子底下的一个裝着檸檬酸的瓶子。活塞边裝着的第二根管子連接着瓦尔尼胳膊上的針头，另外一根管子則和蒂尔曼的血管連接着。那个看护安静而敏捷地先把那根玻璃管里注滿了鹽酸水，然后打开活塞，慢慢地把那透明的液体注入到瓦尔尼的身体里去。这一套作法蒂尔曼很熟悉，所以他也并沒有注意去看。他半閉着眼睛，心里正在想着一些其它的事。他進这間房間里來的时候，曾看到过瓦尔尼

的臉；現在如果他願意轉过头去，他还可以看到瓦尔尼的側影，但他实在不願意再看見那張臉了。他过去从沒和瓦尔尼講过話，但他却記得他曾在第一層牢房見到过那張健康的臉，而且，他已經看出那張臉变得多么厉害。这張干瘪的、毫無血色的死屍似的臉，似乎在說着"我实在受够了"；这張臉所表現的那种悲痛使他感到吃驚，使他極希望能对它有一个了解。他为什么会为这一个他甚至根本不認識的白人感到难过呢？

蒂尔曼不是一个惯于深思的青年，他的一生的經歷也沒有什么使他能对白人怀着同情的事情。在華盛頓的一些窮街陋巷中，無数的黑人都在过着窮困的生活，在那里生長的孩子很早就学会了有关社会問題的基本知識：他知道白人处处佔便宜，而黑人却处处受欺負；他知道法律是白人的法律，而所謂民主只不过是一个瞎了一只眼睛的娼妓。然而，不知什么緣故，現在他却从这一張死屍似的臉上体会到了这个白人的內心的感情。瓦尔尼的臉似乎在說："我实在受够了，"尽管他是一个白人，尽管他是一个陌生的人，但他所受到的苦难却使蒂尔曼有了一种同病相憐的感觉。这使蒂尔曼不禁希望知道，瓦尔尼过去究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究竟是什么事使得他想死。这更使得他想到他們究竟有什么权利要这樣來干涉一个苦苦地想要結束自己的生命的人，硬要把他重新救活。这一切使他腦子里產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令人苦惱的想法——那就是这个白人等于是和許多黑人一样受到了私刑。

"你沒有觉得难过吧？"那个看护忽然低声地問他。

他睜开眼点了点头。

"已經搶够一多宇了。"

他又点了点头。接着他說："柯义先生——一个人自殺將受到什么处分——我是說，如果他結果沒有死的話？"

"他要受到处分的，"那看守回答說。"他将很長时期过着孤独的生活。不过，"他微微一笑地接着說，"当然，他还可以再自殺。"

"眞可笑，"弗尔曼想道。他閉上他的眼睛，心里想，他实在不应該自告奋勇地來干这件事。

时間慢慢地过去。他象平常一样，因为失血过多，略感到有些精神不济了。这时，他却听見那个助理医师喊道，"看护……別再輸了。"他轉过臉來望着另外的那一張床。那个助理医师正戴着听診器在瓦尔尼的胸前听着。"我已經听不出他的心臟跳动的声音了——停止輸血吧！"

那看护很快就拔出了扎在弗尔曼血管里的針头，放了一团棉花在他的胳膊弯里，把他的胳膊折过來。那助理医师說："拿膠布來。"他已經拔掉了瓦尔尼胳膊上的針头，正把一团棉花按在針眼上。他从看护手里抓过那条膠布來，一边說："赶快去預备十公分的副腎素給他打強心剂，"在看护跑出房去的时候，他用膠布把那团棉花粘在針眼上，接着就开始給瓦尔尼施行人工呼吸，他按着一般人呼吸的節奏，一上一下地运动着瓦尔尼的胳膊。

站在瓦尔尼脚头的柯义問道："我能帮什么忙嗎？"但那助理医师只哼了几声，什么也沒有說。

弗尔曼现在已經坐起來了，渾身冒着汗。当助理医师一進一退地施行人工呼吸的时候，他不断偷看瓦尔尼的臉。他注視着那張悲伤的臉，等着看他那已經閉上的嘴会不会張开，心里却希望它永远也别張开了吧，这頗象平常在深夜中常使他感到恐懼的一种苦刑——一羣毫無心肝的白人正在处人死刑。一个人要想活下去，但他們却把他殺死；一个人要想死去，但他們却強迫他活着。

那看护跑進房來，手里拿着一个注射器，針头上包着一点棉

花。助理医师拉开盖在瓦尔尼身上的毯子，把他身上穿的那件病人的長上衣翻上去，使他的胸部露了出來。他接着用手指从他的鎖子骨边向下摸，并慢慢向左边移动着他的手指，最后就拿一个指头按在那里。他把注射器从看护的手中拿过來，很快地檢查了一下，这时看护已在他按着的地方擦过了酒精。接着他就敏捷而小心地把那一根兩吋長的針头扎進那已經停止跳动的胸部里去。

蒂尔曼哼了一声。

"安靜些，"看护低声地向他說。"你躺下吧。"

他完全沒有理会。他看到那助理医师把針头拔出來，針眼的地方又擦上了酒精，接着他的胸部和他的綁着綳帶的腹部就又被一床草綠色的毯子遮住了。那助理医师又开始对他進行人工呼吸，一進一退地走动着，为了使瓦尔尼呼吸，他自己的呼吸也愈來愈急促了。

他們等待着，在十分鐘或者說十年已經过去以后，助理医师停住了手。他把听診器又按在瓦尔尼的胸前听了一会兒，翻开他的眼睛看了一下，然后就直起腰來了。他先搭了一下舌头，接着說："唉，他已經死了。"

蒂尔曼忽然使大家都一驚地喊道："那太好了！他只受了一回私刑。"

九点差十分的时候，在第一層牢房值班的裴納斯走到控制西豎筒全部电灯的电門前面去。因为想到再过兩个多鐘头他就可以回家去了，他嘴里正愉快地哼着一支流行歌曲。他象一个会計員撥計算器一样，把第上的一大排电鈕一个一个都按了下去。豎筒过道中所有的电灯很快都一个接一个全熄滅了。裴納斯接着按下了第二排电鈕，除了飯堂里的几盞光綫微弱的电灯以外，他把所

有的灯也都关上了。然后，他嘴里仍哼着歌，回到走廊里他的办公桌前，繼續檢查犯人們寄出去的信件。

这时整个監筒里的犯人，都准备上床了，他們一边脫去自己的衣服，一边点上了睡前最后的一支香烟。因为九点以后是不許說話的，嘁嘁喳喳地談話声却愈來愈高了。

在几層楼下面的黑暗的黑牢中，阿特·巴洛已躺下來休息，他希望能够入睡。在水泥地上睡过几个小时以后，睡在几分鐘前別人才給他送來的一床硬草垫上，他真感到舒服極了。但这一夜他是不可能睡得很好的。飢餓会叫醒他，使他不能安睡，到了明天早上，他就会更明白受到坐黑牢的处分，实是什么滋味。但这是決不可能对他有任何突出的教育意义的；因为他虽然才只是十九歲，但他的性格却已經固定得象一塊石头一样了。

在离开他三間囚室的地方，瑟依·威尔逊正在想着刚过去的这一天和以后的日子。他沒有想到他自己，而是在想着他的母親，想着象他母親一样的千百万黑人妇女，她們的心是那样的正直，她們那样的有耐心，那样的勤劳——而所得到的却是那样的少。他想着象他的母親一样，因为过度劳累而腿發腫的母親們；想到因自己的兒子遭到和乔治·班哲明一样的結局而心怀悲痛的母親們；想到手里抱着哭喊着的孩子，竭力对人解說着人对人的刻薄的母親們。毫無疑問，有一天这些女人終將会享受到她們应該享受到的权利，她們的女兒們將在鏡子中望着自己的黑色的臉而微笑，而她們的兒子們也將可以在一片充滿兄弟般的友情的國土上自由地实现自己的志願。

至于他自己，即使在这个黑暗的黑牢中，他也觉得很泰然。他并不后悔，也不害怕。

在西監筒一〇二号囚室里，坎迪·奎恩正在水龍头底下洗他

的假牙，他心里想着，到洛尔顿后不知运气怎么样，他不知道他究竟值不值得去和狱官談談治酒病的事。在这層牢房的那一头，強尼·罗特尔正在和湯姆·麥克皮克解說預審的程序——而在比他們更高二層的牢房里，阿弗瑞斯·蒂尔曼則正吞吞吐吐地在和艾薩克·瑞夫斯說，他为什么会对一个陌生的白人那样的感到同情。

这些犯人們就这样在一九四六年十月的一个溫和的晚上，絮絮叨叨地閒聊着——一直談到时針指着九点，桑納斯走到牆上的电門跟前，整个牢房里的囚室全变成了一片黑暗才停止。黑暗帶來了安靜。犯人們都孤独地躺下了，一会兒有人咳了一声，一会兒有人开始打起鼾來，一会兒又有人在哭泣。

但对第一層牢房的人，这一天还沒有完全結束。強尼·罗特尔，在向昏暗的飯堂望过去的时候，忽然看到在离他的囚室不远的地方出現了一星閃动着的微光。在他呆在監牢里的这些年中，他从來沒有見到过这样的光亮，因此，他从床上坐起來細看。那道光在飄近地板时消失了，接着忽然在离开这排牢房更远的地方亮了一下，又不見了，随后又閃了出來。他看出那是一个螢火虫。他靜靜地从床上爬下來，輕輕推了麥克皮克一下，就走到鉄欄杆边去。这兩个人面帶微笑，肩并着肩站在那里，注視着那个淡綠色的光点。螢火虫閃着光飄过这个監簡里的过道。在整个这一排牢房中还有别的一些人也看見了它，他們都离开了自己的舖位，帶着驚奇和欢欣的感情注視着这个美丽的小虫。在監牢中看着一个虫子那样輕快而自由地飄动，使他們有一种奇怪的有趣的感覚。但不久以后，他們里面的許多人心里都忽然感到一陣悲哀。他們忽然想到了一个他們所不能回答的問題。这个螢火虫是那样的自由，而他們却被关在牢狱中；这个螢火虫正順着自己的天性在那

里閃着光、輕快地自由地飛翔，而他們却不能發揮自己的天性，在他們的生命里，他們不可能自由地飛翔，在他們所度过的日日夜夜里，在他們过去和未來的日子里，他們不能任意行动或發出任何的光輝。一个人如果不能实現自己的志願，甚至比一个昆虫都不如，那他还能算什么人呢？他們得不到回答，但他們中沒有一个人不曾回想到自己的童年时代，那时，各人都感到自己的未來只是一片光明，那时他們都怀着極大的兴趣，跑过一片草原或城市中的一塊空地去捕捉这种奇怪的小虫，把它們囚禁起來，高兴地凝望着它們。

他們就这样望着那个螢火虫，有片刻工夫，他們又都变成了孩子，回到了赤着脚在松軟的草地上嬉戲的童年时代，回到了在月光下在玉米地里或公寓房子的屋頂上遊玩的童年时代——一直到那个螢火虫穿过鉄絲網，消失在監篙的那一头为止。这时，他們怀着思鄉和思家的痛苦的感情，回到了自己的舖位上去。

監獄里很安靜。人們睡着了——这些犯罪的人們。他們的短促生命中漫長的一天已經过去了，这在人类的歷史上是極短促的一天。新的一天就要到來了。

譯者后記

今年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曾經刊載过这样一則消息：

> 美国进步作家艾·馬尔茲，在美国当局的迫害下，近年来不得不避居在墨西哥。最近，他完成了一部揭露美国黑暗的社会制度的長篇小說"短促生命中漫長的一天"，但是不能在美国出版。
>
> 艾·馬尔茲已經把这部長篇小說的原稿寄給我国作家协会理事蕭三。他在給蕭三的信中說："由於你已經清楚地知道的美国的那些情况，像我这样的作家，現在要找到出版机会是有些問題的。"他还說："近年来出版我的作品的那个出版商現在不願繼續把我列在他的作家的名單上了。"
>
> 据悉，中国作家协会已經把这个原稿交給国家文学出版机关，現正在翻譯中，它將在今年下半年和讀者見面。

現在这个譯本，就是根据作者原稿譯出的。

艾伯特·馬尔茲是一位傑出的戏剧家和小說家。他的作品在美国当代进步文学中，佔有重要和独特的地位。他的許多实际活动，对於美国人民爭取和平、民主、反对法西斯的斗爭，也起过很大的作用。

一九〇八年十月二十八日，馬尔茲生在紐約的布魯克林区。他的父母都是从东欧迁到美国的移民。父亲原是立陶宛人，从少年起就在美国东部的这个工業中心謀生。一生嘗試过許多职業，

当过油漆工人，搞过农業，直到中年才变成一个有名的建筑师。可是因为当漆匠的时期中过鉛毒，所以享年不久。他的母亲原是波蘭人，也是从小就来到了美国。她本来想当教师，可是因为必須贍养父母，只得去做縫級工人，后来得了結膜炎，也就無法受到更多的教育。馬尔茲通过他的父母，对於在美国的东欧移民的生活是非常熟悉的。我們在他的許多作品里，都可以看到他对这些移民的充滿同情的描写。同样，他父亲得鉛毒症給他的印象很深，我們在他的長篇小說“潛流”和“十字奖章与箭火”中，也可以看到一些痕跡。

馬尔茲年輕时所受的学校教育，要比他的父母充分得多。一九三〇年，他在哥倫比亞大学畢業。畢業后又到耶魯大学去作过兩年戏剧研究。他的創作活动开始於大学时期。一九三一年他曾經写过一些家庭剧，不过都沒有上演。他的最初兩个公开發表和上演的剧本“旋轉木馬”（一九三二）和“和平降臨大地”（一九三三），都是和乔治·斯克拉尔合写的。斯克拉尔是馬尔茲在耶魯大学时的同学，也是美国的一个有名的戏剧作家和小說家。

“旋轉木馬”是一出攻击美国政府机关腐化墮落的戏剧。一九三二年首次在紐約公演，立刻就吸引了观众和批評家的兴趣。因为剧本涉及了美国的黑暗市政，上演后曾引起市議会的討論，遭到檢查，最后並被市政当局以不相干的理由作借口，禁止在另一家戏院演出。这是馬尔茲作为一个作家，所受到的美国反动政府的第一次压制。当时，他曾經憤慨地說：“我一向总以为一个剧作家只要把剧本写完，並且看到他的剧本圓滿地經过預演，麻煩事就算完了。”可是他却不得不为使自己的剧本能够上演作斗爭。他幽默地說，戏剧学院除了原有的科目，应該增設一門課程，那就是“剧作家想要他的剧本上演时所遇到的实际問題”。

"和平降临大地" 主要写一个本来埋头於自己工作、毫不关心政治的教授，因为参加調查工人拒絕搬运軍火的罷工事件，对工人罷工的正义要求有了了解，便毅然和工人一起反对即將爆發的战爭，終於被官方当作"共产党人"判处絞刑。这个剧本的內容和技巧都很出色。法国作家亨利·巴比塞曾經説过："'和平降临大地'用戏剧的形式，生动地反映了美国生活的紧張和騷动。这出戏在把作家的意圖轉化为强有力的戏剧情节上，是異常成功的。这出戏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情节紧凑，並且絕对沒有一点不必要的辞句或动作。"

"旋轉木馬"和"和平降临大地"的出版和上演，树立了馬尔茲在美国文学界，特别是戏剧界的声誉。一九三五年，他單独写成了剧本"黑矿"。这个剧本是写美国煤矿工人和煤矿主之間的斗爭。描写一个矿工本来參加和領导了罷工，可是被监禁了三年，回到家里再也找不到工作，經受不住攷驗，終於做了工賊，被矿上所有职工所唾棄。美国的进步戏剧和电影批評家約翰·霍华德·劳森，一九四九年在他所著的"戏剧与电影写作的理論和技巧"一書中，曾經称誉这个剧本为美国"無产阶級戏剧界中从未有过的最重要的作品"。

繼"黑矿"以后，馬尔茲在三十年代还写过兩个独幕剧——"小兵希克斯"（一九三五）、"排戏"（一九三八）——和一个广播剧"紅头髮貝克尔"（一九三七）。"小兵希克斯"写美国反动政府用軍队鎮压罷工工人的事件。"排戏"則反映三十年代初期美国失業工人的斗爭。馬尔茲在这个"剧中剧"里，向屠杀工人的美

馬尔兹的初期作品虽然都是剧本，可是他从事創作不久，也就开始写小說。一九三八年，他的短篇小説集"世道"出版了。由於他对美国劳动人民的深刻理解和同情，由於他在艺术上的成就，他立刻被列为美国当代最优秀和最重要的無产阶級作家之一。

一九四〇年，馬尔兹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潛流"，在創作的發展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頂点。这部小說直接描写了三十年代美国的阶級斗爭，歌頌了美国工人在建立工会的斗爭中的英雄人物，並且在美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比較完整和成功地塑造了美国共产党員的形象。小說的背景是美国的汽車工業中心第特律。处在斗爭中的一方是美国的广大工人和領导工人建立工会的共产党，一方是美国的資本家和他們用来对付工人的秘密恐怖組織——"黑色軍团"。馬尔兹有力地刻划了斗爭的双方在精神和道德上的差别。"潛流"出版以后，美国的进步批評家一致加以推崇。苏联批評家孟德森曾經說："'潛流'是馬尔兹的最大成就……馬尔兹以前的某些美国作家也曾描写过美国共产党人的活动，但長篇小說'潛流'才是第一部最出色的作品。"

馬尔兹在他的創作中，一开始就能站在工人阶級的立場，公开反对美国反动势力，这不是偶然的。这首先是因为他开始創作的时候，正是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美国經济大恐慌时期。这場使一千多万美国工人失業、並把無数美国人民投入恤恐和貧困的大恐慌，直接影响了当时許多的美国青年作家，也影响了馬尔兹。它帮助他採取了正确的創作道路，为他提供了無限丰富的創作題材。的确，大恐慌时代的美国景象在馬尔兹的作品里是很触目的。

不过，馬尔兹能够走上正确的創作道路，不能只归因於时代的影响，应該說，和他的許多实际活动，更是不可分的。还在

耶魯大学唸書的时候，他就已經接触了馬克思主义。从一九三三年起，他更参加了許多美国进步团体的工作，並且一貫支持工人运动，反对任何形式的法西斯主义。他参加过由美国作家、艺术家、政治家和工会会員組成的进步剧团——“剧院联合会”，並且是其中的組織者之一。他的剧本“和平降臨大地”、“黑矿”、“小兵希克斯”和“排戏”，都是为这个剧团写的。他也担任过“美国作家协会”执行委員会的委員，經常参与这个組織所屬的“戏剧家公会”、“作家公会”和“电影作家公会”的活动，並做过“戏剧家公会”和“作家公会”理事会的理事以及“作家公会”西部分会的主席。一九三九到一九四〇年，他是“平等”杂誌的編輯之一。同时，他也是“美国进步公民艺术、科学和职業委員会”的委員。

除这些团体以外，馬尔茲还参加过工会工作，甚至一些工会的領导工作。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一年，他在紐約大学的成人补習班教过戏剧，也在柯罗拉多大学教过几个学期。他到过美国許多地方，同时，为了了解工人生活，还常到矿山、农場、汽車工厂和許多工会去訪問工人，並以部分时間亲自到工厂参加劳动。

馬尔茲在“美国作家协会”、“美国进步公民艺术、科学和职業委員会”以及“美国人权保障大会”等团体中，曾經發表过一些卓越的演說。这些演說不但是他对美国人民反法西斯斗爭的貢献，同时也是他本人的思想宣言。其中有一些后来收在他的論文集“公民作家”里。例如，一九四三年他在“美国作家协会”的西部分会上，就作过一篇題名为“公民作家”的演講，談到作家在人类社会中的任务和地位。他說：“作家是不平凡的，每一个作家都是不平凡的，因为他的行業使他必須对他的人类同胞負責。”他認为作家应該表达人类的良心。他又說：“爭取人类的完全自由

和爭取人类尊严的物質保障的斗爭，还沒有取得胜利。在取得胜利以前，作家在人类和社会的斗爭中有他們的职責。”一九四七年，当“反法西斯难民联合委員会”的委員，美国的进步作家法斯特等人被国会判处徒刑的时候，他在“美国进步公民艺术、科学和职業委員会”的一次反对思想統治的会議上，还發表过一篇題名为“作家是人民的良心”的演說为他們声援。他以曾为德萊弗斯案而斗爭的左拉为例，强調作家有責任参与爭取自由和进步的斗爭。他說：“在我們的时代，也和在其他一切时代一样，人們被迫要选擇他們所走的道路。这是一个殘酷的問題，我們可能希望生活容易一些，可是办不到。这問題好像永远都不会完結，而我們这些当作家的，也必須选擇。当霍华德·法斯特被判有罪，可能被监禁一年的时候——關金的陰影已經投到別的每一个美国作家的桌上来了。这陰影是不会自行离去的。現在是美国文化界誠实的男女立即警惕的时候了。”

从一九四一到一九五〇年，馬尔茲一直住在洛杉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他主要在好萊塢从事电影剧本創作。他曾經为苏联的記录片“莫斯科反攻了”（一九四二）写过說明辭。他自己还写过“向东京前进”（一九四四）、“海軍陸战队的驕傲”（一九四五）和“我所住的房子”（一九四五）等电影剧本。“我所住的房子”是一張短片，因为对於促进种族諒解有貢献，曾获得美国“电影艺术和电影科学学院”的特別奖。

一九四四年，馬尔茲出版了他的第二部長篇小說“十字奖章与箭火”。这部小說描写一个平凡老实的德国工人，在法西斯統治下糊塗地过了許多年，可是生活最后却使他睜开了眼睛，他終於不顧自己的生命，点燃一支火箭，向英国飞机指示目标，使英国飞机轟炸了他在那里工作的坦克厂。由於这本書对暴露法西

斯的罪恶和鼓励美国士兵从事反法西斯战争很有帮助，当时的罗斯福政府曾为美国海外士兵印了一种十四万册的特别版。法斯特在評价这部小說的时候說："我所認为多年来最好的一部小說，沒有人喝采，靜悄悄地在美国文学界出現了。……作为一个作家，我謙恭地向'十字獎章与箭火'致敬。"

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后，美国反动势力改变了战时对工人阶級所採取的"和平"态度，在国会里制訂了压制工人的法案，对共产党和許多进步組織进行取締，並且开始迫害过去有任何进步表現的公职人員和文化教育界人士。馬尔茲由於在战前和战后的进步活动，在好萊塢进步电影工作者第一次被清洗的时候，就遭到了美国反动政府的迫害。这个案件就是举世聞名的"好萊塢十人案"。可是美国反动派想嚇倒馬尔茲，並沒有如願以偿。一九四七年，馬尔茲在他三十九岁生日那一天被"非美活动調查委員会"传訊的时候，义正辞严地指責了这个委員会的兩个头目——湯姆斯和蘭金。他說："如果我是佛朗哥將軍的代言人，我今天就不会到这兒来了。不过我倒宁願到这兒来。有些人虽然名叫湯姆斯和蘭金，他們在美国幹的事却跟戈培尔和希姆萊过去在德国幹的事一模一样，我宁願死，也不願做一个在他們面前搖尾乞憐的卑鄙的美国人。"

"好萊塢十人案"的审判，一直拖到一九五〇年。馬尔茲虽然和其他受难的电影作家和导演一样，曾經到处演說，进行申辯，最后还是以"对国会不敬"的罪名，被关进了华盛頓联邦监獄。入獄前夕，馬尔茲說："我並不喜欢把我生命中的一年消磨在联邦监獄里。我也不喜欢去向我的十二岁的兒子和七岁的女兒解釋，为什么他們的父亲和他們朋友們的父亲一定要做政治犯……不过情况既然如此，我对这一年的监禁和它的一切后果也覺得無所謂。

当初就是加我十倍处罰，我也不会把我在那个提起来就令人厭惡的非美活动調查委員会上所說过的話收回一个字，改动一个句子，换一换口气——我只会把我的字眼用得更鋒利，把我的句子造得更尖刻。要是我們进监獄，我本人一定要帶着生平最大的憤怒进去。"

但是美国反动势力用以对付馬尔茲的手段，並不只是牢獄。那些所謂"独立經营"的美国电影公司和出版商，在他遭到政治的迫害后，也一个个对他实行了封鎖。一九四九年，馬尔茲出版了他的第三部長篇小說"賽蒙·馬其維尔遊記"。这部小說描写一个住在休养院里的退休的老工人，为了医治脚疾而从休养院逃走后的种种离奇的經历。批評家对这本書的評价很不一致，有的認为它是現代最简深最强烈的一部諷刺小說，有的却認为它的根本思想不現实。善於投机的"二十世紀—福克斯"电影公司，在这本書还沒有出版以前看到了原稿，觉得很滿意，立刻和馬尔茲訂立合同，取得了制片权。可是由於反动的美国制片組織——"电影業維护美国理想协会"出面干涉，十二天以后就無理地停止了拍攝。

一九五一年，馬尔茲出獄不久，就离开美国，避居到墨西哥。到墨西哥的第二年，他写成了一个揭露美国忠誠审訊罪惡的独幕剧"莫里生案件"，在为这个剧本和"小兵希克斯"、"排戏"的中譯本所写的序文里，他对我們中国人民显示了深厚的友誼。

"短促生命中漫長的一天"是馬尔茲的第四部長篇小說，也是他的一个新的成就。这本書主要是描写一个美国监獄中一羣犯人在一天里的生活。然而，展示在我們面前的，实际上却是一幅美国当前社会生活的广闊的圖画。从这幅圖画里，我們可以看到許許多多善良的美国普通人民和美国現行社会制度下的犧牲者的

形象。这些人因为各种各样的罪名，被囚禁在一座所謂"現代化"和"科学化"的监獄里。他們当中有些是無辜的，有些是受了陷害，有些虽然确实犯了某种"罪行"，但促使他們犯罪的，仍然是美国的人吃人的資本主义社会制度。用作者的話来說，他們根本上"也是無罪的，他們的錯誤只是不該生在某一个家庭，不該生在某一个时代，不該生在某一个社会。"作者通过这些犯人的遭遇，一方面揭露了美国統治者的阶級压迫和种族压迫的罪惡，一方面也有力地表現了美国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对这种压迫的反抗和斗爭，以及他們在这种压迫下的团結和成長。

馬尔兹的重要長篇小說"潛流"和"十字獎章与箭火"，都已介紹到我国来。他的一些傑出的短篇小說和独幕剧，也已經譯成中文，成集出版。从国內报刊对他的作品的介紹和評价看，他的作品在中国广大讀者中是很受欢迎的。

1956年11月